菩提劍

劉鳳紫煙 著

下冊

司馬紫煙小說專輯 19

菩提劍 下冊

司馬紫煙 著

皇鼎文化出版社印行

皇鼎：武俠系列

司馬紫煙 著

菩提劍

下冊（全二冊）

封面：

封面題字：楊家麟題

三品：分色製版

菩提劍

下册

司馬紫烟著

十一

最狼狽的是常醉客，他跟莎莎還是摟成一團，羅菩提把他們兩人都制住了穴道，何妙容把莎莎的衣服穿好，最後才拍開常醉客的穴道。

他清醒過來後，對自己方才的行爲依稀尚有記憶，大叫一聲，舉手就朝自己的頭上拍下去。

何妙容伸手擋住了道：「常兄，你想幹什麼？」

常醉客低下頭，何妙容厲聲道：「你想一死了之，但我這個侍女怎麼辦？是否也跟你一死？」

常醉客黯然道：「山主，常某實無顏偷生。」

何妙容道：「那時怪不得你，諸葛山眞所用的迷香太厲害了，不過聞老虎與他的四個部下都還能撐得住，你却把持不定，可見你的定力還不如他們。」

聞千里連忙道：「何山主，洒家與這四個兄弟都是身在空門，出家人的六戒，我們犯了五戒，就是色戒這一關不曾犯，因爲我們練的是童子功，自小就摒棄色慾，所以熬得住，常大俠却不同。」

何妙容道：「沒有什麼不同的，羅兄弟還不是一樣，他怎麼能無動於衷，而且還能自行

衝開穴道。」

聞千里笑道：「羅老弟出身第一奇人門下，修爲之深，我們那一個都趕不上，怎麼可相提並論呢？」

羅菩提也道：「是啊！小弟追隨恩師習的是佛門靜持工夫，常大俠却是走外功的路子，連古老怪那一大把的歲數都撐不住，大姐也未免責人太深了。」

何妙容笑道：「你師父出了家，可沒要你落髮，將來是要你成家立業的，他不會教你那些絕門功夫的，可見修爲還是在人。

常兄，我也不是說你不當，你是害在這個酒上面，儘管你內力精深，但酒能亂性，平時你仗着內功壓住了，一旦遇到外力催發，就見到其害了。」

常醉客道：「我從今天開始，滴酒不進。」

何妙容笑道：「那倒不必，你以酒成名，如果戒了酒，你這終年不醒的雅號怎麼辦呢？祇是希望你今後稍稍節制一點，可不能再事大如天醉亦休，因爲有件事是醉也逃不了，死也避不了的，你總得有個交代。」

常醉客知道她指的是莎莎，連忙道：「常某願憑山主處置。」

何妙容道：「常兄，這話可是你自己說的。」

常醉客道：「言出如山，自然絕無更改，山主要常某的頭顱，也只須一句話，常某當自己砍下來送上。」

何妙容笑道：「那也沒這麼嚴重，你遊俠人間，我也不會對你提太苛的要求，祇要你每年至少到百花山住一個月，而且每年要交上二十兩銀子給百花山。」

常醉客沒想到是這個條件，倒是怔住了，問道：「幹嗎？」

何妙容笑道：「一個月來陪陪你的妻子，二十兩銀子是你養家的費用，這是一個做丈夫的應負的責任。」

常醉客大感窘急的道：「山主，這……」

何妙容道：「莎莎雖是我的侍女，却也是個冰清玉潔的女孩子，當然匹配你這常大俠是高攀了一點。但我答應過她們，將來一定要給她們規規矩矩地找個歸宿，祇好委屈你了。何況你已經四十六歲了，莎莎才二十九，少妻事老夫，你總算也佔了點便宜，兩下就扯平了。」

常醉客急得滿頭流汗，道：「山主，這能否從長計議。」

何妙容臉色一沉道：「你可是覺得莎莎配不上你，這也難怪，我把她送給你了，隨你如何處置好了。」

常醉客連忙道：「山主，常某不是這個意思。」

何妙容冷冷的道：「那你是什麼意思呢？」

常醉客空自張口結舌，却說不出一個理由來。

聞千里却笑道：「常兄，何山主的處置很對，雖說你們都是事出無奈，但這位姑娘毀在

你手上也是事實，你不要她，叫她將來如何做人呢？

若不是諸葛山眞幫忙，憑你這頭醉貓還娶得到這麼嬌滴滴的老婆嗎？你還推托個什麼勁呢？」

羅菩提道：「常大俠，除了這以外，再無解決的辦法，每年一月小聚，無碍你的行俠，何況落葉歸根，你總是要成家的，莎莎姑娘德容工言，四德皆備，也不辱沒你。」

常醉客被他們一人一言說得無言可駁，祇得道：「山主，常某祇怕就誤了這位姑娘，我孑然一身，四海飄零，身無長物，又是這麼一大把年紀……」

何妙容笑了笑道：「相差十七歲不算大，最主要的是你的人品還不錯，百花山的女孩可不是隨便嫁人的。」

常醉客道：「山主還得問問姑娘本人的意思吧！」

何妙容道：「不必，我既然是山主，又是族長，可以作得了十分的主，祇要你同意就成了。」

常醉客道：「常某只是自慚形穢，還能說不同意嗎？每年住一個月，常某絕對遵從，祇是那二十兩銀子，恐怕有點困難，常某不事生產，身無一技之長……」

何妙容道：「你葫蘆的酒，難道都是偷來的。」

常醉客道：「那倒不會，山主知道我的爲人，雖一毫亦不苟取，一天兩頓酒，不是賣文鬻字，就是替人家做零工，經常身無分文，要籌二十兩銀子來養家實在難於登天。」

何妙容道：「你名列八奇，怎麼一窮若此？」

聞千里道：「常大俠這話倒不是虛誇，他的品節清高是有口皆碑，這也是他值得尊敬之處。」

何妙容道：「那也行，你在百花山的時候，替我那些女孩兒教一個月的書，束脩二十兩好了。」

常醉客一拱手道：「多謝山主了。」

聞千里道：「山主，妳也太小氣了，常兄乃一代人傑，文武全才，每月的束脩祇值二十兩嗎？」

何妙容笑道：「常兄的那些學問只值幾斤老酒，可是除了好酒之外，千金也買不到他的片言隻字，我只是開開玩笑而已，那裡眞會要他的銀子。

不過常兄爲人耿介，若不是用這個方法，他一定不肯接受，說不定就要把莎莎帶走了，而我的百花山實在少不了她。」

說着朝莎莎笑問道：「莎莎，妳對這門親事有何意見？」

莎莎跪了下去道：「婢子全憑山主作主。」

何妙容笑着扶她起來道：「從現在起妳就是常夫人了，我可當不起這般大禮，以後可別這麼稱呼了。」

莎莎連忙道：「婢子不敢當，婢子永世爲百花山中人。」

何妙容道：「嫁鷄隨鷄，妳已是常大俠的人了，不過百花山還要借重妳一段時間，辛苦妳幾年，妳再跟常大俠出去建立你們自己的家吧！」

莎莎急道：「婢子絕不離開百花山。」

常醉客也道：「山主，人我可以要，却不能跟我走，常某養不活一個老婆，也不能叫她跟着吃苦！」

何妙容一笑道：「你放心好了，拖累不到你的，百花山嫁出去的女孩都有一份陪嫁，百畝良田，一片田莊。」

常醉客道：「常某却不能領這份情。」

何妙容道：「這是她應得之份，不必要你領情，我創立百花山時，就分配好了，也不是專爲你而設。」

聞千里笑道：「常兄，這一點你就不必矯情了，而且你還眞須要，百畝良田，一半種米一半種黍，才能夠你這酒簍子一醉，我相信嫂夫人也不願意你去作苦工養活她，這倒不是說她吃不得苦，而是你好事晚成，不能再把精力虛擲，還是多用在造就幾個小酒鬼上面吧！」

莎莎臉紅低下了頭，何妙容道：「這可像個出家人該說的話？聞老虎，你也該積一點口德。」

聞千里哈哈大笑道：「洒家這個頭陀根本就是假的，殺人、喝酒、吃肉、做强盜，死後十九層地獄都難數其罪，還在乎多一次割舌地獄嗎？」

大家也跟着笑了起來。

何妙容這才道：「羅兄弟，令師行時有了指示，要你到龍陵去阻止諸葛山眞加害凌雲霄與萬家夫婦，怕你一個人獨力難支，要我與師妹幫助你。」

薩玲娜忙問道：「我娘那兒呢？」

何妙容道：「佛印上人去爲她醫疾了，妳還躭心什麼？」

薩玲娜問道：「我們要不要去看看呢？」

何妙容道：「不必，諸葛山眞目前要對付的人是我，因爲我是知曉十三字眞解下落的人。

我們若回百獸谷去，他一定也會跟了去，對梅姨更爲不利，所以我們上龍陵去吸引他的注意，可以使梅姨安靜的療疾。」

薩玲娜雖然心有所疑，但她對這位師姐有着本能上的敬畏，不敢再違抗了。

聞千里道：「還用得着洒家嗎？」

何妙容笑道：「人多一點當然較好，只是你還敢去嗎？」

聞千里哈哈大笑道：「笑話，洒家還想找那老狐狸一雪前恥呢，就是不跟各位同行，洒家也不放過他。」

何妙容道：「聞老虎，我不是看不起你，而是你想一想其中的利害，以前你與諸葛山眞交惡，只是他想利用你而已，還沒有深仇大恨，如果你參與龍陵之行，就是正式與他作對了

惹下這個對頭是很不智的事。」

聞千里憤然道：「洒家不在乎，綠林旱道兄弟，只爲尊敬而服人，却沒有怕過人，天王老子也嚇不了洒家的。」

何妙容道：「聞老虎，我沒有激你的意思，這也不是逞意氣的事，正因爲你手下的人太多，我才勸你愼重考慮三思而行，諸葛山眞如果要找你的麻煩，目標不一定指着你。」

聞千里道：「洒家知道，他可能對我的兄弟下手，但我不在乎，我們的弟兄分得很散却很團結，只要他傷了我們一個人，走到那兒都夠他瞧的。」

何妙容一笑道：「你不愧爲一頭老虎，豪情可佩，祇是諸葛山眞擅於用毒，殺起人來不是一個個殺。」

聞千里笑道：「十個百個地殺，也夠他忙上一兩年，才能把我們的人殺光，可是我們並不是死人呀！

綠林哥兒們講仁義可不講仁慈，他敢用毒對付我們，我們也可使別的手段對付他，一定要使奸，我們可不怕誰。」

何妙容笑道：「好吧，既然你決心淌這次渾水，我自然是歡迎的，不過聞老虎，我講一句不中聽的話，跟凌雲霄在水陸兩道分庭抗禮，你却有一點不如他。」

聞千里道：「洒家倒不相信，論武功，我們相差不多，論實力，我們比他多好幾倍，有水的地方一定有陸地，他的地盤裡有我的地盤，而陸地的地方却不一定近水……」

何妙容道：「我說的不是這些，你比他少了一個智囊，像那個阮青虛就是個好人才，武功也許不會比你們這四大天尊高，可是合你四大天尊，未必勝得了他一人。」

聞千里笑道：「這個洒家承認，凌老大喜歡要計謀，所以他重用的是謀士，洒家不信這一套。

我身邊的弟兄都是直心直腸的莽漢，但並不是說陸道中沒有這等人才，在洒家屬下東南西北四處分舵，各有一位絕頂聰明的師爺在鎭守着，他們都是玩陰謀的天才。」

常醉客笑道：「這個我有過風聞，陸道的陰風四秀才是黑道上最有名的煞星，才智出衆，武功也不弱。」

何妙容哦了一聲道：「你有這種人才爲什麼不重用？」

聞千里道：「誰說不重用，他們分掌四大分舵，等於是陸道的四個副盟主，洒家這個總瓢把子祇是到處走走看看，眞正負責人全是他們，要不然陸道上幾萬個弟兄，那有這麼服服貼貼的聽令於洒家。」

何妙容笑道：「你不怕他們會倒你的戈嗎？」

聞千里道：「不會的，他們是洒家的師弟。」

常醉客一怔道：「陰風四秀才是天機門下。」

聞千里笑道：「常兄知道他們的師承，怎麼不知道洒家的師承呢？我那老師父還有個大弟子呢！」

何妙容恍然道：「原來你是一代奇人天機先生的門下。」

聞千里笑笑道：「是的，同門五兄弟中，洒家的性子最直，却也最得老師父的寵愛，不但接受了他老人家的衣缽，而且也承受了他老人家的事業。」

常醉客一怔道：「陸道前任盟主就是天機前輩？」

聞千里道：「是的，這是一個秘密，除了我那四個師弟，祇有這四個人知道，天機先生與無影神龍是同一人。」

他手指四大天尊含笑又道：「他們四個人是老師父座下的四個門童，老師父把事業交給我後，就雲遊四海去了，在他老人家未歸天之前，我那四個師弟不敢動歪心思的。」

常醉客搖搖頭道：「眞想不到，聞兄會是天機門下！」

聞千里道：「連我那老師父自己也想不到，他老人家一生專用心機，却收了我這個沒心機的徒弟。」

何妙容道：「聞老虎，如果你決心要跟諸葛山眞鬥一鬥的話，最好把你那五個師弟都召集起來。」

聞千里道：「那十分容易，洒家在出發之前，就已經告訴過他們了，目前他們都可能在山外等候着，等我們出山之後，叫他們帶了人手，秘密的趕到龍陵去接應好了。」

何妙容一笑道：「看不出你粗中有細，還藏着一手。」

聞千里道：「洒家雖無害人之意，却不能無防人之心，八奇齊集，洒家祇認識一個凌雲霄，對他都不放心，更何況是別人呢？如果不是洒家自願放棄藏珍，別的人想把洒家這一份剔出還不容易呢！」

何妙容笑了一笑道：「幸虧羅兄弟沒有藏私，把取得的龍珠分了一半給你們，否則恐怕也逃不過你的算計了。」

聞千里莊容道：「山主這麼說，就是對洒家還不夠了解，洒家既然放棄了藏珍，就沒有再存非份之想。」

何妙容忙道：「你別生氣，我們是開開玩笑，本來我還怕人手不夠，想從百花山再調些人出來。

既然你帶了人來，那就不必麻煩了，因爲我們要爭取時間，轉到百花山一趟，繞到龍陵就遠了，我們這就動身吧！」

邊說着邊把奪回的龍珠又拿出來，分給大家。

常醉客接到手之後，略一遲疑，又交給莎莎道：「你收着！」

何妙容道：「幹什麼？她已經有一顆了。」

常醉客苦笑道：「這作爲我的聘禮，常某很慚愧，一身之外，別無長物，這還是托了羅老弟的福。」

何妙容笑道：「洞房花燭都過了，還下聘不是太遲了？」

常醉客正色道：「常某從未興家室之念，但也不能草草，剛才祇是苟合，常某希望山主

能正正經經地再辦一次婚事，到那時候，常某才承認這個妻子。」

何妙容見他正經而道，倒也不再開玩笑了，點點頭道：「好！等龍陵事了，我在百花山給你們辦喜事。」

常醉客搖搖頭道：「不，不能在百花山，常某寧可在山外劉老兒那家店裡辦迎娶之禮，也不在百花山裡。」

羅菩提笑道：「這倒是必要的，因爲常大俠這是娶婦而不是百花山招親，總不能在女家設洞房。」

何妙容笑道：「老劉那家店裡能招待多少客人。」

常醉客道：「禮不可廢亦不可奢，各位原諒我是個窮措夫，除了在場的各位，我不再請任何客人。」

何妙容道：「沒有的話，百花山上有一百多個女孩子，她們都是莎莎的姐妹，你好意思不請他們？」

聞千里也道：「陸道弟兄也來了幾十個，常大俠既然看得起洒家，未以綠林黑道見棄，總不能拒之於門外吧？」

常醉客苦笑道：「我身上只有幾兩銀子，就是辦一桌，也不過是六菜一湯，幾杯酒而已，你們這不是難我吧！大家一起來，恐怕祇能喝水了。」

聞千里笑道：「常大俠，你放心，我們自己帶酒菜來。」

常醉客剛要拒絕。

聞千里又道：「洒家知道你生性耿介，不飲盜泉，所以也不敢送付高禮，酒是用何山主的百花佳釀。

菜肴也不化錢買，我們上山打獵去，山豬鹿兔、野鷄烏鴉，打到什麼就吃什麼，保證都是乾乾淨淨的。」

常醉客道：「可是那裡也坐不下這麼多人呀！」

聞千里笑笑道：「常兄名列八奇，行事何必那麼認眞呢？席地而坐，明月作伴，不是更有情趣。」

何妙容笑道：「妙！就是這麼辦吧！而且我把日期也定下來吧，就是下次月圓之夜，踏月送親。」

常醉客再也沒話說了，祇投來一個感激的目光。

一行人開始略事整理，作伴出山而去。

□□　□□　□□

離開了高黎貢山，聞千里就將座下的四大天尊分開，叫他們去連絡陸道上的弟兄，相機接應。

因爲他們想到諸葛山眞既然洩漏了龍陵之秘，自然也會防到他們前去搗亂，防備必嚴。

他那裡目前有古殘與南山子兩大高手爲助，再加上古殘的四個女童，實力相當雄厚，在山中互相對搏一陣，已經都知道了。

他們這邊擁有八奇中的四人，再加上武功不弱的薩玲娜、莎莎和四大天尊，也不過勉强戰個平手。

現在四大天尊中傷了兩個，而諸葛山眞在外面恐怕還邀有幫手，決戰起來，恐怕就很難取勝。

如果能趕得快一點，在諸葛山眞之先找到了龍飛、鐵劍，以那兩方的人手自然不在乎，但諸葛山眞趕在前面一步，而對山路的熟悉，連生長於斯的何妙容都不及，這個可能性太渺茫了。

回百花山徵調人手已是不及，聞千里的部屬能派上用處，是再好沒有的事。

而且勝負的取決，全在這批後援身上。

爲了怕諸葛山眞聞訊預爲防備，才把四大天尊分開密切佈置，以他們這六個人作主力來吸引諸葛山眞的注意。

這是羅菩提所作的安排。這個年輕奇俠不僅膽識武功過人，在行事上也表現出他的穩健與老練。

所以隨行中，聞千里與何妙容都是一門之長，反而聽他的調度了。

龍陵縣雖是西陲邊緣，但因地當江水之源，故而顯得相當熱鬧。

不僅漢苗雜處，且還有西方大秦與北方的胡賈在此交易，以西方的奇技製作珍物，換取中華的絲緞、茶瓷，儼然成爲一個交易重鎭了。

他們在第三天趕到了龍陵，明目張膽地在市鎭內轉了兩圈，居然毫無發現。

萬家堡的人少在江湖上活動，猶自可說。

凌雲霄的水道弟兄，在這兒應該設有眼線，也奇在無跡可循，他們不禁奇怪了。

常醉客道：「會不會諸葛山眞詿我們，那兩伙人根本沒來此地？」

羅菩提道：「應該不會，那個時候他以爲我們全在掌握之中，根本沒考慮到我們會來阻撓他行事，犯不着騙我們，我怕的是來晚了一步，他已經先得手了。」

何妙容道：「製煉龍身藏珍，甚至於硝製龍皮鱗甲，都須要各種藥材，而龍陵是最齊全的地方。

地點是不會錯的，找不到形跡祇有兩種可能，一則是凌雲霄與萬氏夫婦，怕聲張出去引人覬覦，掩蔽行跡悄悄地來，躲在隱蔽的地方着手製煉，第二個可能就是諸葛老兒先一步得了手。」

聞千里道：「如果是後者，酒家一定也能得到消息，四大天尊通知我那四個師弟來此集中時，也同時叫他們注意四處路口。

諸葛老兒與南山子或許可以用易容的方法混過我手下的耳目，古殘的形相却是無論如何也變不了，現在酒家沒有接到通知，必然是在這城裡，我們再找找看吧！」

這次他們放棄了鬧市，走向較小的巷道中，將至郊時，忽而發現一個露天的市集，人來人往，十分熱鬧。

因爲中華邊防較嚴，禁止胡人在市中設市，那些胡夷商賈都在郊外設攤，遂變成一個市場了。

那些胡賈們在地下舖了條毯子，擺出他們的貨品，深山的夷苗則背着淘得的金沙，採得的藥材，以及獵獲的獸皮，也在這兒求售或以物易物，自然也有很多漢人在這兒做生意。

他們逛了一下，聞千里忽然輕拍羅菩提的肩膀道：「羅老弟，那兒有個窮酸在賣卜，你去問他一卦。」

羅菩提苦笑道：「聞兄，你怎麼也信這一套？」

聞千里笑笑道：「這一卦必定問得出消息來，洒家不便過去，因爲要是他一行禮，就露出行跡來了。」

羅菩提恍然道：「原來是貴屬下。」

聞千里道：「是洒家的二師弟，陰風四秀士中的鬼才唐中，洒家如果過去，他格於門規一定要行禮，萬一有諸葛老兒的耳目在，就露了形藏。」

羅菩提點點頭。

聞千里拖着另外幾個人，假意轉到別的攤子上看貨去了。

祇有薩玲娜跟着羅菩提，慢慢的逛了過去。

羅菩提還在一個胡賈的攤子上，買了一串西洋的琉璃珠鍊，送給薩玲娜作飾物，不注意地到賣卜者前面，道：「我們算個命看看！」

接着薩玲娜來到卜攤前。

那個中年書生，一副落魄之相，翻着白多黑少的眼珠冷冷地道：「相金三錢先惠！」

羅菩提道：「在下請先生指示迷津。」

那卜者仍然道：「相金先惠，不驗保退。」

羅菩提取出一塊碎銀子，故意丟在桌布亂塗鴉裡的一個虎字上，然後道：「願聞道於先生。」

卜者收起銀子問道：「公子要問什麼？」

羅菩提道：「尋人，在下乃千里聞名而來。」

卜者這才低聲道：「敝上已經看見兄弟了。」

羅菩提見他嘴巴緊閉，狀若深思，聲音由鼻孔中發出，清晰可聞，不禁佩服綠林道中果眞人才濟濟。

只得放低聲音道：「是的！爲恐先生不便，故遣在下前來相詢。」

卜者點點頭道：「尋人必須測字，請公子指一個字捲。」

由桌下摸出一個竹筒，羅菩提伸手去取時，那竹筒中輕輕跳出一個紙捲，剛好進入他的手中。

羅菩提心知這是對方遞過來的消息，就取了出來，展開一看，但見上面以細小的字寫着道：「龍困沙灘，劍藏西土，蒼天爲穹，製革爲盧，南山在後，山人作古，昨夜風急，急援勿誤。」

看了之後，他還在沉吟，卜者已接了過去，抖開反面那是一個大唐字，於是提筆在石板上邊寫邊道：「唐字爲康頭，公子要找的人尚健在，但唐字又有病意，恐怕目前不太安穩，幸喜有吉字尾，當可化危爲吉。」

羅菩提道：「請先生指示往那個方向去找？」

卜者一翻白眼道：「唐都在長安，前人有西北望長安之句，照卜象應在西北方，不過卜象往往是相反的，從反面看，應以東南之方向較爲可能，反正總不出這四個方向就是。」

薩玲娜不明內由，瞪着眼道：「東南西北四個方向都被你說盡了，到底那一方向才是正確呢？」

卜者道：「以反面爲準，東南可能性大一點。」

羅菩提淡淡的一笑道：「這種事本來就作不得準的，我也祇是問問好玩而已，多謝先生指教了。」

卜者也笑道：「還是先生明達，敝人不過是藉此糊口，哄哄鄉愚還行，公子是個讀書人，子不語怪力亂神，不會相信這一套，化三錢銀子，不過聊博一笑，也算是救濟一下這個斯文同行，實在當不得眞的。」

一面說，一面用布將石板上的字抹去，却留下了淡淡的墨痕。

羅菩提見那些墨痕竟然又是一行字，是刻在上面的，先前看不清楚，爲墨痕一印才現了出來。

那上面寫的是：「雖貴從速。却不妨稍作等候，援手入夜可抵。」

字跡略略一現，等旁邊伸出一個頭來時，已經看不出來了。

羅菩提心中了然，見旁邊伸頭過來看熱鬧的是一個碧眼黃髮的波斯胡人，乃看了他一眼，拉着薩玲娜走開，與其餘的人會合了。

聞千里忙問道：「結果如何？」

羅菩提笑道：「胡說一通，不值一笑。」

聞千里皺了皺眉頭道：「這傢伙是個鬼靈精，既然是守在這兒，多少也該有個眉目才是呀！」

羅菩提見那胡人還在對這邊望着，乃笑笑道：「他說可能在東南方有消息，我們不妨試試看！」

拖着大家往東南行去。

又到了市鎭裡，找了一家飯館坐下，才把問卜的情形轉述一遍。

聞千里罵道：「直娘賊，有屁不明放，還要打啞謎，洒家回頭不剝了他的皮才怪。」

羅菩提笑道：「怪不得他，你這位師弟是個鬼才，旁邊有個胡兒一直在監視着，很可能

就是諸葛山眞的耳目，他必須小心點，好在該說的都已說了。」

常醉客也笑道：「這位鬼秀士頗有意思，我們不妨把他的啞謎推測一下，大概也會明白了。

龍困沙灘，劍藏西土，意思很明白，飛龍劍客與鐵劍銀劍夫婦落腳在這兒一點不錯，方向是在西邊，但一路往西可得有個着落呀！」

何妙容道：「方向在西，龍困沙灘，必然是往西的一塊沙漠上，我知道龍陵西郊就是一片沙地。」

羅菩提道：「蒼天爲穹，當然是在露天之下，製革爲盧，却又不知何指，難道有皮做的屋子嗎？」

何妙容笑道：「有的，波斯的胡賈習慣住帳蓬，都是皮製的，華人稱爲蒙古包，上那兒一找就行了。」

常醉客道：「這一下就全解通了，南山在後，山人作古，明指着南山子，諸葛山眞與古殘三個傢伙全到了，昨夜風急，指的是他們已經在昨夜下了手，要我們速援勿誤。」

羅菩提笑道：「不過他在測字時，說的也很明白，唐字康頭，表示人還沒有死，吉尾表示還有救。

病形表示已爲所制，現在考慮的是什麼時候前去，照他的意思，以入夜爲宜，其他的援手也可以到達。」

何妙容問道：「羅兄弟的意思呢？」

羅菩提道：「小弟以爲也等晚上較佳，他們住在沙漠上的皮帳裡，就是便於監視來人，因爲沙漠四周空曠。

在白天過去，老遠就會被發現了，此其一，我看那個波斯胡賈目光炯炯，分明是內家高手，諸葛山眞找到這些人爲助，實力未可輕視，我們也該等人手足一點，現在已是下午了，不妨再等幾個時辰吧！」

他剖析的事條條在理，自然沒有人反對。

於是大家都在客棧裡休息了一陣，直到夜深時分，才會合悄悄地離開了客棧，向西北方向飛馳而去。

剛好天公作美，這一夜竟是月黑風高，星辰無光，最適合於黑夜行動。

在一片廣濶的沙漠野地，果然發現了兩座碩大的皮帳，而且還有不少的波斯胡人，在帳前燒着野火，一面守值，一面飲酒烤羊肉作食，有的還彈胡樂作歌。

衆人伏身在遠處瞭望了一下。

聞千里道：「看情形諸葛山眞似乎還沒有防備到我們會去突襲，正好乘機會，衝過來殺他個措手不及，洒家打頭陣。」

說着正要起身，羅菩提却一把將他拉住，道：「聞兄！先等一下，我們在龍陵城中現身後，已被胡人的眼線吊上了，諸葛山眞豈有不知之理，恐怕他已經在等着我們前去自投羅網

呢！」

聞千里道：「老弟，你說到了晚上便於行動，現在却又說他有了準備，這是怎麼個說法呢？」

羅菩提道：「小弟是依照情形判斷的，那帳外的人好似全無戒備的樣子，敵踪已現，諸葛山眞會如此掉以輕心嗎？他很可能是學他的老祖宗，諸葛孔明擺下的空城計呢！」

聞千里道：「這麼說凌雲霄與萬氏夫婦沒在那兒？」

羅菩提搖搖頭道：「不！令師弟的消息不會錯，他們都陷身在帳蓬內，祇是諸葛山眞在那兒也另設了埋伏安排。」

聞千里道：「那我們怎麼辦呢？」

羅菩提道：「再等一下，由小弟一個人先摸過去探探虛實，然後再接應大家行動，以免全部涉險陷危。」

聞千里有點不服氣地道：「洒家覺得不必這麼費事，諸葛老兒又不是神仙，或許他根本不知道我們已摸出了他的行踪。

我那四個師弟都是鬼精靈，雖然道上的朋友知道有陰風四秀士，但除了洒家與幾個重要部屬，很少有人見過他們的本來面目，諸葛山眞絕不會認識唐老二，以洒家的看法，他把這些胡人放在外面，完全是爲了掩飾，好避過我們的注意，因此也不會防備得有多嚴多週密了。」

羅菩提笑道：「聞兄說的也有道理，但謹愼一點總是好的，目前那兩座帳蓬中的情形，我們一無所知，還是讓小弟先探測一下，總是穩妥得多。」

說完身形一竄，像一頭狸貓似的翻了出去。

幾個人祇覺眼前一花，極目所之，已經不見他的影子。

何妙容道：「聞老虎，羅兄弟的措施很對，他的輕功身法可以說獨步當世了，連我們都看不清楚，那些胡兒自然也無從發現，讓他去探探，總比你亂闖好。」

聞千里嘆道：「洒家眞的服了他了！難怪大家把他列爲八奇之首，以前洒家還不服氣，現在却是眞的沒話說了。」

常醉客一嘆道：「八奇的排名無所謂先後，因爲大家都沒較量過，但經過屠龍一會，排列首名的應該是諸葛山眞，他那一身武功，遠在我們之上。」

何妙容想起自己與羅菩提雙戰諸葛山眞，但沒佔到便宜，不禁輕嘆道：「不錯，諸葛山眞的武功與我同出天龍一派，以前我沒有把他看在眼裏，現在才知道他的高明，目前以他爲最高，將來就很難說。

因爲他被佛印上人一掌震傷，羅兄弟是佛印傳人，將來的成就可能在他之上，但我們是挨不上了，說不定八奇之內也沒有我們的份。」

常醉客道：「山主，妳現在痼疾已癒，可以往深處進修，未來排名，妳不當其冠，也能二三之屬。祇有我是坐紅椅子，敬陪末座定了，銀劍萬年青的造詣尚在乃夫之上，她要是插

一腳，醉鬼祇好榜上除名了。」

聞千里道：「洒家也知道往前擠是沒份了，但萬年青那婆娘插進來，也不見得能把常兄擠出去，屠龍一會，洒家看看最窩囊的還是南山童那臭老小子。」

何妙容笑道：「不錯，目前是南山童最弱，但他跟諸葛山眞結了盟，那就難說了，這老狐狸醫術通神，武功高深，對助長人的功力別具一套，再過一段時間，等他把古殘雙腿治好後，八奇裡面，我們可能都要被除名了。」

才說到這兒，忽然黑影微動，向他們這邊移來。

聞千里一挺刀就要撲上去，對方却開口了，低聲道：「大哥，是小弟唐中，您的刀可得留點情。」

聞千里收刀退後道：「原來是你這王八蛋。」

唐中一溜煙摸了過來，倒身作禮道：「大哥，小弟叩見。」

聞千里道：「少來這一套，人來了多少？」

唐中道：「五弟坐鎮總壇，沒有來，老三老四跟四大天尊都到了，埋伏在營房四周待命而動。」

聞千里道：「就你們七個人能管個屁用。」

唐中苦笑道：「小弟不知道對方聲勢這麼大，臨時調集人手已來不及了，不過這七個人也不算弱，祇要那張字條裡的消息不太確實，相信尙可一戰。」

聞千里道：「什麼字條？」

唐中取出一張字條，脫下身上的黑布披風，遮住了亮光，點着火摺子道：「就是這張字條，小弟在埋伏時，有人包着石子投過來的，不知是那方的朋友？」

那張字條上寫着：「帳中設有迷香，可將所獲龍珠含於口中以祛毒，敵勢頗盛，諸葛所邀胡人俱爲高手，如爲西方邪教餘孽波爾哈部屬，則尤須注意。」

聞千里道：「這是什麼玩意？」

何妙容却凝重地道：「波斯盛行四教，然波爾哈却爲邪教教宗，爲本土所不容，率其所屬殘部流竄各地，假如諸葛山眞邀來的幫手是這批人，的確未可輕視。」

聞千里道：「山主知道這批人的來歷？」

何妙容道：「先師祖天龍子曾道及這一個邪教組織，他們除了武功詭異外，還兼各種邪術，在交手時，能吞刀吐火，惑人心智，的確是股强敵。」

正說到這兒，輕風微晃，人影飄落。

却是羅菩提去而復返，見多出了一個人，遂笑着招呼道：「唐先生也來了！」

聞千里忙道：「老弟，你探的結果如何？」

羅菩提道：「水道的人與萬家堡所屬，分別被禁制在兩處帳蓬中，神智昏迷，諸葛山眞南山童與古殘則在右邊的一個帳蓬中，陪着一個紅髯胡人飲酒，他們都稱這胡人爲波爾教主，態度十分恭敬，不知是何來歷？」

何妙容一驚道：「果然是邪神教徒了。」

羅菩提奇道：「大姐認識這個人嗎？」

何妙容將邪神的梗概又說了一遍，然後道：「這張字條不知是誰寫的，不過倒眞幫了我們一個忙。」

羅菩提看了一下，也是摸不着頭緒，祇得道：「那就接受這位暗中相助朋友的警告吧！聽他們的談話，龍珠不但能祛毒，且有辟邪之功，如果與邪神教的人交手，對方施展幻術之時，就用含珠的唾沫噴上一口，幻景立破。」

何妙容道：「你怎麼知道？」

羅菩提道：「那個邪神教主曾離開了一下，古殘立刻問諸葛山眞說會不會引狼入室，諸葛山眞回答說沒關係。

他把所得的兩顆龍珠剖開了一顆，分給他們的人，也是含在口裡，就是防備邪神教的人得手後倒戈相向。」

聞千里道：「現在到底該如何行動？」

羅菩提道：「敵衆我寡，不宜分散，唯有集中精力突襲，吸引他們的注意，再請貴屬下將兩處帳蓬中的人迅速救出。

可惜我們的龍珠不夠分配，聞兄是否肯將貴方所得之珠暫借一顆，砸碎後以水冲和，將中毒的人灌上一口，等那些人恢復神智後，我們的力量就壯大了，事成之後，小弟定然將自己的這一顆奉還。」

聞千里立刻道：「老弟，這是什麼話，十顆龍珠，你一下子就給了我們五顆，要用也一定是用我們的。」

羅菩提道：「那不行，小弟是按人數分配，送給每一個人的，豈有再討回的道理，聞兄如果不答應，小弟寧可多冒點險，用自己這顆去救人了。」

聞千里見羅菩提如此執着，大感爲難。

常醉客笑道：「羅老弟，你日後行走江湖，這顆龍珠的用處很大，陸道弟兄所得雖多，但他們的人更多，要他們取出也不好意思，這一顆龍珠由我奉還吧！我與莎莎已經文定，兩個人就是一家了，有一顆珠子也就夠了。」

何妙容笑道：「這個辦法最公平，我代爲決定了，而且我作主，要莎莎在此留守，根本不必前去拚戰，她那顆珠子就交給唐大俠拿去砸碎準備救人。」

莎莎急了道：「那怎麼行，婢子倒不是捨不得珠子，但婢子不能置身事外，一定要前去拚鬥的。」

何妙容道：「莎莎，在妳沒有成爲常夫人前，還是我百花山上的弟子，我的話就是命令了。」

莎莎不敢說話了。

何妙容道：「莎莎，這不是叫妳置身事外，而是賦與妳更重大的一個任務，此去拚鬥，

很可能會全部陷身在對方手中，妳那時要立刻轉回百花山，轉請梅姨與佛印上人前來拯救，這是個很重要的任務，何況此一戰非同小可，妳的武功最低，參加進去不但幫不了忙，反要我們分心照顧妳。」

莎莎無奈地道：「婢子遵諭！」

羅菩提道：「留個人在後也對，這樣有備而無患，我們就可以放手一搏了，現在大家準備一下，一齊衝過去吧！」

一劍當先，直往帳幕中撲去。

其餘的人也緊追而上，祇有唐中却由另一個方向繞開了。

羅菩提撲進帳幕處，那些巡守的胡人已有所警覺，立刻高聲以漢語喝問道：「什麼人？這兒是禁地。」

羅菩提朗聲道：「笑話，這是我中華之地，怎麼由你們異族劃出禁區，豈不是喧賓奪主了。」

一個胡人率先撲了過來，正是日間問卜時，在旁窺視的那個胡人。

他哈哈一笑道：「客人有所不知，這片地方是我們向州縣承租下來作爲棲身之處，自然不容人亂闖。」

羅菩提哈哈一笑道：「州縣把地方租給你們居住的，可不是給你們爲非作歹的，你們竟然敢擄刼漢人。」

那胡人道：「客人說這話有根據嗎？」

羅菩提道：「自然有根據，人就在帳蓬裡。」

那胡人笑笑道：「客人說得這麼有憑有據，我們也不易解釋，事實勝於雄辯，客人進去看看就是了。」

羅菩提傲然道：「當然要進去，那怕你們在裡面安排了龍潭虎穴，刀山劍樹，也難不住我姓羅的。」

大步向帳蓬跨入。

那胡人笑向後面趕來的群俠道：「如果各位不信，也不妨過去看看。」

何妙容知道他們想以迷神毒香來算計自己這邊，心中有恃無恐，但不宜立刻就揭破他們的詭計。

乃回頭道：「我跟羅兄弟進去看一下，你們三人在外面，如果裡面有了動靜，你們就動手，把這些胡狗剁翻了再說。」

聞千里道：「洒家知道，山主放心好了！」

何妙容追在羅菩提之後走進帳去，外面則擁集了一大批手握番刀的胡人壯漢，將三個人密密圍住了。

何妙容追進帳中，却見羅菩提與一個紅髯健壯胡人面對面而立，而諸葛山眞等人都沒看見，甚至萬家堡衆人也失了踪跡。

帳蓬很大，用很多圍屏隔開，成七八個小間，前面仍是一片寬濶的棚廳，地下舖着毯子，一口大鼎中燃着獸油，發出森藍的火苗，氣氛十分詭異。

而且整個帳中都迷漫着一種淡淡的甜香，令人有昏暈之感，她連忙將含着龍珠的唾沫嚥了一口下肚，才感到清醒過來。

十二

那胡人嘻開大嘴道：「敝人率商前來貴國貿易，已向州府繳納稅銀，特准劃地築盧，各位手持兇器侵入，不怕觸犯了禁例，莫非是想逞兇搶刼嗎？」

何妙容冷笑道：「波爾哈，你別裝了，你們邪神教在波斯本土，無法立足，跑到中華來已是不該，現在居然敢勾結諸葛山眞，擄刼我武林同道。」

那胡人微微一怔，遂即大笑道：「何山主不愧爲蠻荒領袖，居然將本教的底子都摸清楚了，很好，本教主受諸葛先生之邀，來中華開展教務，凌雲霄與萬家堡兩處基業頗爲合用，本教主已決予借用，何山主如願將蠻荒的勢力也投入本教，對本教的開展將更爲有利，更能發揚光大了！」

何妙容怒喝道：「你在做夢，快把那些人交出來，否則我們就要不客氣了，把你們邪神教盡數誅絕。」

波爾哈大笑道：「本教主既然無法在本土立足，亡命中華，早已不想回去了，何山主祇要有本事，儘可下手。」

何妙容怒叱一聲，挺劍飛刺。

波爾哈朗聲大笑，居然用空手迎上，劍鋒砍在他的手上，發出錚然之聲，皮毛不傷，反

把何妙容震得身形一偏。

羅菩提見了也不禁微微變色。

內功練得到家的人，固可刀劍不傷，但像何妙容這樣的內家高手，即使拿着一根樹枝，亦不遜刀劍之利，何況是手握純鋼的長劍呢？

但這波爾哈居然能空手將何妙容的長劍震開，功力之高，已到不可想像的境界了。

波爾哈不僅內力深厚，發招也極爲迅速，一手震開長劍後，跟着就發掌砍了過來。

何妙容這次不敢用兵器去硬接了，連忙閃身避開，而且用劍去刺對方的身上要穴。

說也奇怪，波爾哈的雙手能不畏刀劍，身上却不敢被何妙容的長劍刺中，連忙用手去格架。

有了這個發現，何妙容才能從容揮劍，戰在一起，不過她發現波爾哈的武功的確不弱，縱然是空手對一柄長劍，要勝過他還是不容易。

這時另有兩個胡人，揮着彎如新月的胡刀撲了過來。

羅菩提揮劍迎上，發現這兩個胡人的內力也是不凡，要想勝過他們也得要相當的時間才行。

而在同時，帳蓬外面也傳來了廝殺之聲，想是薩玲娜、常醉客與聞千里他們，也與那些邪神教徒廝殺上了。

羅菩提知道凌雲霄與萬氏夫婦都在後面的那些小間內，急於過去救人，可是與他交手的兩名胡人配合很好，一左一右兩口刀封得好緊。

羅菩提採取攻勢時，他們却採取守勢，羅菩提想掠過他們到後面去時，他們必有精招突出，硬把羅菩提逼退下來。

帳中五個人廝拚了五六十合，勝負難分。

帳外殺聲震天，金鐵之聲，錚錚不絕，却不見有人進來，羅菩提知道聞千里他們被邪神教徒纏住了，一時也不易得手。

而對方還有最厲害的幾個强敵，如諸葛山眞、南山子、古殘等尚未現身，心中焦急，忍不住道：「何大姐！看來情形不妙，敵勢之强，超過我們的想像，必須要速戰速決才好，妳加點勁，快把那胡兒收拾下來！」

何妙容見波爾哈一味採取守勢，急切間難以攻下，心中一動，知道對方是等待那爐火中的散功迷香發生效用，想把自己等人生擒下來，否則波爾哈放手搶攻，姑不論勝負誰屬，但勝負會分得快一點。

因爲攻擊雖是最好的防禦，但在攻擊中也往往容易暴露本身的弱點而爲敵所乘，波爾哈是伏着散功迷香，可以穩操勝券，自然是犯不着去冒險，可是，波爾哈的這種戰術也害苦了何妙容。

因爲何妙容急着要殺退敵人，救出受困的人，雖然她口中含着龍珠，可以解得迷香的毒，此刻也是有口難言。

羅菩提面對着兩個胡人是邪神教中好手，武功比波爾哈略遜，羅菩提是可以把他們都解決的。

但這位青年仁俠又不忍心下手，殺敵容易制敵難，所以他也弄得進退維谷。

何妙容看得急了，道：「羅兄弟，再這樣下去，我們救人不成，却要把自己也都陷進去了。」

羅菩提却如同沒聽見似的，仍是在游鬥着。

又過了一會兒，他忽而叫道：「何大姐，不對，我怎麼越來越使不上勁兒了，恐怕這帳蓬裡有鬼！」

波爾哈大笑道：「羅小子，你現在才發現已經大遲了！」

羅菩提驚道：「眞是有鬼？」

波爾哈道：「不錯，這帳中點着咱們由天方帶來的散功迷香，嗅入鼻中，能使人漸漸功力消退，你已經着了道兒，還是束手就擒吧！」

何妙容聞言大驚，她自己沒有功力減退的感覺，但看見羅菩提手腳漸慢，眞像是有力不從心之狀。

何妙容不由情急地問道：「羅兄弟，你這是怎麼了？」

羅菩提道：「不行，我的眞氣提不上來……」

才說到這兒，他啊的叫了一聲，手中長劍被震得飛了出去，直穿透帳幕，而幕後却發出一聲痛呼。

但見南山子手撫右眼，從後面跳了出來！

原來南山子一直在幕後偷看，羅菩提長劍脫手，竟利用巧勁，把長劍擲了過去，刺瞎了他一隻左眼。

那兩個胡人見羅菩提長劍脫手，擺刀砍了下來，他們似乎不想殺死羅菩提，用的是刀身平拍。

羅菩提手無寸鐵，只得倒地滾避。

南山子憤急吼道：「好小子，你竟敢傷了老夫的眼睛，老夫非要你的命不可！」

抽劍上前亂刺，可是羅菩提滑溜得緊，始終不讓他刺中。

南山子怒極朝那兩個胡人叫道：「一起上，亂刀砍死這小子，諸葛兄那兒，由老夫來負責！」

於是兩刀一劍，集中對羅菩提砍來。

羅菩提在地下突然一翻而起，雙腿飛踢，將兩個胡人的彎刀踢飛出去，而他同時一揮手，扣住了南山子的脈門，輕而易舉地把他手中的長劍奪了過來，振腕反刺，南山子嚇得怪叫躲開。

波爾哈急道：「南老哥你上了這小子的當了，你在帳後控制人質，必要時還可以挾制他們就範，你偏偏要亂了計劃，自己跑出來。」

他口中雖是責備，實際上却是在打暗示，叫南山子回去繼續控制人質，南山子會意過來了，連忙往帳後衝去

羅菩提哈哈一笑，長劍抖開，封住了去路。

那兩名胡人彎刀被踢飛之際，手腕也被踢得脫了臼，無力再戰。

南山子搶着一口彎刀，死命衝來，却是無法越過重重劍幕。

羅菩提笑道：「南山童，我已經先來過一趟，知道人質藏在這裡，也知道你在看着他們，所以才故作中了迷香的毒，把劍脫手，刺傷你一隻眼睛，逼你出來，現在你如果再不識相我看你另一隻眼睛也要保不住了！」

南山子大叫一聲，挺刀而進，不顧性命地衝了過來，勢如猛虎。

羅菩提不願跟他拚命，將身子一閃，南山子衝到帳幕前，一把拖出一人，正是凌雲霄，他把刀架在凌雲霄脖子上，厲聲叫道：「你們都給我住手，否則我就一刀割下他的腦袋。」

羅菩提微微一笑道：「南山童，你敢殺他嗎？」

南山子厲聲道：「爲什麼不敢？」

羅菩提道：「那你就殺好了，他又不是我的什麼人，我們只是站在道義的立場上來救他，却沒有義務，把自己的命也陪着他一起送到你手上。」

凌雲霄淡淡地道：「不錯！祇要他殺了我，水道的弟兄會把他全家誅絕，二位是不必爲我擔心！」

南山子不由怔住了道：「凌雲霄，是他們逼我殺你的！」

凌雲霄道：「這不叫逼，你要他們束手投降，他們跟凌某沒有這份交情！」

波爾哈道：「南老哥，沒關係，他們已中了散功迷香的毒，支持不了多久就會無力抵抗了！」

羅菩提淡淡一笑道：「你別做夢了，我們進來已經很久了，如果那迷香有效，我們早該躺下了。」

波爾哈也是一怔。

何妙容笑道：「諸葛山眞說過龍珠可解百毒，我們都有龍珠在身，怎麼會怕你的散功迷香呢！」

波爾哈臉色大變，連忙道：「南老哥，帶着人質退出去，跟諸葛先生會合了再說！」

他跳到南山童身邊，兩人慢慢想往後退去。

羅菩提仗劍進撲，波爾哈動手來格，羅菩提的劍又掃向南山子，他連忙揮劍劈架，凌雲霄忽而雙手齊發，戳在兩人腰間的關腰穴上，兩個人都不能動彈了。

羅菩提一笑道：「凌兄配合得眞好！」

唐中從幕後閃出道：「是羅大俠配合得好，兄弟轉到帳外，想解救凌盟主的，但是南山童守伺在側，一點辦法都沒有，幸虧你一劍把他激了出去，兄弟才能破帳而入。」

羅菩提道：「我聽見你來了，也知道你的困難，才冒險玩了那一手，也幸虧這傢伙好騙

，如果是諸葛山眞在這裡，這一手就玩不通了。」

南山子與波爾哈目中怒火直噴。

羅菩提又道：「凌兄的功力恢復得差不多了。」

凌雲霄笑道：「龍珠入口，藥性立解，當眞是靈得很！」

羅菩提道：「我知道凌兄的功力已復，否則也不會讓南老兒過來了，外面的情形如何？」

唐中道：「聞老大那兒不太理想，諸葛山眞與古殘可不像這兩個傢伙那麼好對付，四大天尊與常大俠，還有那位薩姑娘奮勇力戰，都無法把萬家夫婦搶出來！」

羅菩提道：「我們出去看看！」

他首先仗劍出外，果然看見聞千里、常醉客與薩玲娜奮勇力戰，却也只不過與古殘及他四名侍兒戰成平手。

諸葛山眞根本沒有參戰，手扶藥鋤，在一旁看着！

看見何妙容押着波爾哈與南山子出來，諸葛山眞的臉色變了一變，道：「南山子，你們怎麼了？」

波爾哈道：「他們懂得用龍珠祛毒，散功迷香根本就沒用，連凌雲霄的功力都恢復了。」

諸葛山眞「哦」了一聲，道：「是誰告訴你們龍珠用法的？」

羅菩提不願說出是受到有人暗中留字指點，冷笑了一聲道：「天下不止你一個人懂得醫道！」

諸葛山眞道：「必然是老禿子多嘴！」

羅菩提也想到可能是師父佛印上人暗中提示，但字條上的筆跡又不像，因此祇好神秘地笑了一笑。

諸葛山眞望望周圍道：「老和尚呢？」

何妙容見他神色有點慌張，似乎對佛印上人頗爲畏懼，遂存心唬他一下道：「柳師伯念及故人之誼，不好意思出來跟你作對，但他老人家說過了，他會在暗中監視你的一舉一動，如果你行爲失義，他就要對你不客氣了。」

諸葛山眞色厲內荏地哈哈一笑道：「他眞的來了又敢對我如何？我已經得到了蟄龍藏珍再過幾天就不怕他了。」

何妙容道：「這麼說來，這幾天你還是有點畏懼的，好得很，正好可以給他一個對你下手的機會！」

諸葛山眞微微一笑道：「我不給他這個機會呢？」

何妙容道：「那就把鐵劍夫婦交出來。」

諸葛山眞道：「爲什麼？」

何妙容道：「因爲柳師伯說的，上次在藏龍池畔，他祇給你一掌薄懲，是因爲你還沒有眞正傷害過一個人。

如果你不交出來，我們就不會放你過去，等你出手傷人時，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除去你

了。」

諸葛山眞一怔道：「這是老和尚自己說的？」

何妙容道：「你如果不信，就當作我說的好了。」

諸葛山眞恨恨地道：「這個混帳老禿子，居然把我們私自的約定告訴了你們，難怪你們一再跟我搗蛋，原來是受了老禿子的指使，這就怪不得我要對付他了！」

何妙容一笑道：「諸葛老兒，你也不想想，柳師伯一代俠僧，是何等胸懷，怎麼會如此卑鄙呢？」

諸葛山眞恨恨地道：「他把我們的約定告訴妳就是卑鄙！」

何妙容正色道：「他什麼都沒說，是我自己猜出來的！」

諸葛山眞怒喝道：「胡說，他如沒說，妳怎麼會猜得到？」

何妙容道：「因爲你進入苗疆開始，作了一連串陰謀安排，挑起了幾次戰端，都是唆使別人動手，自己却手不沾血。

以你這種陰險的個性，這就顯得很特殊了，於是猜想其中必有原故，你一定是受了什麼約束，所以才詐你一下，那知道你眞不經嚇，居然自己吐出來了。」

諸葛山眞臉色變得很難看，道：「何妙容，我相信這句話，因爲我知道老禿子的爲人。不過妳也別神氣，再過幾天，他不來找我，我也會找他的，同時妳告訴孫凌波一聲，天龍心笈早就該交換了，叫她乖乖把下册給我送來。」

何妙容道：「交換有個屁用，十三字眞解在我手裡，沒有這十三字眞解，你拿到下册也是一卷廢紙！」

諸葛山眞道：「到時候不怕妳不交出眞解來，我擁有上下册秘笈後，我就是天龍門戶的主持人，有權接受一切武功秘笈，孫凌波也不敢爲妳撐腰。」

何妙容冷冷的一笑道：「你別忘了，我是受天龍子之託爲天龍武學的監督人，天龍子授權給我掌管十三字眞解，天龍門人誰該繼掌門戶是由我來決定的！連梅姨她都無法干涉到我。」

諸葛山眞冷笑道：「到時候看吧！」

何妙容冷冷道：「你別做夢了，我現在就否定你的資格！」

諸葛山眞冷冷地道：「等我向孫凌波取到下册後，妳再看好了，那時候你再挾持不交出就算妳本事。」

何妙容冷笑道：「我寧可一死也不給你！」

諸葛山眞道：「何妙容，有很多時候，死並不能解決問題，還記得在藏龍池畔嗎？妳還不是乖乖的受我的挾制，那次是老和尚多事，下次老和尚就幫不了你的忙了。」

何妙容道：「下次我也不會給你有挾持的機會。」

諸葛山眞笑了一下道：「這次算是給妳抓住了我的把柄，而且搬來了老和尚做救兵，我不得不讓妳佔一次便宜。」

說着拍拍手，叫人把萬年青與萬年紅從帳蓬中架了出來道：「人還給你們，但是有個交換條件，你們要把波爾哈教主與南山童放過來。」

何妙容想了一下道：「可以，我也不怕你要賴！」

她先把那兩個人推了過去，接回了萬氏夫婦。

諸葛山眞道：「現在我們要走了，何妙容！希望妳別做傻事，繼續來找我的麻煩，我跟老和尙的約定是不妄殺一人，但是有個限制，就是我有權自衞，別人要殺我時，我是可以還手的。」

凌雲霄道：「慢來！你奪去我們的蟄龍藏珍可得還給我！」

諸葛山眞笑笑道：「我只取了我該取的一份，你們的那一份，在昨天就交給萬家堡的人先運走了！」

凌雲霄道：「你會這麼好？」

諸葛山眞大笑道：「蟄龍藏珍最名貴的是龍珠，其餘的我得之無用，何況南山子與古殘的兩份已足夠應用了，我爲什麼不大方點！」

萬年青道：「這倒不錯，昨天我是親眼看見敝堡的人押解上路的，而且凌兄的屬下阮青虛也跟着一起押走的。」

凌雲霄對萬家堡的人雖然不相信，但飛天蜈蚣阮青虛是他最親信的弟兄，因此也沒話說了。

諸葛山眞叫波爾哈召集他邪神教的下屬，把戰死的屍體都帶走了，却留下了兩座空蕩蕩的帳蓬。

臨行時他還笑道：「我已經準備籌組萬教門，會合了各教派宗門，創業武林，到時候還希望各位多多幫忙。」

一批人騎了馬，只有古殘，乘坐了他的座轎，由四名少女抬着如飛而去。

地下散佈着幾具屍體，是屬於聞千里的下屬，他十分傷感地幫着部屬掩埋。

羅菩提則用龍珠把萬氏夫婦的毒也解了，使他們恢復功力。

薩玲娜問道：「萬夫人，諸葛山眞的確把藏珍給妳們了？」

萬年青點點頭道：「是的！押送的人除了阮青虛外，都是萬家堡的人，他沒有另外再派人去。」

何妙容道：「這就奇怪了，他既然是把你們的藏珍都給了你們，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自作惡人呢？」

這個問題的確是令人想不透的。

常醉客道：「會不會他是故作大方，另外却着人攔截呢？」

萬年青道：「這當然不無可能，但得手的希望並不大，敝堡出來的十三名好手，武功僅比愚夫婦稍弱，何況阮青虛還可以沿途召集水道弟兄爲助，誰也攔不了他們！」

羅菩提道：「不過，他們是否也中了散功迷香之毒呢？」

萬年紅道：「看情形沒有，因爲敝堡的總管萬永來辭行時，我還問過他，他說大家的狀況都很良好。」

羅菩提道：「他是否知道二位喪失了功力？」

萬年紅道：「不知道，我沒敢告訴他，因爲我相信他發覺了鬧起來就無法脫身了，在那種狀況下，他們動起手來絕無倖理，所以我只說要在這兒耽擱幾天，叫他們先回去。」

萬年紅的答覆使得大家都墜入了迷惘，實在想不透諸葛山眞的用意何在，草草收拾一下後，正準備離開。

忽然兩騎急馬行來，却是凌雲霄手下的兩名弟兄。

凌雲霄忙問道：「什麼事？」

那名手下急忙道：「啟稟盟主，阮總監與萬家堡的總管萬永，在百里外的荒地上身受重傷！」

衆人都是一怔。

凌雲霄忙問道：「是誰下的手？」

那人道：「據說是萬家堡的人。」

萬年紅不禁一怔道：「是萬家堡的人，那怎麼可能呢？」

凌雲霄冷笑道：「莫不是萬兄有意獨吞，才命令貴堡的人下手？」

萬年紅道：「凌兄，你怎麼有這種想法呢？昨天愚夫婦與凌兄身受相同，功力喪失，自顧尚且不暇！」

另一名水道弟兄道：「看情形也不像，阮總監與萬總管彼此之間並無敵意，他們一路上互相扶持才來到屬下的總舵，阮總管立刻派遣弟兄上百花山求援，叫屬下到這兒看看情形，並有萬總管一封信在此。」

他取出一個厚厚的信封，遞給萬年紅。

萬年忙伸手接過，拆開，看了後臉色大變，傳交給別人。

萬永的信寫得很簡單，却提供出許多驚人的變故，而且也解答了大家的疑問，信上的重點共分幾項——

一、他們已知凌雲霄與萬氏夫婦功力喪失。

二、同行諸人，都受到一種迷性的藥物控制，神智喪失，受到了控制而無法自主。萬永與阮青虛功力較深，清醉後立刻制止衆人，却因寡不敵衆而致受傷。

三、萬家堡中早有奸細，同行十三人中，有三人爲南山子暗中買通，其中以萬泰爲首，迷神藥即其施放。

四、諸葛山眞等人早有預謀，籌組萬教門，並網羅江湖上許多高手爲己用，籌組已久，並計劃奪萬家堡爲其基地。

五、萬教門所用迷神藥物十分厲害，萬泰假運回藏珍之名，回堡後即將使用此種藥物，使堡中人疏神之下，先爲所制，繼則爲使用。

每個人都怔住了。

聞千里首先大聲叫道：「洒家就知道這傢伙不會安着什麼好心眼的，剛才眞不該放他走的。」

何妙容笑道：「我如果有本事留下他，還會放他走嗎？說句良心話，佛印大師根本就沒來，能把他嚇走已是萬幸了，你們都清楚他手下的沉意兒。」

大家又不說話了。

因爲每個人都跟諸葛山眞交過手，誰也明白自己的份量。

何妙容轉向萬千青問道：「萬大姐！萬永的話可靠嗎？」

萬年青知道她是問萬泰叛變的事，沉吟片刻才道：「應該是可靠的，萬泰是被我處死的萬祥的弟弟。

他們雖是萬家世僕，可是年代久了，他們的地位也越來越高，對我還算忠心，然而我要將大權交給外子，他們就不滿了。」

萬年紅一嘆道：「夫人，妳也許還不知道，萬家堡中的人早已分成兩派了，一派是忠於妳的，另一派早就暗藏禍心，南山子就勸過我，叫我多連絡那一批人，在堡中掌握實權，我沒理他而已！」

萬年青道：「你怎麼不早告訴我？」

萬年紅苦笑道：「妳對我很尊敬，我不好意思從妳手裡奪權，可是忠於妳的那一派人，並沒有把我這個堡主看在眼裡，對萬家堡的事，我實在懶得多操心！」

萬年青也無言以對，她了解丈夫以前的心情。

萬年紅又道：「憑良心說，我們夫婦之情是很深，但我在萬家堡中的日子可過得很窩囊，逼得我眞想離開，可是叫妳放棄萬家堡是很困難的，以前我私心裡倒眞希望萬家堡中鬧點事，使我們同時離開萬家堡，過過我們自己的日子，讓我眞正有一個一家之主的尊嚴！」

萬年青道：「我不是把一切都交給你了嗎？」

萬年紅道：「人不是東西，妳只能把自己交給我，可不能把妳的那些人也交給我，他們自認爲他們比我更有資格做萬家堡主人。」

萬年青又是默然。

半晌後，她才道：「如果萬家堡的人自行叛亂，我倒不想追究了，因爲他們的先人幾代致力經營萬家堡，才有今日的規模，讓給他們也未始不可，但諸葛山眞平白伸手掠了去，我就不能甘心，我要爭回來！」

凌雲霄憤然道：「萬大嫂不爭，凌某也不肯輸這口氣！」

羅菩提道：「現在不是爭氣的問題，諸葛山眞包藏禍心，且說萬教門，勢必要危害武林，這才是我們必須要阻攔他的原因，各位意下如何？」

衆人一致倡和響應。

羅菩提又道：「諸葛山眞早先已經培植了不少的實力，現在又以迷神藥併吞了萬家堡的

人力，實力更將雄厚，對付他可不容易！」

聞千里忙道：「我們的力量也不小，宇內八奇，有六個在我們這邊，再加上何山主的百花山，洒家與凌兄水陸兩道人力，足夠跟他一拚的！」

何妙容道：「那祇是實力拚實力，要想對付諸葛山眞，我們祇有請羅兄弟的師尊佛印大師出頭相助。

這樣吧！萬家夫婦與凌聞二位先到萬家堡附近，一面召集人手，一面探聽敵情，我們則回百花山去請佛印大師與梅姨出山相助，因爲梅姨與諸葛山眞爲同門，他們還有門戶的糾紛也要解決，等大家到齊了，再作追擊打算！」

衆人都沒有異議，於是決定成行，分道揚鏢而去。

何妙容與羅菩提、常醉客、薩玲娜、莎莎五人，飛騎急馬趕到了百花山，因爲百獸谷的禁令未除，何妙容只一個人進去。

可是出來時，神色很難看，先把薩玲娜叫到屋中去，私談了一陣，然後才把羅菩提叫到另一間房裡，遞給他一封信，那是佛印上人留給他的。

信上說明了他與諸葛山眞以及孫凌波之間的關係。

原來孫凌波與諸葛山眞是同門師兄妹，俱出於奇人天龍子門下，天龍武學分上下兩部，本擬叫諸葛山眞接掌門戶的，可是天龍子發現這個大弟子宅心不正，不敢付以重託，而自己在世之日已不久，才令他們各修一册，藝成之後，結成夫婦，合創天龍門戶，否則這兩部秘笈永不得合修。

他很信任孫凌波，知道諸葛山眞的心性沒有改正以前，孫凌波是絕不會嫁給他的。

但天龍子又有點私心，唯恐孫凌波不肯下嫁諸葛山眞，又加了一項規定，如果孫凌波另嫁，則必須將下册武笈交給諸葛山眞。

而且爲了監督這兩個弟子，他又把全笈武笈的最精要訣竅，簡化爲十三字眞解，交由老友何建人保管，要他們成婚後再交給他們。

他要促成兩徒結合的原因，是因爲天龍武學是陰陽交泰，剛柔互濟始能大成。

誰知諸葛山眞先天有缺陷，本人是個天閹，終身不能人道，自然無法與孫凌波成婚而取得下册秘笈。

所以，他心生鬼計，在江湖上結交了有美劍客之稱的柳文佩。

柳文佩人既英俊，又兼武功非凡，一身所學，允稱當世第一人，在諸葛山眞的安排下，他認識了孫凌波，居然一見鍾情，終日徘徊玉人身畔，不肯離去。

孫凌波起初並不知道諸葛山眞的陰謀，對柳文佩的印象也很好，兩人十分投契，可是柳文佩進一步向她示愛時，她謹記師訓而加以婉拒。

諸葛山眞假意爲柳文佩撮合，最後商定是以春藥合入酒中，邀孫凌波共飲，促成他們的好事。

柳文佩對孫凌波愛慕太切，而且看孫凌波對自己也情愫早生，婉拒愛意，似有難言之隱

，糊裡糊塗之下，也就同意了。

孫凌波中了酒中的迷藥，果然與柳文佩結下合體之緣，諸葛山眞才露出了猙獰面目，向孫凌波索取下册。

孫凌波氣得昏了過去，柳文佩才知道自己做錯了事，嚇得連孫凌波的面都不敢再見就跑了。

柳文佩一走，諸葛山眞也沒了辦法。

因爲他們不結合，他就無法向孫凌波索取天龍秘笈下册。

柳文佩逃到黃山，落髮爲僧，自號佛印。

而孫凌波爲了躲避糾纏，就跑到苗疆，住到何建人那兒去寄居。

誰知跟柳文佩一度繾綣，居然珠胎暗結，爲了使孩子生下來有個正式名份，何建人爲她找了一個苗疆白痴男子，作爲她名義上的丈夫。

而且更舉行了一個儀式，叫那個白痴拜在天龍子的遺像前以成爲天龍門人，以杜絕諸葛山眞前來索取天龍秘笈下册。

孫凌波產下一女，就是薩玲娜。

她產後爲了急於練功去找諸葛山眞索取天龍秘笈上册，用功太急，乃致走火入魔，罹致雙腿瘋癱，遂自封於百獸谷內。

何建人死後，苗疆族長由唯一的女兒何妙容繼承，也同時握有十三字眞解的監督權。

孫凌波把自己的武功傳給了女兒和何妙容。

但因爲何妙容還得到了本門的家學，小時候也受到天龍子的指點，自然要高出薩玲娜很多了。

她雖受藝於孫凌波，却因爲身兼天龍門戶的監督人，所以不能算是她的弟子。

再者孫凌波名義上的丈夫，還是何妙容的部屬，她更不敢僭越，叫自己的女兒也隸屬於苗籍以示尊敬。

諸葛山眞又找到了柳文佩，見他已落髮出家，而且武功也高出他，倒是不敢强逼，遂又假意示好表示悔過。

柳文佩則由孫凌波與諸葛山眞本有婚約，被自己這一插進去，才生出許多事故，心中略感歉疚，兩人又恢復了友誼。

那知諸葛山眞暗藏禍心，利用屠龍之舉，又把他給拉出來。

佛印以龍血治癒了孫凌波的瘋癱，兩個人生遭離恨，灰心世事，決定覓地偕隱，却留下了幾點指示。

一、要羅菩提投入天龍門下，與薩玲娜結合，成爲天龍第三代門人，發揚門戶之學，造福人間。

二、清理門戶，務必要從諸葛山眞手中，取回天龍上册，制止他患，祇是希望念及同門之誼，不要殺他。

羅菩提看完信後，陷入了沉思。

何妙容道：「羅兄弟！你想怎麼辦？」

羅菩提苦笑道：「師恩如山，小弟自當遵守。」

何妙容笑道：「那就好，其實師妹人間絕色，你能娶到這樣一個妻子，眞是前世修來的艷福！」

羅菩提道：「不知道她是否同意呢？」

何妙容道：「沒問題，她對你早已情有所鍾，何況她還算是苗族的人，我是族長，可以指定她嫁給你，現在你先行拜師之禮！」

她取出兩幅肖像掛了起來，一幅是天龍子的遺像，另一幅則是拈梅而笑的美貌女子，正是孫凌波。

羅菩提在天龍子像前恭敬地叩了頭。

何妙容道：「你算是梅姨門下，又是她的女婿，你要多叩兩個頭。」

羅菩提却祇叩了拜師的頭道：「我還是算她爲師母的好，另外的幾個頭，等見到師父後一起叩吧！大姐，妳怎麼叫師母爲梅姨呢？」

何妙容道：「她酷愛梅花，自影梅影，所以我才那樣稱呼她，現在我把十三字眞解交給你，也算了却責任。」

說着遞過一個密封的柬帖，羅菩提恭敬的接了過來。

何妙容笑道：「我擺脫了監督人身份，也就是天龍門下人了，而且我入門最早，是你們的大師姐，也算是目前這一代的掌門人，以後你們都得聽我的。」

羅菩提道：「那當然！小弟叩見掌門人。」

說着要跪下去，何妙容連忙扶了起來。

她臉色微現苦澀的道：「算了吧！一共才三個人，還分什麼掌門不掌門，祇要你們記得我這個老大姐就行了。」

羅菩提道：「小弟對大姐一向十分恭敬，何況師母與薩玲娜都還是妳的部屬，小弟怎敢放肆呢？」

何妙容神色一黯道：「你提起來，我也想起了我是族長，不日卽將遠行西蜀，我得到族裡去交待一下，薩玲娜在百獸谷裡，你去找她談談吧！」

羅菩提神色顯得有點尷尬。

何妙容微笑道：「去吧！你們的事我都告訴她了，她十分高興，不會給你釘子碰的。」

羅菩提笑了一笑，不知說什麼好。

何妙容又道：「這封信我沒有給她看，對她的身世，你最好也別提，就說她是柳師伯的女兒，兩位老人家昔年有點誤會，現在誤會冰釋，已經覓地偕隱去了，她如追問眞相，你也推說不清楚。因爲她的人本性很尊嚴，知道自己是個私生子，恐怕心中會不自在，所以還是先瞞住的好。」

羅菩提道：「可是她已經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

何妙容道：「如果你指的是暮達，誰都知道是個白痴，她也知道只是個名義而已，暮達是我母親的從人，後來我母親派他侍候梅姨，成婚之後不久就死了……」

羅菩提來到百獸谷中，薩玲娜果然在那兒，見面就問道：「師姐呢？她怎麼沒一起前來呢？」

羅菩提道：「她到山下族裡去了。」

薩玲娜道：「她到族裡去幹嗎？」

羅菩提淡淡一笑道：「她說不久即將遠行去對付諸葛山眞，必須把族裡的事情作一番交待。」

薩玲娜道：「有關天龍門戶的事呢？」

羅菩提道：「她已經要我拜在天龍門下了，拜師禮也行過了，她把十三字眞解也交給我了。」

薩玲娜臉色微變道：「她自己的問題呢？」

羅菩提道：「她自己有什麼問題？」

薩玲娜道：「難道師姐沒對你說？」

羅菩提道：「說了！她說，天龍門規要同門結合，然後提出我們的婚事，我說祇要妳願意，我當然求之不得，撇開師父的關係不談，我能得到妳這樣的妻子……」

薩玲娜急道：「祇有我們倆的事，沒談她自己？」

羅菩提道：「沒有呀！」

薩玲娜道：「她也是天龍門人，而且是天龍第三代的掌門監督人，她學的也是天龍武功，按照祖師的規定，女徒如果到了三十五歲未嫁，就必須自裁，她今年已三十四，再過三天就是她的生日，也就滿三十五了。」

羅菩提一怔道：「那可怎麼辦？」

薩玲娜道：「除了你娶她之外，祇有死路一條，羅大哥，你總不忍心見她去死吧？快向她求親去！」

羅菩提道：「這個規定似乎太不近人情了。」

薩玲娜道：「現在不是談規定是否合理的時候，你要趕快決定，是否要她活下去？」

羅菩提道：「我想她不會這麼認眞的。」

薩玲娜道：「師姐的爲人你還不清楚，她最注重規律，你看她在百花山的表現就明白，天龍祖師把十三字眞解傳交給她，也就是看準她的個性堅毅，對於任何規律，必須奉行不渝，羅大哥，我們的事暫且不談，反正我還年輕，如果你不願意娶兩個妻子，我求求你娶她去吧！」

羅菩提感到十分尷尬，怔了半天才道：「妳的母親也沒有嫁給諸葛山眞，而且也沒有執行天龍門規！」

薩玲娜道：「不！我父親雖然沒有學過武功，但他却在天龍祖師的遺像前叩過頭拜過師了，也算是天龍門人。

那是在師姐的母親監督下實行的，所以我那名義上的父親，算是天龍第二代掌門，他死後，第三代掌門一直由師姐代行着，她傳交給了你，可見她心中已萌死意，羅大哥，你必須救救她，師姐雖比你大幾歲，可是她的人品武功……」

羅菩提道：「這些都不是問題，問題在她是否答應呢？」

薩玲娜道：「師姐爲人心高於天，但她對你却別有好感，這當然不是一種私情，可是你却是她唯一看得起的一個男人。

假如你們年齡相近的話，我想她會求你的，現在祇有你去求她了，羅大哥，你一定要去求得她的同意……」

羅菩提想了一下苦笑道：「我願意去求她，但是怕她會拒絕，她自尊心極强，不會接受我的援助的！」

薩玲娜道：「羅大哥，你一定有辦法求得她同意的，我們母女受到師姐的庇護之恩太多了，娘與我每年才見一次面，却每次都要我忠心報答師姐，怎麼樣我也不能眼看她死去，羅大哥，我們一起求她去！」

羅菩提忙道：「不！還是我一個人去吧！這件事不能有第三者在旁，尤其是不能有妳在旁！」

薩玲娜垂淚道：「如果她不肯答應，我祇有一死以報了，羅大哥，我在這兒等你們一起回來，否則我終生不出此谷，像我娘一樣，以百獸谷作爲我的歸宿了。」

羅菩提却笑着安慰道：「用不着這麼嚴重，我自有方法！」

他逕自出了谷，却找不到何妙容。

一問之下，才知道她出山去了，羅菩提十分着急，連忙找到莎莎，才知道何妙容是到蠻區去了。

何妙容不但是百花山主，也是夷族的酋長，此去必然是安排夷酋的繼統人選，這一急非同小可，連忙叫莎莎陪同，趕到了夷族的聚居處。

到了那兒，但見夷族中擊鼓鳴金，情況十分熱鬧，莎莎一問之下，才知何妙容要全族的青年武士齊集比武。

不問可知，她是想選一個酋長繼承人。

羅菩提不問三七二十一，直闖進酋長的草寮。

何妙容見了他，似乎頗感意外，但隨即笑道：「你來得正好，我想選一個人，你來了可以幫我一起看，免得你不同意。」

羅菩提道：「大姐，妳選人幹什麼？」

何妙容道：「選一個丈夫，薩玲娜把門規都告訴你了，我不能違規，但也不想死，因此必須找一個人，而且要讓這個人拜在天龍門下，使我活下去。」

羅菩提道：「大姐，妳何必如此呢？」

何妙容苦笑道：「我還有什麼別的選擇嗎？」

羅菩提想了一下才道：「大姐！反正妳是要找一個人，而且這個人一定要我同意才行，對嗎？」

何妙容道：「是的！不過我想你一定會同意的，你總不會要我在三天後自絕吧？」

羅菩提道：「那麼這個人由小弟代選如何？」

何妙容慘然一笑道：「當然可以，因爲這個人還要你收錄的，但是你不必費神去找一個好的了。

在我的部族中沒有一個是人才的，最好找一個蠢笨如豬的白痴，這樣我還可以像梅姨一樣，祇排個名義而保全我的自由之身，如果你選中一個稍具智慧的，那反而是害了我，須知夷族中極重夫權，一旦成爲我丈夫後，就要代替我的酋長地位，管束我的行動了，所以我母親才嫁了個漢人。」

羅菩提笑笑道：「小弟知道，大姐在這兒等着吧！對了，大姐比武擇夫的事，還沒宣佈吧！」

何妙容道：「沒有，我祇是公告大家比武，這是每年都要舉行一次的，我不想宣佈得太早，因爲我怕萬一得勝的是個不合適的人，事情反難辦了！」

羅菩提笑道：「好！那麼就由小弟全權主持了，我選中了人後，同時宣佈大姐的婚事，

大姐等着做新娘吧！」

何妙容報以一個慘然的微笑。

羅菩提帶着莎莎出了門，他叫莎莎首先宣佈了何妙容的婚事，然後再說明何妙容有要事將要離開一段時間，比武爲慶祝酋長的婚事，而比武得勝的首名勇士，將授權在何妙容離山時代理酋長之職。

這是一個好消息，族人欣喜若狂，因爲他們的酋長已三十多歲，始終還沒有嫁人，這使敬愛她的族人都感到很焦急，突然有了喜訊，怎不叫他們興奮呢！他們也明白何妙容所嫁的對象，絕不會是本族人，所以也沒追問。

何妙容聽見外面的鼓聲傳播着喜訊，她的神情却像雕像一般的漠然，目中淚光隱隱！

過了一會，羅菩提來了，道：「大姐，人已選定了！」

何妙容毫不起勁地道：「是誰？」

羅菩提道：「至少能讓大姐喜歡的人！」

何妙容苦笑道：「我要滿意還會等到今天嗎？祇要你滿意就行了，因爲這個人還要投入天龍門下的。」

羅菩提道：「小弟選中的人，自然是滿意的，依照族規，新娘應該把臉蒙起來，由新郎抱着到新房中成親！」

何妙容道：「是的，可是他抱得動嗎？」

羅菩提道：「這個人在族中是第一勇士……」

何妙容一驚道：「什麼？你替我找了個小伙子？」

羅菩提道：「跟兄弟同年，不能算小了。」

何妙容嘆道：「兄弟！我要的是一個名義……」

羅菩提道：「大姐，既然妳交給兄弟全權負責，就不必多問了，現在由莎莎進來替大姐着裝，等一下要由新郎抱着大姐在全族人的歡送下進洞房！」

何妙容垂淚一嘆，莎莎已經進來了，替她着上夷族的新嫁裝，最後用一塊厚布蒙住了她的面道：「恭喜山主！」

何妙容木然不動，又過了一會兒，她感到被人抱了起來，那是一雙粗壯有力的臂膀，而且抱得十分輕柔。

何妙容的心却在往下沉，她知道羅菩提一定給她選了個最傑出的青年，可是這個人却要註定被犧牲的，她不怪羅菩提，因爲這是他一片好心。

可是她不能不在心裡埋怨羅菩提，在這些蠻人中，誰能配得上她何妙容呢？族中本來就人才凋零，這最傑出的一個即將遭受到毀滅，這是何苦呢？

她的耳中聽到族人的祝賀聲，以夷語說這個少年兒郎的確是他們族長最適當的配偶，她也聽見一些少女們的竊竊私語，在艷羨着新郎的英俊。

賀辭都是發自至誠，何妙容的心裡却像用刀扎一般的痛苦，終於到達了族中爲他們設置的洞房了。

族中的一名長老爲他們致了最後的祝辭，完成了迎娶的儀式，然後關上了門，那是一間密閉的草蓬，閉得不見天光。

依照規例，他們必須在這間屋子裡完成了夫婦的敦倫之禮，然後由新郎持着一方白布，上面沾着處子的貞血，表示新娘的貞潔，再出去參加族人的歡宴。

那個男兒溫柔地脫去了她的衣服，只輕輕吻她的臉。

何妙容幾次想用手指點對方的穴道，却始終不忍，因爲這個新郎還要跟她在族人的面前出現。

她咬咬牙，終於忍了下去，把一切都歸之於命了。

她默默地承受了對方的愛撫，可是她有點奇怪，這個男人的氣息似乎又是那麼的熟悉，不像是夷族中的人，身上也沒有夷人那種特具的腥氣。

雖然她是處於被動的，但對方的耐力似乎超過了她的想像。

對方居然慢慢地激起了她的情慾，而且是在一種極爲和諧的狀況下同時到達了人生的妙境。

當情慾由高潮中減退下來時，何妙容才一咬牙，她不再猶豫了。

儘管她對這個不知爲誰的丈夫頗有好感，但是却不能把自己辛苦建立下的這片基業交給一個粗鄙不文的夷人身上。

她更不能把整個部族的命運重交回給原始的蠻人手裡去，她必須自己來作這個統治者才行。

所以她指上微微用力，點向了對方的靈智穴，雖然在目不見光的暗室中，她認穴是十分準確的。

這一指出去，對方的神智立昏，成爲一個白痴，像薩玲娜的父親一樣。

十三

當年自己的母親爲了成全孫凌波，也爲了使薩玲娜出世後，有一個正正當當的名份，忍心犧牲了族中一個最優秀的青年。用的就是這個手段，那時她已稍解人事，覺得這種措施過於殘忍了點，沒想到二十年後，自己竟會走上同一條路，採取了一個自己最反對的方法。

指觸肌膚，她不由猛然一怔，因爲對方的體內居然會產生一種抗力，將她的指勁化解無形。

這一指，她雖祇用了四五成勁道，但對一個不會武功的人而言，已經足夠了。

而照對方的反應看來，這人的武功修爲竟不在她之下，夷族中有這麼高明的人嗎？不，絕不可能的。

剎那間，她幾乎對自己的功力起了懷疑！

但她總算沉得住氣的，忙問道：「你是誰？」

她是用夷語發問的，但回答她的却是漢語，而且是發自一種低沉有力的聲音：「是小弟我，現在是妳的丈夫了。」

那是羅菩提，何妙容這一剎那所感到的震驚，幾乎使她昏暈了，飛身而起，拉開沉重的木門，讓亮光透了進來，可不是羅菩提，半坐在墊着草蓆的地下含笑望着她。

何妙容用力扶住門板，才使自己不致倒下來，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

又强自振作了一下，她才問道：「兄弟！你這是做什麼？爲什麼要這麼做？你說，你說呀！」

羅菩提溫柔地起立，溫柔地上前抱起她赤裸的身子，輕輕的放在草蓆上，又溫柔地伏在她的酥胸上，溫柔地道：「大姐，原諒我，因爲我愛妳，愛得太深，不願讓任何人奪去妳，所以，祇好用這個方法來對付妳了。」

何妙容又有昏暈的感覺了，但她却咬着牙齒使自己保持清醒，冷冷地道：「兄弟，別騙我，我們之間會有愛？」

羅菩提道：「怎麼沒有呢？也許這種感情稍異於男女之愛，似手足而又深逾姐弟，我是一個孤兒，在師父的嚴教下長大，可以說從沒嚐過一點親情，見到大姐之後，我就深深陶醉在大姐的溫情之中。

這就像是一個幼兒對慈母與長姐所發的眷戀之情是一樣的！相信大姐對小弟也是同樣的有這份感情！」

何妙容無力地道：「但這不是男女之情，怎麼結合呢？」

羅菩提道：「如果妳眞是我大姐，自然不可以，幸好妳不是，所以我們之間結爲夫婦並無不妥之處。」

何妙容道：「你知道這麼做的後果嗎？」

羅菩提笑道：「知道！妳仍然是族長，我不可能像何老伯那樣，在此地久居一生，族裡的事情仍然要妳來費心負責，而對天龍門戶的規戒，妳也做到了，妳在三十五歲之前出嫁，就不必再死了！」

何妙容嘆道：「你不如讓我死了的好，現在……」

羅菩提截口道：「現在有什麼不好，難道大姐眞想嫁一個蠢笨如豕的夷人嗎？大姐！請恕小弟失言，但實在是……」

實在是什麼，他自己也無法說下去，祇好喟然不語。

何妙容一嘆道：「你別解說了，我的這些族人蠢笨無比，的確比一頭豬聰明不了多少，老天不知是懷的什麼心，一族之內，女的個個玲瓏聰明，男的却沒一個好的，正因爲如此，我才丟不下他們……」

羅菩提道：「其實大姐可以不管的，何老伯是漢人，妳也可以算是漢人了，何必要爲他們操心呢？」

何妙容肅容道：「他們也是人，夷女個個貌美如花，而環伺在他們周圍的漢人却奸似狼貪似虎，早就在覬覦這一片基業了，如果不是懾於我的名頭，這一族早就被漢人併吞滅亡了，我從我母親手裡接下了這個擔子，也答應過母親絕不讓他們受到欺凌，所以我不能丟開他們。」

羅菩提訕然道：「我的意思並不是丟開不管，而是說設法教化他們，使他們智慧開化。

何妙容一嘆道：「我何嘗不如此想，但是沒有用，他們根本不願進步，我請人來教他們讀書寫字，結果只教會了一批女的，男的沒有一個成材的，而那些女的智慧一開，更不想就在族裡了，無可奈何之下，我才把那批女的移到百花山上去，免得她們在族裡造反，那就麻煩了。」

羅菩提沒話說了，只得改變話題道：「莎莎領我在全族看了一遍，實在找不出一個可以與大姐匹配的。」

何妙容道：「我不是找丈夫，只要個名義，不管你找的是誰，我都打算把他變成一個白痴……」

羅菩提道：「小弟却不這麼想，大姐是天仙一般的人，怎麼能讓他們來冒瀆妳呢！大姐妳不會把小弟變成白痴吧！我們雖已成夫婦，但我敬大姐之心未減……」

何妙容垂淚不語。

羅菩提道：「大姐！我們已在族人之前公開舉行過儀式，再也無法推翻了，大姐如果對小弟不滿意，就殺了我吧！除此之外，小弟實在無法贖愆……」

何妙容長嘆了聲道：「薩玲娜怎麼辦？」

羅菩提道：「她？她會怎麼樣呢？師父雖有指示，但小弟實難兼顧，以她與大姐相比，在我心中實在是大姐的份量重得多，她對大姐非常尊敬，想必能諒解的，只有以後爲她再找個更好的對象了！」

何妙容道：「你對她的了解太淺了，她像梅姨一樣，是難得動情的，但對一個人動了情，就終身守一不二，柳師伯的指示她看見了，毫不反對，就證明她的心已經屬於你的了，要她另外適人是萬不可能的了。」

羅菩提道：「但是，我們的婚事是更不可能推翻的了！」

何妙容沉思片刻才道：「兄弟！你還認我這個大姐嗎？」

羅菩提道：「我自然把妳當大姐，但也把妳當妻子，這兩者並不衝突，無所謂認不認了。」

何妙容道：「你肯聽我的話嗎？」

羅菩提道：「除了推翻我們婚事的話，什麼我都聽妳的！」

何妙容又輕嘆一聲道：「好吧！到時候你別忘記我的話就是了，現在我們該出去見見族人了！」

可是羅菩提賦在她身上，却沒有離開的意思，何妙容推了他一下，他却反而把何妙容抱住了。

何妙容急了道：「你幹什麼，門還開着……」

羅菩提笑道：「沒關係，莎莎在外面替我們守着，沒有人會來打擾的，剛才在黑暗中直如衣錦夜行，現在看見大姐這一身如玉肌膚，我實在是捨不得離開妳！」

何妙容要掙扎，却强不過他如鐵的雙臂，也抗拒不了他像火一般熱的身子，終於又柔化

在他的擁抱中了。

這一度纏綿在何妙容說來，滋味尤勝於初度，因爲她懷中的人是她所鍾愛的，以前她對羅菩提雖未存綺念，却無可否認，羅菩提是她唯一能動心的男人，祇是爲了年齡的懸差，使她用理智遏制了感情而已。

現在一切都成了事實，她不知不覺間把一切矜持都拋開了，三十五歲的女人已充分地成熟。

何妙容雖然一直守着獨身，但她對男女歡合之道却了解得很多，尤其是她在百花山上，以奇妙的手法懲誡那些好色之徒而得到的經驗，使她更知道如何發揮女性天賦的魅力！

在慾狂中她滿足了自己，也滿足了對方。

在歡後的喘息中，她半媚半嗔地道：「你狂成這個樣子，好像是一頭野獸，難道你沒有見過女人。」

羅菩提的一雙手仍然在她身上游移，笑着道：「見過，來到百花山上，我更見識到妳們對男人的風月考驗，可是那並不能使我動心！」

何妙容道：「是啊！在藏龍池畔，諸葛山眞以極淫的迷香都不能動搖你的定力，爲什麼一下子就變了。」

羅菩提赧然一笑，道：「那是因爲我從不知道男女之間是如此美妙，難怪有多少英雄豪傑，情願埋骨溫柔塚……」

何妙容道：「這麼說以後你就失去定力了。」

羅菩提正色道：「不會的，所謂定力，乃是指不爲色迷的理智，並不是剋制情慾而成爲一個木頭人，情發於心而後生愛，因愛而有好合之念，這與慾是不同的，假如我心中無情，雖天姿國色，投懷送抱，我還是不會動心的。」

何妙容道：「這麼說，你對我是有情了？」

羅菩提道：「如若無情，我不可能對大姐如此，如若說有情，我是怕冒瀆了大姐，所以把愛化爲敬，現在敬與愛可以並存而不衝突，我自然忍不住想與大姐多親近一下。」

何妙容默默地承受着他的愛撫，也爲這幾句話迷醉住了，半晌才道：「想不到我會嫁個小丈夫。」

羅菩提却道：「大姐！妳比我大六歲，如果你十八而我十二歲，妳是嫁了個小丈夫，現在我二十八歲了，儘管人前人後妳都可以叫我兄弟，却不能當我是個小丈夫！」

何妙容連忙道：「你別多心，我說這話並沒有要侮蔑你的意思，我母親嫁的是漢人，我隨父姓何，這說明我母親雖是一族之長，但在家裡，我父親仍是一家之主，我也是一樣，今後不管人前人後，我會做一個溫順的妻子，絕不侵犯到你丈夫的尊嚴，我祇是自慚年華老大而已……」

羅菩提笑道：「那是妳自己的感覺！」

「難道你不以爲如此嗎？」

「不！在我眼中，妳比誰都美，因爲妳的美中還帶着幾份莊嚴，令人愛中生敬，我一直就想找妳這樣一個妻子！」

何妙容微帶凄然地一笑道：「兄弟，此身已屬君，海枯石爛，唯君是從，你無須說這些話來安慰我了。」

羅菩提正色道：「大姐！是眞的，我遊俠中原，也認識了不少朋友，他們有的很熱心，都想爲我作伐，可是我全婉拒了。

他們心裡暗怪我脾氣傲，眼界高，其實却不了解我，他們所提的對象，沒一個能令我動心的，而令我動心的人，我又說不出口。」

何妙容「哦」了一聲道：「是那家的女兒能令你動心？」

羅菩提訕然道：「說來很稚氣，最令我感到親切的是河北小孟嘗劉少保的姐姐，是個新寡文君，帶了兩個遺孤住在娘家，我在劉家作客，一住兩個月，是在人家待得最久的一次，爲的就是那位老大姐噓寒問暖一份親情。」

何妙容道：「你表示過沒有？」

羅菩提搖搖頭。

何妙容道：「你爲什麼不向她表示呢？」

羅菩提道：「大姐，別開玩笑了，她矢志守貞，完全把我當作兄弟，我感到她親切，心裡並沒有邪念，大家都沒有別種心思，我只是說明，唯有在這種情形下，我才會對一個女人有好感。

但我也知道分寸，對用情的對象必須十分愼重，所以我對大姐的這份情，完完全全是出自至誠！」

何妙容忍不住憐惜地吻了他一下，道：「可憐的弟弟，你祇是自小孤苦，想把心中一份孺慕之情有所寄託而已。」

羅菩提道：「我承認是的，但這很正常，人之求偶，都有他的本身因素，或爲美色，或爲才情，或爲品德，而我需要的就是這一種，我的情也必須因此而生。」

何妙容道：「那你對薩玲娜是全無感情了？」

羅菩提道：「相處多日，我不能說全無感情，她那麼美，那麼溫順，我希望她是我的妹妹！

師父留言要我照顧她，我當然不能拒絕，但我之所以貿然不徵求妳的同意而與妳成婚，則完全是爲了自己，現在祇好求她諒解了。」

何妙容掩住他的嘴道：「不許這麼說，薩玲娜不像我這麼堅强，她受不了打擊的，弟弟你可以愛她，也可以再娶她，却千萬不能傷她的心！」

羅菩提道：「那怎麼行呢？」

何妙容道：「行的，我去跟她說，薩玲娜不是個氣量狹窄的人，尤其是對我，她不會有意見的，一個姐姐，一個妹妹，我們應該可以彌補你幼年孤苦的缺憾了。」

羅菩提道：「大姐……」

何妙容又道：「兄弟，我知道你不可能永居此地，我却無法擺開這兒，所以這裡算你一個家，你帶着薩玲娜到中原另外成一個家，有個人照顧你，我也放心得多，就這麼決定了！把此地應付完了，回到百花山，我立刻替你們主婚。」

羅菩提道：「這樣子行嗎？」

何妙容嫵媚地笑道：「有什麼不行的，你放心好了，柳師伯那兒也由我一肩承擔，你這傻小子等着做新郎官吧！」

又輕輕吻了他一下，才推開他起立，慢慢穿上衣服。

等他們都穿着舒齊了，莎莎才含笑過來道：「恭喜山主，恭喜羅相公，族人們都等着二位出去慶祝呢！」

何妙容看了她一眼，冷冷道：「莎莎，妳居然敢計算我？」

莎莎惶然道：「婢子不敢，這是羅相公的主意。」

何妙容冷笑道：「妳就全聽他的了！」

莎莎不敢作聲。

何妙容又道：「如果不是妳居間搗鬼，他怎麼會懂得我們族裡的習俗，而安排出這一切呢？」

莎莎臉上開始有了不安，垂着頭囁嚅地道：「山主，婢子該死，但婢子實在是爲了山主不能讓山主一生……」

何妙容道：「妳爲我，他也是爲我，可是你們都沒有想薩玲娜，莎莎！妳明知道他跟薩玲娜已有婚約！」

莎莎連忙跪了下來，道：「山主，婢子所以敢如此斗膽，是經過薩玲娜她同意的，也是薩玲娜授意的，她知道山主到族裡來，必然是想走上和梅仙子同一條路，唯有這個方法才能夠……」

何妙容本來祇是發作一下，因爲她一向是百花山與夷族中至上的權威者，在這種情況下受了擺佈，她認爲有損於她的權威。

可是聽見莎莎的話，她不禁大吃一驚，失聲叫道：「什麼？妳說是薩玲娜授意妳這麼做的？」

莎莎道：「是的！羅相公出來找婢子時，薩玲娜先找到了我，她說山主爲天龍門中受的委屈太多，因爲山主原本不必入天龍門的，完全是爲了梅仙子之故，才受那麼多限制，她不能讓山主繼續犧牲下去……」

何妙容急急道：「不必再說了，這丫頭實在太傻，羅兄弟，你快跟莎莎回百花山去看看她在不在！」

羅菩提一驚道：「她怎麼會不在呢？」

何妙容道：「我希望她還在，就怕這妮子做出一套捨己利人的傻事，那就不會在山上等

着了！」

羅菩提道：「大姐不回山上去嗎？」

何妙容道：「我要爭取時間，假如她不在了，我還可以把她追回來，莎莎！妳實在糊塗，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莎莎垂着頭不敢說話。

羅菩提一嘆道：「我眞不懂她這麼做是什麼意思，如果她眞心是爲了成全山主，大可以不必答應師父的留言指示，那不就是沒問題了，天龍門的規約她是很清楚的，爲什麼要把事情弄得這麼複雜呢？」

莎莎囁嚅地道：「羅相公，你這麼想就誤會她了，她是個善良的女孩子，絕不會故意造成一個報恩的機會。」

何妙容道：「是的，我很了解她，怪我太心急了一點，她接到了柳師伯的指示，心中很興奮，因爲你是她私心傾慕的人，所以毫不考慮地答應了，等到我匆匆離山往寨子裡去，她才想起天龍的門規，事情就差了那麼一刻工夫。」

莎莎想了想，又道：「山主，既然她是一片報恩之心，何況又成了事實，妳就成全她了吧！不要去追她回來了！」

何妙容道：「那怎麼行，她一個人能上那兒去？柳師伯叫羅相公照顧她，我却有雙重的責任要照顧她！」

莎莎囁嚅地又道：「她回來了又怎麼樣呢？」

何妙容終於明白了她的意思，於是笑道：「原來妳擔心的是這個，我已跟羅相公商量好了，她仍然可以嫁給羅相公，我跟她一直就像是姐妹，應該可以和睦相處。」

莎莎一怔道：「山主有這個打算？」

何妙容莊然道：「我在知道已成事實後，第一個打算就是如此，莎莎！妳們對我還不夠了解，我雖然是個很重紀律的人，但公私分得很明，百花山主與族長的名份我不能分割，但我不反對與人共有一個丈夫。」

莎莎道：「是的！薩玲娜的確太傻了，也許是她對山主敬愛太甚，不敢存有那種心，山主快去吧！」

何妙容又交代了幾句，匆匆地走了。

羅菩提與莎莎也急急地回到了百花山。

果然薩玲娜已經走了，她是偷偷地走的，但瞞不過常醉客，曾經在山口攔住了她，她向常醉客說明了不得不走的原因，常醉客也不便再留她，他又不放心她一個人走，所以悄悄地跟在後面照應着。

這使羅菩提稍微放心一點，因爲他與何妙容在夷村中就誤得太久，薩玲娜如果眞心要走，已經走出很遠，何妙容未必追得上，如今有常醉客跟了下去，不僅有了照應，至少也知道她要去的方向，便於追索了。

但是他也不敢怠慢，略事整頓一下，就對莎莎道：「常大嫂，我也追去看看，山上妳照料一下吧！」

莎莎道：「山主去了，一定可以追她回來的，羅相公何必再去呢！萬一你們兩下錯過了頭，她們回來又找不到你。」

羅菩提道：「我不會走遠的，最多祇在山口外劉老實的店裡，好早點見到她們，我在這兒等得心焦。」

莎莎想想道：「薩玲娜走了有幾個時辰，即使山主能追上她，也得很久了，相公如果一定要追了去，不妨帶一個人去，因爲她們走到那裡，都有百花山的線人知道的，有個本山的人，可以很快知道她們的去向。」

羅菩提倒是不反對。

莎莎就派了莎妮跟着羅菩提。

莎妮是羅菩提最初見到的三個女孩子之一，武功最好，人也最莊重，他們兩人迅速離山，很快來到店裡。

劉老實給佛印上人送藥去的，那知撲了個空，佛印上人已經自己解毒跟來了，他回到店裡沒兩天。

見到羅菩提後，老頭兒滿臉堆笑地道：「相公來得正好，老奴剛得知相公與山主的喜訊現在相公是少主了。」

羅菩提却迫不及待地問道：「見到薩玲娜過去了沒有？」

劉老實道：「過去了，第二個過去的是常大俠，山主不久之前也追了去，留下一封信在此，要老奴送給相公。」

羅菩提道：「什麼信，快拿給我看！」

劉老實遞上一封信，信是何妙容的，說薩玲娜欲追尋身世，準備去找諸葛山眞一詢當年究竟，趕往川西萬家堡去了。

諸葛山眞狼虎之心難測，可能遇險，此去行將一搏，她先往滇中昆明等候，追索薩玲娜與常醉客的動向，爲恐人手不足，要羅菩提率百花山中好手隨後趕來。

羅菩提看完信後，連連道：「胡鬧！胡鬧……」

劉老實道：「相公，你還是先回去召集人手追上去吧！」

羅菩提實在是怕帶着一批女孩子同行，想想道：「莎妮，妳回去召人手吧！我先追上山主去。」

莎妮却道：「羅相公，召人的事由老劉跟莎莎辦就行了，那一耽誤就是半天，我跟着相公先走。」

羅菩提道：「我一個人走快得多。」

莎妮却笑道：「我不會拖累相公的，而且還可以快得多，因爲我能動用百花山的外圍人員，叫他們準備快馬，我們沿途換馬，就免掉休息時間。」

羅菩提道：「我不需要休息，我騎馬就是休息。」

莎妮笑道：「羅相公內力精純，但馬匹却沒練過武，牠們要休息的，此去昆明雖然祇有幾百里，却多半是小路，跑了五六十里就必須換馬，沒有我跟着，拿銀子也買不到馬，何況相公到了昆明，也不知上那兒找山主。」

劉老實也道：「公子如果想早點跟山主會合，還是由莎妮作伴的好，她的路熟，雲南山路多峻，居民又對外鄉人不友善，你去問路，他們會故意作弄你，何況一路上還要經過很多蠻區夷寨，沒有熟人可不方便。」

羅菩提滿心不情願陪着個單身女郎行路，可是情形又非帶着她不可，顯得十分無奈。

劉老實知道他的心裡，低聲道：「百花山上的女孩子中，莎妮是較爲端莊的一個，何況山主已跟公子成婚，她不敢對你怎麼樣的。」

羅菩提皺皺眉頭，祇好答應了。

店中馬匹是現成的，羅菩提選了一匹雄壯的高頭大馬，莎妮却選了一匹小川馬。

莎妮含笑陪着他上路，羅菩提的馬腳程不弱，可是在劉老實那兒閒養着已長了膘，耐勁不夠！

開始一二十里，他遙遙領先，連聲催促莎妮。

走出三十里時，竟是莎莎超前了。

她騎的小川馬外相不好看，耐性極佳，尤其是上下坡，十分平穩。

勉强趕出四十里，羅菩提的馬已不能走了，他祇好下來牽馬。

莎妮笑道：「羅相公，現在你該知道，在山地代步的馬匹是不能看外形的。」

羅菩提不好意思地道：「到那兒可以換馬？」

莎妮道：「遠呢！至少還要四十里，才可以到龍家寨，那兒有我們的分壇，備有馬匹，我看乾脆把你的馬放在這兒，我們合騎一匹馬趕了去吧！」

羅菩提道：「那怎麼行，荒山野地，虎豹出沒，這匹馬雖然不濟事，也是一條生命，不能留下牠在這兒送死！」

莎妮苦笑道：「那就把兩匹馬拴在一起，我的馬受過訓練，自己知道回去，也可以把相公的馬帶回去。」

羅菩提道：「遇到了虎豹猛獸怎麼辦呢？」

莎妮道：「沒關係，百花山的馬都受過訓練，尋常的野獸還抵敵不過，牠足可保護你的馬安然回到店裡。」

羅菩提道：「那我們怎麼辦呢？」

莎妮一笑道：「步行，施展輕功飛騰而行，四十里路最多不過一個時辰，跟騎馬差不了多少的。」

羅菩提沒辦法，只好聽從她的話。

於是把自己的馬韁放得長長的，緊在小川馬之後，莎妮又用蠻語對小川馬囑咐了一陣，

拍拍牠的後股，眼看着兩匹馬徐徐回頭而去。

兩人從新上道，展開輕功疾行。

羅菩提怕她追不上，還不敢放開腳程。

可是走了一陣，發現莎妮追行得十分從容，他心中暗暗稱奇，腳下加快，莎妮也跟着加快，始終維持在半丈距離。

羅菩提心中更奇怪了，再度加快，全力飛馳，疾行如風，莎妮亦步亦趨，一點都不在乎的樣子。

一口氣約莫趕下十來里，羅菩提自己都有點累了，因爲陸地飛騰，全憑一口氣，這口氣能維持多久呢？

來到一處較爲平坦的路面上，羅菩提覺得需要歇一口氣了。

莎妮善解人意，選了一塊平石，脫下自己的鹿皮披肩墊好道：「相公！在這兒坐一下，我去找點水來！」

羅菩提是有點渴，却又不好意思地道：「我去找水好了，應該妳坐下歇着，是我把妳拖累的。」

莎妮搖頭笑道：「我不累，走山路我們都習慣了，至於這山區的水，您可不能取，因爲您不知道那種水可以渴。」

語畢取下腰間水壺，幾個翻跳，就縱下了路旁的絕谷。

過了一會兒，再度翻上來笑道：「泉水都有毒，我只好採幾個果子，您吃着解解渴吧！這一路過去，恐怕要到龍家寨，才能找到飲水呢！」

她另一手拿着五六顆紫紅色的果實，每顆如櫻桃大小，看來還不夠一口。

羅菩提皺眉道：「水怎麼會有毒呢？」

莎妮道：「泉水都是由深山中流出來的，有的天然含毒，有的却是因爲毒蛇等屍體腐爛而變毒，蠻疆中窮山惡水，外人視爲畏途，就是這個道理，外人傳說瘴氣可怕，其實有毒的瘴氣不多，能遇上的機會更少，多半是喝了有毒的水，這野草莓是沒毒的，可惜太少了，只這幾個。」

羅菩提道：「妳也吃兩個吧！」

莎妮笑道：「我不要，我喝過水了。」

羅菩提一怔。

莎妮笑着道：「我生長在苗疆，天賦就有抗毒的能力，祇要不是十分劇毒的水質，我們都能喝，否則在這兒生長的蟲鳥野獸都該死光了，但相公却不行。」

羅菩提訕然地接過果實，也不再客氣，大口地吃了下去。

野草莓的味道酸而帶甘，清涼沁甜，羅菩提不由嘆道：「看來我適宜長住此地，蠻區天生是妳們的地方。」

莎妮一笑道：「是的！所以我們也不想到中原去，有些同族的姐妹，嫁到中原去，往往

還是回來了，不僅禮法習慣不同，水土也不服，漢人視爲無上美味的東西，我們吃起來一點也不起勁。

人跟樹是一樣的，永遠都離不開老根，對了！相公，你跟山主成了婚，將來是否會把她帶走呢？」

羅菩提搖搖頭道：「我想不可能，她離不開她的族人。」

莎妮道：「這就好了，倒不是山主離不開族人，而是族人離不開她，百花山全靠着山主才能維持着人間樂園，否則早就被外人侵吞了，相公最好是長居此地。」

羅菩提笑笑道：「那也不可能，我有我的事，只有過一段時間來看看，正如妳所說，我有我的根。」

莎妮微笑的看着他，她的鹿皮坎肩已脫下來了。

上身只穿着一件裸臂的紗衣，下面一條齊膝的皮裙，肌膚如玉，胸前兩點嫩紅在紗衣下隱隱可見，竟是別有一番風情。

她們習慣裸胸，羅菩提在百花山上司空見慣，這次是爲了出山，才加上一件紗衣，隱約之間，居然更爲動人。

羅菩提雖然胸無邪念，却也出乎本能地微微一動，連忙强自整懾心神，岔開話題道：「莎妮，我沒想到妳的輕身功夫會這麼好，放眼中原，也沒幾個人能比得上的。」

莎妮一笑道：「在百花山上的女孩子，輕功都是絕頂的，一來是因爲我們從小就在山野間生長，二來是山主對我們特別督促，不達到標準，不能上百花山。」

羅菩提忙道：「那是爲什麼呢？」

莎妮笑道：「山主要派我們出去辦事，怕我們闖禍惹事，在武功方面，不肯教我們很高，輕功却個個卓絕。

遇到强敵，打不過時，脫身就沒問題了，有一次我遇上了川東三煞，把我圍住了，我一跳八九丈，從他們頭上飛了出來。

他們不死心，在後面緊追，足足追了四十多里，我一點都不累，他們却累得氣都喘不過來，結果我倒過頭來，回去割下了他們每人一隻耳朵。」

對她的輕功和耐力，羅菩提是已經領略過了，倒是沒有懷疑，但聽她說一縱八九丈高，則難以相信了。

因爲羅菩提自己盡全力，也只能拔高六七丈，在中原已是放眼無敵了，因此脫口道：「妳能跳這麼高？」

莎妮笑道：「相公可是不信？」

羅菩提笑笑道：「這個……」

莎妮截口道：「在我們姐妹中，輕功最佳的是薩玲娜大姐，她能凌空拔起十丈以上，我算是第二流的，最差的也能縱個六七丈，不信我試給你看。」

路旁是懸岩，絕壁九丈處有一根枯枝橫出。

莎妮道：「我把那根樹枝扳下來給你看！」

羅菩提爲了好奇，也想證實一下，倒是沒有阻止她。

眼看她走到絕壁下面，雙腿一屈，身體就像一支箭似的直冲而上，握住枯枝，飄然而落，可是落地後，她忽然一聲驚呼，急急想把枯枝摔脫。

而那枯枝竟自動地一捲一繞，纏在她的手腕上，羅菩提大吃一驚，急急上前道：「莎妮是怎麼了？」

莎妮叫道：「不要過來！」

叫聲未已，那枯枝的一頭突然分開昂起，竟是兩顆三角型的蛇頭，一口朝她的手腕上咬下去。

莎妮已尖呼倒地，羅菩提連忙拔出長劍，極快極穩，一劍斬去，兩顆蛇頭飛出老遠，他跟着上前，把枯枝一般的蛇身拉了下來。

原來是兩條黃褐色的怪蛇，緊緊地纏合在一起，像兩股蔴繩一般。

羅菩提遠遠地把牠們丟開了，再看看莎妮，已經昏了過去，手腕被咬處，呈現着兩點烏黑傷口。

羅菩提知道頭呈三角型的蛇必含劇毒，而急救的方法唯有迅速吸出蛇毒，所以毫不考慮地把她的手腕抬到口邊。

他張開口，一口一口的吸吮着，吸一口，吐一口，直到傷口處的黑血已經消失，流出紅色的血水才停止。

莎妮悠悠的醒過來了。

她雪白的臉變得通紅，軟弱地道：「那蛇的屍身呢？」

羅菩提道：「被我丟掉了，這是爲什麼？還有毒嗎？」

莎妮道：「快把蛇屍找到，剖出蛇膽。」

羅菩提知道蛇膽必是解毒之物，幸好丟得不遠，連忙找了來，依言剖出蛇膽問道：「現在怎麼樣？」

莎妮突然目中流波，低聲細氣道：「放在我……放在我……」

她一直重復這三個字，下面的却說不下去。

羅菩提急道：「放在什麼地方？」

莎妮道：「你把耳朵湊過來我告訴你。」

羅菩提不知她在搗什麼鬼，但看她滿臉通紅，全身像火一般地熱，只得把耳朵湊到莎妮臉前去。

只聽莎妮道：「擠破蛇膽，把蛇膽滴進我的……」

最後的聲音已低得不可再聞，羅菩提却爲之一怔，道：「這是爲什麼？我……我實在不太方便！」

莎妮軟弱地道：「這是蠻疆的陰陽朡蛇，稟性最淫，一經交尾，到死都不分開，所以才

選擇最僻靜不易受擾的地方交合。

而且牠們停留在什麼地方，就變成那個地方的形狀顏色，多半是在枯樹上，剛才我就以爲是一枝枯樹枝，被牠們咬中後，慾火焚心，到死方止，祇有用蛇膽汁一滴滴地慢慢滴進那個地方，才能解其淫毒。苗疆的人多半取其毒汁作爲春藥，無論男女，服下之後立即興起慾念……」

羅菩提聽了，正感爲難。

莎妮又道：「羅相公！我自己此刻已渾身無力，你如果不方便，就給我一劍吧！我受不了，現在毒性尚未發作，回頭發作起來，我就會發瘋，而且醜態百出，我實在不想給你看見那個樣子。」

說話間，她的身子已開始扭動，好像不勝痛苦之狀。

羅菩提看見她的樣子，爲了救人，也顧不得許多了。

無可奈何下，他只好上前掀起短裙，裡面祇有一條短短的綢褲，貼股穿着，拉下短褲壓住她的兩條腿。

莎妮的口中發出呻吟之聲，曲徑洞開，蚌珠激張，顯然是蛇毒已經深入體內了，且開始發作。

羅菩提知道她的話沒有假，否則一個再淫蕩的女子，也不可能有此形狀，更別說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女孩子了。

於是他擠破了蛇膽，讓那青綠色的膽汁一點點地滴下去。

一顆蛇膽擠完了，又換上了第二顆，直到第二顆蛇膽也擠乾了，他才吁了一口氣，正想站起來，忽又怔住了。

剛才在緊張中，他倒不覺得什麼，現在才感到不對勁。

因爲他自己也感到一股從所未有的衝動，簡直無法站起來了。

莎妮倒是軟弱地坐了起來，發現他目紅似火，兩眼灼灼，不禁急急問道：「羅相公，你是怎麼啦？」

羅菩提心口發熱，道：「我……」

莎妮道：「莫非也沾上蛇毒了，還是被牠們咬了一口？」

羅菩提道：「沒有！妳被咬後昏了過去，我爲了替你急救，把蛇毒吸了出來，恐怕吞了一點下去。」

莎妮神色一呆，忽然一指戳向他的巨闕穴，制住了他的行動。

然後，莎妮俯在他身上道：「羅相公，不是我無恥，而是祇有這個辦法才能救你，你躺着別動。」

羅菩提此時已全身軟弱，想動也動不了，全身火熱，一口氣怎麼也提不起來。

莎妮慢慢除去了她的中衣，朝他胯下看了一眼，滿臉飛紅，最後是閉着眼睛，將身子貼了上來。

羅菩提只感到火熱處一點清涼，就好像人在熱火薰烤中找到了一塊冷冰，雖然是那麼的小，但也恨不得把全身都靠過去。

失去的體力突然回復了，制住的穴道也自動解開了，就是火熱難禁，只有緊緊抱住莎妮從她身上擠壓出一點陰涼來。

莎妮的臉色微現痛楚之狀，但她咬牙忍住了，而且主動地開始扭動。

慢慢地，她再度發出了呻吟之聲，也扭得更急，直到她發出無限滿足的一聲輕呼才鬆了下來。

可是她感到羅菩提的身子仍是火熱的。

仍然像一根繃緊了的弓弦似的感覺在緊貼着她。

她祇好咬着銀牙，忍住無比的痛楚，又開始了扭動。

也不知過了多久，更不知道身上是什麼感覺，因爲她的知覺已經麻木了，她的身子似乎已碎裂了。

眼前金星直冒，終至嗡的一聲，眼前一片昏黑，什麼都看不見了。

她感覺到被人抱了起來，耳邊也聽到了潺潺的水響，她才疲弱地睜開眼睛，看見自己被羅菩提抱着，而且已在路下水澗旁邊。

她微弱地問道：「羅相公你好了吧？」

羅菩提一臉都是歉色，無限柔情的道：「好了，莎妮，苦了妳了，萬沒想到那毒蛇竟如此厲害。」

莎妮却惶急的說道：「羅相公，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你必須是眞正地好了才行，否則你就……」

羅菩提道：「我確實好了。」

莎妮掙扎地跳了下來，飛眼看了他一下，才安心了，雙腿一軟，却是連站立都沒有力氣了。

羅菩提一嘆道：「妳不要動，我來替妳洗洗吧！剛才我簡直不像個人，我沒想到這蛇毒連神智也能迷亂。」

莎妮苦笑道：「是的，普通一個人服下一滴蛇毒，就能連御十女，你是練過武功的人，自然要强悍一點，也幸好我用過蛇膽汁，能沖淡一點毒性，否則我縱然賠上了這條命，恐怕也無濟於事。」

羅菩提道：「剛才妳倒是應該一劍殺了我。」

莎妮道：「你不忍心殺我，我又怎麼忍心殺你呢！幸好我們都活下來了，而且禍是我闖的，也怪我太心慌一點，沒來得及告訴你，那腰蛇毒是不能用口吸的，現在總算是過去了，否則我眞不知如何對山主說呢！」

羅菩提道：「要怪也只有怪我，自誤誤人。」

莎妮珠淚盈眶地道：「羅大俠，你若是要這麼想，我就無地自處了，而且山主她也饒不

了我！」

羅菩提忙道：「那怎麼會呢！我跟她說去！」

莎妮道：「那是絕對不行的。」

羅菩提道：「爲什麼？」

莎妮苦笑着道：「羅大俠，你如跟她說了，就等於逼我入死地，我求你別說，就當沒發生過這件事。」

羅菩提道：「妳對何大姐誤解了，她不是那種人，我和她的婚事是出之於形勢所迫，我們去追薩玲娜。」

莎妮道：「我知道，我也不是說山主的氣量窄不能容人，她絕不會是那樣的人，問題是百花山的規矩。

朕女蛇在苗疆極爲罕見，祇有在百花山百里附近才有，因爲這是天地間至淫之物，山主規定過，誰若是被這種蛇咬中，就應該立刻自盡，我那時也應該自盡的，偏偏我又嚇昏了過去，後來我想冒險一試自救時，你已吸入蛇毒……」

羅菩提道：「幸虧妳沒有死，否則我的蛇毒就無法消解了，因此這一切責任都該由我來負責，山主是個明事理的人，自然也不會怪我，這祇能說是天意，但事已如此，我必須對妳有個交代。」

莎妮急了道：「羅大俠，假如你堅持如此，豈不是要山主爲難，她要統治全族，還要率領百花山上百名姐妹，自然要令出必行，你不能去逼她，所以我求妳，千萬別提起這件事，否則我祇有死路一條了。」

羅菩提本來還想多作解釋一下，但想到她們對何妙容敬服之狀，知道再說也是白費，這件事只有找到何妙容再說了。

不過，爲了找薩玲娜，在途中又牽出這件事，心裡不免有點嘀咕。

他也有點怪劉老實多事，如果不是他在旁邊勸說，自己不會要莎妮同行，也不會有這節外生枝了。

但在表面上，他仍和顏悅色的道：「莎妮，妳的體力恢復多少了，我們不能老呆在這兒呀？」

莎妮咬咬牙道：「沒關係，我可以撐。」

羅菩提道：「撐可不行，妳能走我們就動身，不能走，我就背着妳走，到龍家寨咱們再找馬。」

莎妮却笑了起來道：「羅大俠，我從小就跑山路跑慣了的，累倒不怕，只是走不快而已，慢慢會好了，走吧！」

二人從新開始上道。

羅菩提倒是頗爲憐惜，起先走得並不快，可是走了一陣，才發現她的腳程毫無落後的現象。

而自己還不會走得比她快，心中微微有點吃驚，但也沒表示什麼，一程急馳，他們終於到達了龍家寨。

莎妮果然很快就找到了馬。

羅菩提問道：「莎妮，妳要不要歇一下？我知道這時妳不宜騎馬！」

莎妮笑道：「不必了，我還能撐得住，還是快點趕路吧，山主一定在等急了，如果她問起我們路上爲什麼走得那麼慢，我可實在沒話回答她。」

十四

兩人上了馬，又啟程急奔。

到了第二個換馬的地方，羅菩提道：「莎妮，我眞佩服妳的耐力，不管妳是否需要休息我可眞的吃不消了。」

莎妮道：「羅大俠，你的內功基礎很好，照理不應該這麼累的呀！你莫不是那兒不舒服了？」

羅菩提道：「我也不知道，只是感到精神不濟。」

莎妮十分柔順地道：「那就休息一下吧！」

他們休息了兩個時辰後，才又開始上路，羅菩提的精神始終不振作，差不多每隔兩三站總要休息一陣。

當他們趕到昆明時，已經較預計的行程晚了十來個時辰。

不過還算好，在何妙容的預計之中，他們是率隊前來的，還不至於這麼快，也沒有等得太心焦。

見了面之後，何妙容道：「菩提，你的臉色怎麼這麼難看，是不是病了？其實你不必這麼趕的。」

羅菩提道：「連日趕路，我沒合過一下眼，再加上長日相思，怎麼會不憔悴呢？」

何妙容臉上一紅，看了莎妮一眼，她連忙識趣地退了出去。

羅菩提却迫不及待地關上了門，上前抱住何妙容。

何妙容掙扎地道：「菩提，你是怎麼了？」

羅菩提道：「我迫不及待地就想飛到妳身邊來！」

何妙容急道：「你莊重一點，給人看了像什麼？」

羅菩提涎着臉笑道：「那有什麼關係，我們是言正名順的夫妻，誰也不能說我們的行爲不端！」

一直把何妙容抱到了床上，放下帳幔，他才把何妙容拉到自己的身邊，輕輕搖動床榻，側耳傾聽。

何妙容飛紅着臉，正待開口責問，羅菩提却用手掩着她的嘴，又聽了一下，才低聲道：「好了！她終於走了！」

何妙容一怔，但很機警地問道：「誰？」

羅菩提低聲道：「莎妮。大姐，我跟她在路上發生了一點事，我先告訴妳聽了之後，妳再發問。」

於是羅菩提把發生的經過源源本本地說了一遍後，才問道：「大姐，勝女蛇的情況我不了解，眞這麼厲害嗎？」

何妙容點點頭道：「是的！照你所說的經過，是應該有這種現象，這只能說是天意，誰也不能去怪誰，難怪你的臉色這麼壞，而且又是這麼急色之狀，看來你的蛇毒還沒有完全清除。」

羅菩提沉思片刻才道：「大姐，很對不起，我要冒犯妳一下，是爲了求證一件事，希望妳別生氣，而且不管我的問題使妳多麼難堪，妳都必須從實答覆我。」

何妙容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可是羅菩提又開始脫她的衣服，何妙容又輕微掙扎了一下，但想到他可能是蛇毒未清，催動慾念，也不忍心拒絕他。

只是低聲的道：「菩提，你要愛惜一點你的身體，這很耗精力的。」

羅菩提從她的胸前一直看下去，看得何妙容很不好意思，低聲道：「你究竟要幹什麼？別這個樣子！」

羅菩提却道：「大姐！一個處子與婦人在某些地方總有點不同的，妳能實實在在地告訴我嗎？」

何妙容想了一下才道：「那當然有很多不同，比如說乳暈的色澤，處子是淡紅的，婦人則是深紫色。」

羅菩提道：「大姐，妳也是婦人了，可是妳……」

何妙容紅着臉道：「這要慢慢來的，一開始變化不大。」

羅菩提道：「對了，這就是問題了，莎妮她……」

何妙容忙道：「莎妮她怎麼樣？」

羅菩提道：「她的乳暈也是嫩紅色的，可是我幫她擦洗過身子後，乳暈的顏色突然變深了。」

何妙容神色微動道：「你別胡說，那有變得這麼快的，不過她們的情形不同，她們喜歡裸體，經常受日晒之故，有很多女孩子雖是處子之身，乳暈也呈紫色。」

羅菩提用手觸及她的下體道：「這兒呢？這兒總不會晒到太陽吧！可是莎妮的顏色跟妳就不同。」

何妙容一驚坐起道：「是眞的嗎？」

羅菩提道：「是的，我以前從未經女色，却因爲闖蕩江湖多年，多少也有點知識，在我的感覺中，她這一部份太鬆弛了，完全不像我跟妳一樣緊縮。

我也聽人說過，一個久經人道的女子，色澤才會變紫，莎妮給我的感覺上，無論如何都不像個處子。」

何妙容道：「這或有可能，我常派她們出去辦事，她們又脫落慣了，雖然我規律極嚴，但她們如果掩飾得法，仍然可以瞞過我的耳目的，可是，菩提，現在說這些已經太遲了，你已經侵犯過她，而她也要求你不要聲張，只有裝迷糊算了，我設法把她儘快的遣嫁出去才行。」

羅菩提道：「大姐，問題不在此，否則我也不會這樣地追問了，妳知道我不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如果眞是事出無心，我一定要負責到底。

可是有一件事，我越想越覺得不對，你知道我的定力，在藏龍池畔，諸葛山眞用了那麼厲害的迷藥，都無法使我亂性。」

何妙容道：「但腰女蛇的毒性强烈得多。」

羅菩提道：「是的，可是我沒有把蛇毒吞下肚去，我就是怕蛇毒厲害，每次都是用眞氣吸取，可以說一點都沒有沾及，而且我服過解毒的藥，已至萬毒不侵的境界，除非是專能破壞解毒藥性的迷藥，才能使我亂却本性，因此我相信我中的不是蛇毒，而是一種人爲的迷藥。」

何妙容的臉色開始凝重了。

羅菩提又道：「這祇是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我的體力突衰，我們結合時，幾度纏綿我都毫無困乏的感覺，還有她的迎合喘息，似乎技巧非常精純、熟練，斷然不會是一個處子的表現。」

何妙容道：「你還有什麼感覺？」

羅菩提道：「沒有了！倒是她的感覺異常，照理說，她所受的損傷該比我更重才是，可是她事後精神百倍，一開始還有點裝作，到後來竟若無其事了。」

何妙容臉色更爲凝重地道：「這麼說來，情況就更爲嚴重了，以常情而論，在腰女蛇毒

性的催發之下，就是個慣戰的老妓，也一定會疲累不堪，而她居然能若無其事，那祇有一個可能，就是……」

羅菩提道：「就是習過採戰之術，對嗎？」

何妙容道：「你當時有這種感覺嗎？」

羅菩提道：「是的！我的武功是自幼紮的基，雖爲媚藥所促，也僅能發性而已，絕不會一洩而罄。

可是當時我確實無法控制，也才會那樣的疲累，也因爲這個原故，使我了解到，我之所以如此，絕不是蛇毒之故。」

何妙容皺眉道：「莎妮從那兒習得這種功夫呢？」

羅菩提搖搖頭。

何妙容沉吟着又道：「據我所知，江湖上祇有一個女魔頭精擅此道，她叫慾海仙子，但是由於她的行爲不見容於正道，在十五年前爲俠義道人士群起而攻，直追到哀牢山巔的斷魂崖，被迫而墜崖。」

羅菩提忙問道：「死了沒有呢？」

何妙容道：「這我就不知道了，斷魂崖下是千丈深谷，墜下絕無生理，也沒有人下去查究，除了沒發現她的屍體外，大家都認爲她死定了，何況十五年來未現踪跡，也是死的成份居多，她如若不死必定會有所行動，因爲這種人是閒不住的，習過採戰的人是不能間斷的，所以……」

羅菩提道：「這祇是一般說法而已，像莎妮，她未必能經常有出去的機會，但在百花山上全部女子……」

何妙容眉頭一皺道：「不對，百花山上不會全是女子，還有一批被我拘禁的淫徒，現在我覺得有道理了。

有些人在我苦役之下，幾乎要悔改了，不知怎的忽然又犯了本性，前功盡棄，很可能就是這妮子搗的鬼，而且每次有這種情形發生，差不多都是她在山之日。」

「她有機會單獨接近那些人嗎？」

何妙容道：「有的，爲了監禁那批人，我挑選了十二名性情端莊，武功較佳的女孩子輪值監視，每人一個時辰，但這十二人多半不能全數在山，因此她在山之時，每天至少有兩個時辰的機會接近那些人，問題是她從那兒學來這種邪術呢？在百花山上的人絕對是沒有這個機會的。」

羅菩提道：「慾海仙子墜下萬丈深谷，縱或不死，也必將身受重傷，能使這個女魔不死的祇有聖手醫隱，而且能夠製出一種媚藥使我亂性的也祇有聖手醫隱。」

何妙容道：「你是懷疑慾海仙子未死，被諸葛山眞救活了，而且訓練出一個莎妮，埋伏在百花山中。」

羅菩提一嘆道：「諸葛山眞對妳的百花山情況了如指掌，我猜想必有內線，祇是以前我

不便指出。

直到莎妮來上這一手，我才覺得大有可疑，妳再說慾海仙子被迫在哀牢山墜崖的事，似乎所有的線索都歸攏了。」

何妙容道：「哀牢山與高黎貢山都同在苗疆蠻區，但諸葛山眞與慾海仙子未必就有什麼關連。」

羅菩提道：「一定有關連，如果慾海仙子未死，她隱而避人，何必又安個傳人在百花山中自找麻煩！」

何妙容道：「安知不是諸葛山眞自己伏的線呢？他既然深通醫理，自然也可以兼及此道了。」

羅菩提道：「有個秘密妳不知道，諸葛山眞是天閹，他專研醫道的原故是爲此，他能治任何人的病，就是治不好自己的病，所以他當年與孫前輩雖有師命成婚，却始終不感興趣，也必是這個原故。」

何妙容恍然道：「我說呢！梅姨曾經跟我談過，她與諸葛山眞同師學藝，而且有了天龍子的指命，她最初心中對諸葛山眞並無惡感，可是諸葛山眞只是想要她手中的武學秘笈，對她却一直冷冷淡淡的。

甚至於後來他還把柳師伯引進，促成他們認識，造成他們接近的機會，最卑劣的莫過於用媚藥使他們及於亂。」

羅菩提道：「我對這點始終不解他是爲什麼？」

何妙容道：「爲了天龍秘笈上下兩册的武學，天龍子將秘笈交給梅姨保管，要他們成婚後才得轉授。

而諸葛山眞却一定要在婚前就取得秘笈，取巧强騙，一切手段都用過了，梅姨未爲所動，却看出這個人的卑鄙，把一點好印象都冲淡了。

諸葛山眞眼見取笈無望，才把柳師伯轉介結識，天龍秘笈上的武功講究陰陽合修，天龍子這個規定倒也有道理的，只是他不知道諸葛山眞是天閹不能人道。」

「他把師父轉介給孫前輩又是何居心呢？」

「他是想促成他們的結合，按照門規，柳師伯就得要共修天龍神功秘笈，然後他就可以要柳師伯轉授給他了！」

羅菩提嘆道：「他也是用心良苦，難怪我師父對他始終感到有點歉意。」

何妙容道：「他先前並沒有說明天龍子有此規定，也沒說有師命定親之事，祇說梅姨掌握了秘笈，一定要嫁後才能公開武笈由門人共修。

他又說，與梅姨無緣，難諧婚匹，希望能促成他們，自己也早一點得到功笈，而且要柳師伯答應他，共享天龍門中一切功笈，不要把他撇開，柳師伯胸襟磊落，自然一口答應了，於是對梅姨展開追求。

柳師伯的器度人品學識都勝於諸葛山眞，梅姨對他倒是頗爲賞識，却因爲梗於師命，難

以取決，諸葛山眞就來上了那一手。

他們在媚藥的刺激下，不克自制，交合之後，梅姨說出了師門之命，而且說現在祇好對不起諸葛山眞了，要柳師伯投入天龍門下，共修秘笈，那知道柳師伯就此一去不回。」

羅菩提道：「我師父既然答應了他，自然就無法悔改，可是事實上又無法把功笈給他，恩師早知他是天閹，因而也十分同情他的用心之苦，所以後來一直跟他還保持着友誼，因爲他自己也沒有參修天龍武學，自然也不可能與他分享，在我師父來說，他認爲也祇能這麼做了。」

何妙容嘆道：「是的！梅姨後來找到柳師伯，問知了其中曲折，於是也不恨柳師伯的無情離去了。

她後來發現懷了身孕，更是爲難，柳師伯既不能與她結合，她必須使孩子生下來有個父親，也使她能繼續掌握天龍秘笈，才來找我母親求助，給了她一個名義上的丈夫，使她自己能活下去。」

羅菩提道：「天龍祖師這個規定是太過自私一點，否則也不會鬧出這些變故了。」

何妙容道：「這也難怪，天龍武學博大精深，他不肯流傳太廣，所以規定祇收一男一女兩徒，共修秘技，而且規定必須結爲夫婦，使技藝一脈單傳。」

羅菩提道：「就是這個規定，差點還毀了妳！」

何妙容苦笑道：「我的運氣還算好，你來拉了我一把，但是，這個規定嚴一點還是有道理的……」

羅菩提問道：「有什麼道理？」

何妙容道：「這種武功本身過於霸道，如果誤傳非人，這足以爲害武林，如習者心性不佳，最容易造成他君臨天下的野心。

所以天龍祖師把功笈交給了梅姨保管，因爲她責任心重而無雄心，所以她嫁人時也很愼重，不得其人，寧可嫁個白痴。」

羅菩提道：「眞有這麼嚴重嗎？」

何妙容道：「我不會騙你的，諸葛山眞不過才習了半本，就已經野心畢露，你可以想像得到！」

羅菩提道：「可是現在天龍武學已經有了妳我及薩玲娜三個人繼承了，這不是違反了規定嗎？」

何妙容道：「不！我們兩人必須同歸一夫，我本來是不想插足的，你把我拉了進來，也祇好就這麼辦了……」

頓了一頓，她又道：「現在秘笈有半册在諸葛山眞手中，下册在薩玲娜手中，十三字眞解在我掌握中。

我們三個人要把諸葛山眞手中的半册收回，再讓你與薩玲娜成婚後，才能共參秘笈，在此以前，我們兩人祇好先就所知的胡亂湊湊應用了。」

說到這兒，她又急道：「菩提，諸葛山眞既爲天閹，則莎妮的採戰之術必是得自慾海仙子了，她這樣對付你，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羅菩提苦笑道：「還不是想損耗我的體力，使我無法與妳配合，修習天龍秘笈的武功去對付諸葛山眞，她在我們成婚後施展這一伎倆，不會有別的。」

何妙容道：「你受的影響大嗎？」

羅菩提道：「不大，最多在十個時辰之內我感到疲乏，以後我就完全恢復了，可是我怕她糾纏，所以一直裝着疲累之狀。

在路上她不死心，又對我施了一次媚藥，藥是塗在水壺口上的，我已經感覺到了，所以我一進來就找妳，現出一付急色之狀，也是爲了不讓她知道我已發覺。」

何妙容怒道：「第一次她必定是塗在被蛇咬過的傷口處，她算定你俠義心重，必會爲她施救吸毒的。

否則她整天在蠻區，什麼樣的毒蛇沒見過，怎會被膦女蛇嚇昏了過去，這個賤人，你爲什麼不殺了她？」

羅菩提一嘆道：「大姐，妳知道我外號叫玉面修羅，可見我不是一個面慈心軟的人，恩師一直怪我殺孽太重，可是我殺人有個原則，罪不致死的人絕不輕殺！」

何妙容道：「她背族叛門，難道還不該死？」

羅菩提道：「那只是受了外人的蠱惑，大姐，對一個女孩子妳不能冀求過高，她們畢竟年輕，而且恕我中肯地批評一句，妳的百花山規確是訂得太嚴，照薩玲娜向我解釋山上的規則，她們幾乎動輒得咎！」

何妙容道：「我率領着百來個年輕女孩子，個個都姿色不惡，如果不管束得嚴一點，那還得了！」

羅菩提道：「是的，管束得嚴，可以使她們不敢胡作非爲，但也有一個缺點，如果她們有一點過錯，被人家抓住了，就祇有聽任人家勒索，而不敢向妳認錯了，因爲她們要活下去，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尤其是綺年玉貌的女孩子，她們對生命自然更加珍惜。」

何妙容道：「這麼說來，我的百花山上，人人都靠不住了？」

羅菩提道：「那也不然，我發覺她們大部份的人對妳都是忠心耿耿，敬畏有加，但也有些人心懷鬼胎，這些人可能就是犯了錯，被人抓住了把柄，莎妮就是一個例子，依我看，她必然是受人誘惑失了身，然後受人所挾制。

如果對方是諸葛山眞與慾海仙子，那就更怪不得她了，她得了採戰術的傳授，沉溺於慾海，更難自拔，就死心塌地的受人利用了。」

何妙容一嘆道：「是的！假如她被慾海仙子所網羅，的確是無法抗拒的，我眞沒想到那個女魔還在世間，否則一定會加緊提防了，我更沒想到莎妮竟會是如此一個女孩子，看來她很端莊。」

羅菩提道：「妳對她們的了解都不夠，莎妮的端莊只是在百花山上而已，第一次見面是

在山口劉老實的那家小店裡，她與那個被我傷臂的妲妮都很放蕩，正經一點的，祇有桑妮一個人……」

何妙容道：「你怎麼不早說呢？」

羅菩提苦笑道：「我光憑一面的印象，怎可輕易誣謗他人呢？現在對莎妮，我已握有證據，但對其他的人，我仍無法說她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何妙容道：「是的，你一向是俠面佛心，當然不會無端議人長短，妲妮在你上山時，私縱守山神虎向你暗算，你還替她遮掩求情呢？可是莎妮違反山規，私通外敵的證據已然屬實，我殺她總可以吧？」

羅菩提道：「不可。」

何妙容一怔道：「菩提，你……」

羅菩提道：「大姐，這麼一來，妳正好中了別人的奸計，認爲妳不能容物，是爲了妒忌而殺她！」

何妙容冷笑道：「我自己知道不是就夠了，不在乎別人批評，武林道上對我何妙容的批評也不見得好，你在未入百花山前，對我的看法又何嘗有好感？」

羅菩提道：「妳可以不在乎別人的批評，却不能使百花山的人對妳失去了尊敬，除非妳握有絕對的證據把柄，光是目前這些是不夠的，莎妮經過這一道手法的遮掩，已非處子之身的事……」

何妙容恨恨的道：「公開剖示她的屍體，還怕沒證據嗎？」

羅菩提忙道：「不行，大姐，絕對不可以，走遍天下也沒有這麼殘酷的刑罰，何況這麼做並沒有好處。

假如妳的百花使者中不止一人受了挾制，她們更將提高警覺，對妳懷恨含怨，暗底下破壞起來，妳更防不勝防了！」

何妙容道：「我可以來一次澈底的檢驗，那就貞污立辨！」

羅菩提道：「沒有用的，莎妮祇是一時大意，再者她以爲我很少經女色，對這些事沒有經驗，所以才未加掩飾。

老實說，如果不是我先跟大姐有過合體之好，在感覺上稍異之外，我也無從辨識的，她破身之後，照樣有貞血落紅！」

何妙容道：「那怎麼可能呢？」

羅菩提道：「慾海仙子是此中老手，自然有很多妙術彌縫的，辨別祇在方寸意念之間，妳總不能叫每個女孩子都破身一驗吧！何況這也未必試得出，除非全讓我來。」

何妙容笑道：「你如若有興趣，倒是不妨一試，因爲你是我的丈夫，也是我們這一族的族長了，按照我們的族規，任何一個女孩子都以獻身爲榮。」

羅菩提笑笑道：「大姐，我沒這麼大的胃口，也不想作這個孽，我只是告訴妳這個辦法行不通。」

何妙容皺眉道：「那該怎麼辦呢？」

羅菩提道：「莎妮所以對我來這一手，有兩層用意，一則是爲了我們即將東下去找諸葛山眞決鬥，她想利用這個機會吸取我的眞元，耗損我的體力。」

何妙容道：「這種事可一而不可再，見到我之後，她再也沒有機會了，難道她敢當我的面誘惑你嗎？」

羅菩提道：「這就是她第二個用意，她了解我這個人，口口聲聲叫我別告訴妳，而我却一定會告訴妳的，更會請求妳讓我收她在身邊。」

何妙容道：「我會答應嗎？她不怕我殺了她？」

羅菩提一笑道：「大姐給她們的印象是不可能會答應的，甚至於還會借故懲罰她，而我必會堅求，甚至導致我們反目，這是她們的打算，但我知道大姐的爲人與胸襟，第二個可能是不會有的，因此我們必須做到第一點。」

何妙容道：「兄弟！我不是醋娘子，如果眞是出於無心的巧合，我一定會讓她跟着妳，可是現在……」

羅菩提道：「現在妳仍然應該如此表示！」

何妙容急道：「可是你的身子支持得了嗎？」

羅菩提一笑道：「大姐放心好了，第一次我是不經意，因爲我不知道她會採戰之術，以後就不會上當了。」

何妙容仍是擔心他的身體會吃不消。

羅菩提了解她的心意，笑道：「師父怕我吃虧而喪了品德，對持身之道的紮基很實在，因此我會守住自己的。

事實上我發現眞元受損後，利用一個時辰的調息已經復原了，但我裝成疲累不堪的樣子就是要造成她的錯覺，而且多裝幾次，等到與諸葛山眞碰面的時候，我出其不意的給他一下更有效果。」

何妙容道：「祇要你有把握，我自然不反對。」

羅菩提道：「大姐如若不信，我可以當場試驗，也許大姐會吃點兒小虧，但不會損及眞元的。」

說着抱住了何妙容，將身子又貼了上去。

何妙容正待拒絕，羅菩提低聲道：「大姐，假戲眞做，不如眞戲眞做，我們是夫婦，這沒什麼。

莎妮給我又施了媚藥，如果不應應故事，她就會知道奸謀敗露了，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對大姐確是思念得很。」

何妙容在他堅强有力的擁抱下，確是無法反抗。

因爲她是個成熟的女人，而且正當盛年，長期壓抑的情慾被羅菩提挑動後，也感到一種强烈的需求！

幾度纏綿，幾度銷魂，何妙容整個的軟化在他的懷抱中了。

她滿心興奮，忍不住用牙齒輕咬着他的肩頭，微微喘息的道：「小鬼，你是從那兒學來的這些？」

羅菩提道：「我恩師傳授的。」

何妙容道：「柳師伯怎麼會這種功夫的？」

羅菩提道：「恩師的武學本來是道家練氣的眞訣，丹書正道，却因爲一直沒有找到個合意的對象才擱了下來。」

何妙容道：「他怎麼做了和尙呢？他應當當道士才對！」

羅菩提道：「那或許是爲了表示對孫前輩的歉意與愛心不渝吧！他削髮入空門，就是棄盡所學，絕不再找第二個妻子的意思，所以他蒼老得很快。」

何妙容道：「梅姨知道他的武功淵源嗎？」

羅菩提道：「一定是知道的，否則不會對他消除恨意而懷念不已，我聽薩玲娜說過，她經常對着師父爲她所繪的小像沉思，可見他們之間的感情很深。」

何妙容道：「那麼他們這次重逢，偕隱雙修，一定是去共證仙業了！」

羅菩提道：「應該是的，否則他們不會撇下這麼多的事不管，抽身一走的，他們的內功修爲都已臻化境，合藉雙修之後，不出三年，就可以到達神通天境的境界。

或許是他們見到諸葛山眞野心勃勃，體會到魔焰高張，必須要練就一些祛魔的神功以弭此刼，才急急地走了。」

何妙容一嘆道：「但願如此，否則我眞有點擔心，諸葛山眞越來越難對付了，我一點把握都沒有。」

羅菩提道：「我也沒有，諸葛山眞擔心的不是我們，而是師父與孫前輩，尤其是得知他們偕隱之後，一定更爲擔心，而要苦練邪功以對付，我們必須追回薩玲娜，不讓她見到諸葛山眞，洩漏這件事。」

何妙容嘆道：「那恐怕太遲了，常醉客留下消息，他躡着薩玲娜直奔西川的萬家堡而去了，追趕已是不及，他說如果諸葛山眞確是要借萬家堡安身，就只有希望能連絡上萬家夫婦，設法攔住他！」

羅菩提道：「實在攔不住，便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不斷地纏住諸葛山眞，使他無法靜下來進修邪功，讓我師父與孫前輩能靜修神功，將來好制住他，否則諸葛山眞盡得蟄龍藏珍，加上他從各處修習來的邪門武功，如果養成了氣候，就很難制住他了。」

何妙容皺眉道：「他從那兒修習來的武功呢？」

羅菩提道：「憑他的醫術，我師父行道江湖時，曾經制服了不少凶狠的魔頭，有些是獨力爲之，有些是聯合了幾個世外的高人共同出手才制住他們，但是我師父慈悲爲懷，不忍傷害他們的性命，總是加以禁制，或是廢了他們的武功，令其改過自新。

後來師父歸隱菩提禪院，就叫諸葛山眞去監視他們的行爲，諸葛山眞就利用這個機會，

爲他們解除了禁制，以換取了他們的武功，說不定還收羅了他們以爲己用，這是個很可怕的陰謀！」

何妙容訝然道：「柳師伯知道他的陰謀嗎？」

羅菩提道：「也許不知道，就是我，也是最近才發現他的陰險處，以前我一直以爲他是個好人呢！」

「你又怎麼知道他跟那些魔頭們有交往呢？」

羅菩提道：「從他的身上發現的，以前我不知道他的武功有多深，直到藏龍池畔，他跟古殘交手，我才發現他的武功比我所知的高出多倍。

他帶了古殘來見我師父時，對古殘十分客氣，這次在藏龍池畔，他突然改變了態度，對古殘不假詞色，證明他的武功已超出了古殘多多，那必然是從那些魔頭處交易來的！」

何妙容道：「你又怎麼知道他會收羅那些魔頭爲用呢？」

羅菩提道：「想當然耳，從莎妮的採戰術上，可以知道慾海仙子已爲他所吸收，其他的人他怎會放過呢？

再說他這次費盡心機，獨佔藏珍也是一個明證，這些藏珍的功能是療傷固本，恢復功力者居多，對他自己沒多大用處，他不惜與水陸兩道的梟雄領袖龍飛虎嘯結怨，不怕樹下强敵，當然是另有所恃，也必然是那些魔頭們了。」

何妙容道：「到底是那些魔頭呢？」

羅菩提道：「我猜多半是四十年前縱橫武林的魔教餘孽！」

何妙容道：「那不是已經澈底消滅了嗎？」

羅菩提道：「不錯！魔教肆橫武林，引起十大門派的公憤，集中全力作一次衞道之戰，結果只殺死了魔教首魁魔魔子，他手下的十大魔王至少有六個人漏網，十大門派在那一戰雖然獲得了勝利，却也元氣大傷，好手多半陣亡，以至後來對這六名餘孽，無力搜捕，少林掌門元覺長老與師父交情很深，親自求我師父出面蕩魔。

我師父費了六年的時間，才算把他們一一找到制服，只是除患未盡，留下了後患，又被諸葛山眞利用上了。」

何妙容恍然一嘆道：「我說呢！爲什麼這幾年來，武林中人才凋蔽，居然讓我們八奇稱雄了，而十大門派却……」

羅菩提道：「十大門派經衞道一戰後，爲了培養實力，都是搜求了根骨資質優佳的少年門人，潛心學技，準備從頭做起，無力致意於江湖行道，所以才不理江湖上的事，目前他們的老成凋謝，新人未出，對諸葛山眞的事，不會太賣力，全要靠我們了。」

何妙容憂形於色，長嘆無語。

羅菩提也默然沉思。

良久，何妙容才道：「對於你剛才那一套合藉互注的功夫，諸葛山眞知道嗎？」

羅菩提道：「不知道，這是我師父秘傳的武學，這種武學可以爲善，也可以爲惡，除了

他最信任的人外，他老人家絕不輕傳，也不敢讓人知道，否則莎妮也不會用這種方式來計算我了。

大姐！天龍武學的條件也是要合藉雙修，我才告訴了妳，否則我也不讓妳知道的！現在我們可以把天龍秘笈上已知的武功，揀容易着手的練一兩樣備用，跟諸葛山眞再度交逢時，一戰難免，我們必須要有自保之力，才能跟他繼續周旋下去。」

何妙容點點頭，取過自己的貼身內衣，扯開邊上的縫線，拿出了天龍十三字眞解，這眞解雖只十三個字，却是天龍武學的深進之鑰，許多連接不起來的高深秘學，得此一字眞解，立刻就豁然貫通。

只是何妙容所知也僅只天龍秘笈上的一半，配合眞解，有可用的，也有不可用的。這一夜他們夫妻倆就在床上依偎着，各自憑藉所得，從事武學的深進。

□□　□□　□□

第二天，劉老實帶着百花山的另一批女孩子來到了，人數不多，僅只三十六名，却是百花山上的精銳。

何妙容將他們編爲三組，每組十二個人，由桑妮與莎莎各領一組，自己兼領一組，這使莎妮感到很不安。

因爲這三組人的編組早已劃分清楚，由她與桑妮妲妮三人各領一組，妲妮傷臂未癒，留守百花山，由莎莎代領一組很合理，但何妙容自領一組，豈非意識着不要她了。

何妙容將她叫到房中，她很乖覺，自動地跪下道：「山主，奴才該死，奴才是爲了救羅相公！」

何妙容含笑將她扶了起來道：「莎妮！相公不知道腋女蛇的厲害，他是爲了救妳而中蛇毒，妳則爲了救他而失身，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我不會怪妳的，雖然妳請求相公不要說出來，但他那個人怎麼會不說呢！」

莎妮惶恐地望着她。

何妙容笑笑地：「我是無法離開族人與百花山的，相公也不能久居蠻區，我一直想找個人去侍候他，有了這件事後，只好偏勞妳了！」

莎妮忙道：「婢子願意終生侍候山主！」

何妙容笑道：「我與相公是一個人，侍候他就是侍候我，但在百花山上，名份攸關，我不能把妳提高，又不能把妳繼續安插在百花信使中，只有把妳在百花山上除名，讓妳專門侍候相公，所以不要妳領隊了。」

莎妮一怔道：「那婢子做什麼呢？」

何妙容笑道：「目前只好委屈妳一點，薩玲娜是我的師妹，又是相公師父佛印上人俗家骨肉，他們的名份是佛印上人指定的，妳當然不能邁過她去，等相公與薩玲娜合好行禮後，才能爲妳正名，現在妳就算是他的身邊人吧！」

莎妮只能叩頭稱謝。

何妙容道：「這一次遠征西川，姐妹們的武功都還不夠應付，我要在路上邊行邊爲她們加强，相公急薩玲娜安危，不能跟我們慢慢地走，妳跟相公先走一步吧！」

莎妮低着頭出來，喜訊已由莎莎轉告大家了，一群姐妹們紛紛向她道喜，莎妮紅着臉接受了，臉上却有愧色。

羅菩提果然要先走了，離開昆明後，百花山的勢力達不到，探聽消息也很難，只有借重凌雲霄的水道弟兄了。

他設法連絡上了金沙江分舵的水道瓢把子混江龍李俊，由他派了一條快船與十來名水手順着長江東下。

江流湍急，行舟輕速，比騎馬陸行還快。

這也是羅菩提取水捨陸的主因，第二個原因則是在這段水程上，除了水道中精於水性的好漢，別人都不敢行舟。

莎妮也無法向別人連絡，使他的行程能保持十分機密！

這條快船上雖有十多名水手，但整個艙房都是他們兩個人的，小天地中春色無邊，說不盡的歡樂！

快到宜賓時，羅菩提道：「莎妮！這幾天我們整天在一起，可能歡聚太多，我的精神越來越不濟了，到了宜賓後，我們要分開一下，以便養養精神好辦事！」

莎妮嬌笑道：「相公，每次都是你找我的！」

羅菩提一笑道：「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每次跟妳在一起就克制不住自己，妳天生有一股令人着迷的魔力！」

莎妮但笑不語。

到了宜賓，棄舟登陸，向城裡進發。

第一夜兩人分住兩個屋子，羅菩提總算精神振作了一點！

第二夜，他們歇下時，雖然還是開了兩間房，但半夜裡羅菩提又摸到她的屋子裡去了。

莎妮道：「相公，你怎麼又來了呢？」

羅菩提道：「不行！我發現離開妳就無法入睡！」

莎妮頗爲感動地道：「相公！你對我這麼好？」

羅菩提道：「是的！有了妳，我誰都不想了，何大姐的名份已定，我無法否認，但她離不開她的責任，將來的日子，還是我們兩人在一起居多！」

莎妮道：「還有薩玲娜大姐呢？」

羅菩提一嘆道：「我正爲這個着難，雖然我師父留下了話，可是她撒手一走，使事情起了許多變化，我想這次找到她後，跟她商量一下，叫她另謀歸宿吧！」

莎妮忙道：「那怎麼行，山主會殺了我的。」

羅菩提道：「不會，這是我的事，她不能勉强我，有了妳，我覺得此生已足，實在不想

要第三個人了。

我在昆明跟大姐重聚，雖然也親熱過一陣，但總覺得不是滋味，所以我急着要先走，而且請求她准妳同行！」

莎妮哦了一聲道：「原來是你要我一起走的！」

羅菩提道：「是的！本來她要妳跟大家在一起，使武功再加强一點，經我要求後，她才自己兼領一組，把妳分身出來陪我，莎妮！她有她的天地，我跟她的婚姻只有一重名義而已，等我把薩玲娜找到，跟她把話說開後，我就帶着妳遊俠天下，再也不去管那些閒事了！」

莎妮却陷入了沉默，眼眶中淚珠盈然。

羅菩提看了一怔，忙摟着莎妮柔聲的問道：「莎妮，妳是怎麼了？難道妳不願意跟我在一起？」

莎妮忙擦了擦淚，帶淚笑道：「不！我願意，只是我從來也沒有想到會有今天，我是太高興了！」

羅菩提笑了一笑，抱着她親熱了一陣安然入夢。

第二天，羅菩提發現莎妮已經不見了，桌上留了一張字條——

妾走了，以前的一切，都是有人故意安排來害君的，然吾君爲豪俠丈夫，愛妾越深，妾心中越愧疚，不能也不忍再害君，祇有走了。

妾得人通知，薩玲娜大姐已經被陷入萬家堡，此去當捨命以保護她，原諒我一切都是不得已。

並請轉告山主，姐妹還有一些失身的，如果能寬恕他們，她們都會回頭的，我們都後悔了！莎妮留言。

這張字條上流露的是一股粗獷的、原始的、純眞的愛情，雖然沒有悱惻動人的字句，却着實令羅菩提感動了。

不但是感動，而且還慚愧，因爲他自己也是一樣的詭詐，這是一個詭計對詭計的手段，可是莎妮却動了眞情，反倒顯得他是陰險的了。

而且還有使他更震驚的事，薩玲娜失陷在萬家堡的事也不是虛妄的恐嚇，敵勢太盛，薩玲娜的安危堪虞，尾隨在後面的常醉客不知如何了。

他沉思了片刻，覺得有趕快去會合萬氏夫婦的必要，於是再也不敢在路上耽誤了，日夜兼程，終於趕到了成都。

這是大家約定見面的地方，可是却沒有找到萬氏夫婦，也沒碰到一個認識的人，心中正在奇怪。

萬氏夫婦即使因爲基業被奪，也事先說好了不能衝動的，應該派人在這兒邏守連絡呀！難道他們等不及先採取了行動嗎？

他希望不曾發生這種事，何況就是萬氏夫婦情急而先動，失陷堡中，凌雲霄與聞千里該不會跟他們一樣地衝動呀！他們至少會在這兒連絡呀？

也許是還沒碰上，他就地城裡到處轉了一轉，這一下被他找到了常醉客在一家酒樓中獨酌，心中一喜，連忙跑了過去。

常醉客打量了他半天才道：「羅老弟！你來了！」

羅菩提道：「是的！薩玲娜呢？她怎麼樣了？」

常醉客道：「哦！她很好，我一直追着她來到此地跟她見了面，却無法勸得住她回頭，她一定要去見諸葛山眞問清她父母的事，我沒有辦法，祇好趁她不注意的時候，把她點住了穴道，放在一個人家裏。」

羅菩提不禁一怔。

莎妮說薩玲娜已經失陷，常醉客却如此說法，兩者顯然不符，該信誰的呢？

常醉客立刻結了店帳，道：「你來了就好，我天天都在等你，快去看看薩玲娜吧！我不可能老是爲你看着她！」

羅菩提問道：「在什麼地方？」

常醉客用手一指道：「不很遠，就是那邊的拐角上。」

羅菩提道：「常兄！那是什麼地方？」

常醉客道：「沒問題，是我一個朋友家裡。」

羅菩提一笑道：「常兄遊俠之地，不出江南，想不到在這兒也有朋友，不知道姓名叫什麼？」

常醉客用手拍拍腦袋，道：「對了！姓什麼叫什麼呢？他媽的，怎麼我就記不起來了，管它呢！反正是我的朋友決不會錯，羅老弟，你怎麼問這個，難道不相信我？」

羅菩提點點頭道：「相信！祇是還有一個人跟我一起來的，常兄應該先去見一見她才對。」

常醉客目中一亮道：「還有人來，叫他一起去。」

羅菩提道：「我是出來找人的，還來不及通知，現在我們先去找到她一起去，常兄可知她是誰？」

常醉客漠然道：「我怎麼會知道呢？」

羅菩提道：「是莎莎。」

常醉客哦了一聲道：「是她呀！何妙容怎麼叫她陪你來呢？我還以爲是何妙容陪着你一起來呢？」

羅菩提道：「常兄難道對莎莎前來不歡迎？」

常醉客道：「我爲什麼要歡迎，她只是百花山上的一個蠻女而已，我一向對女人沒有什麼興趣。」

羅菩提笑笑道：「常兄！你可能是喝酒太多變得糊塗了，她是你的老婆，你怎麼一點也不關心？」

常醉客摸摸腦袋道：「我的老婆？老弟，你別開玩笑了，我什麼時候有老婆了？算了，

我們還是看薩玲娜去！」

羅菩提一笑道：「常兄，你連自己娶了老婆都忘記了，當眞是糊塗得可以，無怪你自稱終年不醒了！」

常醉客一笑道：「是啊！這兩天我不知怎的，把很多事都給忘了，我祇記得一件事，就是薩玲娜在這兒，你一來就立刻帶你去看她！別的我都不記得了！」

十五

羅菩提一聲暗嘆：目前這個常醉客是沒錯，但已經有問題了，諸葛山眞有一種藥，能令人迷失心智而聽其擺佈，看來常醉客已經着了道兒了。

他要帶去的地方，一定是諸葛山眞設下了埋伏圈套，然後用迷失神智已受控制的常醉客引自己入伏。

幸虧莎妮的字條上說出了薩玲娜已經被擄的事，否則自己一聽見薩玲娜就在此地的消息必然不疑有什麼問題，距離又近，匆匆地趕了去，怎麼也不會想到多作盤詰的！

目前的情況使他很爲難，也許在自己之前，已經有不少人被他騙了去，那又該怎麼辦才好呢？

正在猶豫之際，忽然有個人對面走來，跟他碰了一下，塞了張字條給他。

他打開字條一看，但見上面寫着：「常醉客心智已迷，敝上與龍飛俱爲所害，銀鐵仇儷亦遭羈留，大俠幸妥爲應付，萬勿再蹈前轍，可前來悅來居一晤。」

底下署名是唐中，正是聞千里的陰風四秀中的鬼書生，對這張字條的可靠性，他倒毫無疑惑。

唐中如果也中了鬼計，大可出面說是聞千里在前途等候，用不着來這一套了。

抬頭一看，唐中已閃入了一家小酒館，正是悅來居！

於是他拍拍常醉客的肩膀道：「常兄，莎莎就在那兒等着，我們叫了她一起去吧！」

常醉客漠然地點點頭。

於是兩個人一起進入了悅來居，才踏進屋門，唐中在暗中疾出，手裡的摺扇輕戳，點倒了常醉客，跟着用手一托道：「客官，這位官人想是喝醉了，讓他到樓上去歇歇，做碗醒酒湯給他醒醒吧！」

把常醉客扶到樓上靜室中，唐中放下常醉客道：「羅大俠！幸虧兄弟追來得快，否則你也會上當了！」

羅菩提一嘆道：「那倒還不致於，我已經發覺他不對勁了，所以走了一半，又找個藉口回頭了！」

唐中「哦」了一聲道：「還是大俠機警，敝上與凌雲霄就着了他的道兒，被他騙進了宅子裡，再也沒出來過。」

羅菩提問道：「那座宅子裡有誰在？」

唐中苦笑道：「不曉得，聞大哥與凌雲霄失陷後，我們三個師弟會同水道的飛天蜈蚣阮青虛前去探測，也是一去不回，目前祇剩下我一個人，四大天尊在城外養傷，帶了一批弟兄靜待候命，爲了被陷人的安全，我們不敢輕動。」

羅菩提道：「唐兄處理得對極了，如果失陷的人多了，主動之勢操之在彼，別的人投鼠忌器，就更難對付了。」

唐中立刻道：「羅大俠，我們師兄弟五人稟承先師遺訓行道江湖，感情尤逾手足，所以我們才不計名位，一心一力支持大師兄，如果諸葛山眞以大師兄作爲要挾，兄弟別無選擇，祇好聽他的了。」

羅菩提道：「那當然，眞到這個情況，唐兄投到諸葛山眞那邊去，也沒人會怪你的，祇是這個情況發生的可能性很少。

聞兄的功力深厚，修持有素，雖因一時不愼而受制，却很難改變志節，決不會向他們屈服的！」

唐中嘆道：「可是諸葛山眞的迷心藥物很厲害。」

羅菩提道：「迷心藥物在混蔽神智，志性堅定，內力深厚的人就不易受惑，萬家堡的幾個手下在龍陵就曾抗拒過那種藥物，聞兄應該更沒問題了。」

唐中道：「可是常大俠就被迷失過去了，他是八奇之一，功力難道還不深嗎？」

羅菩提看了常醉客一眼道：「他害在一個酒字上了，整天杯不離手，自制的功夫就差了一點。」

唐中道：「常大俠以酒成名，但聞師兄也常作豪飲，走上了這條路，喝酒也是統率弟兄的手段之一。」

羅菩提笑笑的點點頭道：「這個我清楚，綠林豪雄往往以酒逞豪，沒有過人的酒量，就

當不了龍頭大哥，但聞兄的豪飲與常兄的濫飲不同，他沒有醉過，也沒有以酒爲命，所以說他……」

唐中一嘆道：「不管怎麼說，在聞大哥沒有脫險之前，兄弟還是不能放心，更無法採取行動！」

羅菩提道：「那當然，兄弟也不敢輕舉妄動，必須要先把失陷的人救出來再說，那些人都在宅子裡嗎？」

唐中道：「是的，那座宅子在嚴密監視中，沒有看見他們把人搬出來，否則兄弟拚將全力也會在途中攔截了。」

羅菩提道：「在裡面就好，我進去！」

唐中一驚道：「大俠要怎麼進去法？」

羅菩提道：「自然是由常醉客帶進去，看看他們究竟設下了什麼陷阱，祇有這個方法才可把人救出來！」

唐中急道：「羅大俠，這恐怕太冒險了，大俠的功力深厚，兄弟是知道的，但聞大哥與凌雲霄以及銀鐵雙劍，都是一去不回，可以想見其中佈置必非尋常。」

羅菩提道：「是的！但兄弟有一個較爲優利的條件，就是我已洞悉其奸，有備而去，比他們全無戒備的情形，佔了很多便宜。

我想他們無聲無息，羈押了這麼多高手，必然是使用藥物的情況居多，我祇要多加小心就行了！」

唐中想想道：「兄弟陪同大俠一起去行嗎？」

羅菩提道：「那不行，我心中有備，却要裝成毫無準備的情況前去，反過來攻其不備，唐兄一去，他們反而知道我們有了準備。

何況何山主率領百花山的主力，日內可抵，唐兄還要留此跟她連絡，提醒她的注意，更要隨時注意我發出來的消息，配合行動。」

唐中道：「羅大俠準備在裡面就多久？」

羅菩提道：「看情形，如果我能在不受羈靡的情況下，僞裝入惑而騙過他們，就想多就一下進一步了解對方。

我會把探得的內情寫在紙條上傳出來，唐兄最好派個人在附近守着，隨時等候着我的消息。」

唐中道：「那容易，那是一家大宅院，緊鄰隔壁有一家豆腐店，原本就是道上的暗樁眼線，現在我又撥了兩個得力手下在那兒，日夜監視，大俠如有通知，直接跟他們連絡就行了。」

羅菩提把那家宅子的左右形勢問得很清楚，又作了一番計劃。

最後，他才道：「現在我想作一番試驗，看看是否能解得常兄所中的迷藥之毒，如果能解的話，那就好了！」

說着取出自己身邊的龍珠，刮下一些粉末，用水冲和了，喂進了常醉客的口中，然後拍開了他的穴道。

過了一會兒，常醉客睜開眼來，看看四周，發現了羅菩提，就跳了起來道：「你來了？薩玲娜呢？」

羅菩提笑道：「不是常兄跟着他嗎？」

常醉客皺皺眉頭，道：「是啊！我跟着她來到此地後，看見她跟一個中年婦人談了幾句話，兩人進了一所宅子，我也跟了進去，不知怎麼就迷糊了過去，以後的情形我就記不起來了。」

羅菩提又問了一些問題。

但常醉客的記憶祇到他被迷昏的時間爲止，對於以後的事完全不知道，倒是對以前的事却恢復了記憶。

羅菩提知道他已恢復了神智，當他的神智迷失之後，一言一行，都是在人爲的控制中，難怪自己毫無所知。

因此他又具有了信心，迷心藥既有龍珠可解，對其他失陷的人，也有辦法着手援救了，而且也有了預防的方法。

當下把所生的變故告訴了常醉客，聽得他愧疚不已，也恨得直咬牙。

羅菩提笑道：「常兄，莎莎要你少喝點酒，看來是確有道理的，龍飛虎嘯、銀鐵雙劍、只有常兄一個人能爲其利甲，正是因爲你的自制力比他們差一點。」

常醉客低下頭道：「自從離開了百花山追踪薩玲娜，我唯恐因酒誤事，滴酒未進，有幾次酒癮發了，我整整喝了兩大缸水，裝滿了肚子……」

羅菩提神色一動道：「是嗎？」

常醉客急急道：「老弟，你難道不相信我？常某別無常處，但生平不打誑語，騙你我就是王八蛋。」

羅菩提一笑道：「兄弟當然相信常兄的毅力，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常兄失去神智之後，可能他們就是用酒使常兄的自制力減退的，兄弟見到常兄的時候，你正在據案獨酌，而且照你所會的酒帳，至少已喝下了十斤大麴，你的酒已成癮，枯了好幾天，一旦重潤枯喉，當然更難控制了，諸葛山眞這一手眞絕！」

常醉客用手摸摸肚子道：「眞的嗎？難怪我現在的感覺，竟有說不出的舒服，他娘的，這玩意兒眞是沾不得。」

說完，似乎又覺得剛才那句話不對勁，紅着臉又道：「不管斷酒的滋味多難受，常某發誓絕對不再沾一滴酒了！」

羅菩提笑道：「不！常兄的戒酒令還得挪後兩天，至少要在我把人救出來之後。目前你不但要喝，而且要喝個夠，這樣我們才能順利地進入那家宅子。」

於是，他又把他的計劃說了出來。

常醉客苦笑道：「羅老弟，常某好容易才下了決心戒酒，你又要硬拖我下水。」

羅菩提道：「酒能誤事，也能成事，常兄以酒而列名八奇，酒是斷不得的，只是要有節制，如果常兄不是斷了幾天的酒，可能還不會被迷心藥制得這麼容易。」

常醉客道：「這話倒也不錯，以前我喝酒的時候，多少也能把持住自己一點，一下子斷了酒，竟是處處不對味。

以前我有事在身，常能保持清醒，這下子竟糊塗得連人都不像了，我名列八奇，也許是排名最後，但總不會連萬家的下人都不如吧！他們都能抵制失心香之迷惑。」

羅菩提笑道：「我們走吧！耽誤時間久了，恐怕對方會起疑的，還有，唐兄，你在這兒落腳，對方不知道吧？」

唐中道：「不知道，我曾經觀察了幾天，對方並沒有派出耳目眼線，否則早就引起我們的警覺了，聞老大也不會上他們的當了，正因爲那所宅子毫無可疑之處，才輕易的陷住了那麼多人。」

羅菩提道：「這一手不愧爲高明，諸葛山眞雖然神通廣大，可是倉促成事，若以人手之衆，耳目之廣，怎麼樣也無法與水陸兩道相比的，所以他乾脆不派線人，免得露出了破綻，對了，萬家堡的情形怎麼樣了？」

唐中道：「我們來到此地時，萬氏夫婦早半天進入那家宅子，不知道詳情，但他們既在此地等候，八成是基業已爲諸葛山眞所奪，因爲萬家堡深藏青城山腹，一向禁人出入，所以詳細情形還不知道。」

羅菩提點頭又道：「常兄，薩玲娜是否在成都？」

常醉客道：「我記得她進了那家宅子，那已經是幾天前的事了，現在是否在那兒就不得而知了。」

羅菩提心中暗自失悔：「如果不是爲了莎妮在路上耽擱，一腳直接追到這兒來，或許還不至於發生這種事。

但回過來一想，如果不是莎妮中途示警離去，貿然追到這兒，恐怕也會像別人一樣，被陷進那座宅子去了。」

當下又作了一番準備。

把龍珠上的粉末刮下若干，化成藥水，自己飲了少許，其餘找個瓶子裝起，以備救助他人之用。

把剩下的龍珠交給唐中暫爲保管，等何妙容來到後再交給她，而那瓶藥水却交給了常醉客備用。

這是他怕自己萬一失陷，又落入諸葛山眞之手。

常醉客和薩玲娜的兩顆，不用問也已經被他們得去了，聞千里的那顆如果帶在身上，也保不住了。

諸葛山眞專門用迷藥來對付人，龍珠是唯一的解藥，所剩已無幾，必須妥加運用，不能

再失落了。

諸事安排就緒，他才與常醉客兩人悄悄走出悅來居，直向那所宅子而去。

將近門口時，羅菩提道：「常兄！進了門之後，你又要開始裝迷糊了，即使我失陷了，你也得繼續裝下去，利用那瓶藥水，把別人救出來。」

常醉客苦笑道：「我生平最不善裝假，恐怕會出問題。」

羅菩提笑道：「那並不難，你祇要散去內勁，使兩眼無神就行了，進門後就要酒，而且放量地喝，諸葛山眞自己一定不在，別人很難發現的。」

常醉客道：「你怎麼曉得諸葛山眞不在呢？」

羅菩提道：「成都離青城還有一段路程，他也防備到水陸兩道的耳目密佈，自己如果在此現身，難免會引人注意。

龍飛虎嘯都是相當精細的人，就不會輕易入彀了，因此我敢斷定他一定不在，甚至於古殘、南山童等人也不會在，必然是一個大家不太熟悉的人在此主持。」

常醉客道：「好吧！我儘量注意就是。」

那是一座很大的宅院，佔地頗廣，且居鬧市之中，的確是不太引人注意的據點。

羅菩提經過了隔壁的豆腐店，朝其中的一個伙計點點頭笑了一下，就跟常醉客進入那大宅子去了。

穿過院門，也沒見半個人影。

直抵內進時，才看見幾個女子，臉上都帶着詭異的笑意。

羅菩提就開口問道：「常兄，你沒弄錯，眞把薩玲娜安頓在此地嗎？」

常醉客哼聲道：「已經到了，我還會騙你嗎？」

來到廳中坐下，就有一個女子送上茶來，常醉客叫道：「送酒來，喝什麼茶呢？換酒上來！」

那女子笑道：「常老爺！您出去喝酒，還沒喝夠嗎？」

常醉客翻着眼睛道：「怎麼夠呢？我正喝得痛快，就被這小子給拖了回來，妳們快帶他去看我送來的那位姑娘，讓我好好喝一下。」

正說之間，一個嬌艷的中年女子出來了，申斥下人道：「常爺要喝酒，妳們還不快送上來，這位是……」

常醉客道：「他就是羅菩提。」

羅菩提立刻起立拱手道：「羅某來得冒昧，萬祈夫人見諒，常兄送來的那位姑娘，是羅某的未婚妻室，因爲一點誤會，她單身出走了，幸蒙常兄沿途呵護，且打擾到府上，羅某至爲不安，哦！對了！在下尚未請教夫人……」

那女子微微一笑道：「妾身姓吳，賤名漫花。」

羅菩提心中暗驚，吳漫花正是「慾海仙子」的本名，祇是很少爲人知道，他還是聽何妙容說起的。

吳漫花也很注意他的表情，見他沒有異狀，方始微微一笑道：「妾身早年也是江湖中人，祇是歸隱已久，恐怕大家都已忘記了，羅大俠盛名如日中天……」

羅菩提拱手道：「慚愧！羅某出道未久，且又疏於來往，對夫人的盛名竟然未曾聽聞過……」

吳漫花微笑道：「幸虧大俠沒有聽過，否則對妾身一定會不齒的，因爲妾身以往的名聲可不太好。」

羅菩提笑道：「夫人說那裡話來，羅某對人的看法從不憑信傳言，因爲羅某自己也有這個感覺，羅某行道江湖以來，贏得了一個『玉面修羅』的外號，那是江湖人以爲羅某殺戮太過之故。

但是，羅某問心無愧，劍下從未妄殺一人，何況夫人是常兄的朋友，羅某對常兄是信得過的。」

吳漫花一笑道：「常大俠是先父的朋友，他對我一定頗爲不滿吧！這次是不得已才住到寒舍來。」

羅菩提道：「這倒沒有，常兄爲人向不喜背後道人長短，而且羅某見到他之後，就急急地來了，也沒多談。」

「常醉客叫道：「酒呢？怎麼還不送來？」

吳漫花一笑道：「常大俠還是老毛病，一刻都離不得酒，可是他在護送那位薩玲娜姑娘時，倒是眞忍得住，居然滴酒未進，可是到了這兒，他喝起來就幾乎嚇死人！」

羅菩提道：「但也有個缺點，一多喝就糊塗了，連他在家裡的老婆都忘記了，夫人說可笑不可笑。」

吳漫花哦了一聲道：「常大俠成家了？」

羅菩提道：「是啊！」

吳漫花道：「我還不知道呢……」

羅菩提道：「在半個月前成的家。」

吳漫花笑道：「那就難怪了，他以酒爲命，幾十年來都浸在酒缸裡，才半個月的老婆，那裡會比酒親呢？」

使女已經送上了一大瓶貴州茅台，常醉客接過就朝口裡灌。

吳漫花笑道：「我們去看看那位姑娘吧！羅大俠眞是好福氣，定下了這麼一位天仙化人似的如花美眷。」

羅菩提笑了一笑。

吳漫花站了起來在前面引路，她的身上散發出一股醉人的甜香，羅菩提聞在鼻子裡，心中微微一動，暗驚她好厲害的手段，這股香味就是迷香，令人在不知不覺間散失了功力，因爲他此刻已有手腳沉重的感覺。

聞千里等人大概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受制的。

幸好他來前已有準備，服下了龍珠的粉末，否則就是有所感覺也已來不及了。

吳漫花走得很慢，大概也知道他功力深厚，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才能使迷香效果顯著。來到一間雅室前，吳漫花笑道：「薩姑娘就在裡面，常大俠點了他的穴道，一直不敢解開，怕她又跑掉，羅大俠，你們究竟鬧什麼彆扭，使她要躲着你呢！」

羅菩提苦笑道：「是一點意外的小變故，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祇是她沒聽我的解釋就跑掉了。」

吳漫花掀開簾子，薩玲娜果然斜倚在床上，神情異常的憔悴，見了羅菩提進來，不禁一怔。

羅菩提立刻道：「薩玲娜！妳也眞是的，有什麼事不能商量呢？妳這一走，可把我們整苦了。」

薩玲娜嘆道：「我就怕你來，結果你還是來了！」

吳漫花一笑道：「你們兩位慢慢的談吧！我去招呼常大俠去！」

吳漫花回身出房而去，還對他們一笑。

羅菩提上前問道：「薩玲娜，妳那兒的穴道被制，我替妳解開！」

薩玲娜道：「百結穴，那要內家手勁才能解。」

羅菩提上前，在她的百結穴上拍了一下，內力暗透，薩玲娜驟覺穴道一鬆，臉現驚色，但羅菩提却故作詫聲道：「奇怪了，我怎麼一點勁都用不上來了？」

邊說邊朝她眨眨眼，薩玲娜心中了然，口中却冷冷地道：「你當然解不了，聞千里、凌雲霄、萬年紅、萬年青夫婦都解不了，你們都是些笨蛋，明知道這是個圈套，還要往裡頭鑽，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羅菩提啊了一聲道：「妳說他們都來了？這是什麼地方？他們在那兒？薩玲娜，妳在說什麼？」

門口響起吳漫花的聲音道：「薩姑娘，妳慢慢告訴他吧！我去安排一下，讓你們大家見個面。」

薩玲娜嘆了口氣，說出這些日子的經過。

完全與羅菩提預料的一樣，但是他一面口中直發恨言，直罵諸葛山眞的手段卑鄙，又罵常醉客糊塗混帳，最後還怪薩玲娜任性，如果不是她，大家也不會跟着上當。

薩玲娜的臉色慘變，羅菩提却低聲道：「現在妳可以把心裡的話低聲說出來了，那個女魔走了。」

薩玲娜嚶嚀一聲，撲到他的懷裡痛哭起來。

羅菩提却撫着她的柔髮道：「別哭了，祇怪妳的心太死，妙容大姐的事我是不得已，但未嘗不是可以解決的。」

薩玲娜道：「我知道，我並沒有怪你的意思，師姐爲我們所作的犧牲太大，我非常願意借這個機會回報她，可是我非走不可，格於師祖的規定……」

羅菩提笑道：「天龍門規並沒有限定我不能娶兩個妻子，這不是一切都解決了嗎？」

薩玲娜聽了，不禁破涕爲笑道：「是眞的嗎？我一心要成全師姐，竟沒有想到這上面去了，不過師姐她答應嗎？」

羅菩提道：「她怎麼會不答應呢？妳根本不了解她的爲人，倒是妳這一走，才使她痛苦無比，妳也不想想，如果妳出了什麼岔子，她還能活下去嗎？她既有捨己全人的胸懷，還能在這種情形下靦顏偷生嗎？」

薩玲娜將臉藏在他的懷裡道：「我實在太笨了一點，而且我對師姐一向是敬畏如師，所以沒敢想跟她去分潤你的感情，直到我被困在這裡，冷靜下來，才發現自己的混帳，尤其是看見一個個人被陷進來，我慚愧得想死，要不是穴道被制無法行動，我也早自殺了！」

羅菩提道：「那千萬可使不得，尤其是在我們未成婚前，妳一死，也把我跟容姐逼上了死路。」

薩玲娜道：「現在我不會死了，你一進門的時候，我可眞想死，我一直在指望着你把我們救出去的。」

羅菩提笑道：「我這不是來了麼！這些鬼花樣怎麼騙得過我呢？不過如非莎妮示警，我可能也會上當的，因爲他們的安排太巧妙了，利用妳作餌，讓常醉客出來騙人，誰能不上當呢！」

「莎妮她怎麼知道內情呢？」

羅菩提把莎妮的事又說了一遍。

薩玲娜恨恨地道：「這個賤婢，居然敢背上通敵，我不碎劈了她才怪！」

羅菩提笑道：「薩玲娜，別這麼兇，連容姐都原諒她了，因爲她到底不是聖人，一步失足欲拔無力，那也怪不得她，如果她怙惡不悛，我不會讓她活到此時的，不過她的本性還是良善的，我們都該感謝她才對。」

薩玲娜嘆了一口氣道：「我不過是說說而已，那裡眞下得了手，其實也該怪我，山上的姐妹有幾個都不太穩，我不敢告訴師姐，還替他們遮掩着，如果早一點發現這種情形告訴了師姐，情形不會如此糟的。」

羅菩提道：「也不盡然，容姐對屬下的姐妹是太苛厲了一點，以至於她們犯了錯，寧可被人挾制也沒有勇氣去自首，否則慾海仙子的奸詐也不會隱藏得那麼久，幸虧還發現得早，如若再拖下去，危機更甚……」

正說之間，門外腳步輕響，羅菩提已然警覺，連忙放過薩玲娜，使她恢復原來的姿勢。

那知道進來的是莎妮，她低着頭，簡直不敢看他們。

羅菩提柔聲道：「莎妮，有什麼事？」

莎妮上前，拍開薩玲娜的穴道後，立刻就跪了下來道：「大姐！我該死，目前祇有妳的功力未失，妳快走吧！

去找到山主，請她設法把龍珠帶進來解救大家，那是唯一的解藥，龍珠可以交洽阿夷娜

，她跟我一樣是被人誘騙了，但心裡很後悔，時間很急迫了！」

薩玲娜却微微一笑，把她扶了起來道：「我走了，妳又怎麼辦呢？慾海仙子會放過妳嗎？」

莎妮一驚道：「你們已經知道她了？」

羅菩提笑道：「山主從妳的狀況上，已經知道她在搗鬼了，但是她沒有怪妳，慾海仙子作惡武林多年，根本不是妳們這些女孩子所能抗拒的，山主之所以不揭穿妳，是對妳有信心認爲妳必然會改過自新，而妳沒讓她失望，現在妳說說看，吳漫花又要幹什麼？」

莎妮道：「她認爲已握住大局，準備要你們一起投順諸葛山眞，爲乾坤教效力。」

羅菩提道：「這是不可能的。」

莎妮道：「她設了迷魂宴，一杯迷魂酒下去，大家都會像常醉客一樣，聽從他們的擺佈了。」

羅菩提笑道：「這迷魂酒如果眞有效，她早就該使用了，怎麼會等到現在呢？」

莎妮道：「迷魂酒的氣味很怪，那些人都知道了，除非是自己願意喝下去，否則是無法强迫的，只有常醉客那糊塗鬼，才不問青紅皂白地拿起就灌。」

羅菩提道：「現在她問爲我們肯喝嗎？」

莎妮道：「聞千里很倔强，說要等你一句話，其他的人是在等你來救他們，看見你也入了伏，他們就準備屈服了，所以這迷魂宴要等你來才擺。」

羅菩提道：「我會就範嗎？」

莎妮一嘆道：「吳漫花認爲你會的，因爲你如不答應，她就當着你的面，把他們一個個先殺了再說！」

羅菩提冷笑道：「這一手倒是夠狠的。」

莎妮急道：「羅相公，事情並非沒有轉機，就算喝下了迷魂酒，龍珠一到，就可以解開了。」

羅菩提道：「何必一定要等山主把龍珠送來呢？」

莎妮道：「因爲別人的龍珠無法傳進來，祇有山主的那一顆，交給阿夷娜，才可以不受嫌疑地帶進來！」

羅菩提道：「我身邊的龍珠不行嗎？」

莎妮道：「當然行，但是您身邊沒有帶龍珠，否則剛才吳漫花就搜走了。」

「她怎麼知道，我身邊沒有龍珠呢？」

「因爲她的身上帶了一條小蛇，專爲測試龍珠而用的，您身邊如果有龍珠，那條小蛇聞到龍珠的氣味，就會全身軟癱不動，她離開您之後取出小蛇，還能自由行動，證明您身邊沒有龍珠。」

羅菩提暗中又是一嘆，對方行事之密也頗爲出人意料。

幸虧自己預作準備，否則縱然自己能不爲所制，但要想救出別人就困難多了。

或許吳漫花還會用那些人來脅迫自己就範，那樣一來，除了束手就擒，就別無其他選擇了。

聞千里、凌雲霄、萬年紅與萬年青雖然是爲了本身的仇怨或利害與諸葛山眞結怨的，但究竟也是自己同仇敵愾的戰友，是中原武林對抗乾坤教的主力，想要阻止這股逆流，絕非一人之力可以收功。

自己能平白地看他們被殺害嗎？

何況聞千里與自己產生了摯烈的友情。

羅菩提想了一下道：「吳漫花的武功如何呢？」

莎妮道：「很高，聞千里的三個師弟，加上水道的阮青虛，四人聯手，在五十招內都沒能勝過她。」

羅菩提道：「五十招以後呢？吳漫花反而勝過了他們？」

莎妮道：「吳漫花身藏散功迷香，五十招後，圍攻她的四個人功力喪失，未等戰敗就被她制倒了。」

羅菩提又道：「這座宅子裡，就祇有她一個高手嗎？」

莎妮道：「這兒本就是天慾教的總壇，吳漫花手下有六名弟子，身手也都可觀，每個人與聞千里手下的四大天尊差不多，婢子縱有效死之心，但與薩玲娜大姐兩個人，恐怕也難以維護大家一起安全離去。」

羅菩提想想又道：「迷魂宴上有那些人？」

莎妮道：「只有相公與虎嘯龍飛、萬氏夫婦等五個人，迷魂酒配製極難，不能對每一個人都用，吳漫花認爲只要制住了你們五位，那些手下自然會聽命的，大姐！妳快走吧！吳漫花有點私心，想把你們羅爲己用，充實天慾教實力，所以不要諸葛山眞的人參予，也不會把人送到那兒去，找到山主，把龍珠送來救人還來得及。」

羅菩提道：「天慾教與乾坤教難道是分開的嗎？」

莎妮道：「不！乾坤教乃其總體，天慾教、邪神教都算是其下的支派，另外還有些人，組成了別的教，諸葛山眞是讓他們各自發展，自任爲乾坤主宰，由無數的教派統治武林，稱尊江湖。」

羅菩提點點頭道：「好的！妳既有棄邪歸正之心，我就跟妳實說吧！我的功力並沒有喪失，因爲我事先已洞悉他們的奸謀，早就作了準備，我主要目的是來救人了。」

莎妮目泛異采。

羅菩提又道：「龍珠的藥粉我已化成了水，藏在常醉客身邊，妳私下設法問他要了來，滲在迷魂酒中，我將計就計勸大家喝下去，虛與委蛇一番，然後等大家功力恢復，同起發難，最好能一舉殲滅這個女魔頭，使你們脫離苦海，也翦除諸葛山眞一個黨羽。」

莎妮欣然道：「眞的嗎？那太好了！相公，吳漫花必須除掉，那對將來祛魔衞道太有用了，諸葛山眞用來害人的最利害兩項東西，就是散功迷香與迷魂酒，這兩樣東西的配方是慾

海仙子獨傳之秘，她一直不肯交給諸葛山眞，祇要能除去她，諸葛山眞就無法再逞能了，最多靠自己的武功跟大家一拚，那就不足爲懼了。」

羅菩提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這麼回事，難怪他不敢派人到這兒來了，他大概也怕慾海仙子倒過來整他一下呢！」

莎妮道：「是的，吳漫花不甘屈居人下，祇是她的實力不如諸葛山眞，所以她才拚命地網羅好手以壯大實力。」

羅菩提道：「那我還得謹愼一點，莎妮，我寫張字條，妳設法送到隔壁的豆腐店去，那是聞老虎的暗樁，由鬼書生唐中主持，叫他迅速召集人手，守住這座宅子，絕不能讓一個人逃出去。」

他的動作快，拔下薩玲娜的髮髻，在一塊木板上刻了應作的佈署，交給莎妮道：「快去，然後找常醉客取解藥，如果妳沒機會，就轉交給我。」

莎妮把信接到手中道：「婢子是奉命來送相公赴宴的。」

羅菩提忽然變臉，高聲道：「滾！滾遠點，我看見妳就火，在路上如果不是妳逃得快，我當時就殺了妳！」

莎妮臉色微變，但很快就知道羅菩提是有所爲而發，遂也冷笑道：「羅大俠，你也放明白點，現在可不是你發橫的時候，本姑娘一伸手就能要你的命。」

薩玲娜怒聲道：「莎妮，羅大哥功力雖失，我的功力還在，妳敢再說，我就收拾妳。」

莎妮冷笑一聲：「妳不敢，百花山上的百花使，有三分之一都是我們這邊的，除非妳不要何妙容活了，妳敢動我一下，我的姐妹立刻會把何妙容撕得粉碎。」

才說到這兒，已有一個女子過來道：「莎妮，仙子叫妳來請人的，妳怎麼敢對他們如此無禮。」

莎妮道：「五姐，妳不知道，他們還以爲自己是百花山的主子呢，對我發橫起來！」

那個叫五姐的女子笑笑道：「莎妮！仙子還打算把百花山的人手全部都接收過來呢！何妙容不易就範，薩玲娜將要代她而領導百花信使，妳將來還是她的部屬，怎可如此無禮！」

莎妮一怔道：「仙子不是答應我來領導嗎？」

五姐一笑道：「從前是這麼打算的，可是仙子看見了薩姑娘之後，就改變想法，覺得她比妳適合多了，『天慾教』是以女人的姿色與魅力來征服男人的，必須要有充份的本錢才行呀！」

莎妮道：「那我呢？不是要白忙一場嗎？」

五姐笑道：「妳是大功巨，仙子不會叫妳吃虧的，一旦成功，天下男人有的是，妳還怕苦了妳！」

莎妮憤然離去。

這女子笑道：「羅大俠，情形你都知道了，如果你們被乾坤教收了去，絕不會比在這兒舒暢，識時務者爲俊傑，你還是放聰明點吧！」

羅菩提冷冷道：「羅某沒什麼可考慮的！」

五姐又笑道：「仙子知道你們都很恨諸葛山眞，才爭先一步，把你們搶到手，如果你們想報復，只有投靠在仙子麾下，目前祇有天慾教能頂得住諸葛山眞的。」

羅菩提哼了一聲道：「天慾教不過是乾坤教下的一個支派而已，憑妳們也敢跟諸葛山眞一爭！」

五姐笑道：「你們加入後就不同了，宇內八奇，天慾教能掌握其六，再加上水陸兩道，百花山與萬家堡的人力，乾坤教又何足爲懼，何況在這兒的生活享受比皇帝還舒服，羅大俠是聰明人，當然不會做傻事。」

羅菩提冷冷道：「羅某不是那種人。」

五姐笑道：「算了吧！只要你是男人，就逃不過我們的掌心，你跟莎妮的纏綿滋味，難道全不動心嗎？」

羅菩提似乎感到有點不好意思，低頭不說話了。

五姐又道：「薩姑娘，妳雖然逃婚而出，但妳對羅大俠還是感情極深，妳想保全他，得到他，就得跟我們合作。」

薩玲娜剛要開口，羅菩提道：「算了，跟她說沒有用，我們去見吳漫花，看她用什麼方法使我屈服！」

兩人憤然地隨着五姐，來到一所花廳前。

果然吳漫花與聞千里、凌雲霄、萬年紅、萬年青四人在座。

看見他們進來，聞千里一嘆道：「完了！羅老弟，你也上當了，洒家還指望你能把我們救出去的。」

羅菩提也跟着嘆道：「常醉客誤事，我那裡會想得到呢？」

聞千里道：「羅老弟！事已至此，大家祇好認命了，該怎麼辦，就等你一句話。」

羅菩提忙道：「這怎麼要兄弟來決定呢？」

萬年紅看了妻子一眼，低聲道：「羅大俠，萬家堡被奪，我感到愧對拙荆，因此我一定要收回來！」

凌雲霄道：「在諸葛山眞與慾海仙子之間，我們祇有一個選擇，怎麼樣？我們都聽你的了！」

羅菩提想了一下道：「諸葛山眞意圖獨尊武林，如果讓他得逞，天下將永無寧日。」

吳漫花笑道：「對了！天慾教只不過是在男女情慾上放縱一點，你們仍可本俠義之心，行俠義之道，不失爲俠義之名，我對殺人不感興趣，因爲我們並不要靠殺來使他人屈服，那不是王道手段，羅大俠，你說對嗎？」

羅菩提只感到噁心和好笑，虧他說得出這個理由，但他沒有多作表示，只淡淡地道：「我們飲下迷魂酒後，是否神智喪失，像行屍走肉一般？」

吳漫花道：「不會的，因爲我對你們還要借重，眞叫你們糊塗得人事不知，連武功也大

打折扣，還有什麼用？」

羅菩提道：「可是常醉客的樣子使我不樂觀！」

吳漫花笑道：「那是爲了要利用他請各位前來，藥性下得重了一點，此刻爲各位準備的祇是一半劑量，服下後只對我忠誠服從，沒任何作用！」

羅菩提道：「好！我接受。」

聞千里道：「老弟，你決定了？」

羅菩提苦笑道：「剛才凌兄說我們祇能在慾海仙子與諸葛山眞之間作一選擇，那是不對的，我們祇有一個選擇，慾海仙子不會把我們送給諸葛山眞，不接受就只有死路一條，羅某一死無所謂，各位可千萬不能輕生，因爲你們還有許多屬下兄弟，必須要爲他們着想。」

聞千里垂頭無語。

羅菩提又道：「各位都有一大片基業，創立不易，拱手讓人，固然不甘，連累到他們尤爲不忍，少不得祇有認命了，所以羅某替大家作了這個決定，免得大家爲難，把迷魂酒拿過來吧！」

吳漫花含笑拍手。

五姐立刻端上一把酒壺道：「這酒很難得，只有五個人的用量，所以薩姑娘不必喝了，有了你羅大俠，她一定會合作的。」

羅菩提接過道：「這酒多久才生效？」

吳漫花道：「很快，一盞茶的時間就夠了！」

羅菩提道：「好！我先喝，四位等一下，如果藥性發作後，不像她所說的那個樣子，四位還可以重作考慮。」

吳漫花一笑道：「當然可以，爲了使各位相信我的誠意，可以接受任何條件，你還有什麼要求？」

羅菩提道：「我們實在不甘心，都是被常醉客那混球害的，趁現在我尚清醒中，想打他一巴掌出出氣！」

吳漫花道：「行！你要殺了他都行！」

她再度拍拍手道：「莎妮，把那個醉鬼架來！」

她手下的六個弟子都守伺在一邊，以防生變，只有莎妮是閒着的，莎妮去了不久，把醉態可掬的常醉客帶來。

常醉客還拿着個酒瓶，斜眼瞇着大家道：「好！你們都在，老友重逢值得乾一杯！」

舉瓶向口，羅菩提上前搶了下來，一聞瓶中沒有酒味，心知是龍珠所化的解藥，乃冷笑道：「醉鬼，你害得人好苦，還想喝酒呢！我恨不得一掌劈了你！」

常醉客要去搶他手中的酒瓶，口中叫道：「打我沒關係，可不能搶去我的酒，把酒還給我！」

羅菩提的手已舉起，忽又放下道：「看他這樣子，我連打的興趣都沒有了，薩玲娜，妳

來架着他，我們把他的酒喝了，還比打他令他難受一點。」

薩玲娜上前架住了他，莎妮也幫忙架另一邊。

常醉客跳腳叫罵道：「羅小子，你敢搶老子的酒喝，老子就跟你拚命，你小子什麼缺得事不能做，偏要做這個割我肉的絕招！」

羅菩提冷笑道：「每一個受你害的人都喝你一口，等一下你再拚命好了，看看誰含糊你吧！」

說着自己喝了一口，又遞給聞千里，聞千里皺眉不喝。

羅菩提嘆道：「聞兄，看他這樣子活着也是受罪，不如讓他超生算了，但我們誰也不忍心下手，所以我要每個人喝他一口，回頭看他找誰，誰就解決他吧！」

同列八奇都落到這個樣子，每個人都有兔死狐悲之感，因此每個人也都在沉重的心情下喝了一口。

最後輪到萬年青喝了，剛好完全喝光。

羅菩提把瓶子在地下摔碎了，冷冷地道：「常醉客，從現在起，我不讓你再喝一滴酒。」

常醉客暴跳如狂，薩玲娜乾脆點上一指，才把他制住不動了。

羅菩提等了一下，舉起酒壺，朝四人看了一眼道：「四位我先喝了，你們等過一盞茶的時間，如果我也像常醉客一樣，你們就要愼重考慮了。」

盤中有五隻杯子，他把酒平均倒在五隻杯子裡，自己先喝了一杯，其他四人都緊張地望着他。

解藥入口，他們已經知道不是酒，都弄不清是什麼用意，所以都耐心等候着。

將近一盞茶的時間，四人都先後感到體力已復，凌雲霄最機靈，眼珠一轉道：「羅老弟時候到了，你怎麼樣？」

羅菩提把手一揮，四杯迷魂酒都潑洒在地上，他跳起叫道：「這酒喝不得，咱們還是拚了吧！」

聞千里功力行開，第一個發作，舉手一拳就擊向了莎妮，吼道：「洒家先宰了妳這個吃裡扒外的狗婆娘！」

他的硬功無匹，而且是憋了一肚子的悶氣，這一拳的勁道何等强烈，再者誰也想不到聞千里會第一個找上她。

莎妮自己更是想不到，拳風迫體，招架已是無及，砰的一聲，整個身子擊得飛了起來，羅菩提大驚失色，連忙躍起托住她的身子，才沒撞到牆上。

可是落地之後，莎妮已口中噴血，血中夾雜着細碎的淡紅色血塊，聞千里的一拳，把她的內腑都擊碎了。

薩玲娜目中怒火直噴，衝上去，一掌擊向聞千里。

聞千里忙閃開道：「薩姑娘，妳這是幹什麼？」

薩玲娜怒極道：「我要殺了你這個忘恩負義的賊頭陀！」

聞千里莫名其妙，薩玲娜再度攻去時，地下的常醉客已一躍而起道：「薩姑娘，這是誤會，聞老虎根本不知道莎妮已改邪歸正，這怪不得他！」

薩玲娜轉過身去，接下羅菩提懷中的莎妮，已是氣若游絲，臉色慘白若死，忙抬臉道：「羅大哥，還有救嗎？」

羅菩提搖搖頭。

薩玲娜瞪目問聞千里道：「賊頭陀，我看你怎麼交代？要不是她暗中相助，你們怎麼能回復功力？」

聞千里一怔道：「那解藥不是你們帶來的？」

薩玲娜道：「解藥是羅大哥帶來的，但沒有莎妮的幫助，吳漫花又不是死人，肯讓你們服下解藥嗎？」

聞千里整個怔住了，薩玲娜道：「再說莎妮是百花山的叛徒，也輪不到你來管教！」

羅菩提忙道：「薩玲娜，妳怎麼說這種話？」

聞千里坦然道：「這話也沒什麼不對，洒家出手是魯莽了點，但洒家可不認錯，事有應爲與不應爲，陸道弟兄受百花山管教多年，洒家也沒說一句話！」

薩玲娜道：「因爲你的那些人犯了該殺的罪！」

聞千里道：「不錯，江湖上兩種罪都是必殺無赦，一是奸淫，一是叛幫，莎妮這兩罪俱犯，她改邪歸正，你們知道，洒家不知道，也許洒家不該管，但洒家以爲現在大家不該分彼此，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如果洒家的弟兄有類似的不軌行爲，無論誰殺他都行！」

薩玲娜不禁爲之語塞。

莎妮以微弱的聲音道：「玲娜大姐！這是我應受的責罰，也是我最好的結局，否則我也沒臉活下去，請妳轉告山主，還有些姐妹受天慾教的脅迫蠱惑，希望能給她們一個自新的機會。……」

說完最後一句話，也噴出最後一口血，她就寂然不動了。

薩玲娜含淚將她平放在地下，目注吳漫花道：「莎妮雖死於聞千里之手，但妳才是罪魁禍首，妳得爲她償命！」

當羅菩提揮掌掃開了四杯藥酒，吳漫花已經知道情況不對，欲待應變，可是萬年青、萬年紅與凌雲霄三人動作迅速，立刻分守三方，斷了廳中出路。

吳漫花仍然很沉穩，把她的六名弟子叫來，分站在她的兩側，靜靜地等候着，直到薩玲娜向她發話時，才冷冷一笑道：「她居然敢背着我搗鬼，我也想宰了她呢！聞老虎替我出手，我眞要感謝他！」

聞千里一個虎吼跳了過來，揮拳逕擊。

吳漫花端立不動，她身邊的兩名弟子長劍突出，十分勁厲。

聞千里仗着有橫練工夫，不予理會，可是劍尖迫體，居然突破了他的護身氣功，幸好他功力深厚，就地倒翻而出，胸前兩處破洞中已滲出鮮血，受了點輕傷。

這一來使別的人都爲之一驚，聞千里名列八奇，居然在吳漫花的手下弟子劍下一招受創，有徒如此，其師可知。

吳漫花微微一笑道：「羅菩提，你雖解了他們散功迷香之毒，恢復了他們的功力，但想救他們出去，恐怕還是不容易，我既然敢跟諸葛老兒分庭抗禮，另樹一幟，當然不是全靠着一些散功迷心的手段！」

羅菩提點點頭道：「不錯，我太低估你了，妳的迷香對諸葛山眞不起效果，而能使他對妳百般容忍，自然是妳的眞功夫也有令他敬服之處。」

吳漫花道：「因此我仍要留下你們。」

羅菩提笑笑道：「不要妳也要看看清楚，宇內八奇有五個人在此，而萬夫人的功力更不遜於萬兄，我們這六個人聯手，妳要應付得了才行。」

十六

吳漫花笑笑道：「光憑口說是沒有用的，你們加上薩玲娜有七個人，我連同手下六名弟子也是七個人，正好一對一，單打獨鬥，聯手群毆，由你們挑好了！」

聞千里又怒叫道：「洒家不信這些婆娘們眞有什麼了不起，賊淫婦，洒家就先挑妳！」

吳漫花笑道：「你還不夠資格，只能跟我的弟子交手！」

聞千里又要衝過去，羅菩提把他攔住了道：「聞兄！且慢，人家有兵器，你赤手空拳豈是對手！」

吳漫花笑道：「是啊！剛才你已嚐到厲害了，儘管你一身橫練功夫到家，還是抵不過利劍之威！」

聞千里叫道：「妳有種就把洒家的兵器還來！」

吳漫花笑道：「聞千里！我又不是跟你比武，還要講這些規矩，我吃定你了，不怕死的就上來！」

聞千里又想挺身上前，倒是羅菩提硬把他拖住了，勸道：「聞兄！你這一上就亂了，一個對一個，你不會吃虧，但她們未必會守規矩，等你陷入困境，大家又不能坐視，一窩風地拚起來，這兒地方窄，空手的人一定吃虧！」

聞千里道：「最多是七對七而已，她們也沒多出一個，難道我們就怕了不成？」

羅菩提道：「七對七尚可一拚，七對六也可以支撐一陣，她們祇要蹓出去一個，我們就輸定了！」

聞千里道：「她們還有幫手不成？不會的，如果有的話，她們早就召來了，怎會在這兒乾耗着！」

羅菩提道：「她們沒有別的幫手了，但是聞兄的兩位師弟，凌兄的一位部屬阮青虛，以及萬家堡的幾個人都會間接地幫她們的忙，迫使我們束手被制！」

萬年青道：「不可能，這幾個人的忠貞都是信得過的！」

羅菩提道：「他們此刻功力受制，手無縛雞之力，祇要走掉一個人出去拿他們的性命作爲威脅，我們是置之不理，聽任他們被殺呢？還是救他們再度受制？」

這倒是個嚴重的問題，每個人都怔住了。

吳漫花哈哈一笑道：「羅菩提！你不愧爲八奇之首，夠聰明，但是你有什麼辦法嗎？」

羅菩提道：「有的！等下去，我們守緊門戶，不讓妳們出去就行了，聞兄的師弟鬼書生唐中已經帶了龍珠去爲那些人解毒了，等他們大功告成，內外夾攻，我們就佔到絕對的優勢，妳們一個也跑不了！」

吳漫花臉色一變道：「你胡說，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

羅菩提道：「他對裡面的情況不夠了解，自然行動要慢一點，再者妳或許把人藏得緊密，找起來費點時間，但我想他遲早會找到的，那時就輪到妳着急了！」

吳漫花果然很緊張，因爲人被囚禁在花園中柴房的地窖裡，雖然很隱密，但用心找還是找得到的！

她在這兒的人手並不多，除了新近趕來的莎妮之外，就祇有這六名弟子，如果以實力而言，這力量不算弱，她的六名弟子，縱然不如聞千里等人功力深厚，相差也不太多，何況她已控制住這些人，應該毫無問題了！

因爲將羅菩提等八奇中的六人收歸門下是一件大事，唯恐有錯，才把六名子弟都召來鎮壓了。

換言之，她全部的人力都集中在這裡，地窖中祇有一把鎖而已！

再也沒想到這些人的功力會同時恢復的，更沒想到羅菩提的功力被制是僞裝的，她不禁暗恨諸葛山眞，散功迷香的毒，龍珠可解，諸葛山眞雖然說過了，却沒有給她一個有效的測試方法，那條蛇顯然是沒有發生效用，否則羅菩提帶了龍珠前來，她怎會一無所知呢？

可是以前對聞千里身上與薩玲娜身上的龍珠，那條毒蛇都產生了感應，照理不該出錯的呀！

其實諸葛山眞沒有騙她，只是低估了羅菩提的智力萬沒想到羅菩提把解藥放在常醉客的身上帶了進來。

這時候吳漫花最急的不是龍珠了，而是羅菩提的那番話，假如聞千里的部屬眞的帶了龍

珠前來，把地窖中的人功力恢復，在實力上她就吃虧多了！

因此吳漫花一擺手道：「分兩路衝出去，我居中策應，誰出去後，立刻就宰了那些人來！」

她的六名弟子動作配合很快，她的話才說完，六個人已分兩路衝出，萬年青與萬年紅夫婦倆各守一邊，連忙徒手發掌攔截，這夫婦倆不像聞千里那麼莽撞！

她們的掌式走輕靈的路子，專揀對方的空門出手，居然能勉强撐住幾下，就這幾下已經夠了。

聞千里與凌雲霄兩人連忙分頭撲上策應，跟着常醉客與薩玲娜又跟着上去，形成六對六的場面。

吳漫花格格一笑，身形輕飄，朝另一處邊門撲去。

凌雲霄忙叫道：「羅老弟，攔住她！」

羅菩提的確出手攔截了，但是吳漫花的功力奇深，袖中忽地探出一對銀色短劍，用式更精！

羅菩提徒手搏戰了四五招，已是驚險萬狀，吳漫花一咬牙，厲招頓出，銀光照眼，羅菩提滾身避開，吳漫花已經飄了出去，羅菩提滾了過來，衣下長劍頓發，劍氣指處，已有三個女子嚶然驚呼，拋劍倒地。

那是羅菩提再次施展出他的黃山絕學，劍氣閉穴，跟着跳向一邊，劍招再發，另三個女子也被制住了！

輕鬆俐落，一氣呵成，剎那間就把六個女子都點倒了。

聞千里首先叫道：「老弟！眞有你的！」

羅菩提道：「這不算什麼，一來、是各位絆住了她們，使我可以從容施展，二來、是她們根本不知道我會這一手功夫，否則就是單打獨鬥，想制倒一個人也不容易！」

萬年青搶了一支劍道：「吳漫花跑去殺我們的人了，我們快點追上去阻止她！」

羅菩提道：「她已經搶先了一步，現在要阻止她是來不及了，不過照我的計算，唐中也應該得手了，那些人的功力已復，足可跟她一搏了！」

萬年青道：「唐中還沒有來呢？」

羅菩提道：「那也不要緊，吳漫花並不是眞正想殺死那些人，只是想用來挾制我們而已，現在我們手上有了這批人質，就更不怕她了，慢慢地等她來好了！」

每人都有了一支劍，凌雲霄道：「這六個女子交給我一個人監視就行了，各位還是前去接應一下！

如果唐中的行動稍慢一步，那些人的功力尚未及恢復，唐中一個人恐怕難是吳漫花的敵手，這個婆娘捲土重來，武功大進……」

萬年青道：「由我與薩姑娘留此監視，凌兄跟各位前去較爲妥當，她們都是女的，我們可以把她們放在一起，即使吳漫花去而復回，我們也可以貼近照顧，凌兄把她們搬來搬去，

恐怕不太方便！」

凌雲霄笑笑道：「萬夫人，在這節骨眼上還講什麼男女之嫌，凌某決不是自誇，在必要的時候就得痛下殺手，嫂夫人與薩姑娘未必能下得了狠心！」

萬年青道：「這個凌兄請放心，眞到要殺人時，我會下殺手的，我可不是什麼菩薩心腸的女子！」

凌雲霄道：「吳漫花與諸葛山眞雖然不和，倒底還是一邊的，而萬家堡已陷敵手，如果嫂夫人做得太狠，她可能一怒而去，轉而對萬家堡的人報復。

倒不如由我來，我沒有這些顧忌，這六個女子技業不比我們差多少，如果再回到對方手中，勢將爲吾方之大患！」

正說之間，吳漫花已飄然而回，一看六個弟子都被制住，臉色大變，衝過來就朝羅菩提發劍拚命，招式極爲狠毒。

羅菩提挺劍招架，對搏了幾招，振腕一劍，架住了她的雙劍道：「吳漫花！我們的人呢？」

吳漫花邊戰邊切齒怒罵道：「小賊，你居然在我面前弄這種狡猾，人早被你們救走了，你跟我裝什麼糊塗，把我誆了去，趁機制住了我的弟子，我不宰你誓不爲人！」

羅菩提不禁一怔。

聞千里大笑道：「唐中這傢伙倒是有點鬼心眼，他知道一時不易使他們恢復功力，又怕我們這兒不易得手，乾脆先把人搬走了，來個絕戶計，吳漫花，這下子妳乖乖地認命吧！」

說着挺劍上前，正待參加搏鬥，羅菩提却道：「聞兄，你不要上來，讓小弟一個人對付她就夠了！」

長劍翻飛，又戰了十幾個回合，吳漫花的劍式雖不如羅菩提的沉穩，但勁力深厚却有過之。

兩人這一番對搏，竟然旗鼓相當，祇是吳漫花情切拚命，有時根本不顧自己，往往採取同歸於盡的打法，漸漸地佔了上風。

聞千里又想上前助戰，但羅菩提再度把他推開道：「聞兄！倚多爲勝來對付一個女子，豈吾輩所應爲，你還是歇着吧！」

再度交手，又過了十幾個回合，總共已戰了近五十招。

羅菩提乾脆採取守勢，穩住陣脚道：「吳漫花！妳此刻大勢已去，何必還要逞狠拚命呢，當年妳既能逃過一死，我們也不想爲難妳，祇要妳從此收手，我們就放妳走！」

吳漫花怒道：「放屁！我忍氣吞聲多年，就是爲了重起爐灶，找當年圍攻我的人一雪前恨，你要我收手，還不如殺了我的好，老娘豈是那種安於寂寞的人！」

凌雲霄冷笑道：「吳漫花！妳東山復起，不過才造就了這六個弟子，沒有了她們，妳還混個屁！」

吳漫花道：「她們既然落在你們的手中，你們肯還給我嗎？少說屁話，要殺就殺，老娘

自然會替她們報仇的！」

凌雲霄道：「妳別作夢，今天妳走得了嗎？」

吳漫花哼了一聲道：「笑話，憑你們這幾塊料，還想留得下我不成？不信你們就一起上來，看老娘不一個個宰了你們，你以爲老娘眞是省油的燈！」

凌雲霄正待上前，萬年青却道：「凌兄！不可！這兒地方窄，對方技業不弱，人多反而沾不到便宜。

她是在作困獸之鬥，我們却犯不着跟她拚，氣勢上就先吃了虧，再說人多手雜，我們又沒有經過聯手的配合，反而阻礙了自己人的手脚，予人可乘之機，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堅守門戶，活活地困死她，獸入圍中，就犯不着力敵了！」

凌雲霄聞言一笑道：「倒底是嫂夫人高明，羅老弟！那就偏勞你了，拖她個兩百招後再換個人上，活活地累死她，看她有多久的耐性！」

聽了這話，吳漫花倒是急了，她功力雖深却經不起這些高手車輪爲戰，不禁怒罵道：「你們要不要臉？」

凌雲霄道：「現在妳曉得要臉了，妳用迷香對付我們時，怎麼不想想那種手段是否要臉呢？」

吳漫花咬牙恨聲道：「姓凌的，早知你如此卑鄙，老娘就該一劍宰了你，下次再犯在老娘手裡就有你好受的！」

凌雲霄哈哈大笑道：「還有下次嗎？除非妳死後陰魂不散，做鬼才找老子報仇了！」

吳漫花恨極飄身直撲，竟然捨棄了羅菩提，改向凌雲霄攻擊，兩三個狠刺急攻，居然把凌雲霄殺得連連退後。

銀劍萬年青見勢不佳，連忙發劍助戰，堪堪才把她截了回來，可是吳漫花將身子一縱，又攻向一邊的萬年紅而去。

幾下殺手，把萬年紅也逼得險象橫生，萬年青與凌雲霄也忙跟過去救應，三枝長劍同時砍落下來！

吳漫花雙劍並擧，把三枝劍架住了。

三個人不容她發招脫困，勁力突發，硬往下壓，使她的劍無法再抽出，只有咬牙苦撐住着。

這個女魔果然了得，在三大高手的合攻之下，她居然還能撐住，而且絲毫不讓！

凌雲霄且戰且道：「再來個人給她一劍，就可以收拾她了！」

可是羅菩提、薩玲娜、常醉客與聞千里都是俠義心腸的人，明知道再上去一個人，輕而易擧就可以把吳漫花制住了。

但誰也不好意思上去插這個手！

凌雲霄看了他們一眼，輕嘆道：「如果凌某此時也在旁邊，也不屑上前插手的，我們究竟是八奇中人，怎麼樣也不好意思乘人之危，幹這種事的！」

他口中說着話，左手却電疾點出一指，直取吳漫花的腰間大穴，在這等情形下，吳漫花萬無可避，輕哼一聲，身子往下坐去。

三個人抽回長劍。

萬年青吁了一口氣道：「這妖婦的確難鬥，我們合三人之力，都無法把她的雙劍壓下一寸，如果不是凌兄及時一指，還眞制不住她！」

凌雲霄有點訕然道：「凌某知道此舉有欠光明，可是對這種人，也顧不得什麼了，如果讓她逃了出去，回到諸葛山眞那兒，無疑的又將是我們一大後患！」

才說完這句話，地下的吳漫花忽地單腿一勾，將凌雲霄勾倒了下去。

跟着雙劍一橫，比在凌雲霄的咽喉處，將他護在自己的身前，雖然兩人都躺在地下，但由於吳漫花在下面，別人都無法馳救，而且也都怔住了！

吳漫花腰幹一挺，把凌雲霄也托着站了起來。

同時膝蓋一頂，倒是眞正地利用暗勁撞穴的手法制住了凌雲霄，冷冷一笑道：「老娘那有這麼容易就被制住了，姓凌的，你出生太晚了，不知道老娘的腰間滑穴功夫厲害，以前有多少人，跟老娘上床時想暗算老娘，結果反被老娘制住了！」

羣俠中祇有常醉客經常在江南活動，對吳漫花的情形較爲清楚，輕輕一嘆道：「我忘記提醒各位了，這女魔擅長滑穴功夫，可以將穴道滑過一邊，暫時移位，以前俠義道上的人，爲了想制服她，不惜自污名節，僞裝受她誘惑，想在床上歡好時，突施殺手制住她，結果反而着了她的道兒，凌兄剛才得手太容易，我就覺得不對勁！」

凌雲霄苦笑道：「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如果你早打個招呼，我們先砍她幾劍，也就沒這些麻煩了！」

常醉客道：「事隔多年，江湖上都以爲她死了，常某也沒想到此時此地還會見到她，那裡記得起呢！」

吳漫花道：「少廢話，快把我那六個弟子的穴道解開！」

凌雲霄怒道：「妳在做夢，最多妳殺了我而已，妳自己也別想脫身，還想要我們放了妳的徒弟！」

吳漫花冷冷地道：「你不要命了嗎？」

凌雲霄叫道：「老子一時不愼，中了妳的鬼計，大不了一死而已，死了自有人替我報仇！」

羅菩提道：「吳漫花，妳放了凌兄，我就放妳的弟子！」

凌雲霄立刻叫道：「不行！羅老弟，你這麼做不是救我，而是坑了我，叫我一輩子抬不起頭……」

聞千里道：「羅老弟！老凌是水道之主，在我們綠林道上，一個人的生死無足緊要，榮譽却不能受絲毫損失。

你有辦法可以救他下來，那還可以說，如果你用這種方法換回他的一條命，那還不如殺

了他好，一個當總瓢把子的，絕不能與敵人妥協而保全自己！」

凌雲霄道：「不錯，羅老弟，如果我有能力，現在早就自殺了，即使你以交換的方式保全我一命，我也祇有抹脖子一條路走！可是這筆帳就記到你頭上了，你侮辱了水道弟兄的尊嚴，他們會恨你一輩子的！」

羅菩提一怔道：「有這麼嚴重嗎？」

凌雲霄道：「不錯，綠林道上，一向有此慣例，我身爲魁首，更應該爲弟兄們做個表率！」

羅菩提沉吟難決。

凌雲霄已大叫道：「賊婆娘，妳找錯對象了，老子豈是吃妳這一套的人！」

吳漫花目泛厲光道：「姓凌的，你當眞不要命？」

凌雲霄破口大罵。

吳漫花臉色一寒，雙劍正待放下！

羅菩提忽然道：「慢一點，吳漫花，凌兄不同意交換，放妳的弟子是不可能了，但妳若放下凌兄，我也饒妳不死！」

吳漫花冷然笑道：「笑話，現在你們當中誰還留得下我！」

話才說完，背後有人接口道：「我！」

她背對着屏風出口，羣俠都在她的面前，就是怕大家攔住她，一面說話，一面拖着凌雲霄後退，準備到一個恰當的位置，就殺了凌雲霄退走！

這時已退到屏風缺口處了，不想背後突然會冒出一聲，一怔之下，還來不及作何反應，脅下一麻，跟着身上幾處大穴，都被人封住了。

屏後轉出了何妙容，她冷冷地道：「吳漫花！妳的滑穴手法高明，試試滑過我的截穴手去！」

吳漫花瞪着大眼，連連運氣，却始終撞不開被封死的穴道，目中怒火直噴，却已無可奈何！

何妙容上前把凌雲霄的腰間穴道拍開道：「凌兄！在朋友的救援下脫困，總不會損及你這位水道盟主的尊嚴吧？」

凌雲霄一拱手，訕然道：「慚愧，慚愧，這是凌某第三次蒙受山主援手，盛情高義，凌某萬死難報！」

何妙容輕嘆一聲，道：「大家都是自己人，談這些幹嗎？」

薩玲娜見了何妙容，心中有愧，低頭不敢看她。

羅菩提忙道：「大姐來得正是時候，妳怎麼知道我們在這兒的？」

何妙容道：「唐中告訴我的，他們出事了！」

羅菩提一怔道：「出了什麼事？」

何妙容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從這兒把一部分人救了出去，半路上受到攔截，

拚死苦鬥，身受重傷，我到得恰是時候，但也祇救下他而已，救下來的人仍然被搶走了。

我不知道你們這兒情形如何，衡量一下輕重，還是先來看了，早知如此，我倒是該追上那批人去！」

羅菩提道：「大姐來得還是有用，至少截住了這個女魔，救了凌兄，那些人是被諸葛山眞擄去的嗎？」

何妙容道：「不清楚，我都不認識，跟唐中交手的是一個白髮老婦，手使一對龍頭拐，招式很凌厲，我跟她苦鬥了三十多招，才把她擊退……」

萬年青失聲道：「那一定是計姥姥！」

何妙容道：「是萬家堡的人？」

萬年青道：「是的！她是先父的僕婦，世代在萬家服事，是堡中功力最高的一個，堡中新任的總管萬永是她的姪子，照理她不應該叛變而爲諸葛山眞所用！」

羅菩提輕嘆道：「那一定是受了迷魂藥的蠱惑，幸好吳漫花跟他格格不入，還控制着配方在手，沒被他得了去。

目前他所有的，祇是吳漫花以前爲他配製的一點，否則他控制了配方，大批製造，在中原各大門派的主要人物上施用，整個武林都受他的控制了！」

聞千里一拍腦袋道：「這玩意兒可眞厲害，不知道是什麼玩意兒做的，居然能叫人的心智都迷失過去。」

羅菩提苦笑道：「我對配製迷藥是外行，但知道它主要的成份是龍涎與龍腦，而諸葛山眞掠奪的蟄龍藏珍中，這兩樣東西才是他最迫切想得到的！」

何妙容道：「你怎麼曉得的呢？」

常醉客跟着道：「是啊！羅老弟，你既然知道諸葛山眞志切在取得這兩樣東西配製迷魂藥，在藏龍池畔，就該先加以破壞，阻止他得手呀！」

羅菩提嘆道：「我只是事後才曉，那有先知之明，諸葛山眞的迷魂香，吳漫花的迷魂藥酒，都是在屠龍之後才使用的。

如果他早擁有這玩意兒，有很多機會在凌聞二位與萬兄伉儷身上着手，祇要控制了你們這三處人手，藏龍池畔屠龍時，連一塊龍鱗都輪不到別人了！」

聽他這樣一分析，大家想想確有道理。

其實龍涎龍腦具有異香，嗅之能令人迷魂，古典上早有記載，祇是這種洪荒遺獸，早已絕種，千百年難得一見，大家才以爲是神話傳說而已，直到常醉客身經其害，才知道確有其事！

沉默片刻後，何妙容才道：「幸好諸葛山眞只知道迷魂香的製法，而功效最烈的迷魂藥酒配方還控制在吳漫花手裡，而這個女魔又恰好落在我們手裡，如果他們兩個合作之下，那可眞是不可收拾了！」

凌雲霄道：「何山主說得不錯！我們應該先來個絕戶計，把這女魔頭給宰了，免得他們

湊在一起……」

說到這兒，他忽地一怔道：「咦！那女魔頭呢？」

何妙容由暗中現身，剛好在門口制倒了吳漫花，大家跟了出來。只顧得說話，却忘記處置吳漫花了！

凌雲霄想起來要殺她以絕後患，地下已不見了吳漫花的影子，隨行的桑妮道：「一個老頭兒把她搬進去了！」

羅菩提一怔道：「老頭兒是什麼人？」

桑妮道：「我不知道，他是跟各位一起出來的，穿着傭人的服裝，我以爲是各位的從人，沒加注意！」

薩玲娜驚叫道：「我們全被困在這兒，那來的從人！」

羅菩提一嘆道：「玲娜！這不能怪桑妮，她剛來到什麼都不知道，這一定是諸葛老兒弄的鬼！」

聞千里驚叫道：「什麼？諸葛山眞也在這兒？」

羅菩提道：「一定是他，只有他有這麼大的本事，能藏身在附近而不被我們發覺，也只有他有這個膽子，能趁亂把人偷偷地救走！」

衆人忙繞過屏風，回到屋裡。

果然不見了吳漫花，連吳漫花的手下六個弟子，也都失去了踪跡！

桌上有一個大「謝」字，是用手沾了水寫的。

水跡宛然，分明寫了不久。

大家又都怔住了！

羅菩提一嘆道：「他眞是應該好好謝謝我們，我們這一次雖然把大家從天慾教中救了出來，却也幫了諸葛山眞一個大忙。

諸葛山眞深知吳漫花心高於天，不想把天慾教納入他的萬方教之下，才搶先在這兒設下埋伏，網羅幫手。

準備與諸葛山眞分庭抗禮的，我們把吳漫花逼上了絕路，諸葛山眞趁虛而入，萬方教中，又增加不少實力了！」

凌雲霄皺眉道：「是啊！諸葛山眞這頭老狐狸太狡猾了，他是故意讓吳漫花在這兒打頭陣，明知道她一定會失敗，等着揀便宜，這下子他可如願了！」

聞千里道：「這也沒什麼了不起，吳漫花不過才上下七個人，又能起多大的作用！」

羅菩提道：「吳漫花本身的功力已經不弱，她手下六個弟子，也都是一流身手，萬方教中增加了七名好手，的確是相當可觀的。

剛才我們在這兒集合了八奇中的五個人，還加上了薩玲娜與萬大嫂，何嘗佔得了多大的便宜！」

衆人不禁低下了頭。

聞千里想想道：「那時我們的功力初復，多少要打個折扣，在正常的狀況下，有一半的人也足夠應付了。

何況論人手，洒家與凌老大還可以搬出一些來，水陸兩道合起來，至少有近百名能列入一流的好手。」

羅菩提苦笑道：「人多沒有用，他們佔據了萬家堡，利用堡中的人手來跟我們對抗，吃虧的還是我們！

因爲萬家堡的人祇是心志受迷惑而受利用，火拚之下，諸葛山眞根本不在乎，我們却等於是自己打自己！」

萬年青道：「各位不必爲敝堡的人顧慮，萬永已經說過了，堡中的人有一半早就心生叛意，被南山子買通了，像這種叛徒誰碰上就殺，不必留情！」

羅菩提苦笑道：「萬大嫂，話不能這麼說，即使貴屬有一半人叛離，至少還有一半是忠心耿耿。

而諸葛山眞驅以就死的，必然是心志受迷的那一批人，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打擊我們，這是他們最狠毒的一手！」

萬年青也不說話了。

何妙容道：「羅兄弟說得對，諸葛山眞明知道我們齊集人力打算進攻，却故意不聞不問，就是在等我們去上當，利用萬家堡中心智受迷的人來對抗我們，傷死得越多，對他越有利

！」

萬年青急急道：「那該怎麼辦呢？」

羅菩提想想道：「我們也來個以逸待勞，按兵不動，好在諸葛山眞志在天下，不會偏處西蜀一隅爲滿足的，凌、聞二兄請齊集主力，封鎖水陸兩路，不讓他們對外發展！」

聞千里道：「那當然可以，可是他們如果傾巢而出，我們恐怕攔不住！」

羅菩提道：「眞要傾巢而出，就放他們過去也行，我們的目的只是不讓他安頓下來！從容準備。」

凌雲霄道：「一直枯守下去也不是辦法，吳漫花被他網羅去了，迷魂酒的配方如果被他弄到了手，那時我們就慘了！」

羅菩提最後道：「目前當務之急，就是一面封住他們對外的去路，另一方面，實施釜底抽薪之計，進入堡中阻止他們大量製造迷魂藥酒！」

萬年青道：「全堡俱在他的控制之下，怎麼能進去呢？」

羅菩提道：「萬大嫂！根據我所知，一般武林世家，在莊宅中必然有秘密的通道，除了主人之外，誰都不知道，萬家堡成立多年，想必也有這種應急的秘密通道吧！」

萬年青道：「是的！有一條通道，是條地穴，長約里許，一直通向堡後的荒山，可是多年來從未使用，恐怕早已坍塌堵塞了。

我還是小時候，由先母帶我走過一次，那時地穴中的木架就有很多腐朽了，萬家堡與外

界不通往還，堡中防務固若金湯，我根本沒想到會用得到它！」

羅菩提神色一振，道：「祇要有就行，那怕年久坍塌，用手扒開墜土，不就能夠過去了！」

萬年青道：「可是這條通道的出口是後院中的一口水井，而後院一直是愚夫婦的居所，列爲堡中的禁地。

現在必然爲諸葛山眞所佔用，佈防極嚴，而且通道很狹窄，僅容一人通過，這麼多的人，怎麼進得去呢？」

羅菩提笑道：「用不着太多人，我們又不是去突襲，而是進去破壞他們製煉迷魂藥酒的材料！」

萬年青道：「誰曉得放在什麼地方呢？」

羅菩提道：「可以問堡中的人！」

萬年紅道：「連最忠心的計姥姥都被迷失了神志，成爲他們的工具了，還有什麼人可問呢？」

羅菩提笑笑道：「萬兄別忘了我們有龍珠可以解毒，潛入堡中後，找到二位認爲眞正靠得住的人，先將他制住！

然後用龍珠把他所中的毒解了，自會提供我們所需要的消息，此行不宜人多，我想由兄弟與何大姐會同賢伉儷四個人就夠了！」

薩玲娜道：「四個人，那怎麼行呢，萬一要是被發現了，憑你們四個人突圍的能力都不夠！」

羅菩提道：「假如眞被發現，我們全部的人一起去了也是不夠的，所以這次去完全是碰運氣。

萬兄伉儷是堡主舊主熟悉地形，此行非他們不可，否則我就不邀他們同行了。至於我與何大姐，新參天龍秘笈下册，配合了十三字眞解，合練了幾手劍式，威力很大，在必要時可以拚一下，突圍應該有點希望！」

薩玲娜道：「我去行不行？」

羅菩提道：「妳先當然行，可是有個重要的工作要妳做，我們進去後，如果行踪洩露，引起混戰時，妳就得率領百花山的人手明攻萬家堡接應我們突圍！」

薩玲娜道：「這個接應的工作師姐比我更適合！」

何妙容一笑道：「師妹！接應的工作，我們倆都適合，但是潛伏進去，妳就不如我了，當混戰發生時，誰都無法照顧誰！

必須要靠自己的本事往外闖，那不僅是武功的深淺，而且也要靠臨陣的經驗，這方面妳會比我强嗎？」

薩玲娜對這位師姐兼族長的大姐，一向是敬畏萬分。

何妙容說了話，她就不敢再爭了。

聞千里道：「配合接應突圍的事，我們也可盡一分力的！」

萬年青道：「那當然，敝屬總管萬永已經被救了出來，他對敝堡的形勢很熟悉，由他與三位連繫配合吧！

因爲敝堡對外有兩條通路，一通水門，剛好由聞凌二兄與薩姑娘分頭擔任，才能兼顧，而且要繞到後堡，也必須要三位先開始佯攻一陣，才能掩護我們的行動！」

說着在桌上劃了個大概的形勢，告訴大家如何行動。

凌雲霄一嘆道：「難怪諸葛山眞要選中貴堡作爲根據地，照貴堡所據的形勢，就是合我們所有的人力也攻不進去的！」

萬年紅笑道：「萬家堡雖然利於固守，但也有缺點，就是也容易被人封死出路，所以萬家堡中，至少也要準備一個月的存糧。

萬家堡本來就有上百口人，諸葛山眞又帶了邪神教的大批人員進去，人口激增了兩倍，如果眞能閉塞得住的話，祇要困他個十天，他們就躭不住了！」

凌雲霄一笑道：「萬兄把這個機密透露出來，等你們收復萬家堡後，水道弟兄要清算藏龍池畔的舊帳，可就方便多了，我祇要封死出路，困你們三四個月……」

萬年紅一嘆道：「那時是受了南山子的愚弄，才對凌兄多有得罪，如果凌兄不能原諒的話，事了之後萬某一身任之，聽由凌兄處置以爲對貴屬的交代！」

凌雲霄笑道：「兄弟只是開開玩笑，大家都是受害人，那筆帳要記，也該算在諸葛老兒的頭上！」

衆人一笑而罷。

接着就開始着手佈置了。

在調集人手上，最苦的還是聞千里，他的四天尊雖告脫險，但最得力的助手唐中又受重傷，而且還被擄去了不少好手。

幸好這次的行動祇是做做樣子，否則三路進攻，他那面就撐持不下來，磨到天黑，三路人馬都出發了！

羅菩提是配合在百花山這一組中的，撲奔向青城的西面，深入三四里後，但見一座城堡雄峙在半山間，在夾縫中有一線山道可登，長約百丈，却有八九個轉彎，形勢之險要，無怪乎能崛立一隅，使外人却步。

因爲在這些轉折之處，祇要佈上一兩個高手，就可以收到一夫當關之效，即使武功再高的好手也難越雷池一步。

他們主要的目的是繞向後山，勢非攀越到第二個轉折處不可，因此來到山道前，羅菩提止步道：「萬兄，在以往貴堡是採取什麼守勢的？」

萬年紅道：「這是通往後堡的小道，戒備較嚴，通常都是由堡中的好手輪值，以勁弩擂木配合守備，但現在諸葛山眞是否更換守備方法就不得而知了！」

羅菩提道：「勁弩擂木只是用來對付一般武林人物，如果遇到內外兼修的好手，根本就

沒有用！」

萬年紅道：「那擂木重逾千斤，居高滾下，威勢尤强，勁弩係以杌弓發射，穿金洞石，不外是避刃與抗擊兩種。

經得起擂木撞擊者，就當不住劍刃，兩者配合，已經固若金湯，除非是兩者兼具才上得去，而事實上，這兩種功夫是互相冲尅的，絕無兼及的可能！」

羅菩提笑道：「不錯！金鐘罩避刃而不避棍棒，鐵布衫可抗重擊而不避兵刃，兩者是無法兼修。

但可以利用人爲的方法補救，練成金鐘罩的人可以用輕功閃避滾木，練就鐵布衫的身披重甲，或是手握盾牌，就可以避過了！」

萬年紅道：「老弟試一試就知道了！」

萬年青忙道：「羅相公不可輕試，那勁弩是由受過技擊的好手發射的，縱有避刃的寶甲，却沒有避穴之效，他們射出時，是對準要穴攻擊的，你所說的方法不是沒人試過，結果都被擊退下來，箭矢雖然穿不透，穴道上却挨不起一下重的，先祖設防時，已經考慮到種種的可能了！」

羅菩提笑道：「假如防禦的方法沒有改變，小弟已有登越之策，兄嫂收回貴堡時，這個漏洞不可不防！」

說着他仗劍拔身飛上，脚尖才踏上石級，果然已有三四段滾木挾雷霆之勢壓將下來！

這三尺來寬的山道上苦在無別處可以容身，而且放滾木的人受過嚴格的訓練，每一根滾木的距離配合得恰到好處。

假如躍起跳過第一根，落地之時，恰好遇上第二根，就算登山的人反應迅速，跳過第二根，絕對跳不過第三根去。

幸好這段山路不過才二十來丈，見勢子不佳立刻躍退下來，也還來得及，所以萬氏夫婦也沒有上前支援！

可是羅菩提早已計算好了，所以他在第一根滾木沒有臨身前就跳了起來，略略提早了一步！

就這一步，却已佔盡先機。

他落地之時，第一根滾木恰恰滑過第二根還有一段距離，恰好來得及再跳起來，避過第二根。

以此類推，一連五根滾木都被他滑過了，佔上了第一個缺口，而且長劍突進，制住了兩名推木的堡丁！

萬年青跟着上來，手起劍落，就把那兩個人砍成四截。

羅菩提一皺眉道：「大嫂！這兩個人已經被制住了，說不定是受脅迫或是受了迷心藥物所惑的呢……」

萬年紅跟着上來道：「不會！這兩個人是南山子帶來推介入本堡的，平時就心懷叵測，

專事掀風作浪，拙荆對堡中的人了解很清楚，不會錯殺的！」

羅菩提一聽只得罷了。

萬年青却道：「羅相公果然智慧過人，本堡的滾木陣是經過多年研究而施以訓練的，專爲對付輕功佳妙的好手而設，却被你一眼就看出破綻！」

萬年紅道：「我知道這滾木之設必有缺點，只是找不出缺點何在，所以才鼓勵羅老弟一試，果然被他找到了！」

羅菩提見彎道處挖有一個洞穴，貯存着百來段滾木，乃笑道：「上去第二段山道較長，想必是埋伏着弩手了！」

萬年青道：「這一段全長四十丈，是滾木與弩手並設，弩手埋伏在兩壁的穴窟中，滾木手守在彎道口！

而且這一段是最陡的斜坡，祇要拔投阻木，百來根滾木連續而下，配合勁弩，羅相公看看又將如何應付呢？」

羅菩提略作思索，取了一段滾木，用劍劈成兩片，兩手分持，衝了上去。

走了十來丈，頂上如同雷鳴般地滾下一大串圓木。

羅菩提笑了笑，把兩片砍開的滾木默運勁力，插進了兩邊的山壁裡！

三尺來長的圓木被他的天賦神力，硬插進兩尺，僅留尺許在外，形成了兩段木樁，剛好擋住了上面滾下來的圓木。

因爲那是連續滾落的，一木受阻也就擋住了後面的木段，只有一兩根跳起來飛落而下！

羅菩提伸手接住了一根，橫在身前踏木而上！

萬年青忙叫道：「留神勁弩！」

但她叫得已太遲，上面颼颼連聲，亂弩如蝗，對着羅菩提射去，不過羅菩提手中那段圓木却發揮了效用。

恰好作了盾牌，錚錚之聲不絕，都釘在圓木上了！

一口氣衝到了頂端，箭停了，滾木也停了。

萬氏夫婦跟了上來，但見兩邊的穴窟中潛伏的十名弩手，一個個如同泥塑木偶，都被羅菩提隔空制住了穴道！

萬年青看得一怔道：「羅相公，幸虧我們沒跟你作對，否則萬家堡倚爲長城的守禦，到你手裡簡直不堪一擊！」

萬年紅道：「勁弩之設，雖然可以用盾牌防禦，但一般江湖人都不會帶着這個東西，沒想到老弟就地取材，竟利用滾木作爲盾牌，看來，這防禦的方法是要修改了！」

羅菩提道：「在這種狹窄的山道上，固然有利於防守，但也有缺點，就是限制了伏擊的範圍，居高臨下，只有一個方向可以發箭，遇到稍具武功的高手，僅憑一根滾木就可以擋住急箭了！」

何妙容跟了上來笑道：「防禦是很周密的，只是碰到了你而已。武林中能將斷木插進山

壁兩尺的高手畢竟不多。

像具有你這種神力，何必要用木樁來阻住滾木呢，就憑你一雙肉掌，也可以把滾木擋住了！」

萬年青這才笑道：「山主說得不錯，像羅相公如此高手，任何的防禦都如同虛設了，何況是這些小玩意兒呢！」

羅菩提笑道：「像這種防禦設備，我相信名列八奇的人都可以擋得住的！」

何妙容道：「不錯！我雖然沒有你這麼大的勇力，但一劍在手，連砍帶劈，也能把這些滾木應付過去！

勁弩雖强，我舞起劍幕，也能衝得上去，明明有很省事的方法，你又何必白費精神表現這一手呢？」

羅菩提道：「阻伏登山，我們幾個人是有較爲省力的方法，但大姐的百花使却沒有這份功力，我們的目的是故作攻山之狀，混淆對方視聽，以便潛入，必須爲她們舖一條路，當然要做作一番，現在可以把他們叫上來了！」

何妙容招手把薩玲娜與常醉客以及那幾十名百花使都召集上來。

羅菩提道：「常兄與玲娜可以嚐試再往上搶攻，如果情勢不佳就退守這個地方，那十個穴窟中留下了不少勁弩，可以用來阻止上面的人衝下來，實在不行時，就急速撤退，固守山脚等候我們出來會合！」

薩玲娜道：「要等多久呢？」

羅菩提想想道：「看情形，如果我們在上面得手，一定會有動靜，你們就配合衝進來，如果我們形跡暴露，展開混戰，就照預定的計劃施放流星火炮，那時候你們就把大隊撤到山下，帶幾個好手跟弟兄儘力進撲，支援我們突圍。

這次行動主要的目的在破壞諸葛山眞製煉迷魂藥，再者就是爲萬家堡一部份入迷的人解毒，想一舉撲滅諸葛山眞的萬方教是不可能。

因此妳必須注意保全實力，儘量避免人力的損失，玲娜！妳要顧及到大局，可衝動不得！」

薩玲娜咬咬牙齒道：「如果你與師姐有一個人失陷在裡面，我可顧不得了！」

羅菩提道：「有一個失陷，妳可以拚命，如果我們兩個人都失陷了，妳就必須冷靜，先把天龍門的後事安排好了，再作拚命的打算。

因爲天龍第三代傳人就祇有妳一個人了，妳若是不顧一切，天龍門勢必落入諸葛山眞之手，也歸入萬方教下，我們都成了門戶罪人了！」

薩玲娜見他說得嚴重，只好咬牙忍淚點點頭。

羅菩提又叮嚀了常醉客幾句，才與萬氏夫婦何妙容三人從彎道的缺口，繞向後山而去。

那是一條荒草及脛的小路，四寂無人。

背後傳來嘶喊搏殺之聲，想必是常醉客與薩玲娜開始攻擊了！

何妙容輕嘆道：「玲師妹優柔寡斷，心腸又太軟，她祇能作幕後的參贊，實在當不了大任，你給她的擔子太重了，一個百花山都管不好她能挑起一個門戶嗎？」

羅菩提道：「天龍門，那裡能算得上是個門戶，一共才祇有三個人，去了我們倆，就剩她一個人了！」

何妙容道：「不然，整個百花山所受都是天龍基業，梅姨授命要我遴選族中優秀的女孩子，組成百花使，就是爲天龍門戶的基本實力，再加擴大的！」

十七

羅菩提一怔道：「大姐怎麼不早告訴我呢？」

何妙容笑道：「目前我還是天龍首徒，這是我的責任，在事機未成熟前，我有權不宣佈的，現在我告訴了你，就是要你注意。

今天如果事情不順手，你必須設法脫身，把百花山的擔子接過來，玲師妹可不行，她在族裡還是一個族員的身份，沒有人會聽她的！」

羅菩提道：「如果天龍門戶要以百花山爲骨幹，我更不行了，我的身分只是個外人！」

何妙容道：「不！你是族長了！」

羅菩提急急道：「族長不是大姐嗎？」

何妙容笑道：「現在不是了，本族雖然是女主當權的時間居多，那祇是因爲沒有男丁之故，照族規女主嫁人後就必須交出統治權。

除非男主死亡而無子嗣，才又由女主當權，我本來是不想要你來擔這個責任的，所以才準備在族裡找了個最差勁的丈夫，以便繼續掌理族權，是你自己硬要接過去，可怪不得我呀！」

羅菩提大爲着急道：「大姐！我不能永遠留在苗疆的！」

何妙容道：「我也不要你永遠留下，但是你必須把族裡的事務作個交代才能脫身，所以你記住，無論如何，你都不能失陷，否則問題就嚴重了！」

羅菩提道：「會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何妙容答道：「你如果失陷在這兒，不但百花山的人要盡全力來救你，就是全族的人，也將不願犧牲來救你，以我族中的那些人，能是這批武林好手的敵手嗎？」

羅菩提道：「如果我被殺死了呢？」

何妙容答道：「那全族的人都要爲你報仇，那怕死到最後一人也在所不惜，你可不能作這個孽！」

羅菩提道：「大姐！妳才是眞正的族長！」

何妙容道：「現在不是了，因爲你是在全族人面前，依照族中的風俗成爲我丈夫的，你就是名正言順的族長，這是傳統的規定，再也無法更改的！」

羅菩提吃吃地笑：「大姐！妳別騙我，當年何老伯……不！我是說岳父他老人家與岳母成婚，怎麼沒接任族長呢，老劉告訴我說，族長一直是岳母擔任的！」

何妙容道：「不錯！我父親是以漢俗迎娶我母親，沒有歸化入族，但我還是從父姓何，可見本族對夫權的尊重，你以苗俗娶了我，連帶也承受了族長的地位！」

羅菩提不禁一怔道：「莎莎怎麼不告訴我有這規矩呢？」

何妙容道：「她自小就上了百花山，祇是偶而到族中去省親一下父母，對本族的律法知道得不多，不過她如果知道了倒是很好，你就不會冒冒失失地揹上這個擔子了！」

羅菩提聽到後來，發覺何妙容的聲音微變，知道她的心裡已經動疑，乃笑笑道：「是的！如果早知道有這些規律，我就以漢俗來迎娶大姐，不會揹上這個族長的擔子了！」

何妙容的臉色這才和緩了下來，她比羅菩提大了六歲，心裡始終有個疙瘩，所以一直在用話試探羅菩提娶她的用心，究竟是爲了什麼，是出乎眞情，還是出乎同情，現在總算放心了。

而羅菩提也吁了一口氣。

剛才他回答這句話雖然很快，却已經過了很多考慮。

他了解到何妙容的心高氣傲，一句話不對，觸動她心中的隱憂，那結果之嚴重將是永遠無法挽回的！

何妙容笑了一下道：「你心裡很後悔？」

羅菩提道：「也沒什麼後悔的，我既然娶了大姐，妳我已是一體，妳的族人，也就是我的族人。

妳當族長與我當族長本就沒什麼差別，祇是現在我又多了一重責任，感到有點惶恐而已。因爲我是個很固執的人，做一件事必須貫澈始終，在離開百花山前，必須有個妥善的安排！」

何妙容道：「什麼安排，族長一職是世襲的，如果能讓出去，我早就讓了！」

羅菩提道：「別人絕對無法頂替嗎？」

何妙容道：「是的！除非是族長被人殺死而又沒有後人，那就由族中的人出來替族長報仇，誰殺了元凶，誰就是族長的繼承人！」

羅菩提道：「假如族長沒有後人，又是生病自然而死，那繼承人又將如何決定呢？」

何妙容道：「那就很糟糕，由族中的長老，遴選五十個族中最優秀的青年，密閉在一處深谷中，讓他們互相角逐，搏鬥對殺，至死方止，最後生存的一人就是族長！」

羅菩提一怔道：「這個辦法太不仁道了！」

何妙容正色道：「不錯！這是個很不仁道的辦法，但也是個最聰明的辦法，族長是全族的領袖，必須是超越全族的超人，具有無上的權威。

把所有具有角逐資格的人集中在一起，逐個互相消滅，生還的那個人，就再也沒有與他競爭的對象了，所以我這一族從無內亂纂奪權位的事故！」

羅菩提道：「可是經此一來全族的元氣大傷，精才盡毀，要多久才能恢復？」

何妙容道：「很快，二三十年，下一代又產生了，如果不採取這個措施，同族操戈，傷亡將更大！

所以我這一族在苗疆所以能成爲最壯大的一支，就是這個辦法的成果，別的族日漸衰微，有的只剩幾十個人，就是因爲缺少一個完善的繼統方法。

每當繼承權發生問題時，不是因爭權而互殘，就是各率所部而分散，別成一支，祇有我這一族，歷數百年而不衰，也得力於這個辦法！」

羅菩提道：「我想必然還有一個更好的法子的！」

何妙容笑道：「也許吧，但是我却沒有想出來，好在這已經是你的責任，你去想個更好的辦法吧！」

羅菩提祇有搖頭苦笑，這時他們已到達後山的一片墓園中，那是萬家堡中墓園，埋的全是姓萬的人！

萬年青找到了一座高大的石墓道：「這是我六世先祖的墓穴，也是挖設那道秘道的祖先，他老人家生前就具有卓見，一個人盡畢生之力，挖成了那條地道。

在未死之前，就自閉於墓穴內，打通最後的一段道路，留下了遺囑，載明這條秘道，祇有堡主一個人得知，以爲生變時逃亡之用。

歷傳五世，逾時百餘年，萬家堡一直都平安無事，想不到竟由我這一代用上了！眞愧對墓中枯骨……」

言下萬分慨然，何妙容笑道：「萬大姐，妳使用這條秘道不是爲了逃生而是爲了光復家業，並無愧對祖先之處！」

萬年青苦笑了一下，用手推開石牌，露出一個入口。

大家下去後，她又把蓋石移到原位，然後取出火石，點燃了一支帶來的火炬，照着率領前行！

秘道的確很陳久了，不但支木腐朽，有的地方已經坍了下來，必須要用手推開浮土才能通過，而且彎彎曲曲，轉折很多。

萬年紅道：「青青！這位老祖宗也是的，我走了一陣，發現方向還是沒變，爲什麼不直接挖通過去呢？」

萬年青道：「我小時也想過這個問題，後來才明白，老人家是單人獨力以任其事，沒有助手，人力有限，遇到石塊阻路，只好拐彎繞道了，如果要穿石而過，勢必要採用斧鑿等木石工具，發出聲音來，就難免會驚動別人！」

萬年紅道：「他不可以找幾個心腹幫助他嗎？」

萬年青道：「這是一條秘道，一件事如若經過第二人之目，就不能算是秘密了！」

萬年紅默然片刻才道：「那麼這條秘道以後也不能再用了，至少已經有四個人知道了呀！」

萬年青道：「不！還是祇有一個人，何山主與羅大俠是外人，而且是同一條陣線的戰友，不會利用這條秘道來算計我們，至於我，難道你還信不過我嗎？」

萬年紅道：「這是妳的產業，祇怕妳信不過我，我怎麼會信不過妳呢？」

萬年青嘆道：「夫君，到現在你還這樣分，不是太叫人寒心嗎，我早已把整個萬家堡交給了你，在下人前你已是名符其實的堡主，還有什麼不稱心的嗎？」

萬年紅低頭不語。

萬年青又道：「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交給你的不是一片完整的家業，而是一付沉重的擔子，是一個淪落的家園，亟待你去收復。

不過我很安慰，因爲你不是一個坐享其成的人，經過這一番事變後，你這個堡主等於是白手重建的，那樣你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下來，不會再因主權的事，構成我們夫婦間的隔閡了！」

萬年紅十分感動地道：「青青！妳太好了！」

萬年青淒楚地苦笑道：「我並不夠好，優柔寡斷，才把萬家堡弄得上下離心，如果早一點交給你，就不會有這麼多的挫折麻煩了。

一個女人究竟是不適於擔任主職的，看到何山主把舉族的大權毅然交托給羅大俠，我更爲慚愧！」

萬年紅道：「青青！這也不能怪你，你比我有魄力多了，萬家堡中的問題早就存在了呀！」

萬年青道：「話固然不錯，但我若早點拿出決心交給了你，着手整頓，事情不會這麼嚴重，也不會讓諸葛山眞有機可乘。

沒有外來的勢力插入，內部的糾紛很容易平息的，堡中的人分爲兩部，忠於我的人，都是眞心支持你的，倒是那些與你暗中連繫的人，才是心存不軌之徒，他們之所以在表面上支持你，只是想利用你而已！」

萬年紅笑笑道：「這個我清楚，他們看準我無意在萬家堡立足，才支持我奪權，因爲我的打算是帶着妳離開萬家堡去另創天下，但我雖然無意於這片基業，却也不想便宜了他們，才沒有理他們！」

萬年青道：「那麼現在呢？」

萬年紅握住她一隻手道：「我對這個堡主還是興趣不高，因爲我的志在江湖，但是妳放心好了，我一定要把萬家堡收復後，把一切整理就緒，再談其他，最好是等我們生下了一兒半女，培育他們到十八歲，能夠接過這付擔子了，我們再比翼江湖，以我們這對銀鐵雙劍，眞正爲武林行些俠義之事，以不負我名列八奇！」

萬年青低喟了一聲道：「這個願望恐怕難以達成了，妾身年以四十，老蚌還能生珠嗎，不過我倒是有個辦法，等大局底定後，爲你身邊置兩個人……」

萬年紅忙道：「你千萬別打這個念頭，四十歲不算什麼，你的內功基礎紮得很好，也不過普通常人三十上下而已！

只要我們努力耕耘，不會絕後的，眞要沒指望，在五十歲時，我們在堡中選一個根基較佳，品行端正的小伙子收養在膝下，我們就一生一代一雙人吧！」

萬年青倚在丈夫的肩上，似乎整個沉浸在幸福裡了，跟在身後的羅菩提與何妙容，似乎也感染了他們的戀情，兩個人緊握着手。

羅菩提低聲道：「大姐，希望我們在苗疆的幾度溫存，也給妳種下了種子，不然的話，我們以後也得努力耕耘，有了後，妳這個山主，我這個族長，也可以交下去，空出身子來遨遊四海了！」

何妙容低笑道：「那要我們活着離開才行！」

羅菩提道：「當然，我們這四個人都有着承先啟後的責任，誰也不能輕生，因此每個人都要珍惜此身！」

長長的地道終於走完了，出口處是一口深井，用磚塊砌成的活門，機樞已經生銹了，費了很大的勁才推開。

然後利用遊龍身法，貼着井壁滑升上去。

井外是一座院子，西北角上不遠，就是萬氏夫婦的居處，不但有着燈光，而且還有陣陣的藥味傳來。

羅菩提道：「運氣很好，那兒正是煉藥的地方，萬兄，我們分頭行事吧，賢伉儷帶一瓶龍珠粉末所化的解藥，去爲貴屬下等解毒，我與何大姐則去從事破壞的工作！」

他遞過一個瓶子又道：「能得手最好，不能得手，二位就設法突圍出去，配合外面三路的進攻而脫身。

現在這院中沒有人，大概都到前面去應付戰鬥了，二位對地形較熟，這一定不會有問題的。

如果方便的話，就在堡中製造一點混亂，使我們的工作進行順利一點，實在無法脫身，

二位也不必死拚，束手就擒，我們會設法解救的！」

萬年紅點點頭，因爲羅菩提分配的工作各取所宜，沒有什麼可爭的。

萬年青却道：「羅大俠，製藥之所，必然有高手守伺，說不定諸葛山眞也在那兒，你要小心點！」

羅菩提笑道：「我與何大姐聯手新修的天龍武學，可以應付一下，必要時可以利用這條地道作爲退路，絕對沒問題的。

所以二位必須在前面突圍，不能讓人知道這條退路，比較起來，還是我們所擔的風險較小！」

萬年青沒話說了，祇是問道：「我們離開時，是否要通知二位一聲呢？」

羅菩提道：「那是必須的，否則我會以爲二位已束手遭擒，就得把行動稍緩，設法先藏起來了！」

萬年青道：「堡門外有一口大鐘，如果我們突圍離去，就敲擊鐘鳴三聲爲號，如果超過三聲，那就是堡中利用鐘聲示警，二位千萬不要弄錯了！」

這個連絡的信號很別緻，但也顯得萬年青的細心。

羅菩提答應了，四個人就分成兩組，開始行動了！

他與何妙容潛行到樓下，藥香更濃却不見人影。

兩個人低聲商議數語，然後悄悄地分開，各由一邊飛身上了樓頂，掛身下來，向裡面窺視。

只見樓屋中間，放着一口大鐵鍋，底下用炭火，熬着一鍋黑色的濃汁。

吳漫花與她的六名弟子，都在忙着，有的添火，有的用一把大鐵杓攪動那鍋中的濃汁，有的不斷地往鍋中投入一塊塊白色的腐狀物！

吳漫花則坐在一旁的桌子上，面前排着十幾瓶貴州茅台酒，由一名弟子把濃汁遞給她，慢慢地傾入酒中封好。

在桌子底下，則已排着五六瓶封口的酒罐，何妙容一看迷魂藥酒已經在着手製煉，而且爲數如此之多，心中大急，來不及跟羅菩提招呼，揭了幾塊屋瓦，飛身越窗而入。

她首先把一塊屋瓦，擊向那口大鍋，噹然聲中，鍋裂瓦散，濃汁濺入炭火內，蓬起一陣水霧！

在亂中她將另一塊瓦片捏碎，以滿天花雨的手法，擊向吳漫花，吳漫花躲得很快，可是那些酒罐却全部爲瓦片擊碎，流了一地的酒汁！

吳漫花看見何妙容，不禁怒叫道：「何妙容，我跟妳有什麼深仇大恨，妳處處放不過我！」

何妙容拔劍挺立道：「天慾仙子，白天我饒妳不死，是因爲妳還不太壞，沒有跟諸葛山眞合作，現在妳居然喪心病狂，爲他製煉迷魂藥酒，荼害武林，我就饒不得妳了！」

吳漫花先是一怔，繼而冷笑道：「妳是來阻撓我製煉迷魂藥酒的，妳可眞聰明得很！」

何妙容道：「當然了，如果我來遲一步，妳把藥酒製成，交給諸葛山眞，禍害就大了啊！」

吳漫花哈哈大笑道：「好！妳來得眞是時候，諸葛山眞假如在武林造成禍害，妳就是最大的功臣了！」

何妙容不禁一怔道：「妳說什麼？」

吳漫花神色一黯道：「我說什麼都遲了！」

何妙容用劍逼住她道：「妳快給我說明白，妳剛才的話是什麼意思，否則我就要殺了妳！」

吳漫花理都不理她。

何妙容正想挺劍推過去，羅菩提拍窗而入，喝阻道：「大姐！等一下，我們恐怕弄錯了呢！」

何妙容道：「弄錯了？不會吧，那鍋中熬的是龍腦，正是製煉迷魂藥酒的材料！」

羅菩提道：「屠龍至今，已經有一個多月了，龍腦怎能保持這樣新鮮呢，而且迷魂藥酒有一股異味，不像這一鍋藥汁那樣芳香，恐怕不是迷魂藥酒！」

何妙容愕然道：「不是迷魂藥酒又是什麼呢？」

吳漫花道：「是醒魂藥酒，我受了諸葛老兒的脅迫，把迷魂藥酒的處方給了他，爲了抵制他濫施迷魂藥酒，所以才把所有的存藥，製煉成迷魂酒的解藥，爲自己的過失稍贖罪愆，現在都給你們破壞了！」

何妙容疑心參半，吳漫花目中流下了眼淚道：「天慾教雖是一個邪惡的門戶，可是我們自律極嚴，尤其像迷魂藥酒這種歹毒的配方，絕對禁止濫施，我在逼不得已情形下，獻出了配方，只想以待罪之身，稍爲做一點好事，想不到却被你們這些行俠仗義的大英雄們給破壞了！」

何妙容爲之一怔，道：「諸葛山眞會准妳配製解藥？」

吳漫花冷笑道：「他若是還在的話，自然不會准許的，可是他早已溜了，這兒的人根本不懂得配藥，也不知道我在製煉什麼藥，所以我才想趁這個機會煉成醒魂藥酒……」

羅菩提一驚道：「他走了！上那兒去了？」

吳漫花沒有答覆這個問題，也答不出這個問題。

萬年紅一怔道：「這是怎麼說？」

羅菩提笑道：「如果諸葛山眞不想放棄萬家堡，自己留此座鎭，我們今天的行動不會如此順利吧？」

萬年紅道：「是的！我們最初的目的也沒有想一舉能收復萬家堡，祇是想破壞他煉藥的工作……」

羅菩提道：「所以這是他故意造成的，邪神教下那些人，也是他假我們的手除去的！」

萬年紅道：「爲什麼呢？這不是他專誠邀來的助手嗎？邪神教的人對他的支持最力……

……」

羅菩提道：「起先他高估了邪教的實力，前次一戰，他發現那些人根本幫不了忙，而且形貌怪異，到那兒都很容易被人一眼看出來，帶着這批人隨行，反而會暴露他的行踪，但基於道義，他又不便明着撇開這些人，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借我們的手加以翦除！」

萬年紅的得意之色，一下子都被掃光了。

羅菩提笑笑又道：「不過萬兄總算也替中原武林盡了大力，這些異族暴徒，在本土不容，流竄到中原來，多少會造成一點紛擾，實力也還不弱，如果不是貴堡的實力雄厚，要一舉殲滅這些人，還眞不容易呢！」

萬年紅不禁苦笑道：「羅老弟，你別爲我解嘲了，諸葛山眞佈局之精，實在比我們高明得多，處處地方都佔先一籌，我們受了利用都不知道，要不是老弟點出，我還眞被蒙在鼓裡呢！」

羅菩提道：「萬兄要動用貴屬來肅清叛徒，小弟認爲是個必要的措施，小弟並不是好殺之徒，尤其是同室操戈之舉，更近於殘暴，但沒有辦法，因爲祇有貴屬才認得那些人，而諸葛山眞運用那些人所進行的陰謀，更是可怕。」

何妙容道：「你說得太嚴重了吧！」

羅菩提道：「不！他們的身手既高，又未在江湖上露過面，到那兒都不受注意，諸葛山眞如果利用他們，對中原的一些武林宗派或世家大豪下手，令人無從防起。

只要他有幾次行動得手，聲威力揚，對那些實力較弱的門派，兵不血刃就可以取得了控制。」

聽過他的陳述後，大家都怵然動容了，每個人的眼光看來看去，似乎都在問着一個問題——怎麼辦？

羅菩提最後輕嘆道：「目前沒有別的辦法，只有等待，等待他們有了動靜後，再謀對付之策，否則中原如此之大，茫無頭緒中，上那兒去找他們呢？

萬年紅道：「可是到那個時候已經太遲了！」

羅菩提道：「的確是稍微遲了一點，諸葛山眞起初已走錯了一步，他輕估了我們，以爲先從我們身上着手，養足實力後再進軍中原可以省點事！

但是幾次失敗後，他變得聰明了，不再跟我們樹敵，令人無從捉摸，這一手實在高明，尤其是把邪神教的人撇下，帶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等他的形跡揭露，他的羽翼也已經豐滿了！」

萬年紅道：「除了等待之外，我們總有一點事情可做吧？至少有幾個人是大家所熟知的！」

羅菩提道：「是的！諸葛山眞與南山子久爲人知，可是他們一定不會公然活動的，萬里追風古殘成名雖久，見過他的人却少之又少，要從這三個人身上獲知他們落脚的地點，希望是很渺茫的！」

萬年紅道：「可是他們要行動時，一定會派出人手，自然是以從敝堡帶去的人手爲主，兄弟可以把全堡所剩的人全部派遣出去探索他們的行踪！」

羅菩提道：「萬兄現在還有多少可用的人手？」

萬年紅道：「萬家堡人人會武，個個可用，他祇帶走了三十多個，却有近百名人員留下！」

羅菩提道：「難道萬兄祇剩下一片空堡不成？」

萬年紅道：「是的！這片基業是不會搬走的，留下一兩個人看守着就夠了，禍起於本堡，愚夫婦當負首責，自然要盡到最大的責任，這也是兄弟向天下武林唯一可盡之心，所以兄弟願不惜犧牲，務使他們的陰謀不得逞！」

羅菩提道：「萬兄肯如此盡力，自然是有效得多，我們可以從長計議一番！」

於是大家都邀下樓，來到前面的議事廳，跟虎嘯龍飛以及常醉客薩玲娜等人會合，共謀對策！

當場大家作了幾項決定——一是利用水陸兩道的綠林弟兄，密切注意那批人的行踪。

二是將萬家堡中的人員，遣出九十人，兩人一組，分爲四十五組，配合水道的綠林豪傑分舵，分駐在五門八派，以及武林中知名的豪門大族世家的所在地，如果發現有萬家堡的叛徒出現，不必採取行動，立即向上稟報。

三是假君山水道總寨與山東蒙山陸路總舵兩地爲司令中心，接受各地的情報消息後，立

作措置。

四是屬於羅菩提個人的行動，他負責遍訪少林武當與峨嵋青城及九華五大宗派諸位掌門人，告以諸葛山眞暗組萬方教的消息，請他們注意防範，及共謀遏止的辦法。

這個任務祇有他能擔任，因爲宇內八奇中，他們雖居其六，何妙容偏居蠻疆，萬年紅偏居西蜀，與武林中人向無往還。

聞千里與凌雲霄是綠林梟雄，跟這些名門正派格格不入，有話也說不進去。

常醉客俠名雖著，由於他本人疏於交往，而且行徑不受拘羈，沉緬醉鄉，在一般人心中並沒有多少份量，說不定人家還會以爲他是在說醉話！

祇有羅菩提，由於他的師尊佛印上人就是一代俠僧，備受尊崇，他本人也是在武林中評譽極佳，這個工作由他擔任最適合！

大家把一切都計議定了。

天慾仙子吳漫花憤然起立道：「這兒好像都沒有我的事兒，是我不夠資格爲武林出力嗎？」

衆人都是一怔，的確感到十分爲難。

因爲天慾教在武林中口碑之劣，已經到了令人側目的程度，如果給她一份工作，處處都會受到阻力。

何妙容盈盈起立笑道：「吳大姐，有一份最重要的工作，小妹擬於借重，祇是有一個附

帶的要求？」

吳漫花一怔道：「什麼附帶要求！」

何妙容道：「請妳改一改天慾教的名稱！」

吳漫花苦笑道：「天慾教不見容於武林，僅剩下我一個傳人，自從上次被五大門派聯手逼落深谷後，我早已放棄雄心了！

這次是爲諸葛老鬼所惑，才想另創一番天下，但我立規謹嚴，除了妳百花山的門下，沒有沾到其他的人！」

何妙容道：「那就好，小妹以天龍門中監督人的身份，聘大姐爲天龍門中總監兼任百花山副山主，同時更借重大力，教授我手下的這批女孩子！」

吳漫花一怔道：「山主！妳不是在開玩笑？」

何妙容道：「絕對不是，大姐這一身武功令小妹十分欽服，尤其是妳手下的六名弟子，居然能與八奇中的四位高手酣戰百餘招而不敗，更是傲人！

巾幗隊中，有大姐這樣一位傑出人才，是我們女子的光榮，而我手下的百花使全是女孩子，由大姐來訓練當更爲適合！」

吳漫花十分感動地道：「山主！我很感謝妳的好意，可是我不敢領受，因爲我這身武功得之於邪道！」

何妙容笑道：「不！武功無正邪之別，用之於正則正，用之於邪則邪！」

吳漫花苦笑了笑道：「山主！妳知道我們練功的方法嗎？」

何妙容道：「知道！是得之於採合！」

吳漫花道：「那妳還要把這些女孩子交給我嗎？」

何妙容一笑道：「是的！因爲天龍武學，着重在合籍雙修，女主內媚，男修外剛，剛柔互濟，天下無敵！

天龍心法中有許多法門，可以去其邪而存其道，如果大姐能將所學與小妹互相參證一番，我們可以在短時間內，把這些女孩子個個都造就成爲當世好手，即使諸葛山眞的萬方教組成，以我們這股力量，也可以跟他周旋一番了！」

吳漫花沉思片刻才道：「山主！既蒙妳如此雅愛，我再不答應就不是人了，只是我還要參證一下，如果天龍心法與我所學無法配合，我寧可規規矩矩教她們練功夫，也不能再害她們了！」

何妙容道：「那當然，小妹跟大姐一起參研，總要把百花山弄出一番局面來！」

她是個很有主見的女子，既然決定了，誰也不便反對。

祇有羅菩提覺得不太妥當，一直到會議散了，他把何妙容與薩玲娜邀到房中私談，他才問道：「大姐！你這樣做是否合適？」

何妙容道：「絕對合適，我對天龍秘笈研究得透澈，在女徒方面，由於陰柔之性太重，行功速進而易偏入魔道，所以才有三十五歲必須婚嫁的規定。

如果過了三十五歲仍然不得陽氣之冲和，就會把人的心性導入魔境中，不是發狂，就是爲陰火內煎而致死。

梅姨僅與柳師伯一度繾綣，雖然洩去了陰火之毒，却仍然未夠澈底，所以後來參修更深一層武功時，才會走火入魔，但如果將天慾門的自制心法學成，就不會有這種現象了！」

羅菩提道：「可是天慾教的作風太令人難堪了！」

何妙容道：「是的！但在我的百花山上却用得着，我現在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教了那些女孩子的武功，啟竇了她們的知識，使她們對同族的男子產生了卑夷之感，不願下嫁同族了。

我固然可以爲她們强行擇配，但那究竟是不好的事，因此我想借重天慾教的媚功，使她們到時候自行思嫁，然後我再限制她們必須於同族中擇人而事……」

羅菩提道：「那樣她們就會安份了嗎？」

何妙容道：「我爲她們正式主持婚禮之後，她們就會受到族規的限制，不能再亂來了，苗族中未婚少女的行爲可以逾越一點，一旦成爲人婦以後，就必須恪守婦道！」

羅菩提想道：「大姐！妳總是要小心一點！」

何妙容充滿信心地笑道：「吳漫花決心要學好，我相信她會跟我合作得很愉快，而且我這些手下所習的也是天龍武學，一直嫁不出去，將來也可能會受到影響，我必須要設法爲她們的終身作個安排，同時加强她們的武功，將來好作爲對抗萬方教的基本武力！」

羅菩提道：「這麼說來，大姐是無法與我們同行的了？」

何妙容微怔道：「我要回山去，你要我幹嗎？」

羅菩提道：「我原來是想請大姐與玲妹作伴的！」

何妙容笑道：「有玲師妹陪你就行了，你這次的工作又不是跟人打架，用不着我來幫手！」

薩玲娜紅着臉道：「師姐不去，我也不去！」

何妙容道：「不！妳一定要去，因爲妳的武功底子太差，正好在路上跟他進研一番，天龍武學必須是陰陽剛柔互濟配合的，因此妳祇有利用這段時間進修！」

薩玲娜紅着臉道：「那怎麼可以呢？」

何妙容笑道：「師妹！你們的事已有父母之命，而且我現在以族長的身分，爲你們定證，因在客中，不便舉行儀式了，等回山之日，我們再公開慶賀吧！」

說着離開房門，替他們把門掩上了，却又在外面傾聽了一陣，直到裡面由絮切的細語歸於平靜後，她才放心地離開了！

第二天一早，羅菩提與薩玲娜來到外面，但見萬家堡中張紅掛綵，好像是在辦喜事，不禁微怔！

這時萬年紅過來，朝他拱手笑道：「羅老弟！恭喜！恭喜，昨夜何山主告訴了我們喜訊，雖然何山主要我們不必張揚，但這種大事是應該慶祝的，所以兄弟漏夜命人進[illegible]了一下呢

！」

羅菩提弄得有點不好意思地道：「這……何必呢？事情已經過去了，再行張揚，反而不好意思！」

萬年紅道：「老弟與何山主的大喜，我們漏過了，這次可不能再漏過了，吾輩江湖人雖不拘小節，但禮不可廢，老弟在中原沒有固定的家，就拿這兒當作你的家吧！

而且也補行迎娶兩位新娘子的儀式，否則你這位中原的大豪俠，被番邦招了駙馬，可是我們的損失！」

正說着，何妙容穿了一身錦衣，被萬年青與吳漫花二人簇擁而來。

萬年青還拿了一套錦衣笑道：「羅大俠！儀式可以不行，喜酒是不能少的，你快去換換衣服，跟兩位新娘子到廳上敬大家的酒，我托大也叫你一聲兄弟吧！今天是我做嫂子的爲你們辦喜酒！」

萬年紅把羅菩提拖走了，逼着他換了套衣服，然後來到廳上，居然筵開二十多桌，萬家堡上上下下，以及水陸兩道與百花山的人，濟濟一堂！

常醉客與吳漫花分任男女雙方的冰人，說了一番祝辭。

羅菩提心裡很感激，知道這是出之於何妙容的授意，主要是爲薩玲娜正名份，因爲她的下嫁，雖出之生父指命，但太潦草了，未免傷及她的自尊。

因爲何妙容與自己的婚禮是按苗俗舉行，到底還經過族中長老的公證，而他與薩玲娜昨夜實在太草率了！

雖然是爲了練功的需要，倒底也關係着一個女孩子的終身！

何妙容即席還爲薩玲娜除了苗籍，另外給他起了一個漢名，叫柳小梅，也讓她歸宗生身之父。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措施，使得佛印上人與孫凌波的一段宿緣也可以有個名正言順的結合，否則這一代俠僧俗偕舊侶重合，對外解釋起來就很尷尬了！

再者這頓喜酒也具有多量意義，除了慶賀他的新婚外，還歡迎吳漫花擺脫天慾教新生，歸於天龍門下。

吳漫花也算是天龍門中三傳弟子，叩見了掌門人羅菩提，然後將她的六名弟子歸併百花山，都算是天龍門人！

另外就是藉此化解水道綠林盟與萬家堡的一段過節，萬氏夫婦受了南山子的慫恿，與古殘訂下了獵頭之賽，殺了水道不少的人，現在同仇敵愾，這筆帳也無法算了，但凌雲霄對部屬却必須有個交代！

羅菩提當場請求充任調人，萬氏夫婦也一再致歉，凌雲霄接受了一杯敬酒，總算是蓋了過去！

熱鬧了一天，大家就各奔前程，常醉客隨凌雲霄留駐君山，萬氏夫婦與聞千里往蒙山等候消息。

萬家堡派出的人則在水陸兩道的弟兄陪隨下，開始偵察的任務！

爲了方便連繫起見，大家還商決了一件大事，由天龍聘任常醉客與萬氏夫婦爲天龍門護法，然後由天龍與水陸兩道聯合組成的龍虎盟，推任羅菩提爲盟主，制定了龍虎令符，作爲連絡的表徵。

分別上道後，薩玲娜改了漢裝，與羅菩提雙騎並轡，首訪青城，青城劍派與萬家堡相去很近，對萬家堡的事情也略有知聞，青城掌門人對萬家堡這一股勢力始終很忌憚，聽羅菩提道及始末，青城劍主劉平城欣然同意加盟！

因爲這是個難得的機會，青城一派在武林中的地位已日漸衰微，他們一直很小心，從來不願也惹不起近在咫尺的萬家堡。

又因爲門人多半任職於鏢局，有這個機會與水陸兩大綠林盟主搭上交情，又能與萬家堡建立友誼，對他們的好處實在太大了！

因此劉平城自動地表示參與龍虎盟，並立即要求增製龍虎令符，以便與同盟中人連繫！

這次任務是很愉快的，但到了峨嵋，就沒有這麼順利了。

峨嵋一派近幾年人才輩出，聲勢之盛已與少林武當兩大主派不相上下，峨嵋掌教漁陽道長主持金頂聖宮已有三十年，精研劍術四十餘載，自詡天下無敵，門下弟子有三英六傑七全眞，都是名負一時的劍客！

羅菩提通名求見時，漁陽道長因爲他是佛印上人的弟子，倒還給面子接見了。

等他說到龍虎盟的組成，漁陽道長就臉現不屑之色道：「羅施主！龍飛虎嘯雖然名列八奇，不過是兩個盜賊頭兒而已，至於天慾妖女吳漫花，更是人皆可誅的妖孽，施主怎麼會與這種人爲伍結盟的？」

薩玲娜忍不住道：「吳大姐現在是天龍門護法！」

漁陽道長冷笑道：「天龍門又是那一家宗派？」

羅菩提並沒有說出自己接掌天龍門戶的事，因爲這段曲折有許多地方不足爲外人道。所以謙遜地道：「天龍門雖已三傳，却始終沒有正式見諸於武林，一直到現在才擴大門戶，但並沒有正式成立門派……」

漁陽道長道：「成立一個門戶並不是幾個人湊合就行了，除了要有事實的表現還要經大家公認！」

薩玲娜更忍不住了道：「我們現在就是來向掌門人備個案，希望以後貴門對天龍門下多加照應！」

漁陽道長望着薩玲娜冷冷地道：「這位女俠也是天龍門下嗎？」

羅菩提忙道：「是的！這是敝師妹柳小梅！」

漁陽道長微怔道：「佛印上人另外還有傳人？」

羅菩提道：「敝師妹是家師的女兒！」

漁陽道長道：「羅施主不是在開玩笑吧？」

羅菩提道：「在下說的是眞話，小梅師妹是家師未曾剃度前所出的俗家骨肉，是師母凌波仙子的獨生愛女，而敝師母是天龍二代掌門！」

漁陽道長知道佛印上人的俗家姓名叫柳文佩，是名滿江湖的美劍客，却沒有想到武林中有第一美人之稱的凌波仙子是他的妻子，而且還有了個女兒！

因此一愣道：「令師與孫女俠是何時結褵的？令師既然娶得昔年江湖第一美人爲侶，該是一大佳話，何以又會出家呢？」

薩玲娜道：「這是我的家事！似無必要向掌門人奉告吧？」

漁陽道長臉上一紅，訕訕地說道：「這是貧道失禮，那天龍第三代掌門人該是柳女俠了？」

薩玲娜道：「不是，是外子！」

漁陽道長道：「原來柳女俠已經于歸，是那一位英雄？」

薩玲娜手指羅菩提道：「就是家師兄！」

漁陽道長笑道：「很好，羅施主少年英俊，俠名遠揚，與柳女俠正好是一雙玉人，英雄俠侶。」

薩玲娜道：「掌門人，既然我已經告訴你，外子是天龍第三代掌門了，你的稱呼就不該是施主了？」

漁陽道長傲然道：「貧道是出家人，十方皆是施主，即使是當今的皇帝來到，貧道也是如此稱呼。」

薩玲娜怫然道：「道長是不承認天龍這個門戶？」

漁陽道長道：「天龍門中皆知名之士，貧道不敢高攀。」

薩玲娜怒道：「天龍門中除了吳大姐外，還有好幾位護法，龍飛虎嘯，以及萬家堡銀鐵雙劍伉儷都是天龍護法，我師姐何妙容是監督人，常醉客是內堂總監，這個陣容能否換得掌教眞人一聲掌門人的稱呼？」

漁陽道長心中微驚，這個聲勢的確是很驚人的，龍虎盟的全部班底，幾乎全列上了，因此一哼道：「羅施主倒底是天龍門主呢？還是龍虎盟主呢？」

薩玲娜道：「兩者都不是！不過龍虎盟是暫時的，天龍門是永久的，等到諸葛山眞的萬方教瓦解後，龍虎盟就不存在了，而天龍門仍然存在的，再者龍虎盟不限於天龍一家參加，青城劍主劉平城大俠也是盟中一員。」

漁陽道長沉忖有頃，道：「羅施主今天是以何種身份前來呢？」

羅菩提道：「自然是以龍虎盟的身份前來，請求掌門人響應，共同爲維護武林安寧而盡力！」

漁陽道長冷笑道：「貧道孤陋寡聞，只知道諸葛先生一代醫隱，不曉得他有組萬方教的雄圖，倒是先領略到天龍門的神威了！

天龍門戶中擁有黑道中全部的實力，加上八奇中六奇之聲勢，還有吳漫花那等名人，聲

勢之盛，四海皆顫，峨嵋實在不敢高攀，送客！」

他站了起來，袍袖一拂，轉身就往後走去。

薩玲娜忽地臉色一沉道：「掌門人請等一下！」

漁陽道長冷然止步道：「女施主還有何見教？」

薩玲娜冷冷地道：「進門時外子以私名求見，以掌門人的身份地位，大可以坐在這兒召見，但此刻掌門人已經知道外子是一門之主，還身兼一個俠義同盟的盟主，在江湖的禮數上，掌門人應該親自送出門才對！」

漁陽道長冷笑道：「貧道無此習慣！」

薩玲娜道：「習慣可以養成的，掌門人應該開始養成這個習慣了，除非峨嵋從現在開始退出武林。」

漁陽道長微微一怔，怒道：「女施主是在威脅貧道嗎？」

薩玲娜道：「那倒不敢，不過掌門人也該知道武林人重名尤甚於一切，外子在貴門所受的禮遇，即使他自己不在乎，天龍門中其他的護法總監恐怕未必甘服，假如他們對峨嵋有所行動，峨嵋是否能應付得了？」

漁陽道長不禁一怔，薩玲娜的話不爲無理，雖然他心中不齒那些人，但無可否認，這是一個相當雄厚的力量。

別說峨嵋惹不起，就是在武林中最具有實力，站在武林領導地位的少林武當兩派，也同樣的惹不起？

但他孤傲成性，自然不肯低頭，因此冷笑一聲道：「峨嵋如果不加入龍虎盟，就是與各位爲敵了？」

薩玲娜道：「我們不會這麼不講理，但江湖上也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就是相互尊敬，天龍門主以禮相訪，掌門人這種接待的態度，將來縱有得罪，其曲也不在我們。」

羅菩提覺得很奇怪，一向嫻靜穩重的薩玲娜，何以會今天一反常態，變得這麼驕橫凌人了，但是他知道薩玲娜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未曾出言阻止。

薩玲娜又道：「掌門人現在改變待客之道還來得及，等我們一出山門，天龍門下就永遠記得掌門人的盛情了。」

漁陽道長頓了一頓道：「羅施主！貧道想聽聽你的意思，難道你一定要尊夫人代爲發言嗎？」

薩玲娜立刻道：「外子雖然是一門之主，但他接掌門戶未久，還不太了解一個掌門人的責任！

一個人身負門戶重任後，其身受的榮辱，就是整個門戶的事情了，請掌門人也三思而行，不要以個人的好惡喜憎，爲門戶招致不幸！」

漁陽道長一時沒有回答，却把殿中的七個道裝弟子與三個俗家打扮的青年人召了過去，低聲商談。

羅菩提這才低聲道：「玲娜！妳這是何必呢？」

薩玲娜也低聲道：「師哥！我不是故意使耍性子，實在是他們太氣人了，你胸懷寬大，也許忍得住。

但虎嘯龍飛與萬大哥他們都是一方之雄，連師姐也是一山之主，他們知道了你今天所受的屈辱，必然會起而興師問罪的。」

羅菩提道：「我們可以不說？」

薩玲娜道：「但峨嵋會對外宣揚的，那樣一來，龍虎盟再也爭取不到助力了，而且天龍門也無法在武林抬頭。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要把面子爭回來，才能避免一場糾紛，你單身任俠時，謙虛是美德，但身負門戶之任，退讓就是怯懦，這兩者的差別是很大的。」

羅菩提的確沒想到會有這麼多的麻煩，但他知道薩玲娜的話是對的。

今天在峨嵋所受，恐怕祇有一個常醉客可以容忍，聞千里、凌雲霄、萬年紅夫婦，甚至於何妙容，都會勃然震怒。

尤其是最後漁陽道長拂袖而起的「送客」二字，那等於是下令逐客了，連他自己都不太忍得住。

可是他想一下道：「玲娜！我們是來爭取幫助的，還是別傷和氣的好，否則就是給諸葛山眞造機會了，那老道士對諸葛山眞的爲人還沒有識透，如果我們跟峨嵋結怨，他再趁虛而入，正好把峨嵋拉了過去。」

薩玲娜道：「我們已經遲了一步，諸葛山眞的人已經來過了，所以這老道士才對我們如此冷淡，所以我們一定要强硬一點！

無論如何，也得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這樣子即使峨嵋不站在我們這邊，也不敢站在萬方教那邊去！」

羅菩提一怔道：「妳怎麼知道的？」

薩玲娜笑笑道：「師哥！我是在苗疆成長的，有許多特殊的本能是從小就學會的，苗疆的人最擅長的一門工夫就是追踪，縱然遙隔千里，我們也能照樣把仇人追到……」

羅菩提道：「我也曾聽說過，不知你們是根據什麼線索？」

薩玲娜道：「靠嗅覺，每個人都有一種特殊氣味的，在十二個時辰之內，祇要對方停留過的地方，體味染觸在附近的器物上，我一聞就知道了，這種本能我最靈敏，所以我知道，在這個廳殿裡，萬里追風古殘曾經來過！」

羅菩提道：「妳不會弄錯嗎？」

薩玲娜道：「準錯不了，他的體味很特殊，最易辨識。」

羅菩提道：「那麼在萬家堡，妳怎麼不循着線索追躡呢？」

薩玲娜道：「那時人太多太雜，氣味混濁，而且他們是翻山走的，山風强烈，把氣息都給吹散了，匆匆經過時留下的氣息很淡！

祇有在室中逗留的時間較久，而且不太通風的地方，氣味才留下來，目前我能牢記的體味，祇有南山子與古殘兩個人，而我所坐的那張椅子，就是古殘坐過的，所以我立刻就發現了！」

羅菩提道：「妳爲什麼不先說呢？」

薩玲娜道：「當時我沒在意，直等這老道士的態度越來越壞時，我才覺得很奇怪，他就算不屑於加入龍虎盟，也犯不着對我們無禮呀！

我們的聲勢也相當雄厚，任何人都要考慮一下，是否值得開罪我們，何況他還是一門之長，行事更須穩重，而他居然毫不考慮，顯然有所憑恃！」

十八

羅菩提道：「難怪妳忽然變得這麼驕橫了，我也覺得納悶，妳在百花山時，是個很愛和平的人。」

薩玲娜笑笑道：「雖然我現在知道我的父母都是漢人，但我在苗疆中長大，蠻子的脾氣却是改不掉的。

尤其是榮譽方面，我還是一點不讓步的，今天就算是沒有發現古殘先來過，我仍然要堅持到底！」

羅菩提道：「不過現在妳也給了他一個難題，他已經把話說出了口，要他改變態度是很難堪的事！」

薩玲娜道：「我曉得，但這一點非堅持不可，誰叫他失禮在先，身爲一門之長，行事必須愼重，這也是給他一個教訓，要他學學今後如何應事對人？」

羅菩提道：「能過得去，就馬虎一點算了！」

薩玲娜道：「師哥！天龍門雖然三傳到你，但對外正式亮出天龍門戶，你是第一個，爲了天龍一門今後在武林中的地位，你必須要抬得起頭！否則……」

羅菩提道：「否則會怎麼樣呢？」

薩玲娜道：「否則你就要把天龍秘笈下册與十三字眞解給諸葛山眞，因爲他也是天龍門人，同樣具有執掌門戶的權利。

你如果不能使天龍的榮譽維持不受損辱，他可以堂而煌之地提出要求，連師姐與我母親都只好支持他了。」

羅菩提心中一動道：「有這麼嚴重嗎？」

薩玲娜道：「是的！天龍師祖的遺示中規定得很明白，我母親掌握着一半的天龍秘笈，所以要自閉荒山，隱身百獸谷中，就是不想給他造成一個掠奪的藉口，因爲我母親對師門是非常尊敬的！」

羅菩提沉思不語。

薩玲娜又道：「你和我父親不是天龍門中的人，本來不必要你來挑這個擔子的，但父親留言指定要你接掌天龍門戶，就是向我母親表示歉意！

師姐對這個指示感到很不解，她說父親對天龍這些不合情理的門規反感很深，再也想不到會叫你接任的！」

羅菩提嘆道：「我知道他老人家的意思，他老人家對天龍的反感雖大，但對師母的歉意更深，要我繼長門戶，或許是師母要求復合的條件！

師恩深重，師父他老人家却不是個挾恩干求的人，面對我的時候，他老人家必然會感到難以啟齒，所以才留下字諭，連面都不跟我見……」

薩玲娜道：「你對接長門戶的事興趣並不高！」

羅菩提道：「是的！我只合湖山終老，不是創業的材料，妳又何嘗是呢，我看這個責任以妙容大姐來挑最適合！」

薩玲娜輕嘆道：「是的！但師姐是天龍門中監督人，身份之崇高，尤在掌門之上，連我母親都很尊敬她，不敢對她提出這個要求，師哥！本來這是我的責任，但我實非其才，只有求求你多盡點力了！」

羅菩提無可奈何地一笑道：「別說這些了，爲了兩位老人家，我們也責無旁貸，今天幸虧妳細心，否則我們又中了諸葛山眞的圈套了！

這老鬼實在厲害，他遣古殘來此，目的是想打擊我一下，因爲他算準我爲了大局，一定會委屈求全的。

祇要我一出門，祇要短時間內沒有行動，此事立刻宣揚出去，他就可以順理成章地來索取秘笈了！」

薩玲娜道：「我倒沒有想到這一點！」

羅菩提笑道：「現在想到也不遲，但已經晚了一步，峨嵋正在力圖振拔，想跟少林、武當一爭武林領導地位，也不可能屈服的，我們這個怨是結定了。

諸葛老鬼行事向來是兩面收利的，今天我們雖然沒有中他第一個圈套，但樹下這樣的一個强敵，他總算達到另一個目的！」

羅菩提的估計沒有錯。

漁陽道長與手下的弟子商量已畢，冷冷地望着他們道：「二位施主還沒有走？很對不起，殿上即將舉行晚課，那是不能受干擾的。」

羅菩提淡淡地道：「在下正等待掌門人這句話，羅某雖無是非之心，但如此情況下走出貴殿，實難以對門人。」

漁陽道長冷笑道：「施主要怎麼才肯走？」

羅菩提道：「一個是掌門人鳴金傳鼓，召集貴門弟子列隊以掌門之儀送我們出去。」

漁陽道長冷冷地道：「很抱歉，峨嵋對龍虎盟主，或可採取這種儀式，但對天龍一脈，因爲素無交往，不便爲之，羅施主如果不提天龍二字貧道或可應命！」

這是個很厲害的一着，如果薩玲娜沒有發現古殘先他們來此，一定可以接受了，因爲在表面上看來，峨嵋已經很讓步。

而且這麼做，對外也可以交代過去，那是給龍虎盟中的那些人十足的面子，杜絕了他們尋事的藉口了！

但羅菩提洞悉了其中有諸葛山眞藉以打擊天龍威望的陰謀，怎麼會上當呢？

何況峨嵋的讓步，正證明了古殘前來的目的，因此微微一笑道：「掌門人別忘記了，龍虎盟中除了青城之外，都與天龍有關。」

漁陽道長道：「貧道正是看在青城的份上與令師的面子，才如此客氣，若以天龍門中那些牛蛇鬼神，貧道實在沒有應酬的興趣，羅施主究竟如何決定？」

羅菩提道：「我既然表明了天龍門戶的立場，就得以天龍掌門的身份離開。」

漁陽道長道：「辦不到，貧道心敬令師俠名，不便多事得罪，也不想多結仇隙，施主如果不想走，就在這兒坐着吧，敝寺晚課時間已到，不便多作招待了。」

說着命座下一名道裝弟子，準備鳴磬開始晚課，這又是一着狠手，他只是表示冷淡，却不輕易言敵。

目的在使羅菩提自覺無趣而去，他們的目的就達到了。

如果羅菩提忍不住而先行出手，則他們在武林公道上也佔住了理，而顯得曲在天龍了。

薩玲娜沒想到對方會來上這一手，顯然她沒了主意，低聲問道：「師哥！這該怎麼辦？他們在逼我們先鬧事。」

羅菩提淡淡一笑道：「沒關係！妳從現在起別開口，看我的！」

他把椅子往旁邊挪一挪道：「玲娜！妳不是最喜歡聽道士唱經嗎？漁陽掌門人對妳很給面子，特別爲妳舉行金頂仙唱妙音，妳就留下好好拜聆一番。」

他把薩玲娜按着坐下，自己却轉身朝外走去！

漁陽道長終於忍不住了，叫道：「羅施主！你上那兒去！」

羅菩提道：「我把拙荆留下作爲抵押，下去召集敝門各大護法前來，共謝掌門人的盛意。」

漁陽道長臉色一變道：「金頂乃道侶修眞之地，不便留宿女賓，請把尊夫人也一併帶去。」

羅菩提含笑道：「拙荊很識大體，不會給貴門添麻煩的。」

漁陽道長怒道：「羅菩提！你存心想鬧事嗎？」

羅菩提冷笑道：「羅某以一門之尊，飽受貴門冷落，自慚無能，所以祇好把拙荊留下作爲抵押……」

漁陽道長怒道：「胡說，沒有人要留下她！」

羅菩提道：「羅某到了山下，就有人會相信了，天龍門雖然不受尊敬，但沒有人會相信羅某故意把妻子留下來的吧？那時候峨嵋倚仗人多勢衆，强留婦孺爲質的盛舉，定然會得到武林一致讚揚的！」

漁陽道長聽他這麼一說也呆了！

的確這是很厲害的一手，誰也難以相信名列八奇之首的羅菩提會使出如此放刁的手段，而峨嵋如果揹上這口黑鍋，的確是難以得到武林道的諒解。

眼看着羅菩提快走到門口了，漁陽道長忍不住大叫一聲道：「站住！你怎可如此放刁呀？」

羅菩提驀地回身，目泛精光，盯在漁陽道長的臉上，沉重地道：「道長！峨嵋累世清譽得來不易，我是一片好心，希望道長不要成爲門戶之罪人。羅某絕非放刁之人，也不會把拙荊留下的，剛才祇是一番試驗。」

漁陽道長微怔道：「試驗，什麼試驗？」

羅菩提道：「看看道長對這件事的應付手段如何？如果道長聽任羅某離去，就表示道長頗有心計，因爲道長大可等羅某離去後，殺死了拙荊毀屍滅跡，來個矢口否認，羅某一點辦法都沒有！縱然有心誣陷，也提不出證據了！」

漁陽道長怒道：「胡說，峨嵋乃堂堂門戶，豈會做出這種卑劣的行爲！」

羅菩提一嘆道：「正因爲道長想不到這些歪點子，羅某才深爲貴門擔心，諸葛山眞狡計百出，道長以這種胸無城府去與他合作建交，遲早會吃他的虧的。」

漁陽道長不禁一怔道：「貧道幾時與諸葛施主建交了？」

羅菩提一笑道：「道長爲一門之尊，說話可得負點責任，道長現在否認，過一段時間後，再想宣佈與萬方教携手合作，可就大失身份了！」

漁陽道長忿然道：「你有什麼根據說峨嵋與萬方教合作？」

羅菩提笑笑道：「道長心裡明白就是了，何必一定要我說出來呢？事情鬧開了對大家都不好……」

漁陽道長道：「不行，你一定要交代明白！」

羅菩提神色一莊道：「萬方教的使者，追風俠古殘，先我們一天到達，而且就坐在拙荊坐的那張椅子上與道長交談，這個證據夠使道長滿意了吧！」

漁陽道長臉色一變，沉吟片刻才道：「不錯，古施主來過，但這並不能證明峨嵋與萬方教有所關連，羅施主也以龍虎盟的身份前來了，難道就能證明峨嵋加盟了嗎？」

羅菩提道：「道長已經拒絕加盟，自然無須隱瞞，但道長將古殘前來秘而不宣，可見你們已達成協議！」

漁陽道長道：「本門來過一些什麼客人，貧道無須一一都告訴施主吧！」

羅菩提笑笑道：「那當然不必，但羅某前來就是爲聯絡武林宗派共謀對付萬方教的事，古殘明明爲萬方教的專使，道長秘而不宣，可見是心有所愧……」

漁陽道長怒道：「峨嵋爲一方門戶，自有擇交的自由，萬方教中組成的一些人，總比龍虎盟好得多！」

羅菩提道：「道長不齒龍虎盟，無非是爲了有天慾仙子吳漫花之故，要知道天慾仙子原爲萬方教所羅致，因爲不滿諸葛山眞的作爲，才幡然悔悟，她雖是天慾傳人，現在已經改邪歸正，放棄了天慾教的名義，改入天龍門中……」

漁陽道長冷笑道：「豈僅是吳漫花一人而已，龍虎盟中非奸卽盜，有幾個是好人？」

羅菩提臉色一沉道：「這是道長對龍虎盟的主觀看法？」

漁陽道長冷笑道：「不錯！這是貧道的看法，施主如果認爲不當，大可去召集這些狐羣狗黨，到峨嵋來興師問罪，峨嵋擔待得了！」

薩玲娜幾乎忍不住要拔劍而起了！

但羅菩提却一嘆道：「我不會的，道長不明是非甘心受人利用，我却不會上諸葛山眞的當，在江湖上掀起干戈，造成他自大得利，在萬方教未滅之前，我不爭這口閒氣，玲娜！我們走！」

薩玲娜道：「就這麼走了？師哥！別忘了你是天龍掌門，被人這樣子轟出來，天龍顏面何在！」

羅菩提一笑道：「峨嵋既與萬方教交好，就等於是跟我站在敵對立場上，妳還能要求有什麼好嘴臉呢？」

薩玲娜道：「那他們一開始爲什麼要讓我們進至此間呢？」

羅菩提道：「他們雖然答應了跟萬方教合作，但是內咎神明，知道不是什麼光彩榮譽的事，怎麼好意思承認呢！」

漁陽道長聽得滿臉通紅，厲聲道：「羅菩提，你說話放清楚點，本門有何內咎神明之處？」

羅菩提正色道：「掌門人，峨嵋也在西蜀，諸葛山眞强掠蟄龍藏珍的事，你不會不知道的！

龍虎盟中固然有一半是黑道中人，但他們是正規的綠林組織，盜亦有道，比諸葛山眞那種巧取豪奪的手段光明多了，道長清濁不分，與梟獍爲伍，後悔之日不遠，願道長三思！」

說着走出觀門，却見有三名青年道士持劍攔住了去路。

薩玲娜一沉臉道：「你們想幹什麼？」

一名道士打了個稽首道：「貧道水鏡，這是敝師弟水月，水心，對二位有一點請求！」

羅菩提接道：「原來是峨嵋門下三英，不知有何見教？」

水鏡道：「二位辱及掌門師長，家師不便追究，貧道等却不能坐視，請二位作個交代吧！」

羅菩提回頭看看，見漁陽道長沒有跟着出來，心中了然，故意一笑道：「這是貴掌門的授意嗎？」

水鏡道：「掌門師長是何等崇高身份，怎會與爾等計較這些小節，但貧道等却認爲二位對家師的態度過於不敬！」

羅菩提冷笑一聲道：「令師果然是修爲有素之士，自己裝模作樣，却指使門下弟子出來尋事生非，難怪峨嵋近年來聲譽日隆，就是這種行事手段，也是各大門派所不及的，你們要羅某如何交代法！」

水鏡道：「留下二位的隨身兵器！」

羅菩提微笑道：「就憑你們三個？」

水鏡傲然道：「台端雖然名列八奇之首，却祇能在江湖上稱雄而已，在我峨嵋眼中，並不覺得台端有何可奇！」

羅菩提道：「峨嵋三英在武林中的名氣很響亮，說這種話並不過份，祇是羅某很懷疑三位倒底是不是傳聞中的三英，因爲一個武人的成名，並非僅仗武功，行事心情，佔了一半的因素，照三位這種飛揚浮燥的樣子，那有一點名門弟子的氣質！」

水鏡怒道：「姓羅的，你說話客氣一點！」

羅菩提道：「我已經夠客氣了，因爲我是天龍掌門人的身分說話，否則我早就出手教訓你們了！」

水鏡哼了一聲道：「武林十大宗派，從無天龍一派，台端自稱爲天龍掌門，總得拿點本事出來讓人看看！

否則隨便跑來個江湖人，自己想了個名目，自封爲掌門人，這掌門人三個字未免太不值錢了！」

他才說到這裡，忽然斜刺裡一道人影飛出，直撲向水鏡而去。

手掌突揚，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摑出一掌，吧的一聲，清脆響亮，打得水鏡退了兩三步，頰上現出一個鮮明的掌印。

那人打完後，回身朝羅菩提一彎腰行禮道：「掌門人請恕弟子無狀，未曾奉命就擅自出手，弟子實在聽不過這小道士對掌門人的狂言！」

羅菩提一看，認得是吳漫花手下的六名弟子之一，吳漫花改隸天龍門中後，爲她們改了名字，以天字爲排行，順序爲英嬌秀美貞淑，而且都繼承了吳字爲姓！

這正是六女之首的吳天英，羅菩提不禁微異道：「天英！妳怎麼來了，山主與總護法她

們呢？」

何妙容與吳漫花率着另外五個女孩子從密林中現身出來道：「我們在這裡呢，掌門人，天英是我叫她出手的，你若怪罪她就怪罪我好了！」

羅菩提道：「那裡，打得好，我自己也想懲戒他一番，只是我這掌門人如出手，太有失身份了！」

何妙容道：「那還好，否則我就要以監督人的身份，連你這掌門人也要申誡了，你初掌門戶，怎麼能夠容忍別人對天龍門如此侮辱呢？」

羅菩提臉上微紅道：「我是爲了爭取盟友而來，總宜息事寧人，如果無端樹敵，有失原意……」

何妙容道：「容忍也要看人而定，峨嵋與萬方教已有勾結，存心想折辱你一下，打擊龍虎盟的威望，你對他們客氣，豈不是中了他們的奸計！」

薩玲娜忙道：「師姐！妳怎麼知道的？」

何妙容道：「我是憑猜測的，他們承認了嗎？」

薩玲娜道：「沒有！但我們指出古殘來過，他們也沒有否認，可見這多半是事實了！」

何妙容一笑道：「妳一定是聞出了古殘的體中氣味了！」

薩玲娜點點頭。

何妙容道：「我們也是，我辨味的本事沒有妳精，但古殘的體味很特殊，我們途經附近，被我發現了他曾經逗留過！

一計算去向，算到峨嵋是他最大可能前來的地方，再向山下一打聽，知道你們剛上來不久，怕你們有失，忙趕了上來接應！交涉的情形如何？」

薩玲娜道：「別說了，差一點把人氣死，漁陽老道士說了許多難聽的話，照我的意思，當時就想發作！」

何妙容道：「那不可以，你們現在是以龍虎盟的身分前去連絡的，再不怎麼高興，也得忍一下，等出了門再說。」

羅菩提笑道：「我也是這個意思，因爲我並沒有以天龍掌門的身份投帖，受不到禮遇不能怪別人。

我準備出門之後，再以天龍掌門的身份請見，他們如不理會，是他們失禮，我們就是有所行動，也站得住脚了。」

何妙容笑笑道：「應該如此！」

羅菩提道：「可是還沒等我有所表示，這三個小道士已經先來生事了，這倒好，反而省了麻煩！」

水鏡挨了一巴掌後，本想立刻上前拚命的，但一見來了很多人，而觀中的人又沒有作進一步指示！

所以沒有魯莽行動，只與水月、水心持劍嚴密地守住觀門。

羅菩提知道漁陽道長此刻必已聞訊，在召集門人商議下一步的行動，在心中也迅速地盤算了一下，覺得趁此人手齊全，在峨嵋樹立一下聲威也好，這樣事情傳出去，諸葛山眞在其他門派再進行遊說，人家也會考慮一下！

這樣做雖然略嫌霸道一點，但峨嵋自己失禮在先，挑釁在後，龍虎盟與天龍門佔足了理字，是立威的最好機會！

於是笑笑向吳天英道：「天英！妳再去通報一聲，就說是天龍掌門人羅菩提求見峨嵋掌教漁陽道長！」

吳天英恭身應了一聲，上前微一福道：「天龍門下弟子吳天英奉掌門人羅示下前來，拜上貴掌教，敝掌門有事要求一晤貴掌教漁陽眞人，請三位通報一聲！」

水鏡見她孤身貼近，想起剛才一掌之恨，餘怒未息，忍不住道：「羅菩提剛剛來過，不必再見面了！」

吳天英道：「羅掌門人先前是爲龍虎盟而來，此刻乃爲天龍門而來，性質不同，身份也不同！」

水鏡冷哼道：「羅菩提在觀中已經表示過他是什麼身分了，本派也知道了，用不着再通報！」

吳天英冷冷地道：「道長可以作主決定嗎？」

水鏡道：「當然可以，本座乃金頂前殿司客……」

吳天英不等他說完就道：「你就是前殿司客，就該懂點規矩，敝掌門大駕就在觀前，你該去見禮答話！」

水鏡道：「峨嵋根本不知道武林中有天龍一門，再說一門之長前來拜山，至少也該準備一份名帖！」

吳天英笑笑道：「名帖未具，因爲敝掌門謙虛爲懷，務實爲本，不重虛套，閣下一定要名帖，妾身可以臨時製作一份，請閣下暫借手中寶劍一用！」

水鏡冷冷道：「出家人的法器，不沾女子之手！」

吳天英格格一笑道：「如果沾上了呢？」

水鏡道：「那就要用血去洗掉上面的穢氣！」

吳天英身子一搖欺了過去，兩指疾點他胸前志堂穴，水鏡知道此女身手不凡，連忙一劍砍了下來！

吳天英論身手，不在八奇之下，只是內力稍差而已，而且她在吳漫花手下習藝多年，天慾教中最擅外媚及徒手搏擊功夫。

她縮手格格一笑，聲若銀鈴，美妙異常，水鏡聞聲心頭略震，疏神之下，手中長劍已被奪去。

水月與水心見狀大急，兩劍齊發，刺了過來，吳天英帶住水鏡的手往前一拖，竟把他擋在自己身前！

水月、水心唯恐刺傷師兄，忙又撤招回去。

吳天英已經點住了水鏡的穴道，伸腿一勾，將他絆倒在地，用奪來的長劍比在水鏡的咽喉上道：「你們再上來胡鬧，我就一劍先宰了這個臭道士！」

兩人見大師兄在這女子手中一招受制，如同小兒，心中大驚，不敢再上前了。

吳天英笑笑又道：「二位是否還堅持要名帖呢？」

水月與水心目中幾乎要射出怒火。

吳漫花道：「天英，投帖拜山是武林規矩，這倒不是他們的錯！」

吳天英道：「娘！折辱掌門人可不是武林規矩！」

吳漫花道：「那是他們不對，天龍雖然新創，但行事應該光明正大，不可與心胸狹窄之輩計較小節，放他起來，叫他進去通報一聲！」

吳天英道：「是！孩兒遵命，不過這臭道士既爲前殿司客，也明知道天龍掌門人前來，他居然說沒聽過，可見這耳朵也沒有用！」

長劍一幌，羅菩提阻止不及，一隻耳朵已割了下來！

她拾起割下的耳朵，在劍身上擦了一下道：「道長的法器已被我用血洗淨了，敬此歸還！」

把長劍一丟又道：「二位可以去通報一聲吧！」

她背着手退了回來，水月與水心連忙上前扶起滿臉流血的水鏡，却無法解開他的穴道。

水月怒道：「妖女，妳用什麼手法制住我大師兄？」

吳天英笑笑道：「我施展的凌空蘭花拂穴手，却不敢擅解，因爲貴門規矩太嚴，如果沾穢了這位道長的法體，再要用血洗淨，未免有傷天和了！」

水月恨恨地道：「一點拂穴手法，未必就難得住峨嵋！」

吳天英笑道：「正是，所以我不便代勞，如果貴門中實在解不了時，我再告訴你們解法好了！」

水月與水心抬着水鏡進門而去！

羅菩提一皺眉道：「天英！妳做得太過份了。」

吳天英恭身道：「請掌門人恕罪，峨嵋門下居然敢向掌門人斥問對掌教不敬之罪，弟子身爲天龍門下，維護門戶尊嚴，也是義不容辭之責。」

何妙容道：「反正是跟峨嵋結怨定了，做得過火一點也無妨，峨嵋這幾年跋扈得太厲害，早就引起江湖同道的不滿，也應該給他們一點教訓。」

羅菩提道：「話雖然不錯，但諸葛山眞的猙獰面目未現，我們却擺出一付武林霸主的樣子，殊爲不智。」

何妙容一笑道：「是非自有公論，青城劍主聲勢比峨嵋差得多，我們仍然以禮待之，這就是最好的說明。

我們不想征服誰，却也不容人欺凌，一個門派想在江湖上立足，這是最基本的條件。否

則沒人會看得起我們，一個人可以謙遜，一個門派絕不能軟弱！」

羅菩提祇好不作聲了。

沒有多久，觀中湧出一大隊道士，包括了四個俗裝男女，漁陽道長之後，是六個灰髯中年道人，正是漁陽道長的六個師弟，也是聞名武林的全眞六子。

漁陽眞人未任掌教前，道號漁陽子，合算爲全眞七子，峨嵋門中，水鏡等三人爲三英，四個俗家弟子是兩對夫婦，武中秀、林玉秀與錢秀民、伍秀芳。

何妙容看了低聲道：「羅兄弟，你早該提高警覺了，峨嵋的三英四秀六全眞，全數集中金頂，分明是準備着你會來而存心困住你的。

三英首先發作，根本是預謀，作爲生事的藉口，幸虧我們來了，否則與玲師妹兩個，恐怕很難全身而退，你還要跟他們講客氣？」

羅菩提笑笑道：「我知道，他們還要面子，不便在殿中攔住我們，一出門必有行動，所以我阻止玲師妹當時翻臉，也是想等出來再說的。

到了外面，脫身也方便些，如果在裡面被他們留下了，人丟得更大！

諸葛山眞按照祖師遺訓，要我們交出天龍遺笈與眞解，妳這個監督人是鐵面無私的，明知不對也只好乖乖地給他了！」

何妙容笑笑道：「我發現了古殘的踪跡後，就想到了這一着，所以才匆匆帶了人手來支援，看來你倒是成竹在胸，我是白操心了。」

羅菩提一笑道：「大姐也不是白操心，我原來的打算是叫玲妹突圍先走去召人，然後我再設法脫身，因爲我們兩個人被留下一個都是夠窩囊的。」

薩玲娜不好意思地道：「師哥，我實在是太差勁了，不但幫不上忙，反而給你添累贅，增加麻煩，我知道你一個人脫身是沒問題的，完全是顧慮我，在殿中我還怪你太過軟弱呢，看來我眞辦不了事。」

羅菩提笑笑道：「妳的功勞不小，如果不是妳發現了古殘先來過，我一定委屈求全，息事寧人，這樣就中了老狐狸的奸計了。」

漁陽道長已滿臉寒霜，厲聲道：「剛才是那一個傷了我門下的，快出來領罪！」

羅菩提目示吳天英道：「天英！妳先出去，態度要放好一點，別讓人說我們不懂道理呀！」

吳天英含笑上前，一彎腰道：「天龍門下吳天英參見峨嵋掌教眞人，對掌教眞人遠出親迎，敝掌門人十分感激！」

漁陽道長沒想到她會叩上這一頂帽子，一時反沒了主意了。

他門下的林玉秀最善言詞，立刻冷笑道：「姑娘弄錯了，掌教眞人不是出來迎接客人的！」

吳天英「哦」了一聲，道：「不是迎接敝掌門又是幹嗎？」

林玉秀道：「是來懲誡一批無理取鬧登門生事的狂徒！」

吳天英笑笑道：「林女俠這話就怪了，貴掌教如果無意接納，就不該收下敝掌門的名帖。」

林玉秀道：「我們什麼時候收下名帖的？」

吳天英道：「是那位水鏡道長接下，由水月，水心兩位道長拿進去的，未見賜還，自然是表示貴教見重，更勞動掌教親自出迎，敝門十分榮幸……」

林玉秀也怔住了，回頭看向水月與水心。

水月道：「沒有的事，她只是口中報名，我們根本未作理會！」

吳天英道：「道長也許不清楚，那位水鏡道長則是當事人一定明白的，把他請出來一問就知道了！」

漁陽道長道：「水月，怎麼回事？」

水月躬身道：「弟子也不清楚，據弟子所知，絕無此事！」

漁陽道長怒哼道：「把他抬出來！」

水鏡又被抬了出來，臉上血跡斑斑，穴道還是沒有解開。

吳天英一笑道：「原來道長還是不能行動！」

纖手輕拂，暗勁發出，衝活了他的穴道。

水鏡立刻跳起來，衝出去就要找吳天英拚命！

吳天英一笑道：「道長，你是個出家人，當以潔淨爲主，至少也得把你臉上的血擦擦乾淨再說話吧！」

她施展的是外媚迷魂心法，水鏡不由自主地用袍袖一拭臉上，等他放下袖子，大家都怔住了！

原來在他的臉頰上清清楚楚地用劍痕劃了一行字：「天龍第三代掌門人率同門下一行謹拜。」

吳天英用手一指道：「掌教眞人，這不是敝掌門的拜帖嗎？你總不能說沒看見吧！」

漁陽眞人怒道：「妖女！妳竟敢如此狡猾，辱我門戶！」

吳天英笑道：「掌教眞人，敝掌門人的名帖你收是不收，如果不收的話，即請賜還！」

漁陽眞人怒道：「不收，妳們拿回去好了！」

一劍砍出，林玉秀連忙用劍架住了道：「恩師！使不得！大師兄是自己人！」

漁陽眞人怒道：「這個畜生無能，辱及門戶，還要他幹嗎？我砍下他的腦袋，把那幾行字還給他們！」

林玉秀道：「這於事無補，誰都認得大師兄是峨嵋三英之首，他們拿了大師兄的首級傳諸武林，峨嵋顏面何在！」

漁陽眞人道：「那就毀了他！」

發劍又要朝水鏡的臉上削去！

林玉秀道：「名帖投到了，恩師即使毀了，也算是我們收到了！」

漁陽眞人一怔道：「那該怎麼辦？」

林玉秀道：「當然祇有收下！」

漁陽眞人叫道：「什麼？這種名帖也可以收下？」

林玉秀道：「是的！祇有收下來，然後掌教師長可以回拜，他們投什麼帖子，我們回什麼帖子！」

漁陽眞人沉思片刻才道：「好！妳去辦！」

林玉秀懷劍上前道：「這位姑娘請過來接受敝門回帖！」

吳天英含笑道：「林女俠！小妹在等着！」

林玉秀沉聲道：「拔妳的劍！」

吳天英道：「不必，小妹投帖時也沒有用劍，留字時是借用了令師兄的劍！」

林玉秀寒聲道：「妳不用劍別後悔，我出手後，不會因爲妳是空手就手下留情的！」

吳天英笑笑道：「那當然，貴門的作風小妹很清楚，剛才令師兄也沒有因爲我是個女子而留情，更沒有因爲我徒手而留情，他一劍砍下來時，凌厲得很，十足是名家氣度，因此小妹對他也尊敬得很！不過要用劍時，我也不會客氣的！」

這番話連罵帶挖苦，使得峨嵋諸人，個個怒形於色。

林玉秀却十分沉穩，並沒有爲她的話而激怒，只是一捏劍訣，作勢待發。

吳漫花知道峨嵋門下四秀勝出三英很多，再看林玉秀的表現，確是不可輕與，忙道：「天英！妳要小心一點，別折了天龍的盛名！」

吳天英笑笑道：「娘放心，女兒知道，這是女兒投入天龍後，第一次爲門戶辦事，絕不敢有錯失！」

吳漫花道：「如果讓人在妳臉上也刺了一個字，那就丟人大了，連妳的妹妹們都抬不起頭！」

吳天英道：「娘放心，女兒寧可粉身碎骨，也要保全這張臉。」

林玉秀冷笑道：「峨嵋乃清靜之地，不是殺猪屠羊的地方，妳大可放心，沒有人會要妳粉身碎骨，但是要保全妳這張臉，恐怕是很不容易！」

語畢長劍輕劃而出，電疾刺向吳天英的前胸，吳天英根本不理，反腕一劍，也刺向對方的前胸。

她知道對方這一劍攻勢雖厲，却志不在殺死自己，祇想誘使自己落劍去招架時，變招刺削臉頰。

所以她不去理會，反而攻向對方的前胸，倒是着着實實的一劍！

林玉秀在那一劍後已經暗蓄了四個變化，都是以左右兩頰作爲着點。

那知對方竟然採取反擊的方法，出手雖先，但變化未生，反擊已到，逼得撤招退身，却已由先手變成了後手。

吳天英利用了一着搶攻的優勢，招招都是兇式，不是心窩就是臍腹咽喉，挨上了全是致

命的部份，每一手全是狠拚實攻，逼得林玉秀連回手的機會都沒有了！

而且吳天英的內勁厚，腕力强，林玉秀有時想硬架住對方的招式而換回先手，可是雙劍一接，就被對方深厚的腕勁蕩了開去！

由於勁勢太强，她必須以全力去握劍，才能保住劍不脫手，但是就無法緊接着在劍招上求變化了。

這一來使她深自驚心，這個天慾首徒果眞不凡，水鏡師兄被她一招制住，可不是疏忽，實在是比人家差得太多。

沉思中她開始籌謀對策，在對方如此强勁的腕力下，本門詭異凌厲的攻招暫時都用不上，由於峨眉劍式精要在虛實互用的變化，在强力震盪下，前招被震得走了樣，後手的連續變化爲之一阻，就無從施展了！

唯一的辦法就是說拉遠距離，拉開身形遊鬥，損耗對方的體力。

疾風暴雨，不經晝夕，手腕强的劍手在耐力上一定稍差，等對方疲憊後，就可以展開反擊了！

但是這種戰略必須運用得很技巧，不能讓對方發現，所以雖然拉遠了一點距離，却只像是減弱對方的威脅壓力，作戰時仍是十分認眞，也沒有閃避劍器的接觸，只巧妙地運用了卸字訣，把對方的勁力一帶，以使劍不脫手。

一時只見劍影繞舞，叮噹之聲不絕。

酣戰百餘招後，她感到對方的勁力已漸漸衰弱了，慢慢她已可憑本身的內力接下來了，知道時機將成熟，但爲了愼重，還是又試探了十幾招，發現對方的攻勢更弱，發劍的勁道已經低於自己！

於是她一振精神，反手連發三劍，將吳天英攻得連連後退，第四劍直刺咽喉，勢子奇疾，吳天英似乎已忘記了對方志在自己的臉頰，連忙揮劍挑出去。

林玉秀用勁一挑，把吳天英的長劍挑開，劍勢很快地掠向了吳天英的臉頰，快得不可思議！

就在劍刃離頰寸許之際，吳天英的左手忽然探出，用兩枚手指挾住了劍葉，林玉秀奮然前推，可是那兩根手指如同鐵鑄的一般，分毫難進。

跟着吳天英的長劍平落下來，擊在她的手腕上，一陣奇痛澈骨，林玉秀忍不住哎呀叫出聲來，長劍脫了手，吳天英跟着把劍刃在她臉上一幌。

林玉秀以爲她想在自己的臉頰上刺字，連忙掩臉退後。

吳天英却收回了長劍笑道：「林女俠，妳已爲人婦，如果容顏被毀，良人見捐了，那是多傷心的事，小妹實在不忍心陷妳入此慘境，而且天龍門中向以仁俠爲懷，投我李桃，報以瓊瑤。

妳要給我刺頰之慘，我却增妳畫眉之樂，女人家心腸不可太狠，而且身有所屬，當以相夫教子爲本份，還是好好回家做個賢妻良母吧！」

說完把奪來的長劍輕輕一丟，落地已斷爲十幾截，想是在離手之前，已經用內力震斷了呢！

林玉秀大驚失色，萬想不到對方也是個女流之身，功力如此深厚，耐力如此綿靱，從她斷劍的手法上看來，輕鬆從容，根本沒有衰竭之象，剛才的那些疲態，完全是看穿了自己的心意而裝出來的！

一時又羞又愧，不知如何是好。

吳天英笑笑又道：「林女俠，妳用遊鬥與卸字訣來損耗我的體力，心思不謂不巧，祇是妳忘了小妹原是天慾門下，而爲武林所不容，仇踪遍天下，爲求自保，必須在內勁與耐力上痛下苦功。

像剛才那種打法，三天三夜也不會感到累，不過才百餘招，妳想我就會後勁不繼了是嗎？」

林玉秀眞恨不得有個地洞能鑽下去，低着頭，不敢去看掌教師長漁陽眞人。

倒是漁陽眞人知道她性子剛烈連忙道：「玉秀！回來吧，勝負乃常事！這次是爲師的料敵錯誤，怪不得你，中秀，把你妻子扶回來！」

武中秀上來拉着林玉秀要回來，忽地一怔，目注林玉秀失聲道：「秀妹，妳的臉……」

林玉秀也驚惶地道：「我的臉怎麼樣了？」

她用手摸着臉，感覺不到有傷痛之處。

武中秀道：「妳的臉上沒有傷，只是看起來有點奇怪……」

林玉秀愕然地道：「奇怪！怎麼奇怪法？」

武中秀道：「我說不上，只是看起來不大像了！」

林玉秀用手摸擦了一陣，才發現自己兩彎秀長如月的修眉，竟是一根不剩了，不禁粉臉失色。

因爲那是她最引爲得意的美麗之處，不禁一咬牙，厲聲叫道：「妖女，妳居然下這種毒手，我跟妳拚了！」

埋頭就要衝過來！

吳天英却笑笑道：「林女俠，眉毛掉了還會長的，最多半年而已，這半年中，每天請妳丈夫，幫妳畫一畫，倍增閨房之趣，妳犯不着這麼恨我吧？」

林玉秀這才體會她先前所說的幾句話，尤其是：「妳要給我毀容之慘，我却增妳畫眉之樂。」

那兩句話的含意，原來對方竟在不知不覺間，一劍削去了她的雙眉！由此可見對方不僅在內力上强出自己多倍，劍法造詣上，也比自己高明多了。

雖然這個人丟得太大，但衝過去拚命，無異是自尋死路，一時不知如何下台才好，頓了一頓才咬牙恨聲道：「妖女！妳等着好了，剃眉之恨，我會記住的，我不把妳的眼珠挖掉，絕不重新留眉！」

說完這番話，她一頓腳就往山下衝去，武中秀在後面連聲喊叫，她都不理會！

漁陽道長却忍不住了，鼓足中氣，朗聲發話道：「玉秀！回來！誰准妳自由離去的！」

這聲音祇使林玉秀頓了一頓，却沒有住脚，繼續向山下奔。

漁陽道長冷哼一聲揮了揮手，他身後的兩名老道士立刻飛也似追了下去！

武中秀見狀大驚，連忙跪了下來道：「恩師，玉秀只是性子烈一點，並非對您不敬！」

漁陽道長冷冷地道：「中秀，你們成婚幾年了！」

武中秀顫聲道：「十年了！」

漁陽道長道：「可是她入門已有二十年了，我對她的了解難道還不如你清楚，你是她的丈夫，你管不好她只是你有失夫責。

我如管不好她，豈僅有愧師道更無法對本門子弟交代，難道讓人家看我們峨嵋一門的弟子，不但沒有家教，而且連門規都廢馳了嗎？」

武中秀不敢說話了，直挺挺地跪在地下，滿臉冷汗直流。

沒有多久，兩個老道回來了，肩上抗着林玉秀，放在地下，已經軟綿綿不能動彈了！

漁陽道長沉聲問道：「怎麼回事？」

一名老道恭身道：「啟奏掌教師兄，小弟與玄風師弟受命叫她回來，她不但抗不受命，而且還出手刺傷了玄風師弟，小弟只好點了她的穴道，把她抓回來了！」

漁陽道長臉色一沉道：「玄風師弟受了傷！」

同去擒回林玉秀的玄風道：「小弟見她抗命，只有超前想攔住她的，那知道她竟射出了一把飛刀，小弟猝不及防之下，胸前中了一刀！」

漁陽道長哦了一聲道：「傷得重嗎？」

玄風道：「小弟沒想到她居然敢出手，躲避不及，只有運氣硬抗，不過入肉半寸，尚無大碍？」

漁陽道長冷冷地道：「玄風師弟！你是本門執法長老，對桀傲抗命的弟子，該當何罪呀！」

玄風道：「追回武功，逐出門戶！」

漁陽道長道：「好！由你即時執行！」

玄風應了一聲，走到林玉秀面前，伸手在她氣門穴上戳下一指，然後又在她四肢關節上各戳一指。

林玉秀身子一陣顫動後，醒了過來！

漁陽道長道：「拍開她的穴道，讓她去吧！」

玄風道：「掌教師兄，她還有行兇弒上之罪，當處凌遲之罪，怎麼就放她去了？」

漁陽道長搖頭道：「不！那是以後的事，我叫她回來，她不加理會時，就已經犯了抗命之罪，於律當逐出門戶，所以後來她已不是本門弟子，不能算是行兇弒上了！」

玄風張口欲言，漁陽道長道：「師弟！你一定認爲她是我最鍾愛的弟子，所以我才有心

偏袒她是嗎？」

玄風連忙道：「小弟不敢，掌教師兄所判極公！」

漁陽道長一嘆道：「我是對她太縱容了一點，否則也不會造成她如此跋扈了，所以其咎在我，我會自己處分自己的，從今天起，我打掃大殿百日以爲懲誡，這行了嗎？」

玄風連忙躬身道：「小弟不敢……」

漁陽道長又說道：「不！我知道你沒有要懲誡我的意思，但門規是祖師所立，我身爲掌教，更應該遵守，我只是問你如此懲誡，是否切合！你是執法長老，應該回答的！」

玄風道：「掌教師兄卽將練功入關深造，百日曠廢，爲時太久，對本門實在太大了，因此小弟擬減爲三天！」

漁陽道長道：「三天太短了吧！」

玄風道：「掌教師兄如果認爲太短，就請將剩下的九十七天延予出關後再施行，因爲此次入關對本門關係太大了，小弟等都要仰仗掌教師兄指點入關練功……」

漁陽道長點點頭道：「多謝執法師弟寬恕，愚兄定於出關後再補行受懲，法不可廢！」

玄風恭身正待退後，漁陽道長又道：「師弟！等一下，林玉秀已非本門弟子，她刺你一刀，你可以用私人的身分再刺回去！」

玄風道：「那就不必了，追回武功，逐出門戶，對她的懲誡已經夠重了！」

漁陽道長道：「好吧！中秀，把你妻子帶回去！」

武中秀連忙叩頭行禮道：「謝謝掌門師尊恩典，謝謝師叔！」

漁陽道長道：「不必謝我，只要你還記得我這個師父與你的師叔就行了，你妻子逐出門戶，你還是本門弟子！」

武中秀怔住了，連忙叩頭道：「弟子記住的！」

漁陽道長道：「那你還不帶着你的妻子走？」

武中秀道：「弟子不敢走！」

漁陽道長怒叱道：「你不走，難道還想刺你師叔一刀！」

武中秀急了道：「弟子怎敢，弟子是怕師尊還有所命！」

漁陽道長怒道：「我對你沒有別的期望了，我收了你們這兩個好弟子，已經夠寒心的了，幸好你妻子還沒給我一刀，滾吧，以後不必上山來了！」

武中秀惶然不知所以。

漁陽道長道：「玄風師弟！還是你好，沒收俗家弟子，少淘氣！」

玄風一怔道：「掌教師兄，秀民與秀芳都是小弟門下，而且小弟只有這兩個門人！」

漁陽道長道：「原來你也有弟子，我倒忘了！」

錢秀民駭然道：「掌教師伯，二師姐冒犯了您，弟子等却沒有冒犯您老人家！」

漁陽道長冷冷地道：「記住，林玉秀已經不是你們的二師姐了，林玉秀不再是本門弟子！而你們的師父心口上挨了一飛刀，你們身爲弟子的却毫無表示，這叫我們這些做師長的寒

心，所以我差點以爲你師父沒有門下了呢？」

錢秀民還不明白漁陽眞人的意思。

伍秀芳却已明白了，抖手射出一縷寒光，居然也是一口飛刀，直射向林玉秀的心口。

她功力已失，身心受創極重，精神恍惚，如何避得了，嗤的一聲，連刀柄都沒進心窩，林玉秀身子祇顫了一顫，就不動了！

十九

武中秀驚道：「四師妹，妳瘋了！」

伍秀芳淡淡地道：「小妹沒瘋，林玉秀飛刀傷了家師，小妹理應爲師復仇，大師兄如果認爲小妹所爲不當，小妹甘受任何制裁，但師恩不可不報，師仇不可不雪！」

武中秀道：「可是師叔已經寬恕她了！」

伍秀芳道：「家師不願對付一個女流，小妹却可以的！」

武中秀望望漁陽道長的臉，這才明白漁陽道長一再暗示的眞意，根本沒有放過林玉秀的意思，祇是借故置她於死地而已。

一時感到悲憤莫名，直挺挺地朝漁陽眞人跪下叩了一個頭道：「恩師！弟子不孝！無法報答師恩了！」

漁陽眞人怒道：「你可是懷怨我不該處置了你的妻子？」

武中秀道：「弟子不敢，弟子只是感到心智愚昧，能力淺薄，無能爲師門爭光，反而貽羞師門！因此想請掌門人開恩，讓弟子回家去侍奉雙親……」

漁陽眞人冷冷地道：「中秀，你是我的大弟子，也是四個俗家弟子中讀書最多的，當記得聖賢之教，人生在世，身受有五至德是什麼？」

武中秀道：「天覆地載君治親育師教！」

漁陽眞人道：「你居然還記得，這五大天恩，你報答了多少？我雖處死了你的妻子，你竟敢用這種態度來洩怨，林玉秀桀傲不馴，置師恩於不顧，反而抗上傷害了師門親長，這種行爲該不該死？」

武中秀道：「該死！可是師叔已經寬恕了！」

漁陽眞人道：「不錯！你師叔是寬恕她了，因爲她是我弟子，但我是否也該不聞不問，你也知道玄風師叔身爲刑堂長老，執法無私，假如這種行爲，出之於秀民或秀芳，你師叔早就加以處死了！

他是看在我的份上，才予以寬假，我身爲掌門，豈能容這種逆徒生於人世，峨嵋立教至今數百年，幾曾出過這種逆倫之舉？」

武中秀低下了頭，不敢開口。

漁陽眞人又道：「我知道你們伉儷情篤，所以才婉轉暗示，叫你四師妹出手，照說我應該直接命令你下手的！」

武中秀低頭不敢說話！

漁陽眞人再沉痛地道：「玉秀是我最鍾愛的一個弟子，她做出這種行爲，我何嘗不痛心，爲了體念你，我以掌門之尊，竟要婉轉解釋來鼓勵別的弟子執法，而且更先行逐玉秀離門戶後再行處置，照我平時的爲人，是否需要繞這麼大的圈子？」

武中秀惶恐不安而又慚愧地道：「弟子該死，弟子愚昧！」

漁陽眞人的目中有點濕潤，聲音也變了道：「我一共祇收了兩個俗家弟子，玉秀的表現已經使我痛心了，你却更使我痛心，有徒如此，我能不寒心嗎？你已心懷怨意，我也不强留你，你要回家就回家吧！」

武中秀連忙謝罪道：「弟子該死，未能體念恩師苦心！」

伍秀芳忙也跪下道：「掌門師伯！大師兄新遭喪偶之痛，心情受激，舉動難免失常，萬祈師伯原諒！」

錢秀民也跟着跪了下來求情。

漁陽道長道：「中秀！你到底作何打算？快說出來，這次你放心，你要回家的話，絕對沒有人會阻攔爲難你！」

武中秀惶悚地道：「弟子誓報師恩，粉身碎骨在所不計！」

漁陽道長沉聲道：「決定了？」

武中秀道：「決定了，永無反悔！」

漁陽道長道：「好！我行將入關練功，你跟我一起入關，修習本門至高絕學！而且跟我在同一丹室！」

武中秀一怔道：「弟子不敢存此奢望！弟子資質愚鈍，實非其材！」

漁陽道長道：「本門至上絕學與資質無關，而以心地淳厚爲主，你是最適當的人選，將

來的成就還會在我之上，我現在當着大家的面，宣佈你是本門繼長人選，所以你必須跟我在同一丹室，修習本門武學！」

玄風道：「掌門師兄，這一來，中秀必須歸隸空門道籍！」

漁陽道長道：「無須，本門歷代祖師中並非全是道家弟子，第三、第七、第十一代祖師都是俗家弟子繼衣鉢。

只是因爲俗家弟子心懸旁騖，不易專純，中秀受此打擊後，一定心如止水，專志於學，任何人都不會比他更有成就……」

玄風道：「這事是否要從長計議一番？」

漁陽道長道：「不必了，我準備出關以後，就把掌門的權符交給他，退居長老之職！」

玄風還要開口，漁陽道長却笑笑道：「我知道你要說什麼，請你先支持我一下，等出關之後，你們可以考驗他一下，如果他不能勝任以符衆望，你們可以另行册立掌門人，我絕無異言！」

玄風低頭不語了！

武中秀道：「恩師！弟子還有一個請求，玉秀生前忤逆，已經用一死贖罪，懇求恩師再把她收歸門下！」

漁陽道長沉思片刻才道：「所請照准，玉秀仍以本門弟子歸葬，暫厝本山，等你出關之後，你再爲她立碑！」

衆人都是一怔，因爲武中秀出關之後，就是新任的掌門人，林玉秀在那個時候，將是掌門人的妻子了！

按照峨嵋前三任俗家掌門人的舊例，林玉秀之喪將是峨嵋的大喪，全門弟子，連同長老在內，都要爲之執拂服喪三個月，對一個叛師逆上的弟子說來，這太禮遇了！

漁陽道長環顧四周，語重心長地道：「你們不要以爲我有私心，將來你們會知道，這是值得的！」

他這麼一說，大家也就不再插嘴了。

羅菩提一直在旁邊冷靜地看着，這時才上前一拱手道：「掌門人！貴教現在有了事，羅某不便打擾，告辭了！」

漁陽道長看了他一眼，點點頭道：「林玉秀是萬里追風古大俠的外甥女兒，貧道特別告訴羅施主這件事，因此本門與古大俠淵源頗深，希望閣下明白！」

羅菩提道：「在下明白，因此在下也不再堅持貴派參與龍虎盟了，日後爲友爲敵，但憑掌門人自決！」

漁陽道長冷笑不語，簡短地吩咐門下弟子道：「回去！」

羅菩提也召集了天龍門中人，向山下行去，一路上大家都沒說話，來到山麓的嘉定縣城，包下了一所客棧。

羅菩提把天龍六英派遣到屋子四周擔任警戒，才把何妙容、吳漫花與薩玲娜三人召到屋

中密議！

薩玲娜首先問道：「師哥！這是怎麼回事？峨嵋分明與萬方教串通一氣，你爲什麼放過他們呢？」

吳漫花道：「是啊！而且諸葛山眞一定把蟄龍藏珍給了他們，讓他們焙練固元靈藥，以便修習更高技藝，將來成了萬方教的一大臂助，屬下以爲應該趁這個時候，正好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

羅菩提微笑道：「漁陽道長並不糊塗，老謀深算，不愧是一代掌門之才，諸葛老兒這次可要吃虧了！」

吳漫花與薩玲娜俱是一怔。

羅菩提笑笑又道：「林玉秀之所以敢如此狂妄，就是仗着她母舅的緣故，漁陽道長利用這個方法除去了一個逆徒，做得天衣無縫，使古殘沒有話說，所以峨嵋雖然不加入龍虎盟，却比公然站在我們這邊更爲有用！」

薩玲娜道：「師哥！你言外之意是說峨嵋是站在我們這邊的？」

羅菩提道：「不錯！祇是他們知道諸葛山眞的手段，不便公然表示，實際上他們反對萬方教之心比誰都堅定！」

薩玲娜道：「可是他對我們的態度……」

羅菩提一笑道：「先前他並不知道我們的實力如何，必須要做作一番，可是天英劍挫林玉秀之後，他就知道我們的實力足可與萬方教一搏了，所以才斷然採取了行動！」

薩玲娜道：「我還是不相信！」

羅菩提道：「他在處置了林玉秀之後，特別交代了她是古殘的外甥女兒，就是一個暗示，告訴我們他的決心！」

何妙容笑道：「羅兄弟也不愧爲天龍掌門、龍虎盟主，見事之明，超人一等，我也覺得這老道士行事前後矛盾古怪，不過後來就有點明白了！只是他把武中秀立爲繼統人選，似乎太冒險一點！」

羅菩提道：「一點都不冒險，武中秀是他最得意的一個弟子，除掉林玉秀，他們師徒之間早有默契，但找不到機會而已，今天剛好就用上了，你們都應該明白地看出，漁陽並沒有意思要跟我作對。

祇是峨嵋門下，有幾個人已爲諸葛山眞所收買，他不得不愼重其事，我們要離開時，是林玉秀主動生事，想挑起火拚，使峨嵋與我們加深仇恨！

漁陽道長顧忌萬方教對峨嵋先下毒手，不得不曲予容忍，而且將計就計，讓林玉秀强行出頭，造成她可殺之罪。」

吳漫花道：「可是他把武中秀正式定爲繼承人，而且同在一個丹室閉關練技，這不是太冒險嗎？萬一武中秀啣恨於他，在丹室中對他實施報復呢？」

羅菩提道：「不會的！萬方教對峨嵋的陰謀，林玉秀一定知道的，她以爲自己的丈夫在

控制之中，自然也不會瞞過武中秀外和內剛，殺妻之請，多半是武中秀自己的要求，但必須做得使人相信，而且玄風道長也很厲害，配合得十分巧妙，行使出一齣若肉計！」

吳漫花道：「他是故意讓林玉秀刺傷的？」

羅菩提道：「不！我想林玉秀年少氣盛，狂妄有之，出手犯上還不敢，那一口飛刀，很可能是玄風自己刺上去的，他把林玉秀活擒回來，一直閉住了穴道，根本沒讓林玉秀開口說話！

所以漁陽道長才非殺死她不可，否則林玉秀做出這等行爲，他們大可以先把林玉秀囚禁起來，當着古殘的面加以處置，豈不是更可以交代得清楚一點！」

吳漫花不自禁一嘆道：「峨嵋處心積慮，心機太深了！」

羅菩提道：「這是沒辦法的事，諸葛山眞不是簡單的脚色，他早就開始在武林中佈署了，否則不可能這麼倉促就宣佈了萬方教的成立！」

吳漫花道：「不錯，這點我是知道的，萬家堡中，他利用南山子的關係滲透進去，百花山中，利用我滲透，我想其他門派，他都伸進了一脚！」

羅菩提道：「峨嵋之行，我有了最大的收穫，就是知道了諸葛山眞的部署，也知道各大門派，對這件事早就有了準備。

因此我的計劃必須改變了，訪問各大門派之舉，應該中止，去了不僅與事無補，反而徒增人家的困擾與難堪！

因爲像少林武當等幾大門派，都有像峨嵋一樣的顧忌，既不能公然站在我們這一邊，促使門戶生變，又不能表示與萬方教合作，損及門戶的威信！」

何妙容道：「這倒是不錯！他們如果明白表示支持萬方教，日後就難以在武林中立足，如果不表示，則又會引起諸葛山眞的懷疑，對他們先行下手，你這一去，等於逼他們表明立場，增加他們的爲難！」

薩玲娜道：「可是萬一有的門派還不知道這個陰謀呢？」

羅菩提道：「像青城那些小門派，諸葛老兒不屑一顧，可能還不大清楚，少林武當峨嵋等這些大門派，不會不知道的，他們能維持門戶，歷久不衰，自然有他們的條件，做一個掌門人不是簡單的事！」

何妙容道：「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羅菩提想想道：「我想回到百花山，把天龍的門戶正式建立起來，充實門下弟子的武學實力，樹立聲威，然後舉行開山大典，柬邀各大門派前來與會，那時就可以跟各大門派的主持人共商大計！現在光憑我們一張嘴，聲望不足，是難以取得別人的信任的！」

何妙容道：「那要多久呢？」

羅菩提道：「半年就夠了，天龍武學好在能速成，何況我們的人都有了底子，到時候足可一觀了！」

薩玲娜道：「諸葛山眞那邊呢？」

羅菩提道：「不去管他，各大門派既然有了警覺，他的計劃一時難以得逞，而他目前的實力都寄托在各大門派之中，一時難以調集，必須自己培植起一股力量來，才可以公開行事，不會比我們快！」

何妙容道：「辦法是不錯，祇是我擔心到時候有多少人來捧場，萬一大家來個相應不理，豈不是太難堪了！」

羅菩提笑道：「我想不至於吧，憑我們一大堆護法的陣容，包括了八奇中的六大高手，更是綠林水陸兩道、百花山、天慾教與萬家堡五大勢力的滙合，誰也得敷衍一下給個面子，他們對諸葛山眞都不敢公然得罪，還敢跟我們過不去嗎？何況我這個掌門人還身兼龍虎盟主呢？」

何妙容道：「這倒不見得，峨嵋就是一個例子，他們雖然有心合作，但必須顧忌到萬方教的反感！」

羅菩提道：「那是錯在我以龍虎盟主的身份過訪了，龍虎盟既以對付萬方教爲目的，他們自然不便表示，如果我以天龍掌門的身份前去，待遇就不同了！」

薩玲娜道：「後來我抬出你天龍掌門的身份，他們也沒有什麼改變呀！」

羅菩提笑道：「那是我們的錯，漁陽道長說得很明白，一個門派不是口頭說說就算成立了，必須要有公開的儀式，取得大家的公認。

所以當時他們可以不承認，但等我們正式成立，發出請柬，情形就不同了，他們若全無表示，就是存心藐視，日後縱然對他們有所失禮，就錯不在我了！所以我必須先把立場站穩！」

說完又一嘆道：「當一個掌門人的確不容易，漁陽道長是個喜歡用暗示的人，祇可惜當時我沒有聽懂，居然也起了意氣之爭，其實他已經很夠意思，告訴我如何才能取得武林同道的尊敬了！」

何妙容笑道：「好了！總算你警覺未晚，趕快開始還來得及，可別讓諸葛老兒再搶先一步了！」

羅菩提道：「是的！這次我一定要做得轟轟烈烈！給他一個意外措手不及，不能老是吃虧，跟在他後面行動，每次都是被他利用，交手多次，表面上看來是我們佔先，實際上却是他得利！」

□□　□□　□□

他們的行動不但秘密，而且迅速，只費了近十天的時間，就回到了百花山，而且作了最迅速的佈署！訓練門徒的工作由吳漫花與薩玲娜負全責，羅菩提則利用空檔，與何妙容參閱十三字眞解，將天龍武學作更進一層的研練！

而常醉客却在一個月後，悄悄地離開了百花山，從事天龍開派的準備！

羅菩提將開派的日期定在六月初六，那是四個月後，但常醉客却負責與聞千里凌雲霄連絡準備，預先安排，在五月初一，將請柬同時送到各大門派！

這麼做有一個目的，就是將時間縮到極短，縱然諸葛山眞聞訊，也很難破壞了，而且也對各大門派的態度作一番甄測，他們如果與諸葛山眞有來往的話，也沒有時間去作商量了，因爲他們必須立作決定來或是不來。

羅菩提將諸事定妥後，就不再過問了，籌備的事宜他交給了何妙容去處理。

百花山改爲天龍幫總壇，自然必須另加許多建設，尤其是登山的路必須擴寬，舊有的許多埋伏設施，也必須重新規劃過。

好在何妙容是苗族的酋長，她可以起動全族的人工來從事建設的工作。

羅菩提自己閉門靜室，開始參閱天龍秘笈與參照十三字眞解，對本身的武功修爲作更進一層的深造！

在將近四個月的時間內，他很少見人，每隔幾天，何妙容與薩玲娜才見到他一次，但談的都是武學上的問題！

羅菩提把自己參閱的心得告訴她們，再讓她們帶出來轉告吳漫花，對天龍門下徒衆作進一步的訓練。

在這段時間內，他才發現天龍武學的精妙之處，尤其是那十三字眞解，簡直妙到無以言喻！

天龍武學共計劍掌拳心功四大類，而孫凌波所擁有的上册功笈中，只有一套劍式，兩趟拳式，兩路掌法與三種心功，共計八項，每一項都佔有一字眞解！

別看祇有簡單的一個字，却是啟門登堂之鑰，缺了這一個字，就無法進入到最後的境界，而這一個字，絕非憑一個人的智力與經驗所能構想插入的！

羅菩提與諸葛山眞相處多年，後來又有過幾次交手的經驗，因此他對諸葛山眞的武功是了解最深的一個，雖然漏了五項武學，但憑記憶所得，參照十三字眞解，居然也摸到了八九分。

到了六月初一這一天，他才功成出關，練功的靜室關在孫凌波先前所居的百獸谷，仍然是列爲禁地，谷中仍然由孫凌波遺下的十二頭猛虎與七頭猩猿作爲守衞。

這一批產自蠻荒的猛獸久經訓練，再加羅菩提的加强陶冶，竟也成了一支極爲堅强的勁旅！

羅菩提出谷之後，列名天龍幫的護法全都回來了，百花谷中也面目一新，他跟衆人寒暄一陣後，才開始正式詢及籌備事宜，以及各大門派接到柬帖後的反應。

前者由總教練吳漫花負責報告，羅菩提聽得很滿意，後者是由常醉客負責闡述。

□□　□□　□□

八大門派在接到請帖後，第二天都派了重要的人員向西南進發，多半是前來赴會祝賀的，而五台山與黃山、雲台三派更是由掌門人親自行動。

這是必然的，因爲這三個門派本身實力並不充沛，門人子弟多半是以保鏢爲業。

天龍門的護法榜上居然有聞千里與凌雲霄的名字，他們不敢開罪綠林道上水陸兩路的總

瓢把子，更不肯放過這一個交好的機會。

武當是以首席長老紫虛眞人與俗家長老青萍劍史飄然二人爲主，顯見是相當的誠意。少林則由藏經樓主持大方上人爲主使，也給足面子了。

峨嵋的漁陽道長則派了四秀中的錢秀民與伍秀芳夫婦二人赴會，似乎對上一次的事仍懷有芥蒂，但羅菩提却很諒解，知道峨嵋方面，恐怕還有難以明言的苦衷，古殘的外甥女兒林玉秀雖然被漁陽道長以清理門戶的藉口誅殺了，但諸葛山眞事後一定又加以壓力，而且他們受諸葛山眞贈以蟄龍藏珍的人情，不便對天龍門作太多的友善表示。

此外崑崙、崆峒兩派，也都派遣了本門的長老離山西來，而且聲勢較小的如華山、連雲等門派也都有了帖子，而且也都派了人前來！

常醉客笑道：「八大門派中，黃山一派成立最遲，可是黃山天都老人開派時，也沒有這麼大的面子，羅老弟，天龍一門首創，就有這麼大的號召力，可眞夠瞧的了！」

羅菩提微笑道：「如果僅靠小弟與妙姐兩個人，恐怕連三分之一都請不到，這都是聞、凌二兄與萬家堡的捧場！」

凌雲霄笑笑道：「我不否認有些門派是衝着我跟聞老虎來的，但像少林、武當這兩大門派，還是羅老弟的盛名，才能請得動他們，連帶我們也跟着沾光了！」

羅菩提笑笑又問道：「諸葛山眞有動靜沒有？」

凌雲霄輕嘆道：「沒有！這老魔頭不知躲到那兒去了，連一點影子都沒有，不僅如此，連他從萬家堡帶走的那些人，也不知道躲上那兒去了，我們水陸兩道，加上萬兄的手下，還是一個人都不見！」

羅菩提道：「他能在十幾年前叫古殘把外甥女兒投入峨嵋門中臥底，可見他暗中經營不止一日了，自然會有他藏身的地方，找是找不到的，只有等他自己送上來了！」

凌雲霄道：「這老狐狸會來參加嗎？」

羅菩提道：「那可很難說，他縱然自己不來，也一定會派幾個人前來搗蛋的，我們得提防着他一點！」

聞千里叫道：「他如果有這個膽子前來，洒家非砸扁他不可，洒家沒見過這麼可惡的人！」

羅菩提却祇笑了一笑，然後就談起別的事情了！

到了六月初五那一天，所有與會的人都被接待在山下的賓館中，除了各大門派，還有各處的武林世家，人數約在百餘之數，迎賓的事宜是由常醉客與薩玲娜兩人帶着百花谷中原有的百花使擔任的，常醉客是首座護法，薩玲娜則是天龍掌門的夫人，天龍門的禮數也算是隆重的了！

六月初六，一大早，常醉客與薩玲娜引導羣豪登山而來，進入谷口時，一座大彩色門樓，橫書天龍府三個飛金大字，由何妙容聞千里凌雲霄三個率衆迎接！

天龍門中的弟子個個都是嬌滴滴的年青女郎，身着勁裝，腰佩長劍，婀娜中帶着英武，

別開生面！

來到正廳前，則是萬年紅與萬年青夫婦爲迎，把羣豪接進到裡面，分別送到預設的席位上。

鼓樂聲中，吳漫花率着她手下六英，徐徐步入正廳，如儀拜祝天地與天龍祖師遺容後，羅菩提才升座接受門下弟子的參見，鼓炮聲中，廳外升起天龍大纛與羅菩提的旗號，儀式就算完成了，卽席設下盛筵，羅菩提才換了便衣，出來與羣衆一一相見道謝！

當然與會的羣豪也各有一番祝詞與禮物，掌門人親自到來的，僅是口中道賀一番，被派遣爲代表而來的，則另有本門掌門的手書致上，這是應有的禮數，羅菩提也一一親手接下，並且表示日後當遣專人致上回函謝帖！

每一封信都是密封的，而且還加上了火漆印封口！

這些書函的內容才是那些掌門人對天龍門的態度，裡面也許是一些眞誠的賀辭，也可能有一些秘密的協定與要求，更可能是一些漫罵的詞句。

爲了禮貌，也爲了不破壞融恰的氣氛，照例是不能當場拆閱的，因爲儘管敵友未明，祇要派了人前來祝賀，無異是承認了這一新創門派的地位！

客套過後，羅菩提開始介紹天龍門中的重要執事人員，這本來是不必要的，但因爲天龍門中的護法地位超然，尤其是聞千里、凌雲霄及萬氏夫婦，他們都是一方盟主或一地的霸主，擔任護法純爲私人的行動，並不是把他們所擁有的實力也歸納於天龍門下，因此羅菩提必須特別介紹說明一下。

每介紹一人都有一片熱烈的掌聲，從掌聲的方向上，也就可以看出這些門派對各人的態度！

因此聞千里，凌雲霄與萬氏夫婦所獲得的掌聲都是片面的，但介紹到吳漫花時，居然獲得了一致熱烈的掌聲。

這使吳漫花十分感動，忍不住道：「漫花早年身入歧途，胡作非爲，爲武林同道所不齒，因受掌門人感化，願以未死之殘生，稍贖前愆，復蒙諸位見諒，如此盛情鼓勵，漫花感激莫名，誓以此生效忠門戶，並本敝派衞道之宗旨，造福人羣，以報諸位之盛德！」

少林大方上人代爲大家答詞道：「吳施主苦海回頭，實乃無上功德，老衲謹致萬分之敬意！」

吳漫花除了謝謝之外，說不出第二句話了！

正在這個時候，忽而廳門外有人高聲叫道：「萬方教主諸葛山眞座下專使古殘、南山童特來致賀！」

衆人都爲之一怔，何妙容低聲道：「他們怎麼進來的！」

羅菩提却很從容地道：「吩咐請！常兄，把客人請進來！」

常醉客答應一聲，轉身出去，果然引着古殘與南山童來到廳中，最使人驚奇的是古殘的兩條腿竟然能行走了，這兩人背插雙劍，大步進來。

古殘一拱手道：「羅掌門人，敝教主聽說天龍開派，深爲欣慰，特遣在下等二人前來致賀，並致上薄儀，尙祈哂納！」

說着由袖中取出一個長方形的錦盒道：「這是天龍功笈上册，敝教主認爲掌門人既然要光大門戶，天龍武學不可殘缺，特爲致上！」

羅菩提倒是一怔，沒想到諸葛山眞會送上這一份禮物，沉思片刻才道：「多謝了！妙姐，請妳收下來！」

何妙容接了過來，忍不住立卽啟封，看了一下道：「是眞的原本，而且一頁都不少！」

羅菩提笑道：「他既然也是天龍門下，我們正式成立了門戶，他應該送回來的，而且選在這個時候送回來，倒是很會利用機會，使我們欠他一次人情！」

那邊的古殘又道：「敝教主當年亦與天龍上輩略有淵源，聽說羅掌門人設立門戶，發揚天龍武學，至感欣慰。」

這番話說得老氣橫秋，分明是以長輩的身份，對後輩的勗勉，藉以表示了諸葛山眞的身分高高在上。

座上人有許多不知道諸葛山眞與孫凌波的關係，都禁不住臉現疑色，羅菩提也覺得這一手果然厲害，對方說了出來，自然要答覆一番，但一開口，無異就承認了諸葛山眞的長輩身份，如果還有人要追問下去，則有許多話更是難以啟齒，因此十分爲難。

何妙容却笑笑道：「古老可知道諸葛山眞與天龍前輩之間是什麼關係？」

古殘故意地道：「這個倒不清楚！」

何妙容笑道：「別說古老不清楚，連敝掌門人也不清楚，因爲敝掌門人根本不是天龍門下！這祇有我一個人清楚，正好借這個機會向在座的同道說明一下！」

古殘道：「何山主請賜示一番！」

何妙容道：「天龍武學創自天龍子，天龍子傳有二徒，一男一女，男的是諸葛山眞，女的是二代掌門人孫凌波！」

古殘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來，敝教主還是羅掌門人的前輩了！」

何妙容道：「不是！」

古殘道：「羅掌門人既是第三代掌門人，怎麼又不是敝掌門人的晚輩呢？」

何妙容道：「因爲羅掌門人根本不是天龍門下，論不起輩份，自居爲第三代，祇是他自謙，嚴格說起來，天龍開山玄宗，是自今日開始，敝掌門人才是首代掌門人，天龍子已故，家師凌波仙子尙健在人間，她遺下天龍武學及天龍子遺訓，說天龍門中，無人肯當起門戶之任，當延請當世之俊彥而任之，而自居於部屬之職！因此諸葛山眞如果也以天龍門人自居，禮當自己前來叩詣掌門人述職，只派遣二位前來，殊爲大不敬！」

古殘沒想到何妙容會說出這番道理，不禁臉色微變道：「這……天下那有這個道理！」

何妙容道：「怎麼沒有，這種情形在武林宗派中不乏前例，卽以目前的武林中少林、武當二派而言，也多得很！」

少林代表藏經樓主持大方上人開口道：「何女俠之言甚確，老衲如以輩份而言，敝掌門人上悟下明爲先師兄大智首座弟子，尚在老衲之下，但敝門的傳統重於輩份，在門戶中身分而言，老衲仍受掌門人節制！」

武當代表紫虛道長的輩分還高出現任掌門人兩輩，他沒有作任何解釋，因爲大家都知道這件事，他僅是笑了一下，無異就是贊同此一說法！

何妙容神色一莊道：「先父爲天龍子摯友，受託爲天龍一門的監察人，天龍子臨終時，先父親視含殮，嗣後這監察一職，由何妙容一直承襲至今，因此有權責詢諸葛山眞此等蔑視門戶之罪！」

古殘只得乾笑一聲道：「敝教主早年雖然藝出天龍，但後來另有所承，早已脫離天龍身份了！」

何妙容冷笑道：「武林中人有三四個師承的並不爲奇，但忘本背源却爲武林所不齒，諸葛山眞這種行爲實爲武林之敗類！今天妙容以天龍監察之身份，正式向武林同道宣佈，取消他天龍門戶之身籍！」

古殘也冷笑道：「敝教主本來就不希罕這重身份，今天把天龍武笈歸還，就是表示與天龍脫離之意！」

何妙容道：「天龍武笈爲天龍所有，他送回來是應該的，否則本門也將向他追索，所以本座託兩位轉告，以後叫他別提天龍二字，否則當嚴懲不貸！」

古殘傲然道：「敝教主才華蓋世藝通造化，又豈是區區一個天龍門戶能容得下的，敝教主以聖手醫隱之號行俠人間時也沒有亮過天龍的招牌，刻下籌組萬方教，溶東西中外武學於一爐，集古今絕學於一身，將開武林中從未有之盛業，又豈會將天龍一派放在眼中！」

這番話說得太狂，已經引起所有人的不快，古殘却又道：「老夫與南兄此番前來，主要是借機會向在座的武林同道宣佈一下，萬方教於下月同一天，在浙東括蒼山舉行開教盛典，因爲時間倉促，來不及發帖子邀請，就在這兒向諸君口頭邀請一聲，希望各位到時蒞臨賜教，由滇南到浙東，路途遙遠，各位在此間事畢後，盼早日上道。」

衆人俱都一怔，也感到很驚訝！

羅菩提用了水陸兩道及萬家堡的人力，四處探索諸葛山眞的行踪未果，沒想到他躲到括蒼山去了！

括蒼山雖在浙東人員幅湊之區，但因爲括蒼山脈綿延極廣，括蒼山峯高拔雲霄，還是一片原始莽蒼叢林，人跡罕至，大家都沒想到那個地方去。

但諸葛山眞既然把那個地方作爲立教總壇，想必早已開始經營了。

此人懂得大隱於市的心理，在鬧中取靜，擇取這麼一塊地方作爲根據，的確是不簡單！

座中武當首席代表紫虛眞人首先表示了態度，朗聲道：「古大俠！這種事貧道等作不了主，必須回去請示一下掌教再定行止，到時候可能趕不上！」

古殘笑道：「不必請示了，萬方教邀請的不是那一家門戶，而是在座的各位，各位可以

自行決定！」

紫虛眞人道：「貧道身爲武當門下，無權自決！」

古殘道：「萬方教不拘門戶之狹見，萬教一宗，包羅萬有，各位可以不來！但最好是去一趟！」

紫虛眞人怒道：「不去又如何呢？」

古殘微笑道：「當然不會怎麼樣，祇是坐失一次良機，各位會感到後悔的，萬方教在括蒼舉行開派大典，祇是借用那裡的地方而已，並不是設壇於括蒼，因爲敝教主在每一個地方都早作佈置，每一個地方都可以作爲本教的總壇……」

紫虛眞人道：「這麼說來，武當也包括在內了？」

古殘笑道：「道長願意這麼說也未嘗不可，敝教主開教之後，將巡視萬方，舉凡名山大川，都邑重鎭，都會走一趟，走到那裡，總壇就在那裡！行程上總免不了有武當那一站，道長如果先去留一份見面之情，日後敝教主到武當的時候，大家就不陌生了！」

紫虛眞人怒道：「閣下太放肆了！」

古殘冷笑道：「道長不要太激動，在下說的是老實話，如果道長不信，可以不加理會，在武當山等着，敝教主去到武當時，保證你會大吃一驚！」

紫虛眞人忍不住就要拂袖而起，羅菩提却一拱手道：「道長！在天龍門中來此狂徒，唐突佳賓，羅某至感歉咎，請道長暫息雷霆，容敝門來處理如何！」

紫虛眞人雖然怒氣冲天，但也知道古殘的話絕非憑空浮誇，鑑於峨嵋之失，曉得諸葛山眞在武當也一定有所佈置，不知安排了多少暗樁，如果這時與古殘起了衝突，很可能會爲門戶惹下難以收拾的局面！

羅菩提一開口，他樂得趁勢下台，因此朝羅菩提打了個稽首道：「掌門人請恕貧道失儀！」

羅菩提笑笑道：「道長言重了，這是敝門的疏忽，應該是羅某向道長致歉才是！」

語畢臉色一沉道：「古殘！天龍開派大典，並沒有邀請你們，你不速自己來已經觸犯了武林大忌！到了此地後，口發狂言，咆哮無狀，是爲大忌之二，未得本人同意擅自邀請本門佳賓，是爲大忌之三……」

古殘笑笑道：「這是你們的規矩，萬方教的規矩却不是如此的，萬教一宗，天下無處不可行脚，萬方教旨第一條就是破除門戶之限，那怕在皇帝的金鑾殿上，老夫也是要來就來，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羅菩提笑笑道：「但到了天龍總壇，却要守天龍門的規矩，你不速自來，只有一個方法離開！」

古殘道：「怎麼離開？」

羅菩提道：「因爲今天是本門開派之日，羅某不想妄動兵力，破壞了愉快的氣氛，你從這兒爬出去！」

古殘傲然道：「老夫如果不爬呢？」

羅菩提道：「不爬當然可以，羅某不能强人所難，羅某可以提着你的脖子拎出去！」

古殘一笑道：「很好！老夫等着！」

羅菩提含笑離座慢慢向他走去，古殘蓄勢以待，羅菩提如同未覺，輕輕一伸手，抓向他的頸部，古殘雙掌運足了勁力，直推而出！

羅菩提仍是裝作不知道，聽任他的雙掌擊在胸前，只聽得波波兩響，羅菩提背後的衣衫飛出兩塊手掌大的破片，一直飛向廳上的照壁，深陷入牆，可見這兩掌勁力之深厚，但羅菩提的身子連動都沒動一下！

一隻手仍然伸出去，握住了古殘的後頸，古殘發現雙掌無功，臉色一變，正待變招，羅菩提的手掌中勁力暗吐，將他的頸脊骨輕輕一抖，那是人體中樞經脈最重要的部位，古殘的身子頓時一軟，雙腿一屈，半點力量都使不出來，活生生地被羅菩提拎在手中！

他的臉色又痛苦又猙獰，但又含着無限的恐懼，不知道羅菩提要如何對付他！

座中羣豪對羅菩提表現的這一手，感到無限驚訝，因爲萬里追風古殘威名遠在羅菩提未出世之前，武功修爲深淺，大家都是知道的，剛才兩掌之威，也是衆人目睹的，沒想到在羅菩提的手中，竟然如此不堪一擊！

羅菩提一笑道：「門口侍衞人員太粗心了，佳賓雲集的大堂上，竟讓一頭野狗溜了進來，攪擾了各位的酒興，羅某深感歉咎，但諸君都是修爲有素的仁俠之士，想必不會對一頭畜生介意，放他一條生路吧！」

說着輕輕一笑，把古殘拋出大廳之外，才一落地，古殘的隨身四名侍女立刻搶了過去扶他！

羅菩提笑道：「妳們別緊張！我祇是以截脈手法，暫時閉住了他的經脈，十二個時辰之後，會自動恢復的，但千萬不可妄動替他解除，各人的手法不同，妳們不懂得解法，胡推亂解，那可坑苦了他！」

聽了羅菩提的警告，四個女孩子果然不敢亂動了。

羅菩提轉向臉色發白的南山子道：「南翁！你們是怎麼上來的？」

南山子吶吶地道：「是由山下一路上來的！」

羅菩提道：「本山一路都有守值弟子，何以未見通報？」

南山子道：「是古老兒施展了遙空閉穴指法，將他們一一都定住了！」

羅菩提冷一笑道：「本山的弟子技業雖淺，但說古殘能用閉穴手法一路上毫無阻碍地過來，似乎不太可能吧！」

南山子頓了一頓才道：「今天剛好是順風，古老兒在他的軟轎上暗置迷香，用內力暗送出來！」

羅菩提笑笑道：「那還差不多，解藥呢？」

南山子道：「在老朽身上！」

羅菩提道：「是諸葛山眞叫你們這麼做的嗎？」

南山子連忙搖頭道：「不是！教主只是叫我們前來送還天龍秘笈，並致賀意，是古老兒自己逞能，想先聲奪人，藉以立威！」

羅菩提笑笑道：「我想諸葛老兒不會做這種傻事，制服一些初入門的弟子，並不見得光采！」

南山子祇有連連稱是，羅菩提又問道：「萬方教果眞於下個月在括蒼山開教嗎？」

南山子道：「是的！教主要我們前來邀請賓客，萬方教草創，人手不如天龍充足，無法在期前一一把柬帖送到，才利用這個機會懇邀一下！」

羅菩提道：「那一定有帖子了？」

南山子道：「是的！請帖在轎子上，因爲不便在貴派會典上分發，教主是吩咐會後一一專致！」

羅菩提笑道：「這才像諸葛山眞行事的手腕，他爲人雖奸，斷不致如此狂妄！」

南山子道：「是的！教主是非常誠意的！」

羅菩提道：「爲感謝他歸還武笈的盛情，我也不再留難你們，請帖留下，我也可以替你們轉達！去不去則是各人自己的事，我却無法代人作主！」

南山子忙接口道：「那當然！教主請掌門人務必賞光！」

羅菩提一笑道：「我會去的！」

南山子連忙恭身致謝道：「老朽代教主謝掌門人賞臉！」

羅菩提笑道：「我去並不一定是向他祝賀，也不是承認萬方教，我不反對他組立門戶，也不在乎他用什麼名稱，但要看看他立教的宗旨！」

南山子道：「是！是！到時掌門人可以跟教主當面解決，老朽僅轉達教主的意思而已！」

羅菩提一笑道：「辦事的老練謙恭，南翁倒是非常稱職，諸葛山眞應該讓南翁多負點責任的，把古殘那種傢伙遣爲使節實在是失策！」

南山子道：「是！教主也知道他過份狂妄，唯恐得罪了武林同道，所以才遣老朽同行爲輔，萬一古老兒有所失禮之處，讓老朽代教主致歉！」

羅菩提笑道：「一個花臉，一個白臉，硬的不成就來軟的，諸葛山眞倒是安排得很好呀！」

南山子滿臉通紅不作一詞！

羅菩提又笑道：「客人很多，我不便送南翁下山了！南翁下去的時候，請費神把敝山的弟子解救清醒，吳總監妳送南翁下去！」

吳漫花恭聲答應，帶着她屬下六弟子，夾着南山子出門而去。

羅菩提這才回到座上，笑道：「擾了諸位酒興，羅某再次致歉！」

薩玲娜連忙給他送了一件外衣披上，掩住背上的破洞，座上羣豪對羅菩提的絕世功力，

都流露出無限的欽佩。

少林大方上人雙手捧盞道：「老衲敬代表座上全體武林同道向掌門人奉賀一觴，以爲掌門人適才所展示的無上神功表達由衷之敬意！」

他這一站，所有的賀客以及天龍門中的客座護法也都站了起來，共同舉觴爲敬！

羅菩提連稱不敢當，但也接受了這一杯賀酒。

虎嘯聞千里敞大嗓門笑道：「羅老弟，古殘那兩掌，洒家看着也覺心驚，他的掌勁竟雄厚如此，實在是想不到！」

羅菩提道：「是的！他的修爲本厚，得到了蟄龍藏珍後，經諸葛山眞的醫療手術，使得殘肢重生，而臂上的功力更爲深厚，那兩掌透過我的身體，將碎布嵌入照壁，已有穿金洞石之威，確是非同小可！」

聞千里道：「可是你老弟挨上那兩掌，連汗毛都沒有傷到半根，不是更驚人了！」

羅菩提一笑道：「聞兄太過獎了，我祇是取巧，用空靈身法，將他的掌勁傳遞出去而已，眞要比功力，我不見就能深過他！」

紫虛眞人道：「武當有卸字訣心法，也是轉移對方功力牽引到別處的方法，却不如掌門人的精妙！」

羅菩提道：「這是天龍武學中十三字眞解之一的空字部，施功時將全身勁氣全卸，成爲不着力的狀態，然後以極快的速度，貼上對方的掌面，使對方的掌力透體而過，所以我背後的衣服才是受力的正鋒！」

紫虛眞人不禁嘆道：「掌門人但憑這一門功夫，就可以擧世無敵了！」

羅菩提搖頭苦笑道：「道長過獎了，這種身法僅能冒險一逞，不足爲法，因爲那時我身上全無抗力，對方只要用一根木棒，也能把我刺個洞穿。

這門功夫能禦掌而不能禦指，更不能抵禦兵刃，古殘是神功初成，自持掌勁，才上了一次大當，下一次他就不會上當了！」

羣俠聽完這番解釋後，才恍然大悟，但心中對羅菩提的胸襟却更爲佩服！

各大宗派，都將本門的絕學視爲極端秘密，獨羅菩提這樣不藏私，不僅將本身武學詳爲解釋，而且還把缺點告訴人家，可說是從所未有的事！

大方上人合掌肅容道：「羅掌門人將一項無上絕學，絲毫無隱地剖陳示告，如此胸襟，老衲罄折無限！」

羅菩提一笑道：「天龍組派，非爲與武林爭雄，只是盡武人本分，爲衞道而獻寸心，本門所奉行者，唯道義二字，所持者唯誠之一字，因此本門無不可告人之秘密！」

這一番剖述使得羣豪在尊敬之餘，又有點慚愧，大家都默不作聲。

片刻後，萬年紅問道：「羅老弟！適才老弟閉住了古殘的經脈，當眞在十二個時辰後會自動解除嗎？」

羅菩提道：「是的！這是最大的時限，以古殘的功力，也許不要十二個時辰就能恢復了

！」

萬年青道：「老弟爲什麼不廢了他的功力呢？」

羅菩提道：「那有什麼用，諸葛山眞有的是靈藥，很快又可以將功力恢復的，廢除功力祇有戳破氣穴一法，祇要把破處補上就行了！

所謂功力，乃是人體機能將潛力發揮的程度，得之以多年的苦修，是破壞不了的，最多祇能損壞他發揮的工具而已，諸葛山眞能將他的先天殘肢加以修復，那一點小手續更難不到他的！」

萬年青道：「老弟何不乾脆殺了他，也好趁此除了諸葛山眞一個得力的黨羽！」

羅菩提道：「諸葛山眞到現在爲止，沒有殺死我們一個人，我們就不能先啟殺戒，作爲他報復的藉口！何況古殘狂傲不馴，說不定諸葛山眞自己也想除去他，我們又何必代他做劊子手呢！」

凌雲霄道：「羅老弟說得對，古殘目前雖然受制於諸葛老兒，此人是絕不甘屈居人下的，今天他這種狂傲的態度就是一個例證，把他放在諸葛山眞身邊，等於是爲那頭老狐狸安下了一具捕獸鋏，縱然無法成爲大患，至少也可以夾掉他一截尾巴！」

聞千里道：「古殘狂野而無謀，他怎麼鬥得過老狐狸，永遠也翻不出老狐狸的掌心，成爲他的工具，洒家是沒有那份本事，否則洒家一定活劈了他！」

此人雖是綠林豪雄，但出言耿直，生性坦率無隱，倒是贏得了白道中人相當好感，而且也使宴會的氣氛轉爲輕鬆而更加愉快了，宇內八奇雖經江湖稱道，但各大門派中人，却很少跟他們接觸過，也沒有承認他們的武林地位。

這次天龍開派，總算讓大家都見到了面，由於羅菩提的關係，也提高了一般人對八奇的地位與觀感。

雖然八奇中的聖手醫隱與不老神仙是居於邪道，但六奇都齊集天龍，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使各大門派對他們也刮目相看了。

吳漫花回來時稟告送行的結果，古殘狼狽而去，南山子交出了解藥，救醒了天龍弟子，也帶來了萬方教致送羣豪的請帖，宴會之後，各大門派的掌門及首席代表齊集偏廳商討是否該赴會的事！

大家都推羅菩提爲首，聽取他的意見！

羅菩提輕嘆道：「由峨嵋的前例，可知古殘的恐嚇絕非空穴來風，諸葛山眞在暗中籌劃多年，如果他處心積慮要對付各家門戶，則一定會有所安排，各位的門戶都是成立多年，門人弟子衆多，總不免有一二不肖者，再說人不多，意氣之爭亦所難免，這正是他趁虛而入的機會！」

座中人個個面色沉重，沒有人說話，顯然這些因素是每一門派都有的，誰都無法否認！

羅菩提嘆了一口氣道：「單就上面兩項因素，還有線索可加以預防，他另一個滲透的方法就更可怕了，他吸收的對象還可能是各門派中地位崇高聲望素著之士，以無心之失，或是

在他有意的擺佈下，犯下了錯事，被他拿住了把柄，作爲要脅，由於這些人平素不僅在本門中身份很高，在武林同道中也極受尊敬，爲了不願身敗名裂，祇好任其勒索了！」

紫虛眞人惱怒道：「這種人最爲可惡，雖然身居高位，備受尊敬，自然更該效忠門戶，爲門戶盡忠力，而居然與外人勾通一氣，爲害門戶，豈非死有餘辜！」

大方上人却輕輕一嘆道：「紫虛道兄之言雖然有理，但有些人却實在是有着逼不得已的苦衷，敝師弟大智於上月自裁，留下的遺書說他爲人所構，貽羞門戶，自絕以謝！」

二十

衆人俱皆一驚，大方上人繼續道：「他死在嵩山本院的後山，身邊還有一女子及一個五歲左右男孩屍體，那兩人是被本門金鋼掌劈死的，大智師弟則是自碎天靈而已！」

羅菩提很鎭靜地問道：「有沒有說明原因？」

大方上人道：「沒有，但本寺事後調查，該女爲洛陽名妓，那男孩是她的私生子，大智師弟居然動手殺死此二人而自裁，可以想見其內情！」

紫虛眞人還是不明白，追問道：「什麼內情？」

大方上人道：「大智師弟修持高深，爲同輩師兄弟中傑出的人才，原任少林監院，其受重視可知，照情況推測，必然是在人的擺佈下誤犯色戒，而後就受人威脅，將不利於本門，大智師弟一定是拒絕了，對方才叫那女子來找大智師弟，甚至於以那男孩爲威脅，說是他的骨肉……」

紫虛眞人道：「是不是呢？」

大方上人道：「那男孩背心有硃紅胎記，與大智師弟身上的特徵完全一樣，事情若宣揚出來，想不承認都不行，大智師弟既不甘受制於人，又不能貽禍門戶，乃出斷然之處置殺死了那兩母子！」

全廳一陣默然，羅菩提道：「諸葛山眞精通醫術，隨便找個小孩子，僞造胎記也是很簡單的事！」

大方上人道：「不錯！可是大智師弟的身體特徵，沒有爲別人知道的理由，對方既然能採取這個有力證據，可見他自己必曾有失德之行爲，這才是他不得不死的理由！」

紫虛眞人嘆道：「大智上人總算能在最後關頭採取斷然措施，擺脫了對方的威脅，那孩子也許是他的親骨肉，他都能毅然處置，其行爲仍是可敬的！」

大方上人道：「他雖然保全了本門清譽，但其行爲過於狠毒，大違出家人慈悲之旨，也違背了武林俠義精神，所以本門並不以此行爲爲然，在他死後，仍然開除了他的少林門籍，並將三具屍體交官方呈驗，連同遺書一併提出，並未隱諱此事！」

紫虛眞人道：「對！應該這樣做，唯有如此，才能使對方無所施其策！」

大方上人道：「關鍵不在這裡，大智師弟之死，出現了兩個問題，第一、除了大智師弟之外，是否還有別人同樣也受到威脅與構陷呢？大智師弟有勇氣自謀擺脫，別的人是否也有這勇氣呢？

第二、大智師弟那等修爲定力，尚且難禦別人的構陷，定力淺的人當更難以抵制了，因此本門正在對全寺門人，作詳細的調查，祇是這個行動並沒有多大的效果！」

大家又是一陣默然，大方上人道：「這雖然是本門的不幸，但其他各門派中，未嘗沒有類似的情況，尤其是……」

紫虛眞人道：「法兄所說的必是敝門，聽了法兄的敍述後，貧道也不敢擔保說是沒有了，少林、武當都是出家人，這是最易進攻的一個弱點！」

大方上人道：「這次老衲前來，同時將此事提出，就是想給各位一個警惕，同時也藉這個機會，大家商討一下，謀求個對付之策！」

羅菩提道：「大智上人的事並沒有宣揚開來！」

大方上人嘆道：「洛陽巡撫是虔誠佛門弟子，爲怕影響少林清譽，將此事寢息下來，這雖然有失本門之原意，但人家一片善意，本門也不能過於矯情！」

羅菩提想道：「在下以爲祇有一個想法，對萬方教不妨虛與委蛇，去應付一下，看他眞正的目的何在，如果他有什麼不軌的行動，各位暫且不予置理，由龍虎盟直接與之對抗，各位都置身事外！」

大方上人道：「就怕他們不允許我們置身事外！」

羅菩提一笑道：「那是必然的，但各位接到萬方教的要求時，不妨召集門中重要人員公開商討，聽取大家的意見，如果有人贊成與萬方教合作的，再從這些人身上着手調查，注意其行爲，就可以明瞭一個大概了！」

大方上人道：「老衲此來，也正是想提出這個要求，祇是怕羅掌門人不同意，那知道羅掌門人竟自動提出來，老衲萬分感激！」

羅菩提道：「龍虎盟中諸人，都是身受諸葛山眞陷害，也是了解他眞面目最清楚的人，

爲了武林安危與江湖道義，理應盡力，這倒不必客氣了！」

語畢又道：「諸葛山眞自屠龍之後，得到了蟄龍藏珍不少，更從天慾教吳漫花處，得到了迷心藥酒的配方，這種藥酒能使人迷失本性，聽其驅策，那才是最厲害的一着！」

紫虛眞人驚道：「這有什麼辦法預防呢？」

羅菩提道：「迷心藥酒唯龍珠可解，龍珠本有十粒，但已爲諸葛山眞奪去六粒，我又用去一粒，目前祇剩下三粒。

我準備把牠們全部研碎，製成解藥，祇是爲數無多，我現在致贈各位每人十粒，各位自服一粒，以防受迷，其餘的請妥爲保存，對任何人都不要說出來！即使是本門中人也要保守秘密！」

紫虛眞人道：「貧道對敝掌門人却不能隱瞞！」

羅菩提笑道：「那當然，少林、武當的掌門人都沒有來，二位回去自當此事稟告貴掌門人，也請他們預服一丸，然後看情形，如果本門中重要人物突然性格改變，就是已受迷惑，再酌情施以解救！」

大方上人道：「本門僅少林本院就有近千名弟子之多！」

羅菩提道：「迷心藥酒配製也很難，萬方教不會隨便施用的，實在不夠，祇好以後再想辦法，我想每一門派有十位重要人員能保持清醒，也就能應付到眼的危機了！」

紫虛眞人道：「爲什麼不預先將解藥服用呢？」

羅菩提道：「不可！因爲我們並不知道那些人是受迷，那些人是心甘情願受其驅使的，解藥有限，不能浪費！」

大方上人道：「羅掌門人說得對，出了大智師弟那種事，老衲除了自己與掌門人外，誰也不敢相信了！」

羅菩提道：「在下說句不中聽的話，連掌門人也未必能夠相信，但身爲一門之長，如果也爲人所控制，那誰也幫不了忙，祇好聽任其自趨滅亡了！」

每個人都十分沉重，誰也開不了口。

羅菩提取出一個革囊，傾出一大堆銀色藥丸道：「餘存的三顆龍珠，總共製了九十顆解藥，在座的九位，剛好每位分取十粒！」

紫虛眞人道：「貴門自己不留下一些嗎？」

羅菩提道：「不必！本門的幾位重要執事人員以及客座護法都受過迷情或散功之害，服過了解藥，那是終生有效的，所以我們已經用不着了！」

他把藥丸平均分給大家，每個人都千恩萬謝地收了下來！

羅菩提道：「時間很緊迫，也許有的人已經來不及回去！立即就要趕赴浙東了，萬方教開教大典上，各位請保持緘默，那一天所有的惡人，都由龍虎盟來做！」

大家都點頭答應了；於是又商談了一下瑣務，留着大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將羣豪都送走了！

天龍門這才重新召開了一次幹部會議，商討與會事宜。

萬年青道：「羅兄弟，你不該把解藥這麼早就給他們的，也許這九個人中就有萬方教的黨羽！」

羅菩提道：「我當然知道，但爲了取信於人，我必須這麼做，而且我相信來與會的人，都是各大門派中的幹才，他們也會想到有此可能，而預作安排的，昨天我最後點出一句，就是掌門人也未必可靠，等於提了個暗示！」

萬年青道：「可是諸葛山眞知道了這件事，將解藥設法加以奪取，我們豈不是白忙了一場！」

羅菩提笑道：「我已經防到有此可能，所以保留了一手，可以彌補這個缺點！」

吳漫花忙道：「掌門人，迷情藥酒除了龍珠之外，再也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救！」

羅菩提道：「有的，以毒攻毒！」

吳漫花一怔道：「屬下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羅菩提道：「迷情藥酒可以亂性，我們也用迷情藥酒將變性的人再變回來，這應該行得通的！」

吳漫花道：「不錯！這是行得通的，屬下竟沒有想到這個方法！」

羅菩提道：「其實這是最簡單的方法，相信諸葛山眞自己也沒想到！」

吳漫花嘆了一口氣道：「不過還是沒用，迷情藥酒中最主要的一項材料是龍涎！那已經被諸葛山眞全部取走了！」

羅菩提笑道：「沒有！他祇取走龍口中的一點點，還有很多藏在一個地方，他可沒想到！」

何妙容忙道：「什麼地方！」

羅菩提道：「藏龍池的龍穴中！」

吳漫花道：「那恐怕沒有用，早被水衝淡了！」

羅菩提道：「沒有！因爲我是唯一到過龍穴的人，那是一個水底倒生的穴洞，裡面是空的，而且十分乾燥，一點水都沒有，由龍口中滴下的涎水已凝結成塊，變成了如琥珀狀的晶體，數量極多！」

吳漫花興奮地道：「正是這玩意兒，而且凝結成晶的龍涎更爲珍貴，世上所謂龍涎香，就是這東西！」

聞千里道：「水底下怎麼會有乾燥的洞穴呢？」

羅菩提道：「有的！那是另一頭不通氣之故，我很容易證明給大家看！」

他取了一個茶杯，盃口向下，壓進水盆中，整個沉沒水底，然後又取出茶杯，杯底還是乾的！

聞千里摸着頭道：「洒家活了這麼大，竟然沒想到有這種事！」

羅菩提道：「造化之奇，實非人智所能盡，一定要經過親身經歷才會知道，世人但知龍

棲於水，誰也沒想到龍穴是乾的，我如不是被那畜生帶下去，也不會知道！」

凌雲霄大笑道：「幸虧祇有羅老弟一個人知道，否則那老狐狸又會捷足先登了！」

羅菩提道：「諸葛山眞忙於籌組萬方教開典，一時不會注意到這件事，我們正好趁機行動，否則他發現我們的人重往藏龍池，一定又會跟着去了！」

吳漫花道：「那就由屬下與凌護法前往取涎！」

羅菩提道：「不行！我們都要赴會去，諸葛山眞最注意就是我們的行動，少一個人他就會犯疑心的，兩天後，我們全體上道，取涎的事，可以由上次入水的尤氏昆仲，加上吳總監座下的六使，由常大嫂帶隊前往，稍遲幾天出發，萬方教的注意力全在我們身上，他們就不會受阻碍了！」

吳漫花道：「掌門人算無遺策，此擧果然高明！」

羅菩提道：「煉製藥酒的方法天英也會吧！」

吳漫花道：「會的！她一直是屬下的助手！」

羅菩提道：「那就更好了，總監將所需器材開列清單，交給萬兄的總管萬祥秘密分批採購，再會同凌兄的貴屬阮頭領秘密送去！

他們兩人到過藏龍池，然後就在那裡製煉，務須於我們回來前煎製煉好，封存在百獸谷中，以後就由溫妮負責守護，百獸谷中祇有她能進入，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他雖然口中指揮，未加思索，然安排之妥善周密，却沒有一絲漏洞，使得衆人十分欽服他！

聞千里忍不住讚道：「羅老弟！洒家加入龍虎盟兼任天龍護法，原是爲你捧捧場，可是現在看你的表現，的確是天生的領袖之材，只要你老弟在任一天，洒家這綠林陸道人員，永遠受你節制，尊你爲老大！」

凌雲霄道：「兄弟的水道也是一樣……」

羅菩提忙道：「那可不敢當！」

聞千里道：「老弟！別客氣了，水陸兩道分據綠林，始終都有點隔閡，自從你老弟屠龍之後，大家才合作無間，我與老凌算是綠林道上的兩大頭領，誰也不能邁過誰去，所以一定要有人來領導一下，而這個人非你莫屬！」

凌雲霄道：「老弟！綠林盟主一位非你莫屬，你就委屈一下，也給我們一點面子吧！」

在這種情形下，羅菩提想推辭也沒有辦法，於是他除了龍虎盟主與天龍掌門人之外，又身兼了綠林盟主！

聞千里有點歉然地道：「羅老弟，以你的身分要你擔任這個强盜頭兒似乎太委屈了！但綠林道中有了你這位盟主之外，也可以使武林中人對綠林道一正觀感，讓他們知道雞鳴狗盜之流中，也有俠義英雄！」

羅菩提誠懇地道：「聞兄言重了，諸葛山眞籌組萬方教，企圖獨尊武林，是綠林道上首揭義旗，在衞道的立場上說來，二位兄台的表現，尤勝於白道中人！」

何妙容也道：「少林大方上人說出了大智上人之死，諸葛山眞的陰謀已昭然若揭，可是他們仍諸多顧忌，倒是二位，不計利害成敗，毅然參加龍虎盟，直接與萬方教抗頡，這份魄力，又豈是各大宗派所能企及的！」

這番話捧得凌雲霄與聞千里都有點飄飄然。

凌雲霄笑道：「何山主說得我們太好了，天龍一脈雖是初創，但聲譽之隆已在各家之上，從與會諸人的態度上看來，羅老弟無異已是武林盟主了。」

羅菩提笑道：「那還是兩位兄台捧場，光憑天龍門這點力量，誰都看不上眼，萬家堡實力雄厚，然偏處一隅，對他們的影響不大，各大門派在天龍開派之中，沒有一家缺席，主要還是有二位客座護法的捧場，使他們不得不括目相看，所以兄弟這綠林盟主，實在還是二位兄台的錯愛！」

語畢又朝萬年紅夫婦道：「萬兄與大嫂可不要多心，兄弟剛才對萬家堡語多不敬……」

萬年紅笑道：「沒有的事，如果不是大家幫忙，萬家堡的基業都被人佔去了，還談什麼爭勝逞能呢，而且以人員實力而言，萬家堡與水陸兩道也不能比！」

凌雲霄道：「可是老狐狸偏偏選中了萬家堡，對水陸兩道不值一顧，可見萬家堡在他的心目中比我們重多了！」

萬年青道：「那是二位的勢力分散各地，不像我們集中在一處，他想要染指也無從着手！」

羅菩提笑道：「大家都別謙虛了，目前假龍虎盟的關係把大家拉在一起，都是自己人，誰高誰低都無所謂，人員的多寡，也不是分強弱的標準，大家都名列八奇，在江湖上，誰也不比誰低！」

萬年紅笑道：「羅老弟這話有道理，但八奇並列是以前的事了，現在要推老弟爲首了！」

凌雲霄道：「羅老弟本來就居八奇之冠，菩薩蠻上第一句就是玉面修羅號菩提，只是以前大家還不太服氣，現在却是心服口服了！」

羅菩提苦笑道：「如以武功之高，諸葛山眞才是眞正的第一，在藏龍池畔，我們聯手也未能勝過他！」

衆人又不禁爲之默然，片刻後，何妙容才道：「兄弟，你學會了十三字眞解，還是無法勝過他嗎？」

羅菩提道：「恐怕不行，天龍秘笈上册我約略看了一下，諸葛山眞雖然未得十三字眞解，大概已揣摸得差不多了，而且他目前所會的一些武學，多半不是得自天龍秘笈，將來跟他對手，也不能使用天龍門的武功！」

何妙容一怔道：「爲什麼？」

羅菩提道：「諸葛山眞絕不會做沒有好處的事，他送回天龍秘笈，主要是想套取十三字眞解的訣竅，來印證一下他自己揣摸的是否正確！」

何妙容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這個道理，我正想不透他何以會如此慷慨呢？眞虧你細心

想到了！」

羅菩提道：「所以我不把天龍秘笈的上册給妳們看，因爲我捉摸了一下，天龍武學易速成而難大成，他自己揣摸多年，我們却是新練的，縱然有十三字眞解爲鑰，一時間很難達到高深的境界，但到他手裡就不同了，他只要一點啟示，立刻就能融會貫通！」

何妙容苦笑道：「這個人的心計太深了，除非是你，我們實在鬥他不過！」

羅菩提道：「我也鬥他不過，只是我跟他相處日久，對他的行事習性了解較深，處處都先揣摸一下他的動機何在，才勉强維持個沒吃虧而已，但幾次交鋒，還是被他佔足了便宜，這一點不能不佩服他！」

大家的臉色又沉重起來了，最沮喪的是聞千里，嘟着嘴道：「羅老弟！這麼說來，萬方教開教之會，我們去了等於是羊入虎口，自己送上門去！」

羅菩提凝重地道：「也可以這麼說，但我們非去不可，有許多事情明知是凶多吉少，也是非做不可的！」

凌雲霄道：「羅老弟，我們可以不去！龍虎盟的組成就是爲了對抗萬方教的，不去也並不表示怕他！」

羅菩提道：「但天龍開派之日，他遣了古殘來了一陣下馬威，雖然鬧了個灰頭土臉，可是古殘表現的功力仍是驚人，我們如若不去，八大門派心中對龍虎盟的信心喪失，在他的威脅下低了頭，大局將更爲不利！」

凌雲霄道：「老弟，不是我說句洩氣的話，如果去了無法挫他的氣焰，那損失更大！」

羅菩提莊容道：「凌兄！得失不是這樣計的，我們此去無論成敗，至少可以讓天下人知道，還有一些人沒有向邪惡低頭，武功以氣勢爲助，我們如以正氣爲柱，縱然武功稍弱，也可以給他一個重大的打擊！」

聞千里大聲道：「這話對，要勝過他也許不容易，但我們如果存必死之心，硬拚硬幹，也不會差他多少，我們每個人都能拚命，老狐狸却未必捨得一拚，每個人拚將一死，咬他一塊肉，就夠他受的了，到時候洒家第一個拚他！」

羅菩提笑道：「聞兄豪情萬丈，氣吞河嶽，但憑這股氣勢，也可以把他嚇住了！」

大家跟着一陣大笑，笑聲中又把沉重的心情變得輕鬆了！

在天龍總壇將息了兩天，羣豪開始上道了，這次採的是精兵主義，各人連隨從都沒有帶，六奇加上了薩玲娜與萬年青、吳漫花，一共是九個人聯袂上道。

但因爲水陸兩道的分舵遍佈，他們沿途都有人接待照料，一樣的聲勢浩蕩。

他們選擇的路線，是由滇入黔，取道湘境，穿越江西而達浙江，然後直奔括蒼。

一路上平安無事，六月下旬已抵洞庭湖濱一處大鎭，此地乃是凌雲霄水道總舵，他這水道總瓢把子一到，自然有許多重要頭目前來迎接。

一行人乘了水寨派來的大船，駕臨湖中水寨，凌雲霄立卽下令殺猪宰羊，安排了一場盛宴，款待羅菩提等人。

席間，凌雲霄當着一干重要頭目，把羅菩提的身份宣佈了，登時響澈了一片歡呼之聲，衆頭目紛紛上前敬酒，把羅菩提灌的爛醉如泥，盡歡而散。

次日，衆人仍在水寨中休息，一方面恢復多日來的旅途勞頓，一方面却由凌雲霄派遣得力手下，四出打聽消息。

可是，各地交回來的情報，幾乎都是千篇一律的一張白紙，半點消息都沒有。

凌雲霄不禁大爲奇怪起來，忙將這情形向羅菩提報告了。

羅菩提笑道：「這是意料中的事，又何足爲怪！」

凌雲霄道：「現在已是六月下旬了，距萬方教開教大典只有十多天，那些被諸葛山眞網羅了去的人，難道早就到了括蒼山不成？」

羅菩提道：「當然不會全部都到了，據我猜測，至少也有一半的人仍在路上！」

凌雲霄道：「那爲何會探不出半點消息呢？難道兄弟的手下都是瞎子不成？」

羅菩提笑了笑道：「那倒不是，以我看來，貴屬下個個精明外露，也就是這緣故，使得人家一望就知道是凌兄的手下，早就遠遠避開了，這樣還能探出什麼消息呢？」

凌雲霄不禁一呆道：「那……莫非要派些木頭木腦的人去不成？」

羅菩提笑道：「差不多，凌兄不妨試試看。」

凌雲霄半信半疑地退下去，特意選了一批專門在寨中只負責打掃燒飯的嘍囉，臨時吩咐了他們一些訣竅，便打發出去探聽消息。

這一着果然有了效果，兩三天的工夫便蒐集了一大堆情報資料！

當然，這一大堆資料並非全部正確的，但經過了羅菩提等人的研判分析，却發現了幾樁令他們震驚的事。

第一、百年來雄踞湘西，武功另闢蹊徑且又精通邪術的「排教」，已答應加入萬方教。

第二、素來只在巫山隱修，不大過聞江湖事的「神女教」，也派遣了副教主率領門下十二金釵前往括蒼山湊熱鬧，她們的花船剛剛通過洞庭湖。

第三、據傳說，江西龍虎山的第三十二代天師，也準備與萬方教聯盟，以圖一振道教聲威。

第四、北六省的許多黑道大豪，已然紛紛南下，雖然意圖不明，但毫無疑問，若一旦都投入了萬方教下，這一股力量是不容忽視的。

這許多資料，頓時使羅菩提等人都緊張起來。

聞千里一拍大腿，怪叫道：「諸葛山眞眞有一手，他媽的竟然網羅了這許多王八旦去捧場，這下子熱鬧可有得瞧了！」

凌雲霄皺眉道：「這僅是我們所獲得的第一批資料而已，往後還不知有多少呢！」

話聲微頓，眼望羅菩提，凝重的道：「盟主可有什麼妙策？」

羅菩提沉吟了一會，含笑道：「這些消息本就是意料中之事，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問題是如何使諸葛山眞無法利用他們興風作浪，這才是大家應該研究的。」

聞千里道：「辦法祇有一個，乾脆，咱們就守在路上，先把這些去湊熱鬧的傢伙逐個收拾掉，瞧他們還有什麼辦法興風作怪！」

凌雲霄一點頭道：「對！這叫做釜底抽薪，同時咱們不妨明暗俱來，以聞兄在陸路上的力量，再加上兄弟的水道人手，把住了進入浙江的幾條水陸要道，放手大幹一場！」

羅菩提搖頭笑道：「辦法雖好，但我們可不能這樣幹！」

凌雲霄和聞千里俱是一愣，齊聲道：「爲什麼不可以？」

羅菩提正色道：「第一、那些人雖然是去參與萬方教的創教大典，但並未公開表示與諸葛山眞合作，我們怎好遽然加罪？

第二、就算他們都投入了萬方教，但在未曾興風作浪之前，也是與我們一樣是個江湖組織，名正言順，而我們向他們下手，却是師出無名，不會爲江湖同道見諒的……」

頓了頓，又道：「何況我們要以堂堂正正之師，光明正大的對諸葛山眞大舉討伐，怎能先壞了名聲？」

凌雲霄默然半晌道：「那麼，若等他們聲勢坐大了以後，想動手就難了！」

羅菩提笑笑道：「這點我自然也想到了，但自古以來，邪不勝正，乃是不移之理，何況我們還有一步妙着呢？」

聞千里惑然道：「還有什麼妙着？」

羅菩提咳了一聲道：「凡是在道上闖的人，都是有着極强的領袖慾的，極少肯俯首聽命於人，而諸葛山眞之能利用他們，使他們甘供驅策，不外乎使用威逼利誘與藥物禁制等等手段而已……」

凌雲霄插嘴道：「邪魔外道，服的就是這些！」

羅菩提點點頭道：「不錯，但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首先，讓我們看看諸葛山眞的威，據大家所知，他目前的心腹死黨只不過南山童和古殘而已，若想懾他們三人的力量，就想威服許多武林凶梟和著名的門派，那是不可能的……」

聞千里連連點頭道：「有道理，洒家就是頭一個不服！」

羅菩提笑笑又道：「至於利的方面，我想他除了在蟄龍身上弄到的一些東西之外，恐怕也沒有什麼能引起旁人興趣之物了。

更何況蟄龍藏珍他目下大概也所剩無幾了，因此，他最大的本錢便是使用迷情藥酒，將收服的對象心神制住以供其驅策了……」

凌雲霄道：「可是，光是這一手就夠厲害的！」

常醉客心有餘悸的道：「是啊！那東西簡直太厲害了，人一被他迷了還不知是怎麼回事？」

羅菩提笑笑道：「可是二位別忘了，咱們也有這種東西了！」

頓了頓，又道：「這時候，到藏龍池去取龍涎配藥的人大概已把藥煉好了。」

凌雲霄道：「可是，老弟只命他們把藥煉好後就還回百花山，並沒有……」

羅菩提截口道：「戰略是隨時變動的，如今就煩凌兄和聞兄立即傳令下去，水陸並進，以最快的速度傳訊到百花山去，要他們儘速將藥酒送來……」

凌雲霄道：「但咱們可不能在這兒等！」

羅菩提點頭道：「不錯！但我們可以在路上邊走邊等，只要能在下月初六以前，運送藥酒的人能追上來就行了。」

聞千里道：「這一點倒容易辦到，可是，就算把藥酒運來了，又怎麼灌進對方的肚子裡呢？」

羅菩提笑笑道：「這就得看情形了，老實說：我現在還不知道。」

衆人想了想，的確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來。

於是，只好先由聞千里和凌雲霄傳下令去，使用本幫的最快速方法，把這命令傳到百花山去了。

在洞庭湖又休息了一天，大隊人馬又開始出發。

穿過湘境，進入江西，在這多山的地方，就是聞千里的天下了。

江西的綠林是天下有名的，大山有大寨，小山有分寨，强盜之多，簡直多如牛毛！

因此，羅菩提等人一入境，用不着打聽，各地的消息便如雪片般送到。

除了在洞庭湖時所得的情報以外，當然又增加了許多，無非是某路大豪、某個黑道大幫、以及某邪門等等都已爲萬方教所網羅，紛紛前往浙東參加開教大典……

自然，羅菩提等人的心情也隨着沉重起來。

幸好在抵達衢州的時候，萬祥和阮清虛已將迷情藥酒運到了。

羅菩提等人經過商量之後，就秘密移居到離衢州五十多里，屬於聞千里手下的一處秘窟中，將藥酒加以濃縮提煉，分裝了若干個小瓶，由各人貼身藏好備用。

再上路時，道路上就漸漸熱鬧起來了，只見三山五岳的英雄們，以及各門各派之人，絡繹於途，都是朝着一個方向——括蒼山奔去。

到達永康那天，少林、武當、峨嵋、青城、華山等幾個大門派的首腦人物也來了。

羅菩提等人爲了保持極度機密，所以也沒有跟他們打招呼，大家只是心照不宣的各走各的路，並沒有聚在一起。

□□　□□　□□

七月初六這一天的清早，括蒼山下人潮洶湧，南七北六十三省的大小門派以及黑白兩道的英豪們都到齊了。

一條新開闢出來的登山大道，舖着潔淨的黃土，道旁搭了三座大棚，作爲赴會之人休息歇脚之用，最末的大棚裡，南山童一身吉服，掛着總招待的紅綢，率着一班錦衣大漢在迎候來賓。

棚前一張舖着紅布的長桌後面，坐着幾個文案師爺，忙得不亦樂呼的在接收賀禮，登記來賓姓名。

赴會之人交過禮物，登記了姓名派別或所屬之後，便有錦衣大漢領着上山，前往賓館休息。

羅菩提等人也不急着去登記，都坐在最外面一座大棚裡，注意着來赴會的人物。

聞千里怪笑道：「凌老弟，看這情形，諸葛老兒的面子可比你大多了，天龍開派大典也沒這樣熱鬧過！」

羅菩提笑道：「這是不足爲怪的，我相信諸葛山眞籌組萬方教，已不是一朝一夕了，只不過他以前太能守秘了，把我們都蒙在鼓裡，所以他一發動起來，就顯得聲勢浩大了。」

何妙容哼了一聲道：「這些烏合之衆，人再多又有什麼用？」

羅菩提正色道：「那倒不能這樣說，萬一今天我們失敗的話，以後想要把他們弄垮可就難了。」

聞千里不服氣的道：「咱們的人也不少，眞打起來並不見得會輸與他！」

羅菩提喟然道：「如果當眞要以兵刃相見，那就大傷天和了，我們要以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

何妙容皺眉道：「可是到了眞要動手的時候，恐怕由不得我們呢！」

羅菩提笑了笑道：「天心向善，但願我們這次能夠成功，那就阿彌陀佛了！」

頓了頓又道：「所以大家在會中無論如何得忍就忍，切不可衝動，以免爲諸葛山眞所乘，那就大大失策了。」

凌雲霄等人都會意的默然點頭。

這時，大棚裡等候登記的羣雄已剩下沒幾個了，羅菩提於是站起來，領先朝第一座大棚行去。

南山童老遠望見羅菩提等人行來，忙迎了上來，抱拳笑道：「羅掌門和諸位大駕怎的這時才來，老夫簡直望穿秋水了！」

羅菩提還禮笑道：「大護法太客氣了，羅某怎麼敢當？」

南山童笑了笑，伸手虛引，道：「掌門人請到這邊登記，以便安排席位。」

羅菩提擺了擺手，吳漫花趨身上前，將帶來的禮物遞給南山童，羅菩提笑道：「箋箋薄禮，不成敬意，尙祈哂納！」

南山童連連稱謝，轉交與收禮的錦衣大漢，侍候着羅菩提等人登記了姓名，便親自領着一行人上山而去。

將抵山麓，遠遠望見一片廣大的松柏林前，矗立着一座高達三丈，濶約五丈，開了三個門戶的白石牌坊，牌坊正中的那座門上，嵌着一塊金碧輝煌的巨匾，上刻「無極之門」四個大金字。

兩傍的石柱上，龍飛鳳舞地刻着付對聯：

「億萬歸心，共研武學垂後世！

八方來會，宏揚絕藝震古今。」

聞千里鼻孔裡「哼」了一聲道：「諸葛老兒口氣眞不小！」

南山童笑笑道：「敝教主的確有這個意思，還望諸位多多捧場！」

羅菩提笑了笑，也不開口。

一行人隨着南山童穿過牌坊進了松柏林，不多一會，走出了樹林，眼前豁然開朗，只見一片平陽空地上，聳立着一座城堡模樣建築！

這座城堡佔地不下百數十畝，堡牆高達三丈，堡內樓宇連綿，氣勢宏壯已極！

堡前一根高達五丈的旗桿，頂上飄揚着一面綉了一個大圓圈的杏黃旗，被山風括的獵獵作響。

聞千里「咦」了一聲，詫然道：「這個圓圈是什麼意思？」

羅菩提笑道：「這就是如環之無端，表示包羅萬方之意，眞虧諸葛山眞想的出來！」

南山童陪笑道：「羅掌門胸懷廣博，令人佩服！」

聞千里冷笑道：「什麼包羅萬方，以洒家看來，倒像個大蛋，恐怕是表示完蛋的意思吧！」

南山童臉色一變道：「姓聞的，你怎麼可以亂開黃腔，觸敝教的霉頭！」

聞千里環眼一瞪，怪叫道：「觸你們的霉頭又怎樣？哼哼！惹得洒家性起，先把這面烏旗扯下來撕了，瞧你這個烏護法敢怎樣？」

南山童怒道：「老夫倒是不信，你這强盜頭兒有種就扯扯看！」

羅菩提忙勸道：「大護法何必動火，聞兄不過開開玩笑罷了，不必認眞的。」

南山童瞪了聞千里一眼，也不便發作，當下，快步行入堡門，高聲報道：「龍虎盟盟主、天龍門羅掌門駕到！」

堡內，立時響起一片鼓樂之聲。

古殘一身吉服迎了出來，雙拳一抱道：「敝教主刻下正在更衣，請羅掌門和諸位大駕至正廳入座！」

正對堡門是一條長達二三十丈，寬有丈餘的白石大道，直通到一座面對堡門的宏偉大殿，這時殿中已坐滿了前來觀禮的各路英雄。

羅菩提等人進入殿中，一面與相識的人頷首招呼，一面隨着古殘的安排，在各自的座位落座，早有執役的錦衣大漢們獻上香茗。

萬年紅夫婦一看這些執役之人，竟然全是被諸葛山眞從萬家堡帶走的人，忙將這發現對羅菩提說了。

羅菩提略一沉吟，遂對萬年紅夫婦附耳低聲吩咐了一番。

就在這時，只聽一陣鼓樂喧天，殿前的廣場上出現兩隊樂隊和執着各種儀杖的錦衣大漢，分列在白石大道的兩邊。

南山童肅立殿前丹墀之上，高聲道：「吉時到，萬方教創教大典開始，恭請教主升座！」

喝聲一落，又是一陣鼓樂聲。

那諸葛山眞穿了一身火也似的大紅袍，從殿後被八名手捧各式法器的錦衣童子簇擁着緩步行了出來……

同時，大殿正中的地面上，緩緩升起了一座高廣幾達三丈的翠玉屏風，屏上用琥珀鑲了個徑丈大的圓環。

一張碩大的虎皮交椅，也同時從地下升起，端端正正的停放在屏風前面，恰如在那琥珀圓環的中央。

諸葛山眞行至交椅前面，肅穆地對起立相迎的羣雄一拱手，然後面對殿外，巍然綽立。

南山童又高聲道：「恭請教主祭告天地！」

話聲一落，祇聽「沙」的一聲，諸葛山眞面前的地面突然裂了開來，羣雄但覺一股炙熱如焚的熱氣「呼」的從裂開的地面冲上來，同時，一具通體燒得赤紅的巨大鐵鼎，緩緩升了上來。

同一刹那，大殿前面的那條白石大道突然「轟」的一聲，冒起了高達三尺的烈焰，頓將這條白石大道變成了一條火龍！

陣陣熱風吹進大殿，直炙的羣雄如置火爐之中，功力稍差的已然汗流浹背，大有窒息之感了！

這時，祇見諸葛山眞緩步走近鐵鼎，雙手虛空一托，這具重達千斤，燒得紅似火炭般的鐵鼎竟然緩緩離地升起！

諸葛山眞就這樣虛空將這鐵鼎托着，神色肅穆的緩步朝殿外行去……

他這一手神奇的功力，使得羣雄俱不禁爲之目瞪口呆。

可是，當諸葛山眞走出了大殿，步下丹墀之後，他們更是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祇見諸葛山眞虛托着鐵鼎，竟然如履平地一般的就在烈火紅紅的白石大道上面緩步而行了。

他所經之處，那麼猛烈的火焰竟然四下反捲開去，連他的衣袂都沾不到一絲！

聞千里這才明白過來，冷笑道：「原來如此，哼！這老兒倒會弄障眼法騙人，只要是憑眞功夫硬幹，洒家倒不怕他。」

羅菩提沉重地道：「避火並不稀奇，不過是靠了蟄龍的龍珠之功而已，倒是他虛空托鼎的功夫可是眞的，看來，數月不見，他的功力竟又增加了許多！」

聞千里這才明白過來，冷笑道：「原來如此，哼！這老兒倒會弄障眼法騙人，只要是憑眞功夫硬幹，洒家倒不怕他。」

羅菩提忙對萬年紅夫婦一使眼色，萬年紅和萬年青頷首會意，雙雙悄然離座，往殿後溜了出去。

這時，大殿上所有的注意力全給諸葛山眞吸引住了。

諸葛山眞這時已走到白石大道的盡端，將虛托着的鐵鼎放在地上。

南山童又高聲道：「焚表！」

立有一名錦衣大漢捧着一個盛放大紅書表的朱盤快步走到諸葛山眞面前，單腿跪下，將朱盤高舉。

諸葛山眞雙手拿起書表，輕輕一送，那份大紅書表悠然飛起，投入鐵鼎裡去，立刻燃燒起來。

又是一陣鼓樂齊奏。

南山童高聲道：「禮成，恭請教主歸座！」

諸葛山眞緩緩轉身，仍然脚下從容地從那冒着紅紅烈火的白石大道上，返回大殿，端坐在虎皮交椅上。

南山童這才同了古殘，率領着一干教下之人行了參拜大禮，諸葛山眞一擺手，起身轉入殿後去了。

大禮完成，立有執役的錦衣大漢們奔入殿來，擺上了款待賓客的筵席，古殘和南山童含笑招呼羣雄入座。

羅刹提等人早就商議好了，各人散了開來，混在羣雄當中，分開入席，各按預計行事……

這時，大殿中央的翠玉屏風前面，那張虎皮交椅已經撤去，擺上一桌筵席。

古殘和南山童分別邀請了少林、武當、峨嵋、青城、華山、天龍、以及排教等幾個大門派的首腦人物入席。

羣雄紛亂了一陣，都就座了。

祇聽又是一陣鼓樂齊奏，諸葛山眞已換了一襲青緞便袍，緩步行了出來，在羣雄掌聲中就主位落座。

剎時，水陸分陳，盛筵大開……

酒過三巡之後，諸葛山眞緩緩站了起來，輕輕咳了一聲，大殿上登時靜了下來，數百雙眼睛都朝他望去。

諸葛山眞目光四下一掃，緩緩開口道：「敝教今日始創，荷蒙天下英豪錯愛，大駕寵臨，山人殊感萬分榮幸！謹以水酒一杯，聊表謝意！」

說着，端起面前酒杯，一飲而盡。

然後又說道：「敝教創立之目的，在山門前的牌坊上已明白表示，因爲山人感覺天下武學本是同源。

只因千百年來由於武林中人大多爲自私及領袖慾所祟，以致各立門派，互相標榜，只要稍有成就便自誇已得某種絕學，其實僅是一點皮毛，或是抱殘守缺，不願發揚光大，這樣一來，遂使得武林中紛爭時起，武學日漸衰退。

此種情形若繼續下去，山人敢預言若干年後，武林中各種所謂絕學，必將湮沒不存，世上之武林將名存而實亡也！」

頓了頓，眼光四下一掃。

待羣雄的紛紛議論稍停，又繼續說道：「山人有鑒及此，乃毅然負起繼往開來之重任，創立萬方教。

本教宗旨在容納天下武林於一堂，各本大公之心，將本門武學公諸同道，共同參研，以求發揚武學光大，達到最高的境界，方不負前人研創武學之苦心，才能對後世武林有所交待哩！

區區之心，尚望諸君明察，共襄盛舉，天下武林幸甚！」

話聲甫住，大殿上立時響起一陣如雷的鼓掌聲，那分散在各席上的龍虎盟之人，也不甘人後地跟着猛拍雙掌！

可是，他們在雙掌拍動之際，暗藏掌中盛放迷情藥酒小瓶，已在各人內力催動之下，瓶中的藥酒便乘亂激射而出，分射入同席羣雄的酒杯裡去了。

羅菩提一邊鼓掌，一邊目光四掃！

發現萬年紅夫婦已然雜在羣雄的酒席上！

雙方目光一接，萬年紅夫婦即時微微點了點頭。

羅菩提這才放下心來。

掌聲稍歇，諸葛山眞欣慰地一笑，又道：「如蒙諸君不棄，願參加敝教共研武學，山人絕不藏私，願將一得之微末成就，首先完全提供出來，以爲天下倡！」

此言一出，又是一陣如雷掌聲！

羣雄當中有一小部份已然甘心投靠之人，立即響應，紛紛起立高聲道：「我等均願附教主驥尾，共同爲武林絕學而努力。」

這些人一帶頭起鬨，便有少數本就舉棋不定的人也隨聲附和起來！

但仍有大部份抱着觀望態度而來的人仍在沉吟不決，沒有即時表示態度，尤其中央主席上，除了排教的副教主和幾個黑道大豪起立鼓掌贊同外，羅菩提和各大門派的首腦人物俱都冷然靜坐如故。

喧鬧了一陣，剛剛平靜了一些。

古殘突然站到大殿中央，揚聲說道：「敝教主邀請諸位共研武學，乃是造福武林之舉，因此，凡是持有守舊成見，不願參加者，便成了武林的絆脚石、妨碍武學發揚的罪人，是乃武林之公敵，凡我同道均得討伐之！」

此言一出，大殿上立時又響起了一片人聲。

那一小半已決定投靠的人同聲吼道：「對！凡是阻碍發揚武學的人，都一律剷除！」

這樣一來，事情就明顯了。

同時，由於諸葛山眞在大典祭天之時，所露的一手神奇無與倫比的功夫，的確產生了極大的威嚇作用。

於是，那大半仍未表示態度的羣雄，也就無可奈何地在一班已投靠之人的拉扯下，舉手表示願意參加了。

在一片如雷的歡聲中，諸葛山眞含笑端起酒杯，朗聲道：「承蒙諸位不棄，都願爲發揚武學而加盟本教，山人衷心欣慰，請諸位共乾一杯！」

大殿上，這時除了羅菩提命各大門派等人沒有舉杯以外，幾乎都站了起來，各將面前酒杯拿起，隨着諸葛山眞乾了一杯。

諸葛山眞徐徐坐下，目注羅菩提，含笑道：「羅大掌門始終未發一言，莫非對山人此舉還有什麼高見？」

羅菩提站起身來，順手將一名剛送上酒來的錦衣大漢手中的酒壺接過，親自爲諸葛山眞滿斟了一杯，含笑道：「請教主乾一杯，在下還有話說。」

諸葛山眞望了羅菩提一眼，端起酒杯一飲而盡，笑道：「山人願聆高見！」

羅菩提正色道：「教主認爲剛才展露的功夫，天下已無人能及，便想尊稱武林了？」

諸葛山眞笑道：「雕蟲小技，算不了什麼，如果羅大掌門也能一展絕藝，讓天下羣雄一開眼界，山人就打消此念如何？」

羅菩提掉頭望了那條仍在冒着紅紅烈火的白石大道一眼，微微一笑，離席緩步往殿外行去。

殿上羣雄頓時肅靜下來。

數百雙眼睛全都注視着羅菩提，只見他出了殿門，下了丹墀，也未騰身作勢，竟以平常的步伐，悠閒瀟洒地踏着紅紅烈焰，徐徐朝前行去……

諸葛山眞剛才虛托着鐵鼎在白石大道上行走之時，乃是藉着藏在長袍下擺的龍珠的避火功能，將烈火硬給壓蕩開去的。

而羅菩提此刻却是施展天龍武學中最高的絕藝「天龍御風，凌空飛渡」身法。

須知，大凡氣流都是熱氣上升冷氣下降，是以羅菩提就借着上升的熱流，保持着身子不往下墜，借力使力的一步步朝前行走，當然，他這樣是取巧了，但若非有精湛而能忍受熱力薰炙的功夫，亦是無法施展。

殿上羣雄俱不禁又是個個目瞪口呆，但諸葛山眞却是口含冷笑！

約有半盞熱茶時光—

羅菩提才走到白石大道盡頭，轉到鐵鼎那邊，右手一伸，抓住一隻鼎脚，身形緩緩飄起，仍是凌虛踏着烈火，徐徐舉步，朝大殿前來……

又過了半盞熱茶工夫，他才面不紅，氣不喘地回到殿前，輕輕將鐵鼎放在丹墀上面，抖了抖衣袂，微笑着進入大殿。

他這樣做是有用意的，因爲他知道剛才敬諸葛山眞的一杯酒裡面，已然下了濃縮的迷情藥酒。

同時，羣雄的最後一杯酒裡，也混合了迷情藥酒，是以他才故意拖延時間，好讓藥酒發揮效用。

進入大殿，他目光四下一掃，分朝散坐各席的聞千里等人一使眼色。

聞千里等人忙站起來拚命鼓掌道：「羅盟主顯露的才是天下第一絕藝，凡我武林同道都應衷心佩服！」

果然，聞千里等人這麼一吼，大殿上所有的羣雄也齊地站了起來，一齊拚命鼓掌，同聲叫道：「對對對！羅盟主這一手絕藝，才眞正夠資格領導天下武林！」

諸葛山眞不由臉色一變，霍地站起來。

伸手一指羅菩提，大叫道：「你……」

羅菩提陡地振聲喝道：「諸葛山眞！你忘了你的本來了嗎？」

諸葛山眞聞聲一震，目光忽然一黯，右手緩緩垂了下去，口中喃喃自語道：「本來！本來！是的，我的本來……」

羅菩提又喝道：「你本是天龍門下，快隨我回去，還你本來，更待何時！」

諸葛山眞垂頭應道：「是的，眞該隨掌門人回去，還我本來了！」

羅菩提這才轉身對大殿上目露驚奇之色的羣雄揚聲道：「此乃本門家事，請諸位無庸驚疑，待本座回山料理完畢之後，就要擇吉召開龍虎盟，屆時務請諸位參加，共爲武林正義和平而努力！」

羣雄轟然齊聲應道：「我等願追隨羅盟主，爲武林造福！」

在這情形之下，古殘和南山童等一班早已投靠諸葛山眞的人那還敢吭氣，個個也都見風轉舵，附和着羣雄，願爲龍虎盟效力了。

羅菩提等人就在羣雄歡呼聲中，帶了諸葛山眞出了堡門。

這時，高懸在旗桿上的那面萬方教的大旗已徐徐降了下來。

羅菩提長長吁了口氣，回顧何妙容，含笑道：「但願天下武林，從此不再有紛爭流血之事，讓我們……」

何妙容嫣然一笑道：「讓我們放下兵刃，嘯傲於百花山中……」

——全書完——

陳青雲專輯

①風流劍　⑦殘虹零蜨記
②黑儒傳（正續集）　⑧地嶽紅顏
③索血令　⑨復仇者
④血劍留痕（續彈鋏歌）　⑩怒劍飛魔
⑤刼火鴛鴦（續烽火俠侶）　⑪石劍春秋
⑥江湖狼女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書　名：菩提劍　司馬紫煙著
出版者：皇鼎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趙　震　中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二〇五三號
社　址：台北市景美區景福街二六五巷十一號（一樓）
電　話：九三四五四九六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一五八一三〇號　趙震中帳戶
印刷者：本　社　印　刷　部
定　價：新台幣一五〇元
　　港　幣　二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元月出版